

南無摩訶毘盧遮那佛



高野山  
根本大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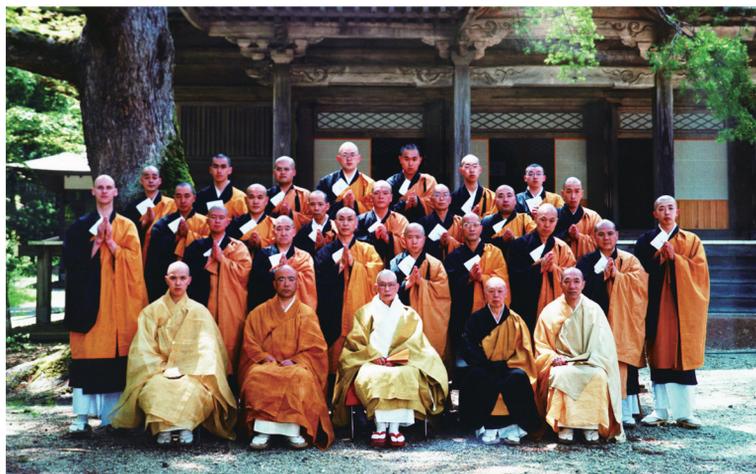
南無穢跡金剛菩薩摩訶薩





釋成觀阿闍梨法相

# ✧ 浮生幻影輯 ✧



授戒入壇記念 平成7年6月6日 於 円通律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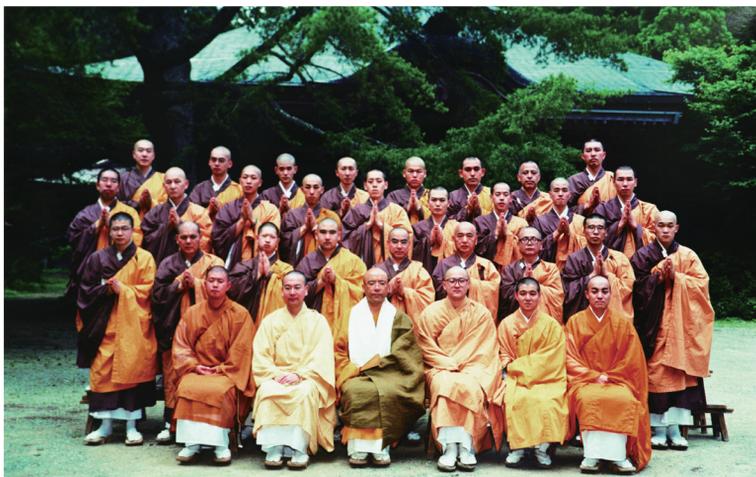
1. 受三昧耶戒入壇紀念(1995, 6, 6於圓通律寺真別所)



伝法灌頂入壇記念(第二会) 平成8年8月8日 於 円通律寺道場

2. 第一部瑜伽生四度加行修畢紀念  
(1996, 8, 8 於高野山真別所)

<6> 浮生幻影輯



平成8年度(第12期生)第一部瑜伽生修了記念 平成8年8月30日

3. 傳法灌頂入壇紀念(第二會)  
(1996, 8, 8 高野山圓通律寺真別所)



4. 成觀阿闍梨修四度加行的道場圓通律寺・  
真別所前庭(左圖)，與本田隆秋和尚合影(右圖)



5. 釋迦文院住持中西啟寶大阿闍梨  
(成觀阿闍梨的真言宗歸依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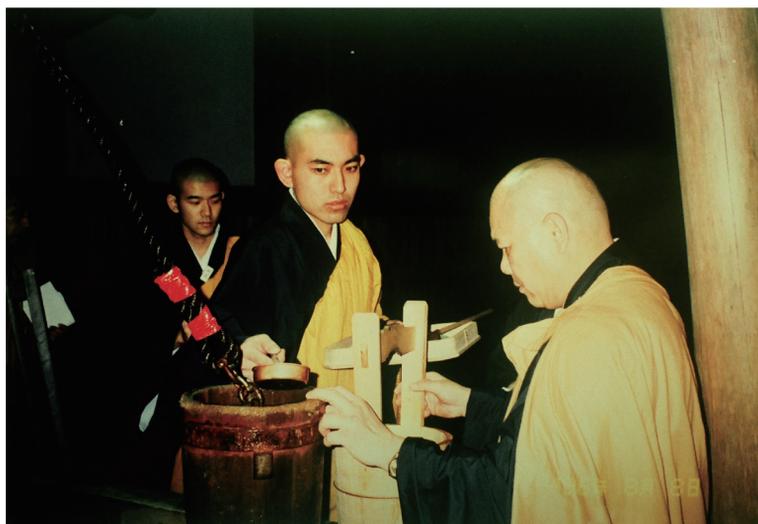


6. 傳法灌頂當天清晨3:00取關伽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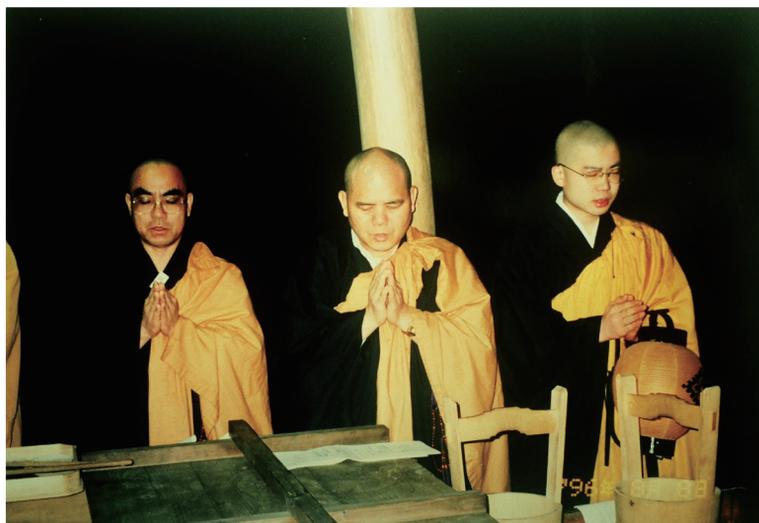
〈8〉 浮生幻影輯



7. 傳法灌頂當天清晨3:00取闕伽水(之二)



8. 傳法灌頂當天清晨3:00取闕伽水(之三)



9. 取畢闕伽水加持



10. 在真別所的廚房當火頭（食事當番）

<10> 浮生幻影輯



11. 在真別所的廚房（食事當番）



12. 在真別所中午出坡休息時



13. 在真別所傳法堂之傳法壇



14. 護摩加行



15. 傳法灌頂畢到附近寺院參拜(之一)



16. 傳法灌頂畢到附近寺院參拜(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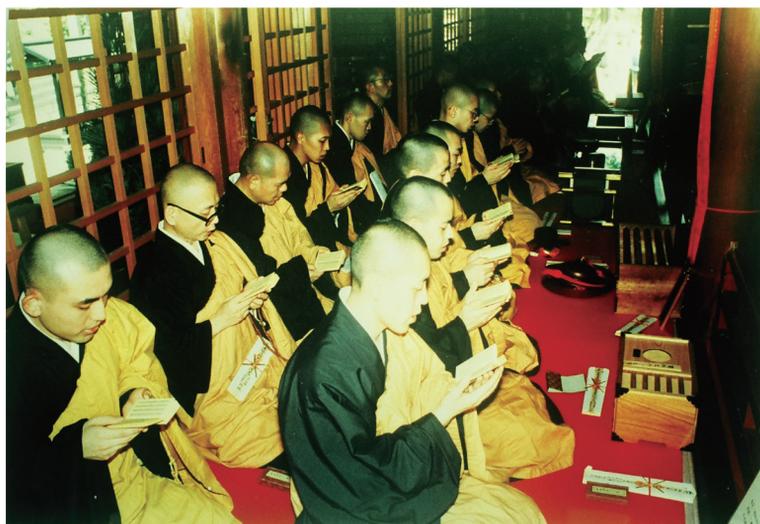
17. 傳法灌頂畢到附近寺院參拜(之三)



18. 傳法灌頂畢到附近寺院參拜(之四)



19. 傳法灌頂畢到附近寺院參拜(之五)



20. 傳法灌頂畢到附近寺院參拜(之六)



21. 傳法灌頂畢到附近寺院參拜(之七)



22. 傳法灌頂畢到附近寺院參拜(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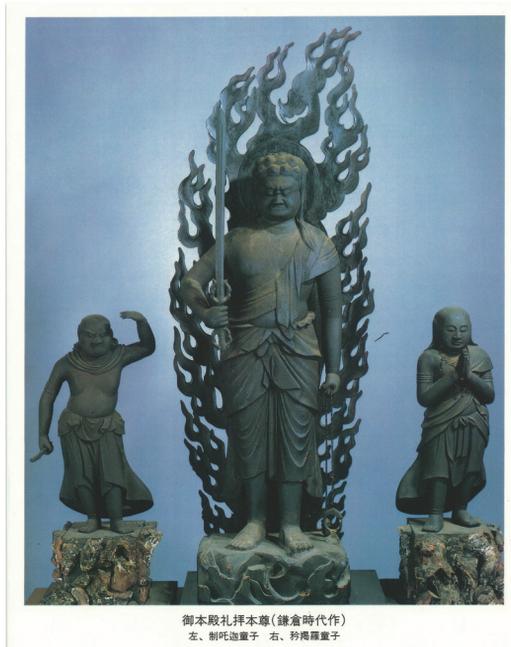
23. 高野山・總本山金剛峰寺



24. 高野山・東塔



25. 高野山・奥之院(弘法大師入定處)灌掌亭



御本殿禮拜本尊(鎌倉時代作)  
左、制吒迦童子 右、矜羯羅童子

26. 不動三尊——御本殿禮拜本尊(鎌倉時代作)  
左、制吒迦童子 右、矜羯羅童子



27. 下高野山電纜車中



28 · 受傳法灌頂後遊京都 · 東寺五重塔前(1996,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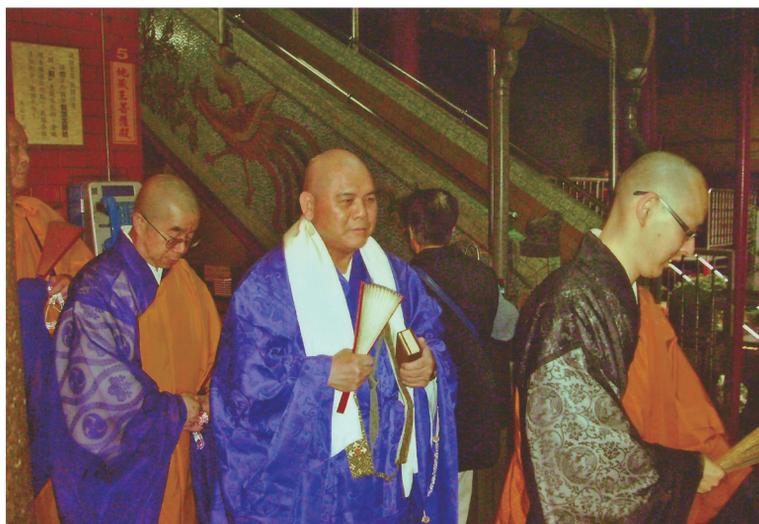
29. 京都・金閣寺(鹿苑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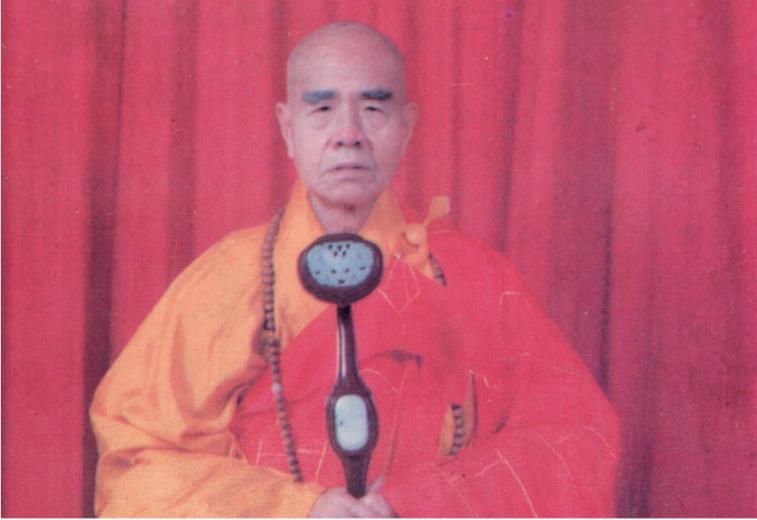
30. 受傳法灌頂後遊奈良公園(1996, 8)



31. 鹿園銀鹿



32. 真言宗台北別院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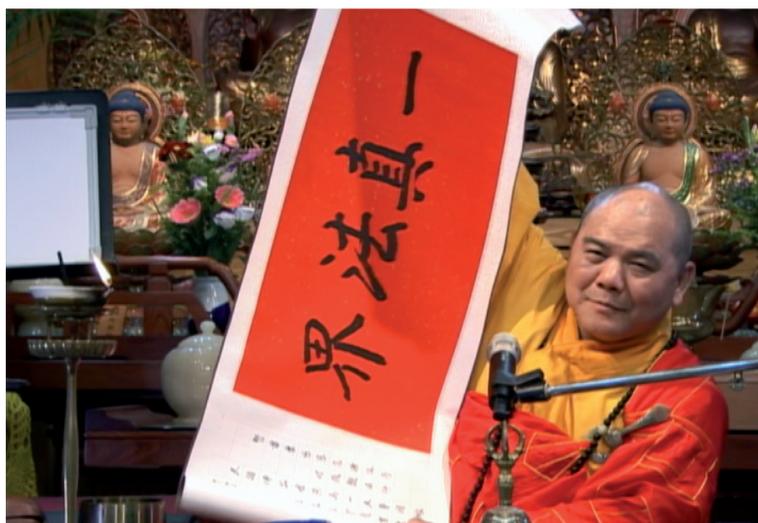
33. 慧三老和尚(成觀法師請得穢跡金剛法的根本上師)



34. 欽因長老德相  
(成觀法師得賢首宗兼慈恩宗第42世法脈傳承之得法恩師)



35. 欽因長老與成觀法師(右)攝於福慧寺



36. 成觀法師手持賢首宗兼慈恩宗法卷示眾  
(攝於大毘盧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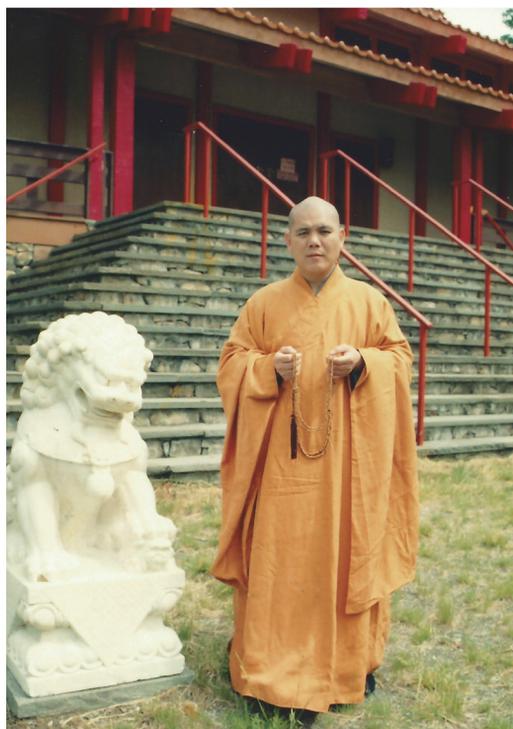
37. 成觀法師得法後於福慧寺前與大眾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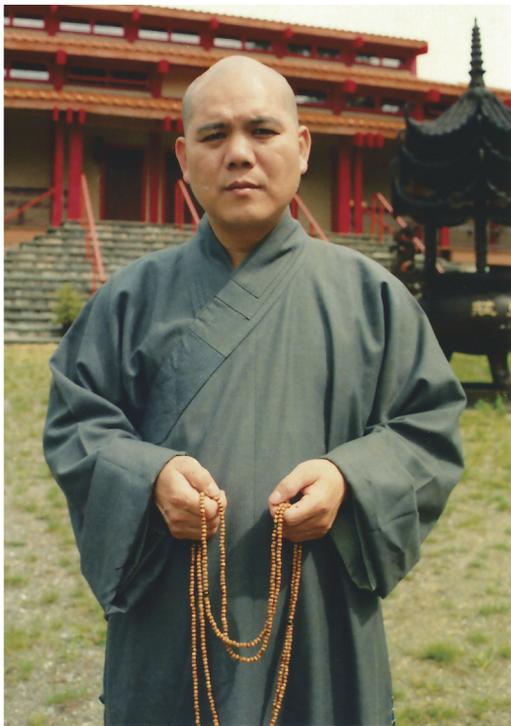
38. 恩師<sup>上</sup>顯<sup>下</sup>明老和尚為筆者剃度(1988年8月紐約莊嚴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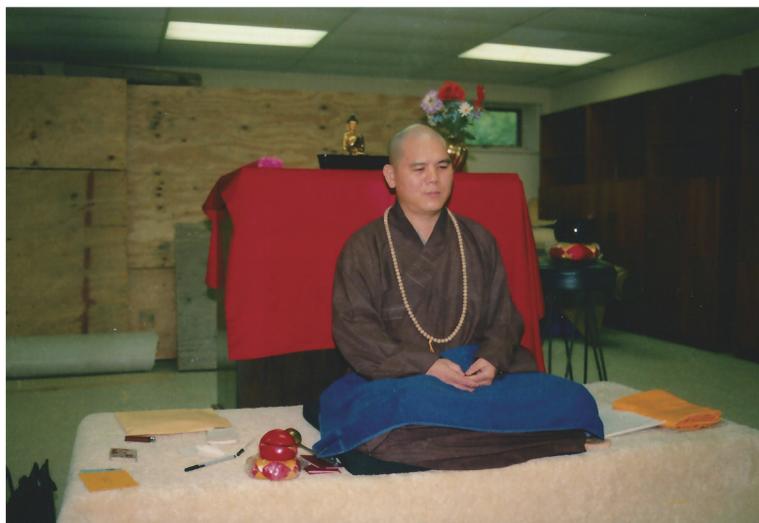
39. 於基隆海會寺受三壇大戒(1988年12月)



40. 於紐約莊嚴寺觀音殿前(之一)



41. 於紐約莊嚴寺觀音殿前(之二)  
(手持開關時所用的  
五百顆念珠一串)



42. 紐約莊嚴寺·英語禪坐班授課中(1988-1989)

<26> 浮生幻影輯



43. 與莊嚴寺・英語禪坐班學員皈依後合照(1989年)



44. 出家前閉關三年(1984-1987)・關房內佛堂(之一)



45. 出家前閉關三年(1984-87)·關房內佛堂(之二)



46. 藥師七佛·出家前閉關(1984-87)關房內佛堂(之三)



47. 台北大毘盧寺·毘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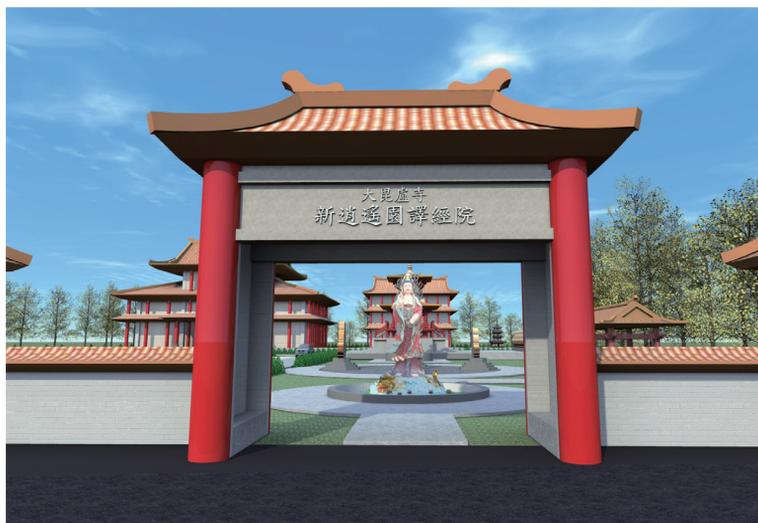
48. 台北大毘盧寺·真言殿



49. 美國遍照寺・真言殿(部份內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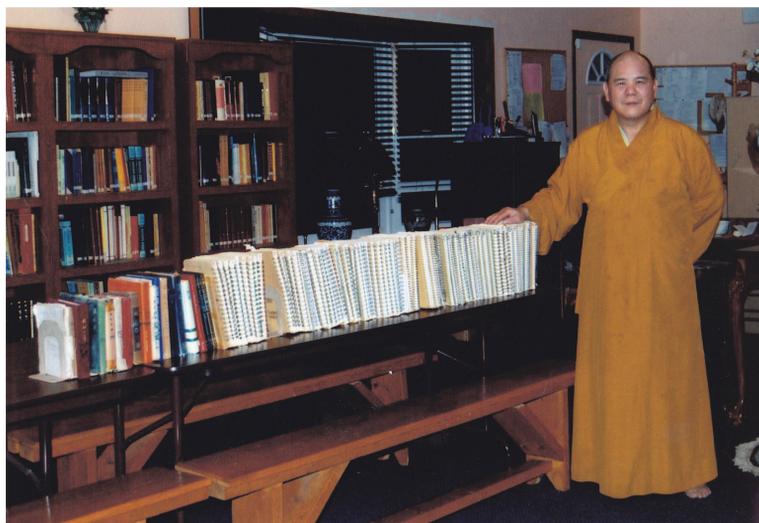
50. 美國遍照寺・真言殿(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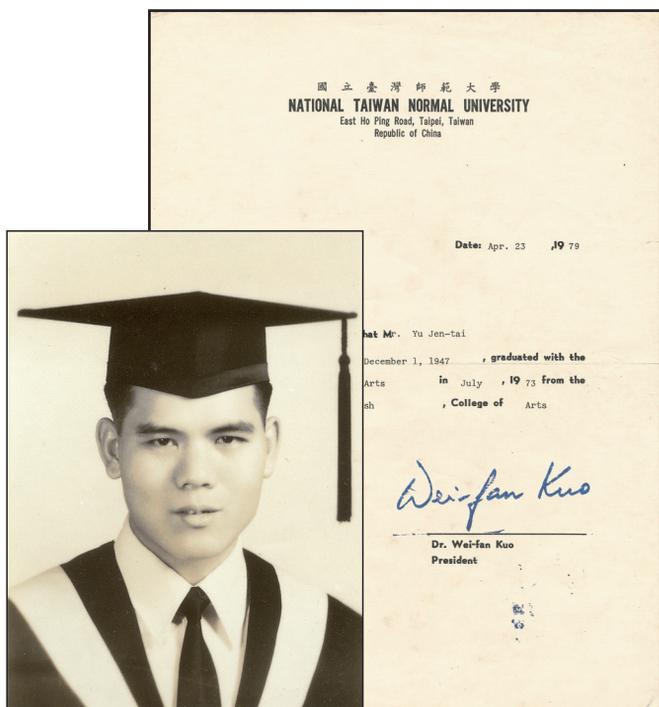
51. 譯經院山門(籌建中)(2013)



52. 譯經院全景(籌建中)



53. 成觀日記至2007年止共有80餘冊(其中60冊已焚化)



54. 師大英語系畢業照(1972)



55. 這是我的母親王氏(1905-1977)——永遠的懷念



56·母親與我——小菜子娛親

法幢集⑧

# 我的學密歷程

高野山真言宗第五十三世阿闍梨  
賢首宗兼慈恩宗第四十二世法脈傳人

釋成觀法師 撰著

新逍遙園譯經院 敬印  
(台灣)大毘盧寺 • (美國)遍照寺 發行



# 目次

摩訶毘盧遮那佛(大日如來)聖像	圖<1>
高野山根本大塔	圖<2>
穢跡金剛菩薩摩訶薩聖相	圖<3>
釋成觀法師法相	圖<4>
浮生幻影輯	圖<5>
自序	自序<1>

## 第一章 乘著本尊的翅膀 ..... 1

### 第一節 引言 ..... 1

#### 1. 何謂「本尊」 ..... 2

#### 2. 我學密的基本動機 ..... 3

##### (1) 因心——信密教為如來全體大法的二大部門之一 ..... 3

##### (2) 助緣——「不忍人之心」，不忍眾生苦 ... 5

#### 3. 我的學佛態度 ..... 6

##### (1) 全力以赴 ..... 6

##### (2) 一心等學 ..... 8

#### 4. 由顯入密之機緣 ..... 10

### 第二節 我的學密歷程 ..... 11

一、摸索困學期	11
1. 達拉斯講經因緣	13
2. 遠赴紐約大覺寺	15
3. 與藏密的一段經歷	19
4. 悲心引發學密動機	24
(1) 初次與人為善	24
(2) 二度不捨眾生	29
(3) 再接再厲忘己為人	34
二、肆命求法期	41
1. 福慧寺求學唐密正傳「穢跡金剛法」	41
2. 高樹不動寺學習東密「不動法」	44
3. 大乘講堂學習唐密「准提法」	45
4. 藥師寺修學東密「四度加行」	46
三、高野山求法記	50
1. 高野序曲之一	50
2. 高野序曲之二——補習日文	52
3. 四度加行點滴	53
a. 新生報到記趣	54
b. 獨住個人寮房	55
c. 囿於簽證，分段修學	56
d. 草紙火柴自備	57

e. 廟參上下山，氣喘行路難	58
f. 初次廟參記行	61
g. 東密法衣，莊嚴威武	62
h. 真別所的拖鞋	64
i. 正座終日，痛不可言	66
j. 快速拜佛，汗流夾背	72
k. 食事當番，睡眠不足	76
四、高野山秘辛趣聞	80
a. 權充小老師	80
b. 高野八忍功	81
c. 悚動其心，堅忍其性	84
d. 龍王與我	86
e. 龍王的鬱悶與迴心	88
f. 大昭學煮酸辣菜	89
g. 蕃茄風波	92
h. 龍王的正義與無奈	94
i. 別情依依，竟夕難眠	95
j. 乘著本尊的翅膀——淚水化成甘露	99
k. 心存感恩——感激日人傳承千年密法	103
<b>第二章 高野鱗爪</b>	<b>106</b>

第一節 引文 .....	106
第二節 何謂密教？ .....	106
一、「密」之涵義 .....	106
二、如來與眾生的三密境界 .....	107
1. 眾生與佛的「身密」境界 .....	107
2. 眾生與佛的「語密」境界 .....	108
3. 眾生與佛的「意密」境界 .....	110
第三節 東密的傳承 .....	114
第四節 密法的種類 .....	122
一、唐密 .....	122
二、東密 .....	123
三、台密 .....	128
四、藏密 .....	129
第五節 密教在中國斷絕之原因 .....	132
一、政治因素 .....	132
二、歷史因素 .....	133
三、文化因素 .....	134
1. 儒家文化對佛教的排斥與衝突 .....	134
2. 道教思想對佛教的排斥與衝突 .....	137
第六節 日本密教傳續不斷之原因 .....	141

一、天皇皈依、護持密教	141
二、神道教昌盛	142
三、日本人真正遵古的個性	144
第七節 高野鱗爪	149
a. 聖地觀感	149
b. 研修之旅	151
(1) 不違師教	151
(2) 堅持遵古的執著	154
(3) 研究密教、四度加行及真言宗之課誦	155
c. 障難重重	158
(1) 語言的問題	158
(2) 住的問題	161
(3) 飲食的問題	165
d. 特殊修行	165
(1) 繞塔經行	165
(2) 清洗廚廁	167
e. 人情觀察	170
(1) 我所知道的日本人之性格	170
(2) 打太極拳引起的一段萍水緣	171
(3) 孤寂老人剪影	177

(4) 冷漠轉為寒暄 .....	178
(5) 善良可愛的日本人所在多有 .....	180
(6) 開放式報紙販賣架 .....	181

### **第三章 高野山求法日記** .....

185

第一節 首次上高野山 (1991, 7, 18~7, 23) .....	186
--------------------------------------	-----

第二節 第二次上高野山 (1995, 4, 14~7, 7) .....	192
--------------------------------------	-----

【出發】 .....	192
------------	-----

【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 .....	201
-------------------	-----

【眾生相】 .....	232
-------------	-----

【飯團的故事】 .....	234
---------------	-----

【業力不可思議】 .....	235
----------------	-----

【極傷無常之速】 .....	238
----------------	-----

【穢跡金剛又救了我】 .....	243
------------------	-----

【如何勤修福智】 .....	243
----------------	-----

【穢跡金剛又救了我】 .....	244
------------------	-----

【乘著本尊的翅膀】 .....	249
-----------------	-----

【念念修行】 .....	252
--------------	-----

【如何度自心現量】 .....	259
-----------------	-----

【返回根本】 .....	260
--------------	-----

第三節 第三次上高野山 (1996,7,3~8,30) .....	264
【如何成就佛道】 .....	270
【大日如來觀想】 .....	272
【真別所所修——造次必於是】 .....	274
【觀想本尊心得】 .....	275
<b>【 I Have Found What I Want 】</b>	
(吾所欲求今已得) .....	275
【成觀第一守則】 .....	279
【最辛苦的一天】 .....	290
【如何轉凡成聖】 .....	291
<b>【 How to Attain Bodhi 】</b>	
(云何得菩提) .....	292
【「食事當番」一天之中須作之事】 .....	293
【最痛苦的一夜】 .....	294
【傳法灌頂，得阿闍梨位】 .....	304
<b>【 Proposal for 不令斷絕 】</b>	
(不令法斷絕之葛議) .....	305
【如何傳下去——如何不令斷絕】 .....	314
【祈願文】 .....	318
【超越這一切】 .....	325
<b>【 An Ironical Joke 】</b>	
(反諷笑話一則) .....	325

【結業】 .....	325
<b>第四章 六十自述</b> .....	327
第一節 楔子 .....	327
第二節 我的家世 .....	328
第三節 孩提時代掠影 .....	332
第四節 青少年期記略 .....	339
第五節 始修佛法，幡然捨俗 .....	344
作者簡歷 .....	355

# 自序

此書的內容，雖然是以拙僧今生學密的整個過程為主體，但其實也涵蓋了拙僧此生一世的傳略之梗概，包含了在家及出家的種種學佛活動，乃至從孩提時代以至於最近幾年生活的簡要鋪敘。要而言之，本書包含了四篇文章：

一、「乘著本尊的翅膀」——係敘述我如何開始學密的原委，乃至於首次上日本 高野山真言宗總本山求學東密的歷程。

二、「高野鱗爪」——係於高野山求學中，隨緣觀察日人生活與個性的心得之剪影。此篇開始時亦簡介密教之涵義、東密的傳承、密法的種類，以及密教在中土斷絕而於日本傳續不斷的原因。

三、「高野山求法日記」——係拙僧於高野山修學東密四度加行，及其他重要法門的期間所寫下的日記。如今不揣翦陋，特地錄出披露於世，其目的除以博讀者諸君一粲之外，主要還是在於以「第一手原始資料」的方式，赤裸裸地呈現敝人在異地求法，所經歷的種種心情、感受、乃至受苦、受難的過程，以期對當代乃至後世有心求法者，作一個現身說法的借鏡、砥勵與鼓舞，令知誠如先代大德西天求法之辛勤勇毅，因而亦能激起如是一心為法、不辭勞苦、不為己想的發心，或至少得以興起重法、慕

## <2> 自序

法、不輕慢於法之善根與信念。此則敝人對讀者諸君之深厚期許也。

附及，我國自晉代法顯大師（西元340年頃）赴天竺求法以來，至於宋末（十三世紀），約一千年間遠赴西域之高僧大德，絡繹於途，數以百計。然而於其求學之過程與閱歷，除了法顯大師的佛國記與南海寄歸內法傳，及唐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之外，主要就是宋高僧傳所記述者，然而後者也只是簡述其要而已。至於求法高僧將自己的求法日記公開披露以期啟迪於後世者，這恐怕是第一次。但願此舉真能達到拙僧所預想之願。

四、「六十自述」——這一篇文字則在記述敝人六十年的生活之大概，以便讓讀者諸君對敝人一生略知其要。再者，於佛教史上，法師自作其傳記的例子，仍不多見。此篇之作，無可諱言，係得自於敝人於青少年時期讀胡適先生的四十自述一書所啟發的靈感，有以致之。

附及，本書之中共搜集了50多幀珍貴的照片，包括高野山的道場景緻，拙僧求法時的種種照片，以及敝人剃度、受三壇大戒、以及於高野山學成獲得傳法灌頂的紀念照，受上欽下因老和尚傳授賢首宗兼慈恩宗法脈四十二世傳人的紀念照，以及敝人在家閉關時的一些照片等，皆悉敝帚自珍，野人獻曝，以博一粲。

釋成觀識於台北大毘盧寺

2013年3月27日

# 第一章 乘著本尊的翅膀

## 第一節 引言

本篇的命名之由來，是因想起大學時代很喜歡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所作的一首小曲子：「乘著歌聲的翅膀」，曲調悠揚、輕快、愉悅，有如人長了翅膀，騰空飛翔，羽化登仙，遨遊自在；聞之心中充滿了歡喜、輕鬆、快悅，難以言宣。因此我常在晨朝或下午開始自修讀書時，先放一次這首曲子，釀造愉悅的氣氛，然後沈浸於此氣氛中，開始讀書，拓展我的精神領域。等到用功一整天之後，想休息一下，這時通常都會播放一次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第六交響曲）。

後來在高野山修法，身心「受苦受難」到了極點，無法排解、也幾乎無法突破、快撐不下去時，有一天便忽然想到：何不求本尊「穢跡金剛」護念加持，令我渡過難關？（因為穢跡金剛真的是我的第一尊密教的本尊，也是我的根本本尊。）於是開始於短暫的暇時、休息時、及念念中，暗持本尊神咒。彼時便遙想昔時所喜愛的、伴隨著我渡過無數精神探險的時光、遨遊中外學術太虛的小曲「乘著歌聲的翅膀」，因而想像我如今藉著本尊的威神，欲渡苦難關卡，也猶如乘在本尊的翅膀上，得以即時騰

昇、超越這一切巨大的苦難，而「輕身飛揚」於無盡的太虛之中一般，毫無為難。職是之故，返台之後，便以「乘著本尊的翅膀」為名，為大眾宣說我學密法的艱辛歷程，以為當世、後世學法之人作個參考，或有所啟發。

今天我身上穿的這件「袈裟」是日本和尚平日所穿的僧衣，也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乘著本尊的翅膀」其中的道具之一。為了要跟各位分享當年我在日本高野山求法的遭遇及經歷，有必要「秀」這件袈裟給你們看。我在高野山的遭遇，簡言之，就是一段「極為痛苦的歷程」。求法的過程真是辛苦受盡，備嘗艱辛！去高野山學法，怎麼會說是「乘著本尊的翅膀」呢？為了說明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首先讓我先解釋一下「本尊」的意義。

## 1. 何謂「本尊」

「本尊」為密宗或密教裡的一個專有名詞。何謂本尊？簡單說，你若修習某個法門，那個法門的主尊，就叫做本尊。譬如說，你若修釋迦牟尼佛的法，那個法門的「本尊」就是釋迦牟尼佛；你若修習地藏法門，那個法門的本尊就是地藏菩薩。當然地藏經裡面也有提及很多尊其他佛，以及大菩薩；同時，該部經也是釋迦牟尼佛所宣講的經，但裡面的主尊則是「地藏王菩薩」，因此須知，地藏經的「本尊」是地藏王菩薩。你若修大悲法門，很明顯

的，那個法門的「本尊」就是觀世音菩薩；你若修華嚴法門，那本尊是誰呢？猜猜看。當然華嚴法門比較複雜，有兩種說法：一者，其本尊為昆盧遮那佛；但以密教的深密義而言，則是指「普賢菩薩」。因為貫穿整個華嚴法門，主要都是普賢菩薩乘佛之威神所宣說的義理。我今天所要講的主題，其「本尊」即是「穢跡金剛」。為了要介紹「乘著本尊的翅膀」，就必須回溯到過去我學密的過程：我為何會學密？以及我如何學密？

在六祖壇經第一品「行由品」中，提及惠能大師的得法事宜，而各宗派歷代也皆有「付法傳」，高僧傳中也記載了那些修行成就者的修行過程；這些對於後進的修學者多少有啟發及鼓舞的作用。本人有幸遍學現今所有的密法，包括藏密、東密及唐密在內，我都涉獵、修學過，所以我所講的學密之歷程，應該可以涵蓋現存密法的大部分。首先，先講我學密的基本動機。

## 2. 我學密的基本動機

我學密的基本動機有二個：第一個是「因心」；第二個是「助緣」。

### (1) 因心——信密教為如來全體大法的二大部門之一

此「因心」是指我從在家初發心學佛起，即信解如來一代時教中所說的「全體佛法」是包含兩大部門，即「顯教」與「密教」，缺一不可。如來顯密二教猶如車之兩軸、鳥之雙翼，相輔相成。所以顯密二教是如來大法的全貌；「顯密二教」如進一步開展，則可開為「顯、密、性、相」四大部。就修行佛法而言，則必須「顯密並修、性相圓融」，才能達到理事無礙，深入佛法之堂奧，進趨無上菩提。因為如來的大智覺海，深廣無量，決非蚊蚋汲水之輩所能以「比量」而得窺。職是之故，我在初發心學佛的時候，就深信：若佛弟子發無上菩提心，欲求如來一切智智，修學無量法門，利樂無量眾生，則此「顯密性相」的如來全體聖教，皆須一體等心受持、修學，而不應依於己見、己能，而有所偏廢，甚或排斥、訛謗其中任何一部分，否則便有自障且障他人修行菩提道之虞。因此，我自初發心起，即欲修學如來一切正法。當然，佛法大海深廣無量，行者究竟能汲取多少法水，須視個人的善根、因緣、福德，乃至願力而定；但是儘可能，每個人都應在修行的心態上，真正本著「四弘誓願」中所說的去作：「法門無量誓願學」，才是如來所說「大乘正道」；也才能成為「如來真子」，故應如實發起大心及大願（不是每天光是口頭上空誦而已），且必須勇猛精進實踐之，才能成就佛道。所以，我打從初發心時，就有這樣的體會與決心。

## (2) 助緣——「不忍人之心」，不忍眾生苦

我學密法的助緣比較特殊一點，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不忍人之心」，亦即所謂「惻隱之心」：不能忍受別人受苦。若以佛法來講，就是慈悲心的流露。由於不忍眾生受苦的本具個性，當我碰到週遭所發生的一些事件時，即由這些事件的因緣之動力，促使我去求學密法。但因中國自唐密衰頹以後，已無純正、完整的密法，所以在我最初學佛時所接觸的佛法，與大家一樣，便都是顯教的法；而顯教各宗裡，我最先接觸的則是禪宗。當時我學得很自然、很快樂，而且也因而能遠離絕大部分的煩惱，並且改變了絕大部分的習氣。若說我頓修、頓悟，亦不為過；若說也有少許的頓證，應該也不是太誇張，因為我確實做到幾乎整個習氣都轉變了，包括吃肉的習氣在內。說來各位切莫吃驚，我在赴美留學之前，一直是很喜歡吃肉的，但是一學了佛以後，我就忽然變得不喜歡吃葷食了；乃至過去二、三十年間我所酷愛的許許多多世間的事物，我並非「一一漸漸捨去」，而是一下子全部「頓捨」；並且也不是基於那些事是犯戒的，或佛說那些事情不好——都不是，而是我在精進習禪之後，就不可思議地、自然而然地、便不再喜歡那些曾經令我醉心、癡迷，乃至瘋狂追求過的絕大多數“文雅高尚”的世法，包括：音樂、文學、哲學等……

種種的一切，我都不再喜歡了；這些所謂可以怡情悅性、陶養人格、增進智慧的世法，我都頓然洞視、了知它們真正是如佛所說的「幻化虛妄」或「言說戲論」，因此有一天忽然頓覺它們有何「可樂」之可言？而真正覺得如佛所言「一切世間皆不可樂」。簡單一句話歸納而言，我整個學佛歷程的二大動機是：一、我習禪是為了「自度苦」；二、由顯入密，修習密法，則是為了「助他度苦」。若以表列之，則為：

▲習禪——以自度苦

▲修密——助他度苦

如是「自度、利他」是我整個學佛發心的主軸。

### 3. 我的學佛態度

至於我修學佛法的態度（或自我要求）主要有二：一是「全力以赴」；二是「一心等學」。

#### (1) 全力以赴

我的學習範圍很廣泛；就修學佛法而言，我雖先接觸禪宗，但我並不排斥唯識、天台、華嚴、三論，乃至淨土等其他各宗。我的學習心態就是：不論修習任何法門，不學則已，一學必定要全力以赴：要學就要學得徹底，不

可半途而廢，必求其通達。所以在整個修習過程中，我都是很認真地在學習，一定要學懂、學會。我常自我督責：為了要利益眾生及昌隆如來全體正法，我必須這樣做——我就是一直存著這樣的發心在學習。比如說，在我尚未出家時，於閉關中念誦地藏經，每天一部，並念一萬遍的聖號，如此持續不斷，修了一百天。地藏經「見聞利益品」裡面說：「每日念聖號千遍至於千日（百萬遍），是人當得菩薩遣所在土地鬼神，終身衛護，現世衣食豐溢，無諸疾苦，乃至橫事不入其門，何況及身，是人畢竟得菩薩摩頂授記。」，對不對？因為我每天念一萬遍，百日即能圓滿百萬遍。後來即陸續發心念「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藥師如來」、「觀世音菩薩」等諸佛菩薩之聖號，每尊都各念百萬遍。其箇中的真實受用，真是不可言喻！但我老實告訴你：一開始我的發心純粹是想深入地體驗廣義的「念佛法門」（包括念菩薩聖號）——本人雖非專修淨土，但有鑑於歷代及當今修學淨土法門及適合淨土根器的人非常多，我將來若要弘法，我便要學龍樹菩薩一樣：不摒棄佛法中任何一法門，乃至淨土法門，不但不排斥，也不誹謗淨土法門，甚至還要提倡淨土法門！而且我是如是發心：首先我自己必須要有所體驗，而且最好是能深入地體驗；基於此用心，於是我就全心全力、深入地去實修、體驗念佛法門。除了在「事」上實修念誦外，我

並且將淨土五經也都一一很詳細地研讀過，而且深入地參究、思惟、體驗念佛法門的殊勝之處。同時，如上所說，我不只念阿彌陀佛一尊佛的聖號而已，我也念了其他佛菩薩的聖號，藉此與諸佛菩薩廣結法緣，因此我跟佛菩薩的connection（關係）就都很好，「交情」也都蠻深的（亦即常有所謂的「感應道交」），所以在修學「念佛法門」方面，是曾經真正踏踏實實地去深入修習、體驗，而不只是泛泛地、蜻蜓點水式地每天念幾十幾百個佛號，就淺嘗則止，修少為足。

## (2) 一心等學

如上所說，我在發心學佛的過程中，雖然最先接觸禪宗，後來學念佛及修淨土，但我並不排斥其他任何一宗。比如說，後來我之所以學唯識，則是鑒於當今唯識學之衰頹不昌，眾生若想學唯識，也不知該如何著手，因為：唯識名相繁複，內容細緻精確，學者須如何方能切入等等，在在皆是待解的問題。再者，近代有些人雖也學唯識，但卻變成在暗中破壞唯識，而且「法說非法」、令人「由學大乘入小乘，乃至墮入人天善法」、或以唯識之「相宗」打擊大乘「性宗」。事實上，不論「性宗」或「相宗」，都是如來金口宣說；性相二宗本為一體之兩面，惜乎眾生根鈍，性相無法圓融，反而執持「相宗」而排斥、甚至誹

謗「性宗」，造成以如來之「左手打右手」的怪現象。我為了要扭轉當今這種顛倒的局勢，因而發心學唯識，以期扭轉一些佛學家由於對唯識學的錯解與曲解，因而嚴重誤導眾生的過謬。以此發心，因而我學唯識仍然很用心，學得很徹底，遍覽、細參唯識學重要經論。乃至我學天台、華嚴、三論、成實等各宗，也都是以同樣的精神去學的——因為這些法都是如來金口宣說的全體正法之一部，所以我發心都要「一心等學」，而於其中不夾雜個人的偏好與好惡、取捨，因為「法如是故」：眾生需要這些法，而佛法要昌盛也必須如此：不能以個人一偏之私，專崇己宗，而抨擊、貶斥、誹謗他宗；必須以毫無歧視的心、平等無差別之心，來對待一切佛法；而不以偏狹的心態，來對待任何如來正法。所以只要是如來的正法，若我有機緣，有需要的時候，我都會一體攝受、一體信解、一體愛護奉持，更願一體通達，乃至一體弘揚。因此我是以這樣的心態去學佛法。也正因如此發心，所以在整個學佛的過程中，我便由禪宗而漸漸旁及他宗，乃至最後廣學淨土、唯識、天台、華嚴、三論、成實等各宗，意欲廣集一切如來智慧方便，徧嘗如來法乳，絕不淺嘗而止，而是深入體嘗，直至深誦法味，乃至得以啜其全體菁華而後止。

## 4. 由顯入密之機緣

我學「密法」的動機與過程，可能與別人稍有不同，且其過程中，也稍微有些曲折。我學密的「助緣」，方才曾經提到，是由於「不忍人之心」所致：因為有人正在受苦，找上了我，關於這部分容後再細說；至於在因地發心方面，則是由於我發現當代很多學密的人都發心錯誤，也就是禪宗裡所說的「錯用心」。何謂錯用心？「因心」不正，稱之為「錯用心」；因心不正——因不正則果不正：若以不正的發心去學法、求法，那就正如楞嚴經中所講：「猶如蒸沙，欲其成飯」，沙是不可能煮成飯的。若因心不正，則必錯亂修學，如此不但枉費辛勤，搪喪時間，而且既走冤枉路又多造業，乃至若再誤導他人，等於是害人。如此，不要說那是瞎搞一通，縱經塵劫，都不可能入菩提正道，而且還會衍生許多的問題跟麻煩。因此佛以大慈愍故，才出世說法，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令眾生不走錯路，而掉到坑洞裡去。走錯路而最沒有危險的結果是兜圈子，然而任你再怎麼繞，也不會有什麼成果。

進而言之，當代人學密最大的錯用心在何處呢？在於企求神通，這是第一大錯。其次，求靈驗、求財、求名求利，乃至於求世間之種種受用。這些都是當代人學密最大

錯用心之處：他們什麼都求，唯一不求的是「斷貪瞋癡三毒」及「息諸煩惱」，當然他們也不真心求無上菩提；若有的話，也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例如只在念迴向文時，念一念而已，根本沒有真發菩提心，並且付諸行動，如此「口不應心」，學佛怎能成就？

綜上所說，為了讓末法時期眾生知道要「如何學密」，乃至在學習整體佛法上，應該要持「什麼心態」去修學，所以我就藉此機會「現身說法」，希望以我自己親身的經歷，能夠提供大家作個借鏡，祈望大家在修學佛法中，不論是學顯或是學密，都能學到一個「精神」，而不是只學什麼東西——主要還是要先把握及建立那個精神，接著再以那精神去學習、探究、體入，乃至發揮其用，那樣就不會走錯路了。

## 第二節 我的學密歷程

### 一、摸索困學期

我在剛發心學佛時，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密法，而經常碰到一些密教的名相，那時還沒有佛光大辭典，遇到不懂的密教名相，就只能查丁福保所編的佛學大辭典。但每次查閱的結果，都是「一楞一楞」的，經常是一頭霧

水，絲毫不解那些密教名相的實質內涵，而且幾乎沒有一個名相是能搞得清楚明白的。雖然我每次查完辭典都會馬上作筆記，並試圖去思惟、理解它，但還是無法真正搞懂那些名相具體的意涵或內容，它們不像顯教中的名相那樣：你不懂的語詞，一查佛學辭典，便可大致明瞭；然而辭典中所載的密法名相的解釋，常常是愈看愈糊塗。譬如說，「曼荼羅」是啥東西？看了一大篇解釋，還是摸不著頭腦，凡是涉及密教及密法修行的名相，多半很難從辭典所述的字面上，去瞭解其中之意涵，遑論修學，那更是找不到門徑。那段摸索期持續了相當久，一直要到我出家以後，因為逐漸學了一些密法，才漸漸明了其中名相之義。順便提到，你們要曉得，丁福保所編的佛學大辭典中涉及密法的名詞，都是正統密教中的名詞，並不是喇嘛教的。不過，查了辭典也還是一樣不懂，幾乎是白查了。而且我那個時代，相關的文獻、資訊非常稀少，也沒有現在的網路發達之便，尤其是東密的文獻，可說有如鳳毛麟角，反而是喇嘛教方面的資料比較多。

唐密在中國 唐武宗（西元845年）及五代的後周 世宗（西元955年）毀佛以後便幾乎完全斷絕了。所幸在那之前不久，日本的空海大師已自長安的惠果金剛阿闍梨處將密法接回日本（西元815年），不但因此而延續了密教的法脈，並且大弘東密於日本。然而可悲的是在我那個年代，

對大多數國人而言，甚至連「東密」一詞都是非常陌生的。說起來，不禁令人傷心、唏噓。再者，我對於佛法應該算是相當精進的了，並且我也曾努力遍求一切法，大小乘重要經典也都大致涉獵過，而且我在未出家時就已開始講經，曾講過六祖壇經、楞嚴經，並且註解了一部楞伽經（稱為楞伽經義貫），然而卻連我，甚至直到出家之後，也還不知道什麼是東密！甚至也很少聽到這個名詞，更遑論知道哪裡有東密可學。不像現在，現在你只要在“Google”上打幾個關鍵字進去蒐尋，就會跑出來一大堆有關東密的資訊，裡面也會介紹哪一個道場是屬於東密的，對不對？但我們那個年代完全不同，由於尚無網際網路，再加上東密的道場原來就少之又少，並且充滿了神秘的色彩。下面就大致交代一下我在「摸索期」裡的跌跌撞撞，修學密法之因緣及經歷。

## 1. 達拉斯講經因緣

我在1980年開始「真正發心」學佛，那時我還是個留美學生。當我獨自在用功修行時，不到一年的時間，大約是半年多左右，一位紐約「美國佛教會」的李居士告訴我說，德州的達拉斯市（Dallas）有一個學佛團體。因為那時我住在達拉斯附近的一個小城鎮，叫做Denton的大學城，是北德州州立大學的所在地，離達拉斯車程約一個多

小時。比方說，達拉斯若是台北市，而我住的Denton大學城，則相當於台北市近郊的新莊或三重。當我去造訪達拉斯這個學佛團體時，方知那個學佛團體才剛開始在萌芽之中，只是幾個留學生週末聚在一起討論佛法。我本來是抱著學習的心態去參與的，結果去了兩個月後，卻變成在那兒講經，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剛開始時，他們幾位留學生聚在一起所討論的是六祖壇經，經過幾次這樣的討論後，大家覺得若一直以此方式來聚會，有很多不盡理想之處，因為大家東拉西扯，既無系統，也不容易聚焦，發現這樣子海闊天空的討論方式獲益不大。後來因緣成熟，這群留學生即共推由我來正式開講。我當時初生之犢不畏虎，便義不容辭地答應為大家宣講六祖壇經。於是這個團體由最初大家共同討論六祖壇經的方式，轉型變成由我一人主講，這是個極大的轉變。於是，我就開始一板一眼，依次第講起六祖壇經，總共講了七個多月。在講壇經的過程中，參與的人數逐漸增多，接著就在我的積極推動下，並且由我草擬了組織章程後，正式向德州政府申請成立「達拉斯學佛社」，申請通過後，即由學佛社所在地的屋主K居士任社長，我及一位T居士擔任執行秘書，並兼任講師的工作。雖然我名義上掛著「執行秘書」的頭銜，但因為我要負責講經的緣故，所以行政上的事務我幾乎都不插手，只專責講經。如此，七個

月之後，我就閉關了。而達拉斯學佛社，在我閉關之後就沒有人再繼續講經，於是社長就去邀請某法師來住，並替該法師申請綠卡。再過幾年以後，「達拉斯學佛社」即改名為「達拉斯淨宗學會」，而彼法師在那裡駐錫一段時間之後，也因達拉斯的某些因緣而離開。接著，我在達拉斯附近閉關三年，於出關後，便成立了「楞伽精舍」，並開始宣講楞嚴經，又講了八個月。八個月圓滿後，我就出家了。為何將其取名為「楞伽精舍」呢？因為我在閉關三年期間，曾經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註解了一部楞伽經義貫。接著來談我學密法的經過。

## 2. 遠赴紐約大覺寺

上面提到，我在「達拉斯學佛社」講經期間，是由社長提供他家的佛堂作為大家研習佛法的場所；那間佛堂頗為寬敞，大家定期聚會研習佛法，十分法喜。話說，社長本人是非常心醉於藏密的，所以平日就一直慫恿大家學藏密，學佛社的其他學員也大都被他說動。我因為在那邊講經，所以也就隨順大家一起學；但事實上，那時我看過好些藏密的書，都覺得不太相應，覺得裡面的味道不是很對胃。那時我的學分已經修完，論文也正好寫完了，呈給指導教授（Dr. Copeland）過目，但是教授卻把我的文稿壓著沒有審閱，結果誤了時間，來不及在那學期提交口試委員

審查，必須等下學期重新註冊；而我的獎學金即將過期，當時也沒錢註冊。雖然，那位指導教授對我暗示說，等明年提送評審委員口試時，會讓我輕易過關，可是我那時一來年輕氣盛，二來對於世間法的追求，已經沒有太大的興趣了，加上我一心只想趕快閉關修行，所以幾經折騰之後，我便興意索然而決定放棄再為論文拼鬥而閉關了。

當時「美佛會」的沈家楨居士，他知道我通曉多種語言，而我跟他也已有多次的書信往返。當他得知我在學佛社講六祖壇經，也曾要我寄開講的三卷錄音帶給他聽；他在信中常稱讚我的佛學素養不錯，中英文造詣俱佳，並說像我這樣的人才甚為難得，若能學習藏文，必能當白教第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護法（那時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剛過世）。因為表面上他是學顯教的，但背地裡則是學藏密的，他是白教噶舉巴的忠實信徒及大護法：白教在美國的主要道場「三乘法輪中心」（KDT）的那塊地，就是他捐的。他在信中對我提到，假若我能學藏文，並將藏文中的經典翻譯成中文或是英文的話，那就非常、非常殊勝。因為他在信上那麼寫，我當時研判這應該是一封邀請函（Invitation），邀請我去學藏文並從事譯經工作。因為沈居士非常富有，以前從事船務事業，是美國航運界鉅子，這相當於開航空公司一樣，因為每一艘船都價值不斐。自從沈居士投身於佛教事業之後，在佛教界做了許多善事；

他好像也曾提供獎學金給僧眾留學（例如，據說他曾提供獎學金給聖嚴法師赴日攻讀博士學位）；而且沈居士又蒐集了很多的佛書及宗教書籍，且收購了Dr. Gard從世界各地蒐集來的宗教藏書，然後於1970年成立「世界宗教研究院」（簡稱IASWR），1972年又與紐約州立大學合作，在長島的石溪（Stony Brook）校區，租了梅維爾紀念館的第五層樓，將「世界宗教研究院」遷址於此，由他擔任院長兼董事長的職務。由於他這樣的貢獻，所以紐約的聖約翰大學遂頒給他一個榮譽博士學位，所以Dr. Shen的博士頭銜是個Honorary degree（榮譽博士學位），這是他親自對我講的。那時他這些好善樂施的經歷我都已知道，所以我當時心想，他給我寫的那封信應該是一封邀請函，可能是要提供我獎學金（Scholarship）去學藏文。因為他非常護持西藏喇嘛，而且他在信上又寫道：「不知你何時有空，可否前來紐約一趟？」所以當時我才會誤以為那是一封提供獎學金的邀請函。在我看來，由信上的種種跡象顯示，這是非常明顯的，應是一封獎學金的邀請函才對；加上那時我已放棄了文學的學位，決定改習佛學研究；既然決定要轉，所以我就不惜千里迢迢，從達拉斯專程開車到紐約大覺寺拜訪他（因為機票太貴）。前後開了三天三夜的車，總共跑了一千五百英哩（相當於二千四百多公里），那段路程真的是「千里」迢迢。你要知道，從台灣頭到台灣尾，由

台灣最北端的貓鼻頭算起，至最南端的鵝鑾鼻為止，總長度也不過四百公里，所以我等於從台灣頭到台灣尾跑了六趟；那時我開的是一輛Toyota Corolla 1800C.C.的車子。當時我是個窮學生，沒錢住旅館，所以沿途都停在高速公路邊過夜。那時正值盛夏，本來晚上應該是夜涼如水的，但美國郊外的蚊子又肥又大，所以你無法在高速公路邊睡覺。車停下來，若是打開車窗，只有被蚊子叮咬騷擾而已；但若不打開車窗，又悶熱難當。所以為了獎學金的事，開了二千四百公里的路去紐約，專程拜會沈家楨居士。然而見了面之後，他卻對於獎學金的事隻字不提。起初我也不太好意思直問；但到後來覺得不明講不行了，所以我就略為提了一下——結果他的回答竟是：「啊！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並非那個意思。」我一聽他的回答，差點沒有當場昏倒，但整個心確實涼了半截。這趟來回三千英哩，接近五千公里的遙遠如天的路程，怎麼會是換來這樣輕易的否定呢？他與我多次書信往返（光是他給我的信就有厚厚的一疊，如今仍在）而且在信中那麼明白、那麼誠摯地鼓勵我學藏文、譯藏經：他那樣積極地鼓動我去學藏文，如果我真的去學了藏文，而藏文又是極為冷門的東西，學的人極少——我要靠什麼生活呢？以他的身份、地位應該也會事先為我設想到才對，不是光是叫我跳進一個無底洞，就撒手不管了；以他的為人慷慨、樂善好施、行事穩健，因此

我才推斷他應該是有計劃才對。想不到見面之後，竟是如此結果，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過及今想來，幸虧他當時並沒有提供我獎學會去學藏文，否則我的一生便大為不同了！

### 3. 與藏密的一段經歷

在我到紐約拜訪沈家楨居士之前，另有一位夏先生也曾對我說，希望我能成為第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護法，這在當時是非常可能實現的事：假若當時沈居士提供我獎學金，讓我去學藏文，結果我就很有可能變成藏密法王的護法。雖然獎學金的事沒著落，不過沈居士引介我到白教「三乘法輪中心」（KDT）去住了幾天。那時KDT的住持是卡特仁波切，我在那裡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別人在此住宿須付費，我則是免費，因為這塊地是沈居士捐的：如前所說，因他是白教的大護法，所以透過他的安排，我得以免費住宿，而且是住的上房，這也可算是他盡了地主之誼。在KTD住宿期間，我並皈依了卡特仁波切為上師，學了一些密法，然後還請了一大張（三英尺乘二英尺）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框好的相片，準備請回去達拉斯學佛社，讓大家供養。

離開KTD後，我又到沈家楨居士在長島的一座「菩提精舍」住了幾天。他早已買了這座大莊園，其廣袤的土

地還包含了約兩百公尺長的海岸，從「精舍」到海岸邊要走有一段相當長的距離，其佔地共有多少英畝，就不清楚了。那個「菩提精舍」的二樓有一間最大的房間，聽說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曾在此住過，其後沈居士就把它鎖起來，不再用了。而我則被安排住在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曾經住過的那間最大房間的隔壁，為次大房，可說是極其禮遇了。我離開時從「菩提精舍」請了幾乎是滿滿一車的佛書回去。回到達拉斯以後，我們那個學佛社的社長，就計劃邀請仁波切來傳法。之後卡特仁波切就應邀來達拉斯弘法，為期大約是一個禮拜的樣子，由我擔任翻譯，負責中英文的翻譯。喇嘛那邊另有一位專門負責英藏文翻譯的人，我還記得那位英藏譯者的名字叫作Nerdrub；我和他搭檔，他將仁波切講的藏文翻成英文，我再將英文譯成中文。卡特仁波切曾在一個會議的公開場合褒獎我，稱贊我是他所教的華人弟子中最優秀的學生；而那位Nerdrub也跟我說，他曾經做過達賴喇嘛的翻譯，也做過很多活佛的翻譯，現在則擔任卡特仁波切的翻譯；在這之間他曾與很多華人合作翻譯過，但他說，在這些華人當中，以我的翻譯最殊勝，翻譯得最好。有些翻譯人員連佛教名相都搞不清楚，甚至譯得辭不達意、錯誤連連。當然我在翻譯上能駕輕就熟，這多半與我先前於服役時當翻譯官所得的翻譯經驗有關。

我以前之所以會去學藏密，剛才曾略為一提，是隨

順大家而學的，並非是我個人的意樂，尤其是因我那時對藏密的整個情況並不瞭解，才會如是隨順。不過我雖然是隨順而學，但我仍然學得很認真，因此，我在藏密的學習過程中，還表現得相當出色，除了在擔任傳法口譯方面的表現受到肯定外，在閉關期間，我還翻譯了一本卡盧仁波切（Kalu Rinpoche）的著作：三乘佛法指要。據說卡盧仁波切的禪定很深，是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的老師，同時也是很多活佛的老師，這本書原是他開示的集子；我之所以把它翻譯出來，是因為我在閉關前沈家楨居士已聘請我為「世界宗教研究院」的譯師，而且我在閉關中沒有收入，所以譯成之後我就將譯稿寄交沈居士，他則寄給我五百美元的支票，作為稿酬。後來這本書展轉由「大乘精舍」出版，很多人讀了之後都說譯筆很好，甚至台北某個藏密團體的領導人，姓李，除了來信讚歎之外，還請求我將他們上師的一系列英文著作翻成中文；我沒有答應，因為那時我已漸漸明瞭藏密的實際情況：我總是覺得藏密中有許多道理都跟佛經中所說的不符；若以比較「羅曼蒂克」一點的方式來說，則是：藏密的內容跟我血液中的「基因」不太對味。我於初發心時看藏密相關的書籍就感覺十分不對胃，所以都是勉強跟著大家一起學。比如說，他們很著重上師，對不對？上師的地位甚至是凌駕於佛世尊之上；弟子對於上師之言是要絕對服從的，上師若說是黑的，你就

不能說是白的。他們的書上就是這樣寫的，例如說一塊黑板，上師問道：「這塊板子是什麼顏色呢？」你若回說是白的，而上師卻說：「怎麼會是白的呢，這塊是紅的呀！」你就必須改口說：「是、是、是！上師，這塊板子的確是紅色的。」這就類似史記裡所載的趙高「指鹿為馬」的典故之西藏版。就是這樣子，很多的道理很奇怪，我聽了實在不合胃口。因為根據三藏經教，我知道佛教是非常理性的，絕非不講道理的，釋迦牟尼佛也是講道理的。佛經中有很多弟子甚至可質問釋迦牟尼佛說：「世尊，汝自語相違！」「自語相違」即「自相矛盾」之意，意思是：「世尊您剛剛明明那樣講，而現在又這樣講，實是自相矛盾！」佛世尊的弟子隨時都能依理、甚至依自己所見，而表達不同意於佛的說法，或對佛提出質疑，這在佛經中到處都有；因此佛如來不是威權霸道的人。但在藏密中，你若膽敢對金剛上師這樣答話，你就會被斥責該下「金剛地獄」。

至於中國禪師，那就更活潑了，活潑到很「可愛」的地步。一般弟子尚未開悟之前，很可能經常挨師父打罵；一旦開悟之後，師父打他一下，他很可能會反打師父兩下；但前題則是他必須已經開悟了，才会有這種膽子表現如此「超俗」的大不韙之行為。例如當你已經開悟時，你師父捶你一下，你也反捶師父一下，結果你師父不但不生

氣，也許還會哈哈大笑，並且還可能說：「哈哈，這笨徒弟長大了！」所以，這就是佛教的基本精神——它是非常理性的、「平等」的。因此，你看禪宗公案，都是十分理性，充滿機鋒與幽默，而又不失其應有的莊嚴，並且於其機鋒之中又包含很多重要的義理，例如：「一切眾生悉皆平等」，「人本無高下，唯學道有先後、開悟有遲疾之別」，「開悟之後，佛佛平等、法法平等」，因而將「眾生畢竟成佛」這些深理，含藏體現在公案中禪師之間，表面上放蕩不羈的談笑風生之中。當然其中師徒應有的禮儀也都仍嚴格恪守的。如果禪師的徒弟開悟了，通常並不會馬上離開師父，而是留在寺裡服侍師父，端洗腳水、倒屎倒尿……，服侍師父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也是常有的事，為的就是感恩，回報師父的大恩大德。所以你看禪宗的歷史及公案，幾乎都是這樣，並非開悟以後就變成很了不起，在事相上真正與師父平起平坐，或者很快離師而去，大多是一直守在師父左右，服勤給事，終身不離。

在此我所要提示的重點是，我後來對藏密的感覺或意見，並非基於個人的愛憎，而全是因為「法」的關係，「依法」來「論法」。譬如說，專心學佛之後，我對所有的世間法，或世間的學問也都不再好樂，因為它與佛法大相逕庭，對於修行沒有益處，而且常常只會增加煩惱。且不說各種的密法之間的差異，就光是顯教之中，自宋朝開

始，就常有人提倡「儒佛不分」或「佛道不分」、或「儒釋道三家合一」的理論者，這些我都不敢苟同，因我是依法論法，故各位不要會錯意，不是說我要故意跟任何理論或教派打對台或過不去，這點請大家事先要瞭解。後來我出家，離開達拉斯之後，即未再修學藏密，以上就是我跟藏密的一段因緣。

#### 4. 悲心引發學密動機

我是在1988年秋，於紐約莊嚴寺依上顯下明老和尚座下披剃出家，同年底回台灣在基隆海會寺受三壇大戒。於出家前後，陸續經歷了四件與無形眾生有關的「案子」。茲簡述如下：

##### (1) 初次與人為善

我在未出家前，曾遇到一些特殊的case（案子）。譬如：我是在1984年到1987年期間閉關的；三年閉關期滿，剛出關時，同城市有一位姓李的女居士來找我，那年她正好五十五歲，已退休了，本來是在台灣開店的，來美之後住在女兒、女婿家。由於篤信佛教，所以她在家中平日也拜佛。但她的房間並沒有地方可以供奉佛像，無法設置佛堂，所以便將就在窗戶前擺了一張小桌子，然後將她女兒為她從台灣帶來的幾張佛像卡片，安置在窗檯上，用

一個小臥香爐放在桌上燒香、及三個小杯來奉供佛茶，也供奉少許鮮花水果，儼然是個小佛堂。這位李居士經由學佛社而知道我剛閉關三年圓滿出關，因而她認為我應該是有「法力」的，於是來求助於我，而對我說：她家「鬧鬼」，並且一再懇切地拜託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前往她家去幫忙驅鬼。其實當時我哪有什麼法術？我明白地告訴她我並無任何法術可以驅鬼，但她仍然堅持認為我是在說客套話，而不斷地懇求我「不要客氣」。

我問她為何說她家鬧鬼？她說：有一天她正在睡午覺時，忽然間感覺到隔壁鄰家有些嘈雜聲，好像有人在搬家一樣，並聽到一群人在吆喝著：「快快快！快將這些東西搬出去！把那些東西搬進來！」這時李居士忽覺有人進入她的房間、越過她佛案的上方、再由她的窗戶出去，其行動之間卻將她供在窗枱上的佛像不小心拂倒了，掉到窗外去。這時她立刻由夢中驚醒，然後趕快探首窗外，果然佛像被翻覆掉到戶外草地上了！而更離奇的是，因為美國房子通常都是獨棟的，兩屋之間都有一塊草地；而她隔壁那間房子，因為當初建造時地基做得不好，以致牆壁有些龜裂，由地基開始往上裂，房子才蓋好就已經裂了。由於鄰家那間房子有此重大瑕疵，因此產生了買賣上的糾紛，便沒有交屋，因此那幢房子幾年來一直是空著，所以不可能會有人住進來。按照美國法律，這整棟房子必須拆除重

建。由於美國的建築法規非常嚴格，十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房子蓋好之後，在交屋前，政府官員一定會來作徹底的安全檢查，必須各項完全合格通過後，才會發給建築使用執照。美國政府對於任何建築物的安全性都會積極介入管理，不像台灣，若有買賣上的糾紛，常常變成買賣雙方的民事官司，而吃虧的通常是消費者。因為那棟房子已經閑置了兩三年，也從未改建過，哪有可能會有人搬進來？然而這位李居士當天明明在夢中見到有人搬進去，但事實不然，根本沒人搬進去，居然會發生這樣詭異的事！然而確實是有一件事，很明顯地顯現與她在夢中所見相符，那就是她的小佛堂上的佛像掉到戶外地下去了！並且從那天起，這李居士說她每天便幾乎無法念經，也不能念佛：每當她一開始念經或念佛的時候，喉嚨中就立刻會起痰，而且濃痰就會卡住喉嚨，令她完全發不出聲來，並且眼睛也開始不斷地流淚，呼吸急促，上氣不接下氣，喘不過氣來，幾乎快氣絕了。因為她每次念經時，都是長跪合掌面對窗前的小佛堂念，但她說，自從那次「鬼搬家」事件後，她每一次念經或念佛時，都會立刻被痰卡住喉嚨，不但呼吸困難，而且全身軟弱無力、站不起身來，每次都必須用爬的，爬到床邊去，再很費力地才能爬上床去躺下來！就這樣折騰了一、兩個月之久。不但如此，而且每次一到下午或半夜，就會聽到隔壁鄰家有許多人在談話、吵

喝的聲音。因此她前來求助我，懇請我慈悲幫她把這些鬼眾趕走。

我說過，當時我哪有什麼辦法能替她趕鬼呢？那時我剛出關，也沒學過什麼法術，但實在禁不住她再三地央求，一方面礙於盛情難卻，另一方面也是基於一份「不忍人之心」，因此最後我只好勉為其難答應了她，姑且一試。於是吩咐她準備一份很豐盛的祭品與供品，擺滿了一大桌，然後擇日在她家大廳修法。那天到李居士家時，她說昨天聽鬼互相傳言說：「明天有法師要來為我們誦經」（而我那時尚未出家）。當時我修什麼法呢？事實上我那時什麼也不會，雖然有學過藏密的阿耨陀佛法、觀世音菩薩法等，但我那時候早已不修藏密了，因為已漸漸瞭解一些實情，所以不再修藏密。那我修什麼呢？老實告訴你：就是佛門早晚課誦的經咒，包括：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經、阿彌陀經，再加上地藏經，就這樣子。唸完後迴向給那些孤魂野鬼，希望他們早生善處，不要再來擾人修行。那時候我也已學會了敲木魚、大磬、引磬等槌槌，所以我就攜帶了這些法器，到她家去如是這般修了一遍，就這樣子。雖然在我尚未出家，也還未閉關之前，我曾向德州南部休斯頓「佛光寺」的法師學了蒙山施食法，但我並沒修那個法，不敢修那個法（因為依佛制：「出食」是出家法，是出家人在佛寺中修的法，在家人不宜於俗家自

修——若在佛寺中師父們修時跟著念則可，但若在家修出食法，會有很多問題及後遺症：

第一、不如法，戒律所制不遵僧俗分際；

第二、在家多俗染，鬼神無法得「淨法食」；

第三、在家身心較不清淨，若常與鬼神結緣，極易招穢物近身，因而身心染病難癒。

結論：學佛多與佛菩薩結緣，少去攀緣、惹鬼神。附及，近來有些人，傳授並鼓勵在家人於自宅日日出食，並且還在電視上公開傳授全套出食法，這樣明目張膽違佛所制、誤導貽害眾生，罪咎不小。）所以那時我就這樣做：光憑著顯教早晚課的那些經咒去對付。「法事」圓滿後，我收拾好經本法器等，回到家時，天色已晚，那時應該是冬天了吧，因冬天夜色暗得較早。當我回到家，走進關房，關房中供奉了許多尊佛菩薩像，其中也有西方三聖的聖像。當時我覺得很疲憊（因為念了大半天的經咒），坐在牀沿正準備躺下來休息，當此之際，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佛像底下的地上有一溜長長的、純白色的光，而佛像後面是一道牆，根本沒窗戶，且因天色已暗，也不可能有陽光照進來，而且別的窗戶也不可能會透進什麼光來，但我所見到的地上那道白光卻很強、很亮，卻又完全不刺眼。雖然我並非「著相」的人，但看著這道白光仍然很是歡喜，當時即如是自思：「噢，這應該是佛菩薩的示現，贊許我今日

所作的事，沒有做錯。」結果呢？也可說是碰巧吧：從那天我去「作法」之後，那位李居士居然就可以安然無事地念經拜佛了！而且隔壁空屋中再也聽不到有任何聲響了。這是我頭一遭碰到有人請我去趕鬼的經驗，這跟密法有一些關係，也是件相當不可思議的事。

## (2) 二度不捨眾生

前面曾提到，我在1984年到1987年期間閉關三年，出關以後就在「楞伽精舍」講楞嚴經，講了八個月之後，接著由於因緣成熟，便在1988年7月於紐約莊嚴寺披剃。在我出家之前，莊嚴寺住了一位於藏密出家的美國女眾名叫安妮，安妮曾在莊嚴寺帶領一個「禪坐班」；就在我出家之前，她離開了。那些禪坐班的老美學生看到我要來出家，便來找我接這個班。於是我就暫時接手，繼續帶那個禪坐班。後來我又開了一個太極拳班，於是便開始帶著洋學生習禪、打拳。兩個月之後，我就剃度了，但仍繼續帶著這兩個班。同年十二月我回台灣到基隆海會寺受三壇大戒。次年，1989年我受戒畢，返回莊嚴寺。有一天忽然接到一通從美國最南端的佛羅里達州打來的電話。對方是一位從台灣宜蘭移民到美國的女士，老遠從佛羅里達打電話來莊嚴寺，要找法師幫她趕鬼。這位宜蘭老鄉的先生姓胡，是大陸人，兩人是在美國認識而結婚的。胡先生自從去年回

去中國北京祭掃祖墳回來之後便精神失常，而且又第四度重度中風，不能行走，必須坐輪椅，目前正由家人在家中照護；因他既發瘋又中風，所以情況很嚴重，十分可憐。

胡先生這次患病的過程是這樣：那時台灣政府尚未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胡先生的老家在北京，他是由美國直接前往大陸去祭掃祖墳的。但據說當時中國政府是不允許老百姓於祭祖時燒香或供奉飯菜等，只能像基督徒一樣，帶幾朵鮮花去獻祭。其實供花對亡靈而言是沒什麼作用的，因為他們即使吃花也吃不飽。就這樣，他祭祖完回到美國後就開始生病。胡先生在那之前已經中風過三次，這已經是第四次了。中風後不久還開始精神錯亂；緊接著不久，又第五度中風！這次是重度的中風，結果雙腿就癱了，不能走路；再加上精神又失常，經常在三更半夜裡大呼小叫地；但他也不是亂吼亂叫，而是先把手舉起來，然後對著空中喊著：「奶奶，奶奶！妳來啦！妳什麼時候回來的呀？」當他說這些話時，眼睛是吊著朝上面看，而且手比劃著。後來被送到精神病院時，也一直都是這樣。他每次這樣喊叫時，幾乎都是在三更半夜。有時候又會改口喊說：「爺爺！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什麼時候要回去？」而且叫喊時眼睛也都是朝半空中盯著，好像在與空中的爺爺、或奶奶對話一般，神情及模樣頗為嚇人，連醫院的護士、醫生都嚇得不敢去照顧他。最後院方因為不堪其擾，

便強迫他退院。因此，沒有辦法，只好回到自己家中調養。但回到家後也還是這樣子，每天三更半夜，都會不斷地與他的爺爺、奶奶打招呼，大聲交談；胡太太及孩子們也都嚇得半死。

這位胡太太在找上我之前，也曾拜託台灣的家人去找過乩童，「神明」指點她說：原來胡先生在祭掃祖墳時，墳上的祖先及其他孤魂野鬼一共有六、七位跟著他來到了美國。胡太太也曾請求在台灣的神明（乩童）慈悲為他先生醫治，但乩童表示一定要患者本人親自回到台灣，現場當面作法才能處理。然而以胡先生當時那種狀況，航空公司也不肯擔這個責任，不敢讓他搭乘；既然醫院不肯收留他，又無法搭機回台請神明當面治療——如此一來幾乎無路可走！胡太太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之下，只有求助佛門。但那時在美國的佛教道場很少，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那裡，也完全沒有佛寺，甚至連學佛社之類的佛教團體也沒有，所以最後才打電話到莊嚴寺來。其實她當初也不是要找我，只是她打聽到紐約有一間莊嚴寺，而且知道寺裡有出家師父，只是她的來電剛好被我接到。電話中，她說：「請問您是不是師父？」我回答道：「是啊！」她在電話那頭一聽我是師父，就抓著不放，再三再四懇求我務必要幫忙救命。我回答說：「我不會趕鬼」。她說：「師父您慈悲慈悲呀！拜託、拜託，師父慈悲呀！」弄得沒辦法，

最後我只好藉機把電話掛了。然而胡太太仍不死心，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來找我，一連打了好幾天，一直拜託我去佛州為他們作法驅趕在胡先生身邊的鬼魂；她表示願意為我出機票錢。後來眼看實在無法拒絕了，況且對方的處境也著實可憐，於是我只好勉為其難地答應前往一試。這是我第二次客串當驅鬼法師的因緣。

其實，那時候我仍然什麼法也不會，也沒有任何奇能異術，只是憑著一份救人的悲心，便「有知有覺」地冒著生命的危險前往赴任。那情況就有如馬克吐溫所寫的湯姆歷險記或頑童流浪記一般，是我又一次的adventure（冒險記）。我答應之後，即刻安排前往佛州。與胡太太在電話的交談中，我已經知道胡先生的狀況十分嚴重：既中風又發瘋，因此等我到了她家之後，就吩咐她準備豐盛的供品與祭品，然後我就開始虔誠地念誦地藏經、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等，幾乎全天都在念經修法。到了夜晚，我根本不敢睡，累了就倚在客廳的沙發上稍事休息一下。尤其是前三天，經常到了深夜時刻，當胡先生一開始呼叫：「奶奶，妳來啦！奶奶，妳回來啦！」時，我立即由沙發上跳起來，到佛前加緊念經、持咒，祈求佛菩薩慈悲加被。當彼之時，我真的全身毛髮倒豎，心裡十分恐懼——我那時真的是跟他在賭著命拼鬥！【及今想來，忽覺：我與胡先生及他一家人，非親非故，我幹嘛這麼為他們拼命

呢？——足見佛法的偉大，不可思議，居然真正能令人不分別親疏、而真正生起不求回報的「無緣大悲」，如是乃至殉身而無悔。可見佛法中的「不求少法」與「無緣大悲」真的是可以「做」的！而不是「光說不練」的理論、理想、或理念而已。】

我念經念咒好一陣子，胡先生總算漸漸平靜下來了。對他的家人而言，什麼是最痛苦的呢？胡先生每天夜晚經過這樣折騰之後，到了白天，他顯然是累了，於是白天他老人家就平平靜靜地睡得好好的。他白天睡覺，晚上就跟他的祖先會面，這點最令人受不了。午夜時分，有時他好不容易平靜下來了，我便靠在沙發上休息；未幾，驀然胡先生又會再大聲呼叫：「爺爺你來了！」，於是我又情不自禁立即從沙發上一躍而起，馬上念經、持咒。就這樣持續到了第四天，胡先生與祖先會面的時間及次數就漸漸稀少了。其實在第三天這種情況就略有改善，到了第四天就幾乎很少、很少了。到了第五天，他就幾乎完全不再呼喊了，並且他晚上也可以入睡了！

第六天早上——奇蹟出現！胡先生忽然對他太太說他要到佛堂去拜佛！於是胡太太就推著輪椅到佛堂，他就坐在輪椅上合掌、彎腰、低頭，很恭敬地「禮佛」，拜了佛之後，他也向我問訊，並喊我「師父」！（這時他好像已經不瘋了，神志完全清楚。）禮完佛後，他就在佛堂當著胡

太太對我說：「我要皈依！」於是我就安排在第七天的早上為他舉辦皈依儀式——結果他們全家七口全都一起皈依！那個時候因為是我出家後的早期，所以他們的法名輩份是「定」字輩的。胡先生夫婦倆、兩個兒子、一個媳婦、兩個孫子，一家總共七人都一起皈依了三寶。在第七天早上胡先生皈依佛門後，精神狀況非常好，沒什麼問題，於是當天下午我開始整裝，打道回府；這件事的過程直如古典台語廣播劇或歌仔戲「周公鬥法桃花女」的劇情一般，緊張刺激，絕無冷場。歷經七日七夜的「土法煉鋼」，我居然能安然無恙地完成「度生救人」的工作，全身而歸。後來胡太太一位仍住在台灣南港的女兒也在我門下皈依了三寶；這是我第二次替人於人與鬼靈之間作調停的經驗。【又，這應也算是我在整個菩提道上的「修行」之一吧？】

### (3) 再接再厲忘己為人

在佛羅里達州的「歷險」之後，約過了半年多左右，我又接了一個「案子」（Case）。在美國波士頓（Boston），有一對留學生夫婦，他們兩位都已完成碩士學位，老家均在台灣新竹。有一天他們來莊嚴寺央求我務必要幫他們一個忙。事情是這樣的：這對留學生，其中那位女的有一個妹妹，以前在念國中二年級時，有一天騎著腳踏車回家的途中，

忽然摔了一跤，從那時起就精神失常了！而且就這樣瘋了將近十年的歲月，由十四歲的少女時代到如今二十四歲的十年「黃金年代」，這段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歲月，就這樣成為一大片空白，整個少女應有的青春活力、彩虹般的花樣年華，都變成是黑白的、死寂的。她新竹的家人到處求神問卜，也都束手無策。最後放棄神靈，而尋求佛門解決。為了醫治這位女孩的病，她媽媽甚至發心剃度出家，然後回來家中照顧女兒。台灣中部有一位極有盛名的大法師，也在她母親的乞求下，為這位精神失常的女孩剃了頭，也算是出家了，希望以此剃度功德而消其業障；然而也沒什麼用。女孩的哥哥接著也出家了，一來可能覺得人生太苦，二來或許也想以此出家的功德迴向給他妹妹吧？但仍然沒什麼起色。這位哥哥的剃度師父就是前述的那位大法師，而且此法師也為她修了法，但依然沒什麼改變。

波士頓這對留學生夫婦不知從哪裡聽來的消息，說我曾到佛羅里達「歷險成功歸來」，因此就前來央求我，請我務必要幫這個忙。我那時心想，我根本不會作法驅鬼，之前我搞那兩個「案子」，自己也都嚇得半死，正因為實在沒有「功夫」，所以我才以七天七夜不斷誦經、念咒跟他「拼」了，念累了就半臥在沙發上「假寐」。我當時純粹是本著一顆救人的心，而大概是精誠所至，終於感動了佛菩薩，我才能夠完成「任務」，且安然無事，全身

而退。我當時教這兩位留學生念經，由她自己去為她妹妹念，但她又表示不敢，怕惹魔鬼上身，反而由妹妹轉移到自己身上。我就跟她實講：「我實在不會什麼法術。」她說：「師父你要慈悲，佛羅里達你都去做，為什麼不幫我們做呢？」所以我變成是有「前科」了！我雖一直推，但仍推不掉，最後也是只好答應；事實上，我也是覺得那位女孩子委實太可憐了：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整個黃金年代都是空白的，而且什麼時候會痊癒，也不可逆料，若再這樣下去，恐怕是遙遙無期了。而家人又捨不得將她送到精神病院去，否則就關在療養院中過一輩子了！

應允他們之後，於是我就安排時間「遠征台灣」，而開始我的第三個「冥陽歷險記」，又再搞了它七天七夜。不過這次與先前有所不同，因為這次我已學了「穢跡金剛法」，但是用的不是很恰當，也可能是此法威力太強了：本來患者是很膽小、很怯弱畏縮的，而我修「穢跡金剛法」可能修得太過，到後來她竟然還會罵我！這個我就無法矯正了。等到七天「法事」完畢，果然又有效了，她已大有改進；於是第七天下午，我就束裝從新竹回到台北。

其實，我之所以會接新竹這個案例的原因，是在波士頓夫婦求我之後沒多久，我忽聞我的一個姪女，我二哥的女兒，年方十六、七，也是精神失常！她是由於在警局當目擊證人，指證一個黑道疑犯，接著那黑道大哥受審後被

抓去坐牢，他的兄弟或家屬便挾怨報復，對我姪女下符，導致她精神失常。我當時心想：雖然我已出家了，不該再有親情之糾葛；然而因我二哥二嫂皆已謝世，這姪女在家中只有一個哥哥大她沒幾歲，且對這種事也是束手無策；更何況我先前既已有兩次幫助別人安撫冤親債主、解冤釋結的前例，對陌不相干的外人，我都可以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幫忙了，更何況她又是我的血親姪女，而且父母雙亡？於是我就答應那對留學生，心中即發願要解救這兩位失心的年輕女子。因為對青春期的少女而言，年紀輕輕即發瘋實在太可憐、太悲慘了。尤其前面那位小姐，從十四歲一直瘋到二十四歲，這十年寶貴的青春歲月完全是空白的，完全失去少女應有的多彩多姿的生活，對不對？這是令人非常不忍不捨的；而我那位姪女，也正值青春年華。如果她們的病不能治好，幾乎一輩子都毀了。我當時心裡這麼想：這世界上最可憐的，莫過於發瘋失心的人，他們甚至比植物人還要可憐。你知道嗎，因為植物人雖不能動、不能言，但至少他們神識仍清醒，而發瘋失心的人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有的甚至還有暴力傾向或危險性，會危害到他人的安全。我剛才提到新竹的那個案例，那個女孩就有危險性，經常想要縱火焚屋、燒毀窗簾，她家的窗簾不知換了多少副，實在潛藏了巨大的危險性，非得時時刻刻都緊跟著戒護不可，否則不知何時會發生不可挽回的悲劇。

再說，我那位姪女既那麼年輕，而父母都已過逝，雖上有一兄二姊，但兄姊當時也仍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而已，因此我是她最親的長輩，更覺得有責任解救她。因此我那時候就虔心發願：「我要去學法來救她們！」這願力就成為後來我去廣求各種密法、以及最後深入東密的一個「本因」。

話說，這次我處理姪女的事，又得土法煉鋼了——再次拼了七天七夜，而且所幸總算圓滿調解了，仍然是用顯教的那一套早晚課誦，包括：心經、阿彌陀經，再加地藏經；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等。但其實整個過程中，我內心中還是十分膽戰心驚的，真正是拼了命作的，再一次七天七夜念經持咒，企圖以如是誠心與精進來感動佛菩薩。有一個重點在此我必須要提出來、而且希望大家明瞭的是：我每次作這種事時，我都是發心要以七日七夜修法的功德，迴向給那些附於患者身上的鬼神，令他們都得到利益，因而願意跟患者解冤釋結；因此我並不是去「趕鬼」的——我沒那個能耐，也從不想那麼做；因為那不是佛法：佛法的作法是你要去利益、超度這些亡靈，令他們得到佛法的法益，解脫痛苦，乃至解脫「現身受報」的鬼身；因你係以悲心令他受益，而非以偏於患者的瞋恨心要去趕他，逼迫他離開，所以他才願意、歡喜接受調解，不再附於患者身上。是故須知我是依如是發心去做的。

經過這三場「大戰役」之後，我心裡一直不斷都很恐懼：不知何時業力會轉移到我身上！為什麼？因為你要充當「和事佬」，若事情沒搞定、擺不平，他們就會找你算帳。我早先已知道港、台有一些法師，曾因幫病患加持或治病，後來自己反而被那些怨親債主給纏上了；其結果，最糟的是精神失常；最起碼也令他的身體狀況受到負面的影響，或生一些奇怪的病等。

【按：在此必須一提的是：當初令我發心求學密法的原因，是為了救眾生苦，但等到我真正求得各種密法，尤其是成為真言宗阿闍梨後，有病而來求我的人反而少了，只有兩起，而且沒有真正成為我的「患者」：因為附在患者身上的無形眾生及患者本身不肯讓我為他們排解。究其原因，我想是因為：當我在各種如來密法中修學之際，我同時也在密藏的教理上層層深入。這時我發現：雖然真言密咒中都說有「息災、增益、敬愛、降伏」四大功用，但佛在純正密教經典中，卻一再告誡真言行人：「儘量少為人禳災（消災）、治病，以免妨礙菩提，因為純正密教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幫助佛弟子修行、成就無上菩提的出世間大業，而非為了種種世間之業。」亦即：佛說一切法，皆是為了令眾生速成無上菩提，不是為了別的。故法華經中說：「一切所說，皆為一佛乘故。」我見了佛世尊在密經中如是教敕，如是一再諄諄囑咐，便決定隨順佛教：若非

萬不得已，絕不輕易為人消災、治病，而只以所學無上密法，一心自趨無上菩提，及教他如是趨向無上菩提，絕不多事，以違佛之了義教敕及慇懃咐囑。（更何況，即使在我初發心時為人排解鬼神之事，也都是在萬不得已之下，勉強而為之，而非為了「愛秀」或顯己所能，或為其他目的，純是為愍眾生苦，為利益他，冒著生命危險，助他度苦，而於己無所求。）說來奇怪，自從我有如是覺知，如是發心（以如來無上密法，自趨無上菩提，助他趨向無上菩提，不為他事），從那以後，便很少人因鬼神病而來找我。我想大概是佛菩薩及金剛護法為我擋掉了，以便讓我能心無旁騖地從事大事。這也可見得眾生「發心」的不可思議處。在此，我並以自己本身的經歷與所見，奉勸一切修學密法的人，依於佛的教敕，儘量少為人禳災、消災、治病，以免業力轉移，而妨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以及菩提正業。務請千萬牢記在心，奉佛了義，如實修行。此為肺腑誠諦之言：須依於了義，至於一切不了義事，隨順因緣，慈悲喜捨可耳。】

## 二、肆命求法期

### 1. 福慧寺求學唐密正傳「穢跡金剛法」

基於「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不忍眾生受苦的心之因緣，我充當了冥陽之間的「和事佬」，代為調停；可是我更覺得自己急須「自保」；於是我便積極展開第二階段的密法之行——四處精勤求法：若聽到哪裡有什麼密法可以學的，我就儘量去學。

基於如是發心，於是在1989年我就抽空專程從美返台求學密法。但起初也不知道要到何處求純正的密法。不過返台之後，很快遇到一個機緣：有一天我到台北信義路的大雄精舍去；我原本是想去那裡請幾張佛像的，結果佛像雖沒請到，倒是在靠近精舍門口的牆上貼了一張「顯密佛像展覽」的廣告海報，海報的主體是一尊「穢跡金剛」的聖像。我曾由經典中得知這尊「穢跡金剛」是專門醫治癲瘋病的，這引發了我前往參展的興趣。通常每一尊佛菩薩依其本願力，都各有其專擅的法門，可對治眾生特殊的問題。這好比當醫生的也分成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等專科。於佛法中，孕婦生產欲求安產就要求地藏王菩薩，這方面是他的「專科」之一，專門荷護母子，庇佑胎兒安產，及生產後能得相好莊嚴、安樂易養；若要求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當然就要專念阿彌陀佛、修阿彌陀佛法門，這是仰仗阿彌陀佛之本願力而得如是；若欲求財求利，則須求……（恕我不直言）；若欲消災延壽就要求藥師佛或普賢延命菩薩；因此每尊佛菩薩的本願力各各不同，各有其專司之特長及特殊的對治法門。而這尊「穢跡金剛」就是專門破除眾生魔障、鬼神障、及一切邪魔外道作祟的大金剛明王。當時我只是抱著姑且去看看展覽的心態，而去深坑那個精舍參觀它的顯密佛像展。到了展覽會場卻見到一位喇嘛，其實他是台灣人，喇嘛是自己封的。因為「喇嘛」在藏密中算是相當崇高的地位，我不知他自己是否知道？那間精舍的佛堂上供奉許多佛像，其中一尊為穢跡金剛，我看雕刻得很精緻，於是就在佛堂前與他交談。接著他邀我和他一起用午齋。那位喇嘛的母親則在精舍為他作香積；那天中午她還特地煮了素菜，大家一起用餐。於飯席間我問他：「你既然供奉穢跡金剛聖像，你是不是會『穢跡金剛法』？」他說：「會。但因為你是出家人，所以我不方便傳給你。」（這喇嘛也頗有正知見的）。喇嘛的母親並對我介紹說：「台灣有三處可學『穢跡金剛法』，但其中兩處都是在家眾主持的；若要如法學，只剩樹林的福慧寺一處。」我便請問他福慧寺在哪裡；他告訴我可打電話去大乘精舍問便知。於是第二天我便從大乘精舍處問到了福慧寺的電話，接著我便立刻打電

話到福慧寺求受穢跡金剛法。當時接電話的人正好是上敬  
下德法師；他在電話中與我交談，並瞭解我的大致情況後，  
便慨允傳法給我，卻謙虛地說：「我沒那個資格傳法給  
你，我是代替慧三老和尚傳授此法給你，因此你是直接接  
慧三老和尚的法。」次日我便準備了鮮花水果去福慧寺接  
「穢跡金剛法」。傳法之後，敬德法師囑我若修滿四十萬  
遍，便可傳授他人。接著他並引領我到福慧寺祖師堂及慧  
三老和尚墓前燒香頂禮。敬德法師且於墓前稟告道：「老  
和尚，今天成觀法師由美國回來，來接您老人家的法了，  
我代您老人家傳給他穢跡金剛法。」我聽了很感動，於是  
再至誠頂禮三拜。

接這個法之前還有段小插曲：在敬德法師要傳法給  
我的前一天，她將袈裟著意洗淨後晾起來；袈裟已經晾乾  
了，但不知何時突然刮起一陣風，將袈裟飄到廁所邊。因  
此敬德法師便如是自思：「這個成觀法師是來救度眾生的。  
」為何這麼說呢？因為「穢跡金剛」就是釋迦牟尼佛  
臨涅槃前從佛左心化出的化身，變成穢跡金剛，專門啖  
穢、除障，淨除一切眾生的垢濁及污穢。所以「袈裟飄到  
廁所邊」，意表欲將污穢的溷濁處轉為清淨。此外，在傳  
法過程中還發生一件小插曲：敬德法師當時是用一個水晶  
杯幫我灌頂，剛灌頂完畢，敬德法師的徒弟體豐師在接水  
晶杯時，不小心失手掉落到地下，砸碎了；敬德法師於是

對我說：「這應該就是我最後一次的傳法。」

## 2. 高樹不動寺學習東密「不動法」

我在樹林福慧寺受學穢跡金剛法後，便準備開始閉關修此法，於是到處找閉關的地方。因為在此之前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待在美國，因此在台灣認識教界的人不多，最後找到屏東有位我以前教書時同事的太太（陳居士），由她帶我到她家鄉，恆春滿州的千華寺。承蒙該寺住持乙慧法師發心，讓我在那裡閉關三個月。在閉關前，必須去採買一些關中應用物品，那位陳居士就順路帶我到處走走。當路過高樹鄉時，那裡正好有一座不動寺，住持是惟勵法師，他也是修東密的，在不動寺山門內的室外，屹立了一尊不動明王立像，於是我就進寺去頂禮惟勵法師，並向他求授不動法；惟勵法師慨允傳法給我，並囑我兩三天後去學「簡修不動法」。所以我在千華寺閉關前，除了「穢跡金剛法」之外，還請了「不動明王法」，於是就在千華寺閉關，專修此兩部金剛法。

在閉關修法期間，有一件小細節不妨一提。因為千華寺養了一條狗，附近也有狗群，每當我在修「穢跡金剛法」的時候，尤其是到了晚上，群狗都會發出陣陣的哀鳴，我知道那什麼原因。因為「穢跡金剛法」是專門破邪的，在墳墓、骨灰塔等附近，若是善根較差的亡靈可能會

受到驚擾，從而狗見亡魂或鬼靈，便會發出長嘯。

我在千華寺閉關專修「穢跡金剛法」及「不動明王法」時，由於那時也正在進行「楞伽經義貫」的校對與出版事，以致未及圓滿穢跡法四十萬遍，而於當年（1990年）秋天返回美國，接著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市繼續閉關半年，才圓滿「穢跡金剛法」四十萬遍。因此，「穢跡金剛」可說是我的第一尊本尊。

### 3. 大乘講堂學習唐密「准提法」

因為有了那段修學「穢跡金剛法」的因緣，即在本尊的加持引領之下，接連數年於台灣各處皆能如願修學到正統密法（唐密、東密）。其學密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在千華寺閉關約三個月後，我就離開了千華寺回到台北，又再去找樂崇輝居士，經由他的介紹，而到大乘講堂，向普力弘法師學習唐密的「准提法」。普力弘法師傳我「准提法」，並囑我圓滿一百萬遍。這位法師本來是位出家眾，後來以某種因緣而現「在家相」，意即還俗了。所以他這名字很有意思，他的法號並非普力弘法師，而是普力弘法師。普力弘法師的「准提法」是全台灣有名的，除了南懷瑾先生也傳「准提法」以外，主要就是他了；但南懷瑾的「准提法」中摻雜了太多藏密的東西，已經不是純粹的唐密了。而普力弘法師的「准提法」確是真正的唐密，十分

純粹，沒有夾雜任何藏密的成份在內。

普力弘法師有一位師弟叫普方法師，他的道場叫總持寺；可惜普方法師早逝；然而普方法師卻也兼修藏密。普力弘法師還算很有概念，我去求法時，因為他是現在家相，而我是出家眾，所以請法過程中我要向他頂禮時，他要我先將袈裟卸下，僅穿著海青頂禮。

#### 4. 藥師寺修學東密「四度加行」

學了「准提法」以後，我又去找樂崇輝居士，他特地為我寫了封介紹函，引介我到台北南京東路的藥師寺正賢法師處學習「藥師法」。正賢法師看了介紹信之後，問我學過那些東密的法，我說學過「不動明王法」，他便說要傳給我全套的東密，那是最完全、最正統的，而不是只傳藥師法；我當即欣然接受。後來我因事須先回美國一趟，次年一九九一年，再回來台北藥師寺跟正賢法師學習東密。學了幾個月的「前行」之後，便開始正修「四度加行」。正統的東密（即原本的「唐密」）皆有「四度加行」；藏密雖也有「四加行」，但那完全是兩回事，內容截然不同，名稱相近而已（藏密稱為四加行，而少了一個「度」字）。東密的「四度加行」是指：一、十八道，二、金剛界，三、胎藏界，四、護摩法。藏密的「四加行」，則是指大禮拜十萬遍、金剛薩埵百字明、曼荼羅供，及上師

法，如果是紅教則是修蓮師法，通常是這樣子。所以，藏密的「四加行」與唐密的「四度加行」大不相同。

順便一提，在修學密法上必須依因緣、根器而定，尤其是修「穢跡金剛法」更是如此。這尊「穢跡金剛」較之不動明王，其威猛猶有過之而無不及，俗語說人勇猛「有如三頭六臂」一般，而穢跡金剛真的是「三頭八臂」。一般佛菩薩都是用雙腳站立，而穢跡金剛則很特別：他用「單腳獨立」，因此可說於諸忿怒尊之中，最威猛、最暴惡的恐怕就是這尊了。所以你若欲破除最邪惡的法，就須修此穢跡金剛法。但因為這尊的法威力實在是太強了，所以不能亂修。雖然學此尊法的人很多，但能夠修圓滿的人卻很少。修此穢跡金剛法的人可能會變得火氣大，脾氣暴躁；在家、出家若慈心不足而修此法，很可能就會修不下去。可是我修「穢跡金剛法」則是越修越清涼，心中充滿清涼，而且不但不起瞋心、脾氣變暴躁，反而是慈悲心更大為生起，所以我算是很特別的。

我依敬德法師的囑咐，修滿四十萬遍的「穢跡金剛法」，修到最後，由於與本尊相應的關係，在表面上起了暴惡相的同時，眼睛卻會掉淚，心極慈柔：修到起最暴怒相時，常常同時即是心最慈悲的時候，懂嗎？如果不懂，就參一參。當穢跡金剛起大暴惡時，也就是最慈悲、及最精進勇猛的時候。這尊「穢跡金剛」是釋迦牟尼佛的

化身。為何說當他大暴怒時即是大精進呢？因為釋迦牟尼佛可說是所有佛中最精進的一尊佛，所以他才會來我們這娑婆穢土成佛，而其他的佛都在淨土成佛。穢跡金剛為了要保護末法時期的修行人及佛弟子，若不現如此「威猛之相」不行，無法壓伏那些窮凶極惡的邪魔外道、牛鬼蛇神。

我們在施食時不是有唸「曠野鬼神眾」嗎？有一次佛到了一個村莊，不久就聽說當地某處有一個大力鬼，常捉人或牛羊去吃，那個大力鬼長得極其高大強悍，任何人都無法降伏他。於是釋迦牟尼佛便化成一個大力士，其身軀比這大力鬼還要高大三倍，接著現身來到這個大力鬼王面前，當下便把這大力鬼嚇了一大跳，並且作勢要吃那大力鬼；那大力鬼於是趕緊跪下來乞求：「大王饒命！」佛便說：「你要我不吃你可以，但你必須答應我兩個條件：第一、從今以後不再吃人或吃其他眾生。第二、你必須歸依三寶、受佛五戒，從今以後護持佛法，保護佛法行人。」

大力鬼說：「好，大王，這些我都答應你。」於是佛便復其本形，並為大力鬼王授三皈五戒。受過三皈五戒後，大力鬼王便說：「世尊，弟子已答應世尊不再食眾生肉，但今後我將何以為生？」佛說：「這你不用憂慮，自今起，凡有我佛出家弟子及伽藍所在之處，我皆敕

令每日必須施食與十方鬼神，皆令得身心飽滿，故你不須愁慮。」（附帶言之，如前所說，此施食是佛教敕出家眾所修的法，故在家人不宜「越法」而行，因為居家種種不淨，鬼神若得不淨食會反生瞋恚，是故在家眾切莫行之，以免修福不成反招尤。近來有些人教導在家人施食，實是害人、令人犯越法罪：正法弟子不應聽隨其教，免致禍殃——鬼神是不好惹的！）所以施食時，必須唸「曠野鬼神眾」，那個「鬼神眾」就是指這「大力鬼王」等，以上是戒經裡所載的。所以釋迦牟尼佛以千百億化身，及種種智慧方便去調伏、教化剛強難調的眾生。因此世尊臨入涅槃時，還從左心化作最暴惡的金剛，來調伏末法時期一切剛強難化眾生。我雖然學了穢跡金剛法，但卻很少用。因為「愈銳利的劍便要愈少用」，不能將如此銳利的寶劍常常出鞘耍弄。也因為拜穢跡本尊之賜，我才能無心插柳柳成蔭，展轉上了高野山求學東密；故修穢跡金剛法是令我得以值遇東密的主要因緣。

### 三、高野山求法記

我在藥師寺學四度加行，修完之後，因為某些因緣，正賢法師跟我講：「我不帶你去高野山灌頂了，你自己去學日語，然後去高野山求灌頂。」本來正常的慣例是：修法圓滿，師父都會帶弟子去高野山灌頂的；但因緣如是，也無可奈何。

#### 1. 高野序曲之一

我在藥師寺學完了東密的四度加行之後，便想：既已學完法，總是要修法的。然而要修密法，必須要有法壇及法器才行。法壇還比較容易些，因為那時候台灣人工便宜，你若有法壇的尺寸，便可請木匠訂做。而修密法的法器卻必須要到高野山去請才有。台灣那時雖也有一家「山中大佛堂」（東密的佛具流通處），但那裡賣得非常貴，本來在日本法器就很貴了，而在台灣轉售就更貴。於是，我就想辦法要到高野山去請法器。可是我那時候對日語可說一竅不通，雖然我曾在念高二時，有一天不知為什麼，忽然心血來潮，到「青年服務社」所開的日語班去學初級日語，雖很投入地學了三個月，也學會了幾首日語歌曲，但之後就一直未再接觸日文。一直要到藥師寺去學習東密時，才再把初級日語拿出來複習複習。可是僅憑那一點點

日語，鐵定是不夠用的，怎麼去日本請法器？我的皈依弟子中有一位黃居士，他幫我拜託他在日本的范姓朋友。這位范先生那時正在日本留學，住在東京，黃居士請他為我帶路去高野山，而我則負責他的車資及一切旅費。但高野山在大阪市附近，屬於關西地區，而東京則是在關東，兩地相距甚遙。我於是跟他約好在東京碰面，然後一起搭新幹線到大阪，再轉電車到難波，再由難波搭電車到極樂橋（亦即高野山的山下），再由極樂橋搭電纜車上高野山。

因為這位留日學生范先生在那之前也未曾去過高野山，因此也不知道須事先預訂住宿的寺院；我們下了電纜車到了高野山車站門口外，看到有一個亭子是提供旅客各種諮詢及服務的，當時就在那服務亭請服務人員代為安排在高野山的寺院住宿事宜。那天我們被安排住進的寺院是釋迦文院（這件事，後來想來，恐怕也是累劫因緣，而且顯然也是本尊穢跡金剛加持之力所促成的。）釋迦文院的住持叫中西啟寶阿闍梨，我們在那裡住了三天以後，中西阿闍梨於早課後就問我們的來意？我說是要來買法器的。他問我是要做什麼用的？雖然范先生在旁幫我翻譯，可是我向中西先生所講的內容，他並未照譯；而且老和尚對我所講的內容，他也漏譯不全【及今想來，可能是他到日本也不是很久，可能日語還不是很靈光所致】；並且他跟老和尚對談了許久，我也絲毫不知他們到底在講些什麼。後來

中西老和尚問了我一句：「你想學法嗎？」這句話我倒是聽得懂的，於是趕緊回說：「是、是、是！」中西阿闍梨顯然是答應了。不久之後，他就拿了一個很精美的裝經本的包包送給我，並沒特別說什麼。我在高野山總共待了一個星期，除了買法器外，每天到處參拜、遊覽。一個星期之後，我就回台北了。接著便開始積極準備下次到高野山學法的事情；什麼事呢？從頭開始學日語！

## 2. 高野序曲之二——補習日文

那時我已經虛歲四十四歲——年紀不小了。但為了赴日求法，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補習日語。那時候全台北所有的日語補習班，我都去上過課。首先是到城中區的「文橋補習班」，學習初級、中級日文。接著再到「台大語言中心」學習中級、高級，及日語會話班，所有課程都是從頭到尾整個上完。接著再到「地球村」補習，仍然從中級日語讀起，次第完成中級、高級日語。同時，也在「輔仁大學語言中心」補習進階日語；另外也到一家私人補習班補習「新聞日語」。三年多之中，每天全天都在上課，從早上到晚上，兩餐都在外面吃自助餐，早出晚歸，就這樣拼了三年多，而且都是讀到高級班結業（台大語言中心還頒發了結業證書。）然後才再次上高野山，正式去求學密法。這中間當然也偶而上高野山去參拜，但因為語言仍不通，

故也不能學法；這對所有留學生來說都一樣：必須先將留學的語言學會、學通達，才能進行留學的課程學習，即使聖智如空海大師，當年他到中國，開頭也是先在長安補習中國語文，及向印度僧人學習梵文，這是免不了的。又，當年玄奘大師要到印度之前，也都在沿途各個國家跟一些法師學習印度語文（梵文），有時候一停就是好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所以歷代大師求法的過程都是這樣辛苦過來的。等三年多補習日語結束之後，我便再登高野山正式學法。

### 3. 四度加行點滴

接著談我在高野山求法的艱辛過程。我最初於1991年到高野山釋迦文院開始求學東密，然後從1995到1996兩年，老和尚將我送到圓通律寺「真別所」專修「四度加行」等法，最終於一九九六年八月修滿所有課程，得到金胎兩部大法，成為（印、中、日）三國傳燈第五十三世阿闍梨。

高野山學密的過程，實在是很艱苦的一件事，一言以蔽之：「苦不堪言」。圓通律寺的「真別所」是一個以嚴格出名的道場，是專門培養、訓練阿闍梨的教育、修行機構。那時我們一班共三十多個學員中，有好幾位日本學員都因承受不了，而中途退出——實在是太苦了，連日本人都

難以熬過，更何況我這個外國人呢？（當時同班只有兩個外國人：我和一個歸化日籍的美國人）以下略述一些學法中的生活點滴：

### a. 新生報到記趣

從報到那天開始講起。加行的學員報到後，開始分配房間。報到那天等於是在辦理註冊手續，每位學員除了必須繳交學雜費日幣四十五萬餘元之外（我們台灣的出家眾比較有福報，讀佛學院、研究所都不用繳學費），還須繳交三塊抹布，才算完成報到手續。（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我讀小學時，開學那天每人要交兩條抹布，原來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餘習」！）在報到時，依寺方的規定，每位學員須繳三塊抹布（雜巾），而我事先根本不知寺方有這項規定。當初與中西啟宝老和尚見面時，因為他是大阿闍梨，也不可能會注意到這些細節，所以並未事先告知我此事。繳完學雜費後，那位負責辦理學員報到的老師問我：「你的抹布呢？」，我當場就愣在一旁，不知他所指何事；如前所說，因為我事先根本不知要準備抹布，幸虧有一位同學他多帶了兩條抹布；這抹布的樣式跟我們五〇年代所用的一樣，是用新的白色毛巾布對折後，四邊車兩條線，然後再在對角線上交叉車兩條線，如此縫製而成。那位同學很好心，他雖給了我兩條，但還是差一條，我就

拿了一條我擦汗用的小毛巾代替，而且顏色還不是白的，是條綠色的手帕。幸好那位老師放我一馬，笑笑地說：「你比較特別，因此特別容許你通過。」於是讓我完成報到手續。

## b. 獨住個人寮房

接下來是分配寮房。我們這期總共有三十四位學員，有的兩人住一間房，也有三人一房，或四人一房的，唯獨我一人被分配到單人房，所以算是非常特別的優遇。我想這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因為當時我已經是台灣大毘盧寺及美國遍照寺兩寺的住持。第二，因為我所拜的師父中西啟宝是高野山很有威望的一位阿闍梨，當初我毫不知情，完全是碰巧住到中西師父的寺院——釋迦文院。中西啟宝先生於1994年曾來過台灣，當時他正在高野山擔任總本山金剛峯寺的法務部部長，所以在高野山是非常有勢力的。第三、高野山大學的密教研究所的村上宝寿教授，是我在研修期間的個別指導老師，由他負責教我、指導我在高野山的各種修學課程的準備工作；並且我去報到的加行道場真別所的住持是本田隆秋阿闍梨，而村上教授是本田老師的學長，<sup>しんべっしょ</sup>日本人對學長通常是非常敬重的。此外，日本人是注重人際關係的，而我卻瞎闖瞎撞正好碰到這些重量級人物，因此我在真別所修法時，也就極受尊重：本

田阿闍梨私下都把我當朋友一般看待，當然我仍尊重他是我的老師。

### c. 囿於簽證，分段修學

接著，介紹在高野山要傳授密教師資的地方，總共有三處：第一、專修學院<sup>せんしゅうがくいん</sup>；第二、真別所<sup>しんべつしょ</sup>；第三、各寺院私下之授業。除了第三處外，其餘兩處皆是公開招收全國各地真言宗分院所推薦來的學員。專修學院的學員一般年紀較輕，多半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有些是高野山大學的畢業生，繼續到專修學院深造一年。真別所的學員一般說來年紀較大一些，通常都是二十多歲以上，但年紀最大的也不能超過六十歲。真別所的學制分成兩種：「一部制<sup>いちぶせい</sup>」；另外一種為「二部制<sup>にぶせい</sup>」。「一部制」的學員一次四個半月，就必須將全部課程修完；而「二部制」則是分兩階段修完所有的課程。但二部制的總修習時間反而較短，兩次合計約九十多天；而一部制的修習時間較長，約一百三十多天。「一部制」或「二部制」所研習的主要內容大致相同，不過一部制所學的課程內容較豐富。我本來計劃一次就修學圓滿，但因那時台灣跟日本並無落地簽證，我當時雖是拿美國護照進入日本，以觀光的名義落地簽證三個月方式入境。那時候原本打算利用中間休假時，出境後再入境；但事與願違，日本政府的規定不允許於短

期內入出境，怕有人以此當作長期滯留的手段；更何況在真別所修行哪有什麼休假？根本無假可休。以前我在南京東路藥師寺修學密法時，每一階段完成都有休假；但高野山並沒有休假這回事，甯說一天的休假，連半天都沒有；白天讓你休息的時間絕不會超過一小時；如果偶而休息時間較長，超過一個小時，一定會在中間安排一項活動，把你休息的時間打斷，就是不讓你休息得很痛快。

#### d. 草紙火柴自備

經過一番折騰，總算完成了報到手續。頭一天發生的「抹布事件」，其實也不能怪中西師父沒告訴我，因為他是大阿闍梨，哪裡會去注意到初心學員的這些瑣屑事項呢？也因此他才將我託付給村上教授指導我。不要說中西阿闍梨勢力很大，連他的兒子雄泰<sup>ゆうたい</sup>在高野山地位也很高的，雄泰與我年紀不相上下，他在總本山金剛峰寺裡也擔任要職。也因為我所拜的師父是大阿闍梨，職位很高，所以他不會去注意到加行學員修法時的日常瑣碎之事。除了報到當天要自行攜帶三塊抹布外，還有一些瑣碎的細節，他也沒對我說，比如說，要自行攜帶衛生紙及火柴。所幸我隨身攜帶了很多小包裝的面紙，否則頭一個禮拜就無法上大號了。因為報到後一個星期，才能注文（訂購物品）<sup>ちゆうもん</sup>，亦即學員們個人所需的日用品，由寺方一位助教阿

闍梨統籌代為採購，到那時才能登記訂貨。還有，修法時在自己個人的法壇上須點油燈，而點火則須用傳統的火柴，依寺裡的規定，不准攜帶打火機入寺，而我卻帶了很多的打火機，卻沒想到要帶火柴盒（台灣早就不用火柴了），所以帶了那麼多打火機根本都派不上用場，而且那些打火機及其他水果刀、剪刀、相機、收音機等都被寺方收去，暫時代為保管。日本人用的火柴是很大的一盒，台灣根本沒賣那麼大包的火柴盒。因為我沒帶火柴，當大家入堂要去修法時，助教阿闍梨問我：「你的火柴呢？」我回說：「沒帶。」這又是另一件令人尷尬的事，後來他便到廚房去為我先借了一包。還有，修法完畢後，法器必須拿去清洗，清洗完後，必須用另外一條白色毛巾將法器擦拭乾，而我也沒帶這條毛巾。諸如此類，未依寺方規定攜帶東西的情況不少，暫時造成生活及修法上一些不便及尷尬，也有幾許無奈：因為遠渡異國，國情不同，不悉內情，而學員們率皆耳濡目染，互通聲息，所以都深知內情與各項規定，毫無障難。因此更顯出負笈異國留學的學子的種種苦楚，以及其中的艱辛，實難以為外人道也！

### e. 廟參上下山，氣喘行路難

以上所述的這些都還是些瑣碎小事。接下來，報到後的第三天，全體就要去「廟參」。說到廟參，你知道高野

山有座「根本大塔」，真別所全體學員大約每一個星期到一個半星期，修法告一階段後，便須下山去禮拜佛塔。接著，還要去「奧之院」<sup>おくのいん</sup>，也就是空海大師肉身入定的地方去參拜。空海大師，日本天皇封他為「弘法大師」，他入定的情況跟在雞足山入定的大迦葉尊者類似，兩位大師都未圓寂，而是入甚深的禪定。他不像禪宗六祖大師那樣圓寂後成肉身菩薩。因為弘法大師在「奧之院」入定，所以一切加行者修法每到一個階段，寺方就會安排學員去參拜弘法大師。如何參拜呢？因為真別所是在另一個山頭的頂上，距離高野山的市中心區，以及奧之院都相當遠，如要到山下的街上，必須先上山經過一個山門，然後再走下山來。所以去程是先爬山再下山；反之，回程時也一樣是先爬山再下山；因此來回就要爬上爬下兩趟，不是一般所認知的去時下山，回來上山，那樣便沒那麼辛苦了；而是去時要爬一次山，回來仍要再爬一次山。而且山路崎嶇、狹窄、高低不平，十分難行。你若說那山上沒有路，可是它明明卻又有一條非常起碼的山路在那兒；你若說有路，而那路又完全不像條路，坎坎坷坷、崎嶇拐拐，忽上忽下，且大小石頭嶙峋亂佈，非常難走，十分累人。若遇到要廟參時，說句難聽的話，就有如一隊殯葬者行於山中隘道一般，我因年紀大些，加上氣喘病突然發作，常常腳步幾乎無法跟上。

廟參時通常共有六位助教帶路，而那位住持<sup>わじょうさん</sup>攀田和上並未一齊去。很奇怪，他們幾乎每個人走路的速度都非常快，我都很難跟上。我年紀比較大些，其他的同學，除了四、五個與我年紀相若，而有一兩個比我大，約五十多歲，但大部分學員的年紀都在三十歲左右，並且很奇怪，不論老少，他們一律腳程都很快，可說是輕鬆自在，有如在郊遊一般，絲毫不為上山下山所苦。如果是在十年前的話，這些人的腳程恐怕不能跟我比，但現在年紀大了些，只能提提「當年勇」，是不是？不要說我年輕、二十幾歲時的情況，即使我在三十幾歲時，也是健步如飛，因那時身強力壯，但現在四十多歲，近五十歲，已然不如年輕小伙子了。下山後，三十多人便在指定的山腳下一間小廟裡換裝，將爬山時所穿的作務衣（出坡服）換成莊嚴法服，且將雨鞋換成日式木屐（<sup>さくむえ</sup>下駄），然後整隊上街。於是乎，一隊人馬浩浩蕩蕩地，循著街道邊的石板人行道上，吱吱喀喀，三人一橫排，隊伍嚴整，快速昂揚行進，步履十分輕快，陣容好不威武莊嚴！上次你們跟我去三義時，我走得很快，對不對？但我們在廟參時大隊行進的速度，大約是我們在三義時的三倍快，我常常必須用一些小跑步，才能跟得上隊伍。再說，你若於廟參當天是「食事當番」（輪值營齋）的人，於廟參畢，還得於山下小廟換裝完後用跑的領先回去寺裡。為什麼要用跑的回去？因為須

比別人先回到寺裡，好為學員們準備吃的、喝的，有時候還要準備外界所提供的「大眾供」，例如冰淇淋、水果、甜點等等。

## f. 初次廟參記行

現在來說一下第一次廟參的情形。你知道，那時我的日語還不是很好，上課學習還可以對付，難就難在日常生活的對話；因為學法有法本，而且有一定的範圍及內容，且用語比較正式；但會話則海闊天空，且他們常用些俗語，故常很難懂。剛開始時常常聽不太懂他們在講些什麼。而且老師完全不用麥克風，如果要交代事情，幾乎都是在用齋完畢要迴向之前說的；例如說：今天上午十一點鐘就要出發去廟參，大家該帶什麼法衣，例如「くろえ黑衣」（即黑海青）、「にようほうえ如法衣」或袈裟（亦即九衣，黃色袈裟，日本人都把袈裟稱為如法衣）、「はくえ白衣，或作務衣——這跟我們漢僧平日穿的短衫褂差不多，而在真別所穿的作務衣則是黑色的。我剛開始時誤以為阿闍梨要大家穿的「くろえ黑衣」是指那套黑色的作務衣（短衫褂），因為同樣都是黑色的。所以初次廟參時，我就沒帶那件「くろえ黑衣」，一直到山腳下那間小廟，大家在更衣時，領隊的助教問我：「你怎麼沒有那件『くろえ黑衣』呢」？我回說：「我不知道要帶。」他便臨時幫我去旁邊的寺院借了一件「くろえ黑衣」（黑

海青)給我。然後告訴我要洗乾淨才能還給人家。我回說：「好好好。」等到廟參畢回去後，我正想用洗衣機洗時，領隊助教告訴我說：「不能自己用洗衣機洗，而是要拿去洗衣店洗，洗完才能還人家。」

大家在廟參出發前都穿那套黑色作務衣、雨鞋，帶著法衣、法本、念珠，用一條包袱巾（稱為「風呂敷<sup>ふろしき</sup>」）包著提在手上，還帶一把雨傘，以防中途下雨，上山下山時都穿那套黑色作務衣。如此順著山路，來到山腳下的小廟後，便很快更衣，內外換成莊嚴的法衣，再穿上日本木屐，大家排成兩行，急行前去作「廟參」。到了一個目的地後就先問訊，然後念誦諸真言；在不同的地點就念不同的真言。回程到了山腳下這間小廟時，再換回作務衣，而將法衣、法本、念珠等再打包好。

### g. 東密法衣，莊嚴威武

依真別所規定，在不同場合須穿不同的法衣：用餐、修法、廟參、作務等都有不同的法衣。東密法衣中的「偏衫<sup>へんざん</sup>」很難穿，帶子很多，很難打結，尤其是背後有四條，其中兩條要抓到前面與前面的兩條左右交叉，各自打結；直到現在偶而我還是會抓錯條，我示範一次著衣的動作給你們看看。要用齋時須換這套衣服，叫作偏衫；中西師父也沒教我怎麼穿，我身上所穿的這套是上次去高野山

才買的。當時完全不知道要穿這套偏衫。我在藥師寺正賢法師那裡學法時，也沒穿偏衫；好像在台灣學東密的都不見有人穿偏衫。這偏衫上衣的鬚鬚（ひも，束衣帶）有很多條，光是抓這些束帶就不知從何抓起才能比較快。這件「<sup>くろえ</sup>黑衣」（黑海青）只有在大法會、早晚課、廟參、以及受戒時才穿，平日修法大都穿這套偏衫。這套法衣最先開始穿時簡直是我的冤家，十分難穿，後面是這樣，好多條束帶，穿起來之後儼如古代日本武士一般。

更換法衣須在一分鐘內完成才來得及，因為一分鐘未到，用齋的鐘聲就「噹噹噹」響了起來。所以開始時，我最害怕的便是吃早餐前的準備時刻，在一分鐘內必須要倒完水、並完成更衣，有時其他學員都已經上桌了，我還在為穿偏衫而手忙腳亂，很難抓到正確的束帶，而這些束帶都短短的，又在背後、看不到，也摸不著，怎麼抓呢？且常一抓就好幾條。常常為了更換偏衫而遲到，怎麼辦呢？於是，約一個禮拜後，我自己想了個辦法：我自己縫了兩條特製的束帶，將背後那兩條接長，然後我就將這些束帶全加以編號，由零號開始編起，這兩條有長鬚的編為二號。但怕被人笑，我就將這些束帶塞在口袋裡。一直到我離開「真別所」時，我仍未抓到訣竅、以便穿得快些。這兩條新加的束帶，若不小心拉斷了，那就很難穿了。中西師父請人介紹的僧服師傅顯然並非很高明，同學們過日後

的結論是：那件偏衫不知那裡縫錯了；怪不得不論我怎麼穿，都不太對勁。這件事就這樣作罷了，當時只能將就地加以克服，等以後再訂做一套好的。

廟參時還有一個道具，就是日式木屐。我這雙木屐是中西師父送給我的，是舊的。有一次，這雙老木屐在前往廟參的途中，右腳那隻從中間裂開了，只剩下一小部分若斷若續，幸好並未完全裂開，變成兩半，否則便不知要怎麼走路了；那次廟參我便這樣極其辛苦地熬過了全程。

【按：那雙木屐現在掛在大毘盧寺二樓樓梯口的牆上，以為永久的紀念。】

## h. 真別所的拖鞋

在高野山修行實在很緊張，真是緊張個半死。剛到的時候，連續四天都未解大號，當年我大學畢業後服兵役在「衛武營訓練中心」，也不過兩天沒解大號而已。到後來，漸漸適應了，就能兩、三天解一次，最後漸歸正常。那種緊張的程度，由此可知一斑。接著，第三天，天氣驟變，氣溫突然直轉而下，天寒地凍到讓人受不了，尤其是頭部及腳部覺得非常冷，晚上睡不著，所以我就在半夜裡起床穿了一雙毛襪。修法時通常都是穿白襪（足袋）<sup>たび</sup>的，再穿上室內拖鞋（スリッパ），寫上自己的名字。每位學員所穿的拖鞋，其形狀及大小都是一式（one size），不

管你的腳丫子有多大或多小，所有學員都穿常住所提供的同號的拖鞋；所以那位美國同學（學員中，我與他是僅有的兩個外國人），身高約一百八十七公分，腳掌很大，但也一樣穿同一號的拖鞋，因此他幾乎有半個腳掌是露在拖鞋外，你看那要怎麼走路？所以真別所有些規定並沒有顧到實際的狀況。而且並非只有拖鞋同一尺碼而已，更絕的是：不管你胖瘦高矮，每個人都穿同一尺寸的法衣。至於吃飯，也是如此：早餐都是一碗粥，不管你的個兒大小、胃口大小，統統都是一碗大約同量的稀飯，也不管你吃飽沒吃飽；但依規定也不能再添飯——因為齋堂用膳中並沒有人「行堂」。中餐也是每人只限一碗乾飯，每個學員所用的都是一式的碗，裝大約同量的飯。如能吃得飽最好，吃不飽也無可如何。然而，也不能有任何剩飯剩菜，每個學員都必須把碗盤裡的飯菜吃光。

話說回頭，我在開訓後的第三天夜裡，因天寒地凍，我爬起來穿了一雙毛襪再睡。第二天，一大早四點鐘起床，盥洗完畢後開始去「瑜伽道場」（真別所的密教修法殿稱為「瑜伽道場」）修法。修法結束後上「本堂」（大殿）作早課；早課結束後，學員們方與老師互道早安：お早うございます。這時一位監事老師突然對著我說：「游さん！」、我答說：「はい（是）」、「你的足袋（白襪子）呢？」我一看，才發現我仍然穿著昨夜起來穿的那雙

黑襪子，忘了換下來。因我穿了不同顏色的襪子，不符合規定，這位監事老師很不高興，怫然將領眾用的兩塊「警眾木」（タク）用力擺在桌上。那時我覺得非常難過，由於穿了不同顏色的襪子，雖很保暖，但穿上拖鞋後，若沒注意細看，根本就看不到你穿什麼顏色的襪子。這雖是一件小事，但也可見負笈異國，文化迥異，短時間實難完全適應，因此有種種的挫折與考驗，幸而諸佛菩薩及本尊加持，也都能迅速調適過關。

### i. 正座終日，痛不可言

昨天有些人沒來參加法會，沒學到；現在我再教你們一次日式（其實是唐式）的正座<sup>せいざ</sup>，即先長跪，然後坐在自己的腳踝（腳跟）上。（所謂「正座」原先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中國古時都這麼坐，因為那時還沒「椅子」。只因日本人一直把它保留傳承下來，而中國早就不這麼坐了，我們反而把它稱為「日式坐姿」，這與日式房屋（其實是「唐式」）日式紙門、日式木屐等都一樣。我們在真別所修法時，打從第一天起，每天總共至少要正座八個鐘頭以上。不論念經、修法、聽課，都必須正座，吃飯時也是正座用膳。開始的第一個月，除了睡覺、出坡外，幾乎其他所有的時間都在正座！真別所齋堂中間放了一條極長的矮餐桌，餐桌兩邊木製地板上各舖了一長條草蓆，因為

整個齋堂全都是木地板，而這兩條細長的草蓆比我們大毘盧寺的座墊還窄一些。但我跟你們說，那條草蓆厚約一公分，寬約四十五公分（一台尺半），且在前後的邊緣各縫了一條布邊；正座時，你的膝蓋並非跪在草蓆內，而是正好跪在前緣凸起的縫邊上！而且後面的腳背也正好壓在後緣凸起的縫邊上！因此格外疼痛難受。因為草蓆底下是硬木板，而你若跪坐著吃飯，至少約須半個鐘頭左右才能結齋，但到了差不多二十多分鐘時，你的腳就幾乎完全失去知覺了；這還不打緊，因為腳背頂在草蓆的凸起處，故腳背會陷下去一條溝，而開始劇痛。你若將你的腳抬起來看一看，就會發現我們的腳背骨一般多半會拱起來一塊，對不對？而且我發現我那塊突起的「腳背骨」好像比大部分日本同學的高一些，因此我若跪在硬的地方，那塊骨頭正好頂在那裡，那種痛，說真的，簡直是痛徹心肺，令你欲哭不得。

就這樣，在真別所每天至少正座八個小時。而且，來高野山之前，我一輩子從未正座過，中西阿闍梨也未告訴過我說：「你到真別所，是經常要正座的。」因此我毫無心理準備。甚至我先前去釋迦文院隨他作早課時，我也都是單盤，而他也從未糾正我，因此我還以為作早晚課時可以單盤。直到前年（1994）年元月，我去考試，那一次他才跟我說要正座，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真別所規定一律要

正座。頭三天，實在無法忍受，心想這下子非捲舖蓋不可了——且回家好好將正座練習好再來！後來很勉強地熬到了一個星期，那期間，其痛苦，簡直可說是到了死去活來的地步，每天都痛徹心髓，難以言喻，欲哭無淚。

正座之痛與打坐的痛很不一樣：如果我們單盤打坐，腳痛時，只要將腿稍微鬆動或放下來，就不痛了；但正座你卻無法於座中改變坐姿以減少腿痛：你若膽敢投機取巧，屁股直接坐在地上而不坐在腿上，任何人一看就一目瞭然，因為你的姿勢比別人低太多，因此你絕無法如此投機取巧。若你身體稍為歪一點，別人也一看就看出來了。然而即使變換姿勢，也不能使你的疼痛絲毫減少。跪在地板上跪久了以後，因為血液循環不良，肌肉筋骨十分疼痛，因此你往往會試著歪向左邊或右邊，這樣雖然右腳或左腳會暫時稍為好過些，但這麼一來，因整個身體重心所壓住的另外一隻腳便會變得更痛！假設你先歪向左邊而將全身的重量壓在左腳上，接著不久，你的左腳便會感到劇痛，於是你就會趕快再歪到右邊；但這樣反反覆覆、歪來歪去的結果，常常就會扭到筋！一旦扭到筋，便更加受不了，而得趕快換壓另一隻腳；而另一隻腳如果又扭到筋，於是僅管你不斷地歪來歪去，結果反而愈來愈疼痛難當。但如果你一點都不歪，是否就不痛了呢？不歪也是痛！而歪會有什麼好處呢？一點好處也沒有！你若歪左邊，結果

便左腳劇痛；你若歪右邊，便右腳劇痛，而同時左腳的劇痛卻毫無減輕；並且身體歪一邊坐久了以後，腳踝及膝蓋還會因為偏扭一邊而受傷。幸好我從台灣帶來了一些「正骨水」，好幾個同學腳踝受傷、或膝蓋受傷，都腫起來，我就拿著藥酒去幫他們推拿。

在真別所，我們如果修完一座法之後，如廁時，同時站在隔壁便斗的同學，常常為了寒暄一下，大致都會問兩件事：「腳痛不痛呢？」（足痛あしいたいですか？）這時對方一定都會答：「哇，痛痛痛，好痛！」（痛いたい痛いたい！）。還有就是問「肚子餓不餓呢？」對方也一定回答：「餓呀！好餓喔！」這兩組對話就是同學們碰面時，最常見的互相「問訊」。一天到晚不論何時，碰面就問這兩個問題。而且，每天晚上在大澡堂洗澡的時候，每個人一看到別人的膝蓋都一大塊紅紅的，就會問：「腳痛不痛呢？」對方回答也一定是：「啊！好痛呀！」有一次我向一位日本同學請教關於正座的問題，雖然他已經出家八年了，但他跟我說，他對於整天正座也是不能習慣；因此我就知道：即使前些時，我真的先回台灣練習一年半載的正座再回來修法，大概也不怎麼管用。更何況他還是日本人，平生應有不少正座的機會，而我們華人則一輩子從來都沒正座過，所以對我們來說，那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再說，不只我一個人喊痛，全班學員每個人下課時都此起彼落，連聲

喊：「<sup>あしいた</sup>足痛い、<sup>あしいた</sup>足痛い」。若做完課要起來禮佛時，大家都好像變成跛腳鴨一般，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由此你可想像個中滋味。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辛苦呢？故事要講，就把它講全：腳痛的高潮大約是在受訓一個半月到兩個月之間，在受「密教戒」的那三個早上，跪得讓人不只心中連叫「阿娘」而已，恐怕連爺爺、奶奶都快喊出來了；痛得在晚上連用正骨水推拿都沒什麼用，本來平日正座十個鐘頭都已經受不了了，而受密教戒這三個早上則是additional（額外、附加的）。平時凌晨三點半起床，但要受戒那天則要一點半就得起床。一點半起床後，去浴室沖冷水；沖完冷水後，著衣、集合到佛堂（瑜伽道場）開始修法。修法中共用兩種姿勢（亦即修不同的法，便採用不同的坐姿）：一者單盤，二者正座。對我而言，單盤沒問題，但對日本學員而言，他們並不習慣單盤；因此這等於是說他們要痛兩次，而我則只痛一次。但那三天大家都非常辛苦，早上一大早起床，就喊腳痛，接下來受戒時，本來平日上早課時是在大殿中塌塌米上正座，那塌塌米上面舖了一長溜薄如蟬翼的紅地毯（我生平沒看過那麼薄的地毯！）雖然僅是薄薄的一層，但也聊勝如無，地毯至少比塌塌米要柔軟些。可是受戒那三天，從日本全國十方而來的學員總共有三百多人，有地毯的地方是保留給戒師用的。偏偏日式場

塌米編得十分紮實、非常硬，比台灣製的硬得太多，我們跪在那裡連續兩個鐘頭都沒休息，跪到後來痛得全身直冒冷汗；我因為腳一時撐不住痛，身體稍為歪了一下——立刻知道：糟了，扭到筋了！當時就想：不知明天該怎麼辦？當此之際，突然間，一個念頭閃過，我想到「穢跡金剛」！我那時就於心中對金剛菩薩說：「你要負責任！你把我引到這裡來，讓我在此受苦受難，卻把我丟在這裡，就不管了——你要負起責任！」於是自從那一刻起我便開始祈求穢跡金剛，並暗誦穢跡金剛咒。第二天我就念了一千遍的穢跡金剛咒。那個咒很難念，一千遍要念好久。說也奇怪，真是不可思議：第二天受戒跪坐在那裡時，我突然間體驗到：若腳痛時，坐姿中有某一個角度，可讓你不太費力地撐住全身，就好像我曾教你們站樁（蹲馬步）時，膝蓋彎曲到某一個角度，便可以讓你不太費力自然地撐住，因此馬步可以蹲非常久也不累，甚至幾十分鐘、一小時以上都不成問題。其實我早覺得應該有一個角度跪著會較不痛，只是沒靈感、抓不到那個角度：諸如兩個膝蓋要分開多寬、兩隻腳丫子要距離多寬，兩腿要如何擺才剛好成某一個角度，可以讓腿減輕受力及疼痛等等，但這之前總是抓不到要領。所以正座起來一直都非常痛苦。而那天就是因為已念了穢跡金剛咒一千遍，然後，我之前不是跟你們講過「穢跡金剛起大暴怒、最大勇猛時，也就是他最

大慈悲的時候」嗎？因此當你遭遇極大煩惱時，就要靠這一尊！你一直不斷持念著穢跡金剛咒，就能體驗到穢跡金剛的這個心要（心秘密），從而能令你頓解當前的困境或危難。所以第二天我居然很「意外」地對付過去了！到了第三天早上，我念了一千五百遍的穢跡金剛咒；我深知：若那時不起大勇猛心，必定無法圓滿這次的求法了！因為那時我的腳已扭傷了。幸好，乘著本尊的威神之力，我在腳傷之下，居然也能順利地過關！

## j. 快速拜佛，汗流夾背

除了正座之外，另一件在高野山修法的痛苦，即是拜佛。剛開始前三個禮拜，學員必須禮佛（禮三千佛名經）。在那裡拜佛並非像我們一般慢慢地拜，讓你慢慢觀想，拜到最後身體會輕起來——完全是兩回事！我們報到後的頭一個星期，一天要拜三次，而且是隨著助教所敲的警柝之速度拜【註：柝木（タク）係兩塊長約十五公分，寬與厚兩公分見方的硬木，即有如戒場中戒師用來拍案的「驚堂木」，不同的是：驚堂木通常只有一塊，而真言宗的警柝卻有兩塊成為一對，用時兩塊對擊，當作口令一般。】助教每敲一下警柝，你就必須拜一下。後來我估算了一下，大約我們在心中很快默數，由一數到六時，助教就會敲一下警柝；也就是說：大約每隔三秒鐘的時間，就

必須拜下去再站起來。每個人都拜到汗如雨下，幾乎喘不過氣來。當時大多數同學的年紀都較輕，而我已四十幾歲，自不能與這群年輕小伙子相比。拜完一百零八拜後，就幾乎快死掉了，大家都氣喘如牛。但我卻另有一個大問題：在我念小學一、二年級，差不多是八、九歲時，不知如何，忽然得了氣喘病。兩年後一半由於稍長大，一半由於運動的關係，氣喘病就自動好了。但是相隔約四十年，去年到高野山偶然受到風寒，卻導致這個最令我恐懼的宿疾復發！所以在高野山每次若劇烈運動，或受到風寒時，就會上氣不接下氣，幾乎快要氣絕了，這是在高野山最為痛苦之處。每次禮佛或爬山時，經常會上氣不接下氣。有一次在禮佛時氣喘病發作，一直猛咳嗽、吐痰，非常難過，幾乎就要氣絕了。還有一次在睡覺時，到三更半夜，突然間氣喘病發作，咳了一整晚，且一直吐痰，整盒面紙都用完了；另有一次廟參時也是氣喘病發作，那時因為爬山劇烈運動，而且山裡寒氣很重，一經劇烈運動，肺活量增加，猛然吸進冷空氣，就導致氣喘病復發，這是在高野山所受到的最大考驗，幾乎可說是多度瀕臨死亡的考驗，但都因堅持意志且在本尊的加持下，勉強撐了下去，所幸終究能完成全部的修法。

【附及：當我在高野山修法，卻突然好像沒來由地，四十多年前孩提時的宿疾，居然會在這時復發！讀者諸君

須知：那孩提時所患的氣喘病，共約兩年，乃是我一生最大的夢魘之一！因為雖然罹患重病，呼吸困難，晚上無法入睡；但因家貧，也不曾去看過任何醫生，只有任憑病魔肆虐。其後由於不斷年長與運動，身體早由幼時的羸弱而轉為健壯，且成為多種運動之能手；昔時病弱的磨難，早已離我遠去。那麼為何於此時此地這可恨的氣喘病會再「適時」出現呢？而且，在往返高野山求法的那幾年，那病魔一直跟著我，從未離開一步；也曾到處看了很多醫生，但都藥石枉效。這要命的氣喘病，到了我四度加行圓滿，即將要受「金胎兩部傳法灌頂」的前夕，病況忽然又大為沉重，達到前所未有的痛苦的高潮！徹夜不能躺臥睡眠，通宵不寐。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在灌頂完，我紹繼了如來真言密教「三國傳燈」五十三世阿闍梨位之後，這氣喘病況就逐漸舒緩，乃至到了整個修學課程圓滿，回到台灣時，僅在一個月之內，居然不藥而癒！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因此，對我而言，這可說印證了兩件事：一、我去求學東密時所受的身心之苦，固然是我個人的業障現前；二、但更嚴重的是，我在高野山受病魔摧殘，及身心上承受無量苦楚之際，我當時就憬然覺知：因這如來無上密教，在中土早已滅絕一千多年，而且它之所以滅絕，並非它自己自然滅絕，而是中土的眾生，歷代再三不斷地惡心去毀滅它；因此中土的眾生，對於此無上密教，皆背負

了極大的毀法共業；由於因緣果報所致，中土之人（包括台灣等地）早已因毀法的共業，喪失了受持如來無上密法的資格，理當於此無上密教，不能聽聞、受持、獲益，以眾生共業如是故。然而我卻發心，不但要去高野山求學如來正密，而且還發心要令此正密再度昌隆於漢土，並且令它回復到漢僧身上——客觀言之，此發心固佳，偉則偉矣，然而漢土之人千年以來不斷毀滅、禁絕佛法，這個罪業誰來承擔？——難道世間就沒有因緣果報？試想，整個民族歷來不斷謗佛毀法，卻依然能受用如來無上法教之益——如來法難道可以任你要學就學、要毀就毀嗎？世間就這樣沒有因果、公理嗎？因此，既然你發心要令這個於如來法中，曾一再造作毀法大罪的民族，令它重受如來法教之益——那就由你來概括承受吧！由你來承受中華全民族千年以來毀滅密法的罪報吧！我在高野山深受大苦時，即有這種覺知與自覺，但也因有此自覺，故我當時並非「糊里糊塗地受苦」，而是有知有覺地在承受；並且，當我在如是承受時，也一直作如是想：「只要密教能回復到漢僧身上，能於漢土再度昌隆，令一切有情悉速得『安樂』——究竟安樂，我即使受苦，也是值得，也在所不辭，心存歡喜，無怨無悔。」】

## k. 食事當番，睡眠不足

在高野山每個參加「加行」的學員都必須「當番」（輪值），我們真別所三十多名學員共編成十個班，每三或四人為一班；我們那班共有三名。每一班輪值的範圍包括「じきじとうばん食事當番」（營齋）、「こうけいとうばん香華當番」（準備香華）等。「食事當番」的同學主要為負責準備三餐。每週通常是先輪到「香華當番」，次日再輪到「食事當番」。「香華當番」職務比較少，即每次在大眾修法之前，負責去大殿準備法壇上的香與花、及阿闍梨密壇上的香爐及手爐中末香、六器中的檜花等，以及每位學員修法所必須的檜花（「檜」，日語讀作スキミ），且將末香裝入大殿的香爐及手爐內，然後打掃「香華場」（也就是大家修密法時裝末香、剪花的那個枱子），作過的人就知道那是很費工夫的。不只是裝阿闍梨密壇上的，還要裝自己的「檜花」及「香粉」。

「香華當番」的次日即輪到「食事當番」，這是頗令人心驚肉跳的一項職務；雖然表面上主要任務是營齋，但除此之外還很多附帶的工作要做。平常我們大毘盧寺法會時，營齋組在廚房煮菜作飯即不用去參加法會或修法，但在高野山不同，除了免早晚課外，其餘所有的修法，都一律照做，不能因當天營齋就可不用修法。所以可說營齋是

「附加」的，除了自己修法外，還要為全體大眾準備三餐以及作供佛、出食的準備。因此其他學員平常是清晨三點半起床，而「食事當番」的人，也就是營齋組，則必須兩點鐘就起床。起床後先去取「闕伽水」（讀作Aga水），然後當番者三人提前先入壇修自己的功課（當天的第一座法）。修完法後便開始去煮稀飯、切「沢庵<sup>たくあん</sup>」（日本泡菜，通常是黃色，由白蘿蔔醃製而成；日本人通常早餐都會吃兩片，這是他們早餐的習慣）。營齋組自己修完第一座法後，就必須打掃整理廚房、齋堂，並準備大眾早課時供佛的香燈及供佛飯。接下來，用完早齋後必須清洗餐具碗盤。他們洗碗盤不是像我們用水沖幾下就好了。日本人做事非常仔細，雖然吃稀飯不太可能有什麼油垢，但依規定還是必須用清潔劑洗碗。一旦用清潔劑就比較難沖洗乾淨，必須先用熱水洗一次，再用冷水沖洗兩三次才能清洗乾淨。碗盤洗乾淨了之後，還必須再用熱開水燙過，然後再將碗倒扣著放，稍後再用白色乾抹布將每只碗一一擦乾，必須清洗得完全乾乾淨淨，所以光是洗個碗就花了不少時間。筷子也是一樣的步驟：清洗乾淨了，必須用熱開水燙過，然後再擦乾，才能收起來。而這些「作務」雜事都是修法以外額外加上去的。

吃完早齋，食事當番的學員還必須比別人提早十分鐘進壇場去修法。所以你必須趕緊修。我們一天修幾座

法，你知道嗎？日間大大小小的法加起來總共有七、八座法，再加上早課、晚課、出食，這樣就是十一個法。這樣還不打緊，早晨吃完早齋，給你三十分鐘休息，然後便是出坡時間：擦地板。在高野山地板每天要擦兩次：早齋、午齋後各擦一次，而且擦地板都是跪下來、趴在地上擦的；不像台灣人都是拿著拖把拖地。在日本幾乎沒有人用拖把，都是拿著抹布跪下來擦，每人一個水桶。擦拭的範圍包括地板、佛案；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出坡」。如上所說，早齋後打掃一次，午齋後給你半個小時休息，接著又要打掃；所以課程排得十分緊湊，緊的不得了！一直要忙到晚上八點，然後辦理「當番」交接，移交給次日「食事當番」的學員，交割的事項包括：豆腐剩下多少塊，鹽、糖、米、味噌還有多少……等，都必須在助教的監督之下逐一清點、移交；交割完畢，當場並交待下一班，希望能將尚未煮完的菜優先用掉，等諸事都交割完畢，才能去洗澡。等到晚上九點鐘大家都洗完澡、要去睡覺了，食事當番的學員還有一個「餘興節目」要作：就是清洗大眾澡池（風呂間），那時實在已經是累得快不行了，還得清洗澡堂。日本人在衛生方面實在是太講究了，除了清洗浴池外，地板也要清洗、並且還要用抹布擦乾，連牆壁上的水珠也都要擦乾，天花板的水氣也一樣要擦乾！澡池當然更要清洗得乾乾淨淨。不像我們台灣人，我們知道只要將

窗戶打開，冷風吹進來，浴室就自然乾了，這樣不是很方便嗎？但他們不能這麼做——怕有灰塵吹進來！凡是手夠得著的地方，須用手去擦拭；即使手夠不到的天花板，也須用一支長刷子包著一塊抹布去擦拭。等全部都清洗、擦拭完畢，最後還須將浴池外的地板也抹乾，然後請助教阿闍梨來檢查。等這些事都全部完成的時候，大都已經是半夜十一點半左右了，有時候甚至還會拖到十二點左右。不過，不論如何，第二天你仍然須於清晨四點鐘起床。這還不打緊，在修「護摩」的時候，全體大眾都必須比平常再提早半個小時起床，也就是三點半就須起床；而食事當番學員則必須比大家更提早一個小時，也就是說兩點半就須起床！因為他們須為大眾準備修護摩的用品及供品。所以，若兩點半起床，一直到十一點鐘就寢，最多只有三個半小時的睡眠時間。有時遇到要修比較長的法時，則食事當番的學員便須於子夜十二點就起床：前一天九點就寢，子夜十二點起床，睡眠兩小時，一直要忙到晚上十一點鐘左右，你看這之間要工作多少小時？將近二十一個小時！所以，在高野山真別所修行還必須忍睡眠不足之苦；因此，從開訓到結訓，大家天天都直喊累。所以我在高野山的前三個月中「自然」瘦了五公斤（他們浴室裡放著一個磅秤，以供學員量體重）。

## 四、高野秘辛趣聞

### a. 權充小老師

好了，現在講一些比較鼓舞性的事給你們聽。我們在真別所修法時經常有考試，例如考唱讚子，那是密教的讚子，每一首都必須通過考試。有的學員若考不過，便跑來請教我，於是我便私下成了小老師，替幾個同學惡補，教他們如何唱誦。我們也要考背誦經文及真言密咒，有些人不會背，就私下來請我教他們如何背，其中有一位同學名叫辰巳（タツミ，讀如「塔滋米」）的學員，有一天我們在出坡擦地板時，他突然問我說：「游桑（桑，日文さん是Mister之意），你有神通嗎？」我說：「沒有啊！我哪有神通?!」他說：「真的嗎?!」這位塔滋米さん就是在背「護身法」時背不起來，未通過考試，後來我教他如何背，因此他非常感激，所以我們交情變得非常好。又有一次在擦地板時，他又對我說：「游桑，我偷偷跟你講：我有神通吔！」我說：「真的嗎？」，他說：「對！但請不要跟別人講。」，然後附在我耳邊講：「我是難陀龍王（ナンダ  
りゆうおう龍王）來轉世的。」當時我心裡在笑：你一定是在作夢！我問他：「你怎麼知道的？」於是他立刻將上衣脫掉，讓我看他的背部。他身上的毛很多，彷彿形成一個pattern；然

後他又說他是龍王轉世的。我真想問他：你既然是龍王，應該很厲害、很聰明才對，怎會考試通不過呢？後來我一想，也有道理！因為龍屬畜生道，畜生是主愚痴的呀！怪不得考試難通過。此後關於塔滋米的故事很多，下面會繼續講述。【附及，講到當「小老師」，我可說是經驗極為豐富的：遠在中學時，從初二開始，每當月考、期考將近時，因為我英文好，同班學員便常會幾個人聚在一起，請我「開班」為他們惡補重點。乃至出家後，去受三壇大戒時，在戒場中，也有許多戒兄弟請我為他們講授習禪之法。】

## b. 高野八忍功

現在來講一件事：我們在高野山修法必須修忍。修什麼忍呢？修「高野八忍」；頭一件就是「忍餓」。早上大家全都只能吃一碗稀飯，此外再加兩片「沢庵」<sup>たくあん</sup>（醃漬的黃蘿蔔），一粒酸梅、以及兩三片海苔，這就是早餐的全部內容。中餐則大家都是一碗乾飯，一碗味噌湯，以及一點醬菜，這就是每天中餐的所有內容。而且，如果有一天你運氣不好，碰到食事當番的人，在盛飯時碰巧分配得不是很平均，（因為在分飯菜時，時間都很趕，動作要很快才來得及，因此分配不均通常並不是故意的。）這時，如果你那碗飯正巧少盛了半杓或四分之一杓，那麼你那頓

飯就更吃不飽了！接下來，上半天或下半年便得挨餓了。所以大家每天不是喊腳痛（足痛<sup>あしいた</sup>い），要不然就喊肚子餓（お腹<sup>なか</sup>すいた）。還好仍有藥食可吃，否則真要餓扁了。在高野山，也是依漢傳佛教正統，晚餐仍稱為藥石或藥食（藥食<sup>やくじき</sup>）。藥食的飯量較早午餐稍為多一些，而且吃完一碗飯可以再添。

所以在高野山修法，天天都須忍飢，並且還須忍渴。為什麼說要「忍渴」呢？因為每天早上一起床，接著便要去修一座密法；修完法後，馬上又要進大殿（稱為「本堂<sup>ほんどう</sup>」）去作早課（早課稱為「朝勤行<sup>あさごんぎょう</sup>」——我在未去高野山時，問許多補習班的日語老師，包括日本人「早課、晚課」日語怎麼說，他們都不知道！——又「晚課」日語稱為「夕勤行<sup>ゆうごん</sup>」或「夕勤」。又，「早晚課」又合稱為「御務<sup>おつとめ</sup>」。）中間完全沒有休息。作完早課，接下來又要馬上換衣服去打掃（「掃除<sup>そうじ</sup>」）；打掃完畢，馬上接著就敲鐘，再換裝（「着替<sup>きかえ</sup>」）進齋堂用早齋。而這中間都沒有一點休息！所以你一大早起床後，絕對不能喝水！你若喝了一杯水，在這不停地修法與其他活動的三個小時之間，你完全沒空去上廁所，所以一早起床後，所謂「喝水」，都只是沾一沾唇而已（完全說不上「潤喉」！）好像是在品嚐沙漠甘泉一般，點到為止，因為你即使只多喝了一點點水，就得多忍一些小便。而且，不只忍小便——還

須忍大便！若要上大號，就必須利用早餐吃完後的短暫時間，大約七點半左右，從掃除結束（掃除終り）到下一堂修法之間的片刻。提到吃早齋，簡直有如在救火一般，全部過程迅疾無比，全體大約在十分鐘之內就都完事了！每天大約早上七點三十二分左右開始用早齋，不到七點四十分左右便結齋（其實眼前只有一小碗稀飯，兩片泡菜，一顆梅子，哪有什麼吃頭？當然三兩下就清潔溜溜！）接著八點半開始修法。如果遇到修法的「正行」時，在七點四十到八點半之間，每人必須先去「水行」（沖冷水）。又，沖冷水之前最好能先去上個大號，否則沖完冷水（「洗淨」之後）就不准再上廁所了，也不准再吃任何東西，甚至喝水，所以必須忍。因此，整個修行期間，從一大早開始就必須「忍渴」。倘若是修法前來不及或忘了先上廁所，則於修法中間變成必須同時又「忍尿」又「忍渴」（——你看，這是何等境界！）

其次，在高野山修法，還要忍什麼呢？忍「凍」！我們台灣人天性怕冷，修法開始時正當四月天，那時天氣還相當冷。我從台灣帶來一件高領的毛衣，但日本人很奇怪，明明天氣很冷，大家都在喊「好冷，好冷！」（さむい、さむい），然後有人看到我穿那件高領毛衣（セーター），卻問我為何穿那麼多衣服？你看是不是很奇怪？明明大家碰到面都互相在叫：「今天天氣好冷！」（今日

は寒いですよ！）那時我就想：你既然喊冷，為何不添一件衣服呢？真是奇怪。你看是不是令人費解？所以我在高野山必須「忍飢餓、忍口渴、忍大便、忍小便、忍寒冷，忍腳痛，忍睡眠不足」，再加上「忍辱」——如是「八忍」具足。

### c. 悚動其心，堅忍其性

與龍王塔滋米同寢室的室友，因緣湊巧，正好是那位老美格林（Green），他的日本名為大昭。全班三十四位同學之中，只有我們兩個是外國人，其他全是日本人。說真的，開始時我原來對他是頗有好感的，因為他與我同是外國人，而且我那時多半時間住在美國，而他又是美國人，所以對我而言，在國界與地域上有些認同感（幾乎有一點點「他鄉遇故知」之感）。然而這位老美竟與多數美國人開放的心胸之性格大為不同，是一個相當邪惡、壞心眼的人。塔滋米經常跟我說大昭是個「最惡」的人，「最低」（最差的）、心眼最壞的人，而且是屬於欺善怕惡、吃軟怕硬那一類型的人；並且好吹牛。

有一天我在澡堂（お風呂）與大家一塊兒洗澡時，大昭問我：「你認為和上桑（對住持阿闍梨的尊稱）那個「聲明」（梵唄）如何？」我說「還可以啊，還不錯啊！」結果他卻對我說：「You lie to me!」如此毫無來由

地說我欺騙他！你要知道，老美一旦對你說：「You lie!」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當時我很生氣，就問他「為什麼？」（Why?）他說：「大家都說他的聲明不好，所以我不相信你的話。」後來我問別人，大家都說還可以呀！隔天我就對大昭說：「你昨天跟我說，大家都說和上桑的聲明不好；但我問了別人，大家都說哪有這回事?!」那時大昭拉不下臉，就惱羞成怒，對我咆哮。接著我便對他說：「你不要胡亂批評！」他卻對我說：“You shut up!”（你閉嘴！）我也不甘示弱，也對他說：“You shut up your big mouth!”（你閉上你的大嘴巴！）接下來他開始對我罵一些髒話，然後又說：「你不應該來這裡的！你的日文不行，你應該先把日文學好，明年再來。你不應該運用你的關係，應該靠你自己的本事！」接著又說：「你吃飯的時候像隻豬（You eat like a pig.），穿衣服的時候像條狗！」我對他說：「你講什麼話都可以，但你不應該call me names（用髒話罵人）！」而他卻說：「我就偏偏要！」我說：「好吧，隨你便！」那時，我若不是正格的出家僧人，而像他一樣是日本和尚（娶日本女人為妻的和尚），與在家人無別，我當時極可能就跟他槓上了！若不是我的日本老師中西阿闍梨瞧得起我，村上教授也看得起我，且想到我是負有歷史責任的，若非如此，我當時多半會跟他拼了。我說：“OK. OK. Say what you want to.”（好，你愛怎麼說，就

儘管說吧！) 然而他卻又接著口出惡言：「因為你吃飯像隻豬一樣，因此以後吃飯的時候，我不要坐在你旁邊或在你對面！」我當時真是怒氣衝天，幾乎要跳起來！然而我依然按捺住性子、極端勉強地忍住了！自那時起，我就再也不跟他打任何交道，也儘可能避開坐他旁邊或對面；若在排隊遇到時，我都有如躲避瘟神一般，唯恐避之不及。

#### d. 龍王與我

接下來再談這位龍王塔滋米。有一天出坡時，他突然對我說：「你知道龍王的責任是什麼嗎？」他沒等我回答便接著說：「龍王的責任就是作佛教的護法。」我說：「對對對，對極了，你說的一點也不錯。」沒想到他說這話是事出有因的。話說，第二天夜裡：我們平日都是晚上九點熄燈，這天大約在九點四十五分左右，我忽然間聽到有人大聲呼喊：「花岡！花岡！」我同組的同學中有一位名叫花岡<sup>はなおか</sup>的，他在同儕中有點自居老大，因此同學有事時，常會找他出頭。接著大家都很快地跑去看，我也跟著去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結果是：有學員在打架！不久就平息了，好像沒事了。第二天我卻看到大昭頭頂上貼了一大塊OK繃（OKバンド），原來是塔滋米的傑作！後來在出坡打掃時，我和塔滋米又正好分到同一區工作，我便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是怎麼打他的，把他打成那

個樣子？」他說：「就這樣子：左手夾住他的脖子，右手用五個指甲在他頭頂上用力抓下去！」我一想也覺有道理！被龍爪抓到，不成癩痢頭才怪哩！照講一般男人打架是不會這樣用手爪抓的，通常都是用拳頭揍的。我便問他：「怎會用手爪去抓呢？」他對我說：「那個臭老美很愛吹牛，說他從小就學跆拳道，其實都是騙人的。我越聽越不爽，氣頭一上來，於是就像老鷹抓小雞一般，把他頸子一把抓來，夾在腋下，然後就先用拳頭猛搥一陣，接著再用指爪抓他！」那位塔滋米君先前是位職業軍人，在日本稱為「預備軍」（因日本目前依憲法，不能成立「正規軍」），是位標準的軍人：體格魁梧壯碩，與那老美大昭約一般高，但比他魁梧多了！你若真與他動武，那是穩死的。一位是不怕死的日本兵，而另一位則是怕死的美國佬，因此一打起架來，其結果不難想見。塔滋米接著又對我說：「這是因果報應（日文說成：「いんがおうほう因果應報」）。我一想，也覺蠻有道理：「惡馬遭惡人騎——惡人還得『惡人』治」。

後來有一次，在受戒完時塔滋米對我說：他自己也受到了因果報應。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我在受戒時，戒壇上的爐煙不知怎麼搞的，都一直猛朝著我這邊吹來，我被香煙連薰了兩、三個鐘頭，眼睛張不開，而且簡直不能呼吸。那香火之煙薰得我眼淚鼻水直流，那位助教老師

在一旁直笑說：『奇怪！也沒風，為何那香爐上的煙會直朝你的臉上吹呢？』」這表面上看來，的確是相當怪異的一件事。然而也非事出無因：因塔茲米打了大昭，雖也是整治調伏惡人，但因動手打鬥，則屬「鬥亂道場」，故依律亦有罪，因此受了些現世報。

### e. 龍王的鬱悶與迴心

接著繼續講龍王塔茲米的故事。有一天我聽人家講塔茲米要中途退訓，不再繼續修下去了，其主要原因是與那位老美室友大昭不合，所以覺得很痛苦，再那樣下去受不了。所有的日本同學不論怎麼勸，他都不為所動，堅持要離去，而且他所用的全部法器都已由他修法的法壇處收回到寮房，正在那兒擦拭法器，以便還給常住，那是真的不想再幹了；並且他也從助教老師那裡領了一份自願退出的申請書，拿給我看。同學們大家好說歹勸，他就是不聽，堅持要離開。後來我把他叫到外面，對他講了幾句話，於是他就打消了去意。那時大家非常訝異，不知游桑是怎麼勸他的，只三下兩下就把他給搞定了！我是用的激將法：我問塔茲米：「你真的是龍王來轉世的嗎？你如果真是龍王，那你就不能走！因為你有保護佛法的責任，你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這一招果然奏效——因此我那天成了真別所的英雄！所有日本同學都勸他不動，而我三言兩語，居

然就能令塔滋米回心轉意，打消中途退訓的意念，決定繼續修下去，令大家詫異不置。

## f. 大昭學煮酸辣菜

接下來還有一則事件告訴各位。每天「食事當番」的三餐食譜都必須由當番者（營齋組）自行擬定。早餐及午餐這兩餐的菜色都幾乎完全一樣，沒什麼變化可言；但晚餐的菜單則由各番的成員共同決定如何搭配菜色。我在頭一次食事當番時就一炮而紅。大家都說我煮的菜很好吃。因為我們四人一組，其餘三位學員問我料理的廚藝如何，我說還可以，所以他們三位就共推我當主廚。那時我就草擬了一份食譜，其實那只是台灣很簡單的家常菜，如菠菜（「菠薐草」ほうれんそう）炒蕃茄。日本人作菜很少用炒的，而且他們多數是大男人主義，根本很少會煮菜的；我則是由於留學美國時，須經常自己煮飯做菜，因此只是微展身手，炒了兩盤菜，結果大家都說很好吃。

差不多經過兩個月之後，又輪到我們這組「食事當番」。那大昭實在是欠揍：自從塔滋米和他打了一架之後，大昭轉眼間便對我變得很阿諛奉承，因為他知道塔滋米跟我很要好，而且他也害怕結訓後出了山門還要挨揍。有一天，我們食事當番的時候，大昭特地跑來想要拍我馬屁，他問我：「游桑，你們今天作什麼菜？」接著他

跟我講，他在日本已經待了八年了，娶了一個日本老婆，又說：「因為我對日本人比較瞭解，怕你不知道，所以私下跟你講：日本人不太喜歡吃酸的食物；而你上次煮的那道菜，醋放得太多了，因此大家都說很難吃！」這根本是騙人嘛！因為明明大家都讚說很好吃，只有你一個人嫌難吃。而且那是兩個月前的事情，你現在才再舊事重提，放馬後炮，到底安什麼心？所以這個人真是笨得可以，他本來是想拍我馬屁的，結果卻變成惹我生煩惱。接著，我告訴大昭說：「那個醋根本也不是我放的，你搞錯了！是我們同組的一位日本同學摻的醋。」所以後來當我向我們同組的學員反應此事時，這些日本同學之間便互相傳話，結果很快所有的學員都知道這件事，因而大家都對大昭更加反感。因為那醋其實並非我摻的，所以當他在批評我時，等於是批評那位日本同學煮的菜難吃。搞了半天，最後他來向我道歉——你看這老美是不是笨到不行？那天又輪到我食事當番，我正準備做一道酸辣豆腐。他特地又跑來提醒我：「你那醋可不要放太多哦！因為日本人不喜歡吃酸的！」接著我想了一下他說的話，而確定根本沒這回事，因為日本人早餐用的梅子很酸呀，而且醃蘿蔔也是酸的。日本人有一個功夫，你知道嗎？他們是可以把菜與飯各別分開吃的：他們先把飯吃完了之後，剩下的菜或梅子，就那樣單獨吃下去。而且更奇怪的是，他們經常煮飯

時，用來下飯的主菜是什麼呢？是「麵」！例如什錦麵、大鹵麵等；但對中國人來說，麵是不能拿來當作「菜」用的，而日本人卻可以把「麵」當作「菜」來下飯！並且，他們經常將一大碗白飯，不下任何菜，就那樣扒完了，接著再開始吃那碗麵；這在我們看來實在很怪異。

回頭再來說那大昭。那天他特地跑來提醒我作菜時不要太酸，而且辣也不要太多。後來他吃過我煮的酸辣豆腐之後，卻馬上誇讚說很好吃，我回說：「謝謝、謝謝。」隔兩天之後，輪到他們那組「食事當番」，他當主廚，作了一道菜，卻也是酸辣！然而那道菜卻酸到不行，辣也是辣到令人嘴裡冒火。所有的同學都氣得半死，那有這麼難吃的菜？我在那兒三個月期間，他們那一組只輪到一次食事當番，然而他們煮的飯卻半生不熟，連米心都未透，便起了鍋再拿去炒飯，結果那頓炒飯硬得像石頭，實在難吃極了，所有的同學都覺得難以下嚥。大夥跪坐（正座）在齋堂用餐，若這頓飯吃得慢些，就必須忍受更久的腿痛；而且，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那齋堂是硬地板，上面只鋪上一張薄草蓆。那張草蓆約只一尺寬，前後都縫了邊，而縫邊是凸起的，那前端的縫邊正好頂在你的雙膝底下，而後端那條縫邊也剛好摠在你腳背骨突出的骨頭上，所以簡直是故意整人一般。因此，每吃一頓飯幾乎眼淚都要掉下來，尤其是受訓剛開始的頭三天，實在是痛苦難

堪——也就因此大家對大昭更加不滿。

## g. 蕃茄風波

接下來，我輪到最後一次「食事當番」之後，不久便準備要回台灣了。那時候因為所修的胎藏界法本內容很長，大家都很忙碌，很多同學們都對我說：「游桑，你作的飯菜很好吃，這次是你最後一次當番，是否可煮豐盛些？」我說：「好啊！」於是我便準備了兩道菜，通常都只有一盤菜，那天較特別，有二盤菜，及一碗湯，其中還有一道沙拉，這是大伙兒共同建議的，因為平常在真別所很難得吃到水果。自從我到高野山修法，大約在一個月之後，才吃到一條香蕉，平常都沒有水果吃。有一天，大昭突然來到我寮房對我說：「聽說你今天的菜裡會加蕃茄是嗎？」因為平日很少吃到水果，所以大家建議：在菜裡加一些生蕃茄，切成一片一片。因為有了上次不愉快的經驗，那時我實在懶得跟他多交談些什麼，於是我就推給另一位學員，由他去和大昭交談。他們之間談了很久。因為這大昭幾乎每次來都是來找麻煩的，會令人起煩惱，所以我很不願意跟他交接。那位跟大昭講了很久的同學，名叫花岡。花岡後來對我說，「這老美說他不吃蕃茄！」那怎麼辦呢？而且大昭說他今晚這頓飯拒吃了：因為他不吃蕃茄的緣故，所以晚餐就「欠食<sup>けっしき</sup>」（不吃）了。我那時就感

覺到他是故意在氣我：這是最後一次當火頭做飯，他卻故意不來吃！結果他那餐真的是「欠食」了。然而事有湊巧：隔天食事當番的那組同學卻又準備了一道生蕃茄的菜；這次大昭則把所有的飯菜全都吃了，獨獨留下那兩片蕃茄沒吃。這件事後來竟演成掀然大波的「蕃茄事件」。通常大夥兒在用完餐後，每人須端著餐盤去遞給食事當番的同學去清洗，旁邊則站著助教老師在那兒檢查是否有人殘留飯菜沒吃光——那是絕對不准許的。當時這位助教和大昭交談了許久，助教責問說：「這是可以吃的東西，為何不吃，而要丟掉呢？」因為真別所的規定非常嚴格，有時食事當番的學員分配給同學們的菜量較多，但每人都還是必須硬把它吃光，不能有任何剩菜、剩飯。有一位同學很聰明，他上齋堂時都隨身攜帶著一個小塑膠袋，有時他便將吃不下的剩菜剩飯都裝入塑膠袋裡，藏在身上，留作次晨的點心！後來這蕃茄事件鬧得越來越大：是那位花岡同學領頭鼓動起來抗議：「為何可以吃的東西不吃？」結果他們共同議決：從那天起，一連六天，每天晚餐都要有一道蕃茄。如是到了第三天，這位老美知道晚餐又有蕃茄了，於是他就又拒吃晚餐了；所以接連四天，他都沒吃晚餐，但在真別所一天只吃早午兩餐，顯然是不夠的。

## h. 龍王的正義與無奈

接下來是一則十分動人的故事。我要離開高野山的前三天，龍王塔滋米來找我，對我說：「游桑，你大後天就要離開這裡了，我跟你同時離開好嗎？」我對他說：「你是龍王啊！你有護法的責任，怎麼可以中途離開呢？」接著講講講，講到最後他突然哭了起來！我於是問他：「你為何要離開呢？」龍王跟我說：「這整個的氛圍都不對！」（ぜんたい き まちが全体で氣に間違つて。）我問他：「這話怎麼說呢？」他對我說：「這裡面有個陰謀，因為大家聯合起來，要整那老美。從現在開始直到課程結束為止，每天晚餐都會有一道菜是蕃茄；想要讓大昭肚子餓到撐不住，偷跑到山下去吃東西，然後大家再向老師報告他偷出山門。」因為根據寺方的規定，若私自離寺，寺方知道之後，便會立刻予以開除。我們在研修期間，對外一切交通斷絕，既不准打電話，也不准寫信。所以塔滋米說：「這整個氛圍都不對。」我問他阿闍梨知道這件事嗎？塔滋米說：「知道啊！和上也知道大昭都沒去吃晚餐，但是老師也沒進一步採取任何動作（何もしない）。」所以他想了很多，愈想愈覺得痛苦，他認為日本佛教界上下這樣子做不對，沒救了，所以覺得事不可為，因此他日本和尚不想當了！邊說邊哭，哭得像個小嬰兒一般。我聽完塔滋米如

是真誠、正直的告白之後，便拍著他的肩膀安慰他，哪知愈拍他卻愈哭得傷心。那時，我頭很大，真不知該如何勸他。上次用的那招激將法，這次已不管用了。後來我對他說：「因為佛教界在末法時期很亂，對不對？像你這樣正直的人很難得；尤其對方是你的仇人，大家待他不公，聯合起來要整他，你卻覺得那樣不對，而拒絕參與，這實在是很難得。是不是？假如對方是你的好朋友，你因此認為這事不公而出來伸張正義，那沒話講，對不對？但對方是你的冤家仇人，你曾經因為不願跟那仇人同寢室而打算離開；在這種情形下，你因為看到別人待他不公平，大家集體合謀要對付他，但你看不過去，因而要中途離去；像你這種人這麼正直、實在很好，很稀有（珍し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棄，你應該要堅持下去才對！佛教界像你這樣的人若多幾個，佛教就有希望了！因此你不能離開。」塔滋米聽完之後，果然心轉歡喜。然後用日語對我說：「ふくつふとう不屈不撓。」接著我們兩人緊緊握手，相對無言。這是我離開的三天前，所發生的一則感人的故事。

### i. 別情依依，竟夕難眠

在離別的前夕，我失眠了。為何睡不著呢？那真是一言難盡。因為在這三個月密集的訓練中，實在是很艱苦、很痛苦，幾乎每天都在盼望回家。這些日本同學每一碰

面都會問我：「游桑、あと何日？（還有幾天？）」我回說：還剩七天，他們就會說：「ええなあ！ええなあ！羨ましい！」（太好了，太好了，真令人羨慕！）——他們所說的「ええ」是關西方言，標準日語為「いい」或良い。回想從前，即使當兵也沒那麼苦，而且我服兵役時也很少「想家」。要離開高野山的前夕，我反而難以入眠。半夜我跑到佛寺大殿的廊下（走廊），獨自在那兒靜坐了大約一個多鐘頭。心想，在這段期間的密集訓練中實在很痛苦，苦到結訓前二週，我都不敢去想像結訓後回家時的快樂。正常的情況是會非常盼望、期待回家的那份快樂與喜悅，但我簡直不敢去想，為什麼呢？因為你若去想回家後的快樂，你就會有所比較，一經比較後，便會更突顯出現在的痛苦，更令人難以熬下去。所以結訓前二週起，我開始修「無上法」，亦即是我那本小叢書的第一集中所收錄的法門：「三世心不可得！」修那個法，再加上穢跡本尊法，這樣「一性一相」的無上法，才勉強令我在那節骨眼裡熬了過來，否則當你一想到回家的快樂時，當下就要令你過不下去。

很顯然，那位老美大昭是我的冤親債主，然而我就在夜闌人靜獨坐之時，忽然心意一轉，想到：如今大概也只有我才能救他了！我想起塔滋米曾對我講的話，在此補充一下，他說：「這整個事情都不對，大家聯合起來

要對付那老美，要把他逼走。這其中有三位同學為首，要逼走大昭。」塔滋米又說：「這些人將來所得到的因果報應，會是兩倍於平常！」的確，在真別所我見識到其護法神的力量，實在厲害。我不是說我們在真別所每天都挨餓嗎？塔滋米因為對我很好，有一次他在輪值「食事當番」時，曾偷偷地拿了兩個飯團來給我。日本人很會做飯團，將早餐剩下的「他古醃」（醃蘿蔔片）捏在裡面，再加一點鹽巴，便很好吃。而在真別所裡，飯團真有若珠玉一般珍貴，且吃了很經飽。但我即為了吃那兩陀額外的飯團，卻整整餓了一個禮拜！本來大家雖然每天都吃不飽，但我並不曾覺得餓到撐不下去，可是為了吃那兩個飯團，我卻整整一個星期真正餓扁了：不可思議地，在那之後一週期間，每天早上排隊進齋堂用早齋時，便會發現輪值的當番學員所配給我的粥，往往是極少極少的一小碗；而且更奇怪的是，連中餐時也是被分到很少很少的飯量。有時候我觀察到：好像在某些餐位的飯量經常都盛得較多，因此我就算計了一下而特意改到那邊去排隊——但這時奇怪的事又發生了！我發覺我隔壁學員分到的那碗飯的確是量較多，但我分到的那碗則碰巧仍是極少量的飯！就只因為多吃了那兩個飯團，你看這因果報應來得多快、多厲害？我猜這其中的問題，極可能是因為那兩個飯團是塔滋米好意私底下偷偷預留一些乾飯來做的，而非真正用剩飯剩菜作的，

若是剩菜剩飯作成的飯團，則無罪過，吃了也就應該沒事才對。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是相當不可思議：輪到我們食事當番時若特意留下一些飯，同組的那位花岡同學就會順手捏成四個飯團，他通常把其中一個飯團捏得特別大，留作他自己用，卻遞給我一個最小的；因為他既是好意要給我，我也實在不好拒絕，結果我們一班四人第二天都拉肚子：我們光是在廁所相遇就有五次之多！——你看那裡的護法神厲害吧？因為吃飯與拉肚子，是因果相應的。塔滋米跟我講在真別所作錯事常常「因果報應是兩倍。」關於「蕃茄陰謀事件」，負責的監事老師也勢將被牽涉在內，因為他並未採取任何積極的行動，來防止全體日本學員聯合起來修理老美同學的集體陰謀。

那個晚上我坐在大殿階梯上，心想如今真的只有我能救大昭了。這事件很明顯：明明知道大昭不能吃蕃茄，他們卻連續幾天晚餐都故意做這道菜，這樣是否是太過分了呢？然而我想，我雖然未必完全是為了幫大昭解圍，實際上是，事到如今，我清楚地覺知：在真別所修法的過程雖真的很艱辛，然而我卻也因此收穫極多！所以修行並不一定要怎麼修才行——這可說是我的一項結論：修行並非說你一定要修什麼法才能得到益處。因為修行主要是在「修心」，是在種種境界中修煉這顆心。所以再怎麼痛苦、再怎麼屈辱

的事，若都能吞忍進去、承當下來、這便有如穢跡金剛噉盡  
 煩惱！這樣就是修行！也是基於這個體認，因此那天晚上，  
 我便能對於在真別所修法的整個過程，印證於穢跡金剛本  
 身所示現的修行，因而更進一步深入穢跡金剛法的秘奧之  
 旨。

## j. 乘著本尊的翅膀——淚水化成甘露

現在回到主題：「乘著本尊的翅膀」。自從受戒那天起，我就沒有離開本尊，本尊也沒有離開我——穢跡金剛每天都在我心中！所以自那天起，在廟參時，我就不再覺得那麼艱苦了，我就有如真的乘在本尊的翅膀上一般，很愜意地遨翔於空際。當穿著木屐在上山下山喀喀作響、邁步急行時，我再也不感覺非常吃力。我在本文開頭曾提到這篇文章命名的由來。現在不妨再交代一下。有一首歌是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譜的曲，德國詩人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寫的詩，歌名叫做「乘著歌聲的翅膀」（On Wings of Song），而我則將它改了兩個字，成為「乘著本尊的翅膀」來作為本文的題目。我在念大學時很喜歡這首歌，幾乎每天都要將那唱片播放一遍；遇到心情鬱悶時，就放那張唱片，聽一次「乘著歌聲的翅膀」，心中鬱悶即時舒解，頓覺很逍遙、很暢快。由這個題目：「乘著本尊的翅膀」，便可知本尊的慈悲威力，可

令人化悲哀、痛苦為安適、快樂。因為有本尊的翼護，所有的苦痛都可化解至於無影無踪，且化淚水為甘露；所以任何艱難困苦的情境，也都能安然度過。赴日學法期間真是幸運地沒有死在高野山，這並非誇大之詞，說真的，氣喘病發作，上氣不接下氣，那時一個不小心，就可能氣絕身亡。

所以那種修行的痛苦，未經歷過的人根本無法體會。不過話說回頭，修行是不一定的。你若真的用功、精進修行，則不論何種形式，都可以是修行，不是嗎？還有一句話，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在這極度的痛苦中，甚至瀕臨死亡的威脅的情況下，卻不思議地讓我突然憶念起我所修過的本尊，因而再開始努力修穢跡金剛法，而且也唯有穢跡金剛法，才能對付得了這極度的痛苦與惡劣的情境。其後，我更能在這「穢跡金剛法」中深入，因為穢跡金剛法本身就是無上密法，因此，由於乘著本尊的加持力，連同其他的密法，我也都能一併很深入、很深入地體會。接著，有一天，我忽然得以將顯教與密教融會貫通，豁然通達了！

話說，我那時獨自坐在寺前走廊，心想只有我可以救那大昭，而且這個時候，也只有我才能救那幾位日本同學令他們不致犯下大惡，免於因果；並且也只有我能令那幾位助教不被牽連而受到因果報應——所以次日在我要離開之

前，我就去進行這件排難解紛的事。

離別前夕，當我正在整理行裝時，突然間有一大堆人來到我房間外，其中有人喊：「游桑！」我將房門打開，驟然發現全體學員都身穿黑色作務衣，排成一長列。其中有一個人發言，提議由誰來代表發言，然後那位發言人說了很多讚美、惜別的話，最後代表大眾拿了一個紅包給我，裡面裝了兩萬五千元日幣。日本人很有趣，他們會直接在紅包的背面寫上禮金的金額：「金二万五千円也」，當作是與我作餞別。他們每個人都一一上前與我握手；後來我覺得那樣不對，我於是走出房間，主動上前與同學們一一握手，那態勢就有如我是總統，正在與眾閣員、參謀握別一般！這是離別前夕的情景。隔了不久，塔滋米又獨自拿了一個紅包來，說：「這沒多少錢，請收下。」不過，我不肯收。對了，在修法期間肚子雖然會餓，但也有日本及台灣的信徒會送東西來，稱之為「大眾供」。我們在高野山真別所幾乎無任何快樂之可言，唯一的樂事，大概就是聽到食事當番的同學在喊：「大眾供ですよ！」幾乎什麼吃的東西都可作為大眾供，包括糖果、餅乾……等等，然而我們最期待、最歡喜收到的大眾供，則是麵包及巧克力；日本人不知為何那麼鍾愛巧克力，美國是生產巧克力的地方，那沒話說。但日本人很奇怪，簡直嗜巧克力如命一般。這些同學們還特別交代我，回台灣後務必要寄

大眾供去，什麼都好（何も好いですよ）。很多同學特別叮嚀要寄巧克力過來。所以你們若有人發心，我打算每兩週寄一次即可。看你們知道哪裡有好吃的巧克力，我們買來寄給他們。

第二天我去找那三位「蕃茄餐」的主謀人，那三位日本同學都對我不錯。其實我在那裡人緣頗佳，除了那個老美以外，每個人都與我相處甚歡。當我見了那三位日本同學，我對他們說有兩件事情要與他們談，頭一件，我問他們：「當你們廟參回來時，最喜歡拿到的大眾供是什麼呢？是juice？麵包？還是西瓜？」他們回答：上面三種都不是，那時候他們最愛吃的是アイスクリーム（ice-cream，冰淇淋）。因為廟參回來，口很渴，所以他們那時候若有冰淇淋可吃，最為歡喜。那時他們還剩下七次的廟參，所以我答應每次都提供冰淇淋給全體同學。

第二件事，我懇請他們答應：「從今晚起，晚餐時請不要再出蕃茄那道菜。」你看，我在這裡是藏有技巧的喲！我先以利誘，給他們甜頭吃，然後再揭出底牌。那三位主謀者告訴我：「不過今天菜單已經列出來了，菜也都已經買了，所以今天不可能改變菜單的內容了！」但他們卻答應：從明天起不再整大昭！所以我離開高野山前，最後就做了這件調解的事，主要用意也並非為了要與大昭化敵為友。離別前夕，大昭也前來與我握手，並且說：

「這次我們關係沒有處好，希望以後我們仍可以作個好朋友。」——但這句話他先前已經講過不只三遍了！而且他也跟我說，他要與塔滋米和好，並表示要向塔滋米道歉。但當我跟塔滋米轉達大昭此意時，塔滋米卻用英文回答說：「No.」不接受道歉。我問塔滋米為什麼說No？他告訴我：「我已經給大昭三次機會了。」由此可知，大昭講的話通常都不算數，光是一張嘴皮而已，全都不付諸行動（話だけです）。人家已經給你三次機會了，因此不曉得這次能否信得過你，你只好自為之了。至於我跟那些同學為他求情，拜託他們晚餐不要再做蕃茄餐，那件事我並未對大昭提及。接著我便去注文（訂購）冰淇淋：我請問助教：一次廟參的冰淇淋大約多少錢？再乘上七次，總共是二萬三千餘元——真巧！差不多與我收到的那個紅包裡的錢大致相符，因此結局相當圓滿。

### k. 心存感恩——感激日人傳承千年密法

正統的如來密法在中國已經斷絕一千二百年了，而今我能夠再學回來，這完全是日本人的功德。若非當初弘法大師發心到中國去求密法，而且其後，上自天皇，下至庶民，一千二百年來，幾乎代代全民族皆熱烈擁護正統真言密教——否則今日我也不可能有機會再學到如來的無上密法；因此我對他們全民如此用心的護持、保存、傳承密

法，心生無量感激。當此之際，我突然間才恍然瞭解，為什麼蔣介石在第二次大戰日本戰敗之後，會對日本人那麼優待的原因；以前我對蔣介石這一點非常不諒解。這話怎麼說呢？因為日本人屠殺中國人八年，殺了幾千萬人。結果二次大戰結束時，全世界各國均向日本要求巨額賠款，而只有國民政府未作此要求。不僅中國歷史這樣寫，連西洋的歷史也是這麼寫，甚至連日本本國的歷史也是這樣記載。這還不打緊，抗戰結束時，中國人八年顛沛流離，四處逃難；抗戰勝利後，卻都只能徒步還鄉；然而所有的日本戰犯，蔣介石卻用車輛、輪船及飛機將他們遣送回日本。所以中國人很多對蔣介石此舉很不以為然。但這一次我上高野山，我才體會到蔣介石為何當時會那樣做的原因——那就是心存感激。若非當年他去日本士官學校留學，他後來哪有機會爬上三軍統帥那麼高的地位？他的戰術、軍事的專業知識及訓練，都是從日本人那裡學到的，因為他感恩戴德，才有如是出人意表之舉。

去了一趟高野山才知道修法之艱苦，但同時也將中國斷絕一千多年的密法再學回來，這應該感念日本人，幸虧有他們妥善的保存與護持，這千年密法才能有朝一日得以再次在中國的土地上重見天日。而且我也因「乘著本尊的翅膀」，才能平安地歸來。然而因為這趟去高野山修法，卻也把身體弄壞了：若稍受風寒，氣喘病就要發作。所以

這三天，我每天都作完早課就去師大分部跑操場，慢跑三圈，計一千兩百公尺。頭一天跑一圈，走一圈；無法一口氣就跑完三圈。也不能快跑，因為激烈運動時，氣都堵塞住了。所以有位法師常警告我：「你氣都喘不過來了，還去跑，不怕死？」我就回說：「死就算了！」這兩天有稍微好些，前些日子好像變成弱不禁風一樣，天氣稍微變冷，就好像要掛掉了一般。我在日本時有一個心願，將來若道場大些，就弄個感恩堂，供奉兩尊：一尊地藏菩薩，另一尊穢跡金剛。地藏菩薩是接引我進入顯教正信正修的本尊；穢跡金剛則是接引我入於密教的本尊。然而地藏菩薩除了接引我入顯教教理之外，還幫我解決了許多問題，很多問題都靠著地藏菩薩的加持而得以迎刃而解。順便提到，由於在日本的簽證到期，所以我必須於修法的中途出境，因此明年（1996）年七月還得再上高野山去修行兩個月；因此從現在起，又要開始練習正座了！

——1995年7月16日講於台北大毘盧寺  
2012年9月21日二校於大毘盧寺

## 第二章 高野鱗爪

### 第一節 引文

今天要開示的題目是：「高野鱗爪」。「鱗」是片斷、片斷之意，例如「魚鱗片片」；而「爪」則如飛龍過天之爪痕，故「鱗爪」意為如魚鱗片片、飛龍爪痕所留下之一點痕跡。而今天的主題「高野鱗爪」，即是我親臨高野山求法時的片斷痕跡；雖非全貌，但因是身臨其境的體驗，所以彌足珍貴。在未正式介紹高野山之前，容我先簡單談一下密教的意涵。

### 第二節 何謂密教？

#### 一、「密」之涵義

「密教」與「顯教」是相對待的。佛所親傳的經教共有兩大類，一類為「密教」，另一類為「顯教」。顧名思義，「顯」之意為顯明、顯現出來：凡是可以言語言語表達或宣示的法稱為「顯法」或「顯教」；而「密」則表示「如來的秘密境界」，係離於言語思惟，超越言詮、亦即超過了凡夫「言語、思惟所能達到」的範疇之外，無法為

凡夫所了知，所以才稱之為「密」。因此如來的「密法」或「密教」不但難以言語來表示，甚至以凡夫的思惟，亦無法想像得到，那樣的境界便稱之為「密法」或「如來秘密境界」。而如來的秘密境界，以其大悲，為了度化眾生，則示現在他的清淨身語意三業之上，而成為如來的「三密」；如來即是以此「三密」來加持眾生，令他們速能除障、離染、斷惑、證真、開悟成佛。所以可知，密教修學的主要內容即是身語意「三密法門」，用以求得如來的「三密加持」，速成佛道。

## 二、如來與眾生的三密境界

如上所說，所謂「三密」就是「身密」、「語密」、「意密」。如來便是以其身語意的「甚深不可思議秘密境界」來加持眾生，令他們速能斷除三障，開悟證道。因此，一般都以為只有佛才有「三密」，而不知眾生亦有「三密」。唯一不同的是：眾生的「三密」，正如同其「三業」一樣，是染污的；而佛的「三密」則是由其「清淨三業」所成，故具足無量功德，其差別如是。茲將眾生的「三密」與佛的「三密」，簡單說明如下：

### 1. 眾生與佛的「身密」境界

「秘密境界」是十法界中六凡四聖都有的。凡夫的

身密境界例如愛、恨、討厭、喜歡等感情，連言語都無法完全表達的部分，卻可以透過眼睛、嘴巴等五官的動作，乃至於揚眉、瞬目、蹙鼻、抿唇等，也都能傳達不同程度的愛、憎、敬佩或輕視等之情。因此，眾生不但五官具有「身密」之功能，可以傳達超乎言語範圍的意義，乃至依行為科學家的研究，便知有所謂的「肢體語言」或「行為語言」，亦即我們的身根、整個都可以用來傳達言語所不能表示的「不可思議境界」；這就是凡夫的「身密」境界。

至於佛的「身密」境界，不但是超乎「言語」的境界，而且還超過了「思惟」的範疇。還有一點不同，就是佛的「身密」是由清淨的身業所成，具足無量功德，所以佛能以其「身密」度化無量有情。

## 2. 眾生與佛的「語密」境界

眾生的語業亦有其秘密之處，這就是眾生的「語密」。眾生的「語密」例如：眾生為何會有那麼多的話要說呢？（——幾乎整天說個不停，也不覺得累！）世界上為何會有那麼多種的語言？你看，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種語言？真是不可思議。眾生以這麼多種的語言，來傳達他們無量的心意與訊息。甚至同樣的一句話，由於其時間、地點、對象、說話者的心情、瞭解的程度，及其說話的音

調之高低、音量之大小、強弱等之差異，都會令其含意隨之改變，對不對？譬如說，有人很恭敬地端上來一盤食物說：「這個請您用。」與用不屑的口吻，大聲嚷著：「這個給你吃啦！」（嗟，來食！），這兩者之間的意味就有天淵之別；又如大吼大叫地說：「拿去吧！」，這與日本女人以撒嬌的語氣說：「ねえ—取るわ！」（嗯～拿去啦！）同樣的一句話，但所傳達的情緒與意味卻迥然不同。所以同樣的一句話，以種種的口氣，所表達出來的意思，作用上就會產生極大的差異，乃至完全相反。這是凡夫語言中的秘密境界——亦即所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故只能意會。但無論如何，眾生的語言境界，則是「無常」的：其所表達之意，在在處處都會因為人、事、時、地的不同而產生種種差異。

相較於眾生的「語密」境界，如來的「語密」則永遠都是「清淨無染」、「恆常不變」的，其所表達總是同一個意義，不會因為眾生的身分、地位、人、事、時、地、罪福因緣、說話音量等的不同，而有所改變；簡而言之，即是，「佛語諦實」、「佛無異語」、「佛不二語」，故其意義都是恆常不變，永遠都是清淨一如的：好人所念的佛語是同樣的意義；壞人所念，也是同樣的意義；心情好時或壞時所念出來的，其意義仍然相同。過去念、現在念、未來念，其意義也都不會有所改變。唐朝的人所念

的經咒，與現代人所念的經咒，其意義都不會有所差異。古人念阿彌陀佛，今人也念阿彌陀佛，然而阿彌陀佛所表之義也不因古今而有差異；所以不論經咒、佛號等其意義都不會有所更動、改變：佛親身金口宣說的經論，其意義亙古恆常而不變：自古以來，不論是印度人、中國人、日本人、歐洲人或是美國人，所念的意義都全然一樣。只要發音不是差太多，依各地的鄉音，你念彌陀佛也好，念陀彌陀佛也好，念彌陀佛，也都能聽得懂，沒有太大的差別，都是在表達相同的意義，所以這就是如來的「語密」，或「語言秘密」，亦即：它不為種種「無常法」之所改變。

### 3. 眾生與佛的「意密」境界

第三個秘密境界是「意密境界」。「意」是什麼呢？意即是「心」。從六道的眾生（六凡）乃至四聖，即聲聞、緣覺、菩薩、佛，這十法界中一切眾生及聖人皆有「心」。雖然六凡四聖之心所緣不同，但此「心」皆有秘密。因此眾生心也有其秘密，何以故？因為「秘密」係指「不可思議」之意而言。因為眾生心，不可思議地會生出很多種類的念頭、想法出來：眾生之心，不知什麼來由，時時刻刻都像在自己內心中播放電影或幻燈片一般，不論白天、晚上，常常一齣又一齣地播個不停，妄想紛飛；有

時候其妄想有頭無尾，雜亂無章；有時不論白天晚上同樣的妄想相續不絕，不知是什麼道理；因此眾生之心實不可思議；此名之為眾生的「意密境界」。

再者，你不曉得為何會如此，然而你的「心」就自然而然地會生出許許許多多的想法，及很多的貪愛、愚癡、瞋恚、嫉妒等妄念。有時心中無緣無故地，毫無來由地，它就生氣了；或不快樂了，或煩悶了；有時甚至沒什麼大不了的事，也會氣得大吼大叫；要叫它不生氣，偏偏就是忍不住，這是沒辦法的事。有時這個心則會油然而生起嫉妒。例如女人若看見他的先生與別的女性談得很高興，她就心生煩惱，於是可能就會開始詳細查詢，必得問到水落石出、或俯首認罪、道歉，方才罷休。男人也是一樣，若見到他太太跟別的男人交談時，有說有笑，也是無法忍受的；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但他若用理智來思考，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呀！明知並沒有什麼，但他卻自然而然就會生出那些「煩惱心」來，於是就會糾纏一整夜，鬧得不可開交。所以這就是「眾生心不可思議」之處；明明知道也不會有什麼事，但它仍然會不思議地產生無量的「煩惱」及「隨煩惱」等，因此稱之為眾生的「心秘密」。

而如來心亦有其秘密，但不同於眾生心之秘密。眾生心之秘密為由於「無明」，而在種種因緣環境之下，會生出種種煩惱來，乃至於無量無邊。但如來的「心秘密」，

因為無始劫來不斷熏修、累積的無量功德，因而包含了無量智慧於其中。例如禪宗六祖大師對五祖大師說：「弟子自心常生智慧。」這句話不是那麼簡單就能說的！一般人對祖師所說的，恐怕是：「弟子自心常生煩惱！」因為心內都是烏漆嘛黑、亂七八糟的煩惱。所以這是聖者的心之不可思議處。是故，人若修行，其心便自然常生智慧；若不修行即常生煩惱。一大堆的煩惱，不知為何而自然生起，這裡也放不下，那裡也放不下。比如挑了兩肩重擔，都幾乎走不動了：一肩挑妻，一肩擔子，懷裡還要抱孫子。這樣也許能取得平衡：一邊挑夫，另一邊挑子，就平衡了，否則恐怕會傾向一邊。然而孫子卻是最大的，所以頂在頭上，他即使在頭頂上面撒尿也沒關係。菩薩是頂戴如來，而眾生則是頂戴孫子。孫子乃至比祖宗都還大。不僅外人碰不得，連作父母的也碰不得。作父母的不能稍為罵一下你的孫子，否則你就會說：「我以前也沒這樣對待你」這就是眾生的「心秘密」與如來的「心秘密」不同之處。

有些人擔自己的父母不夠，還要去認養一些乾爹、乾媽、乾姐、乾妹、乾兒子、乾孫子……，都是「乾」的，沒有一個是「濕」的。眾生就是這樣拿很多葛藤來糾纏自己，無端自尋煩惱，這樣才會覺得爽快——這就是攀緣，眾生心就是愛到處攀緣。所以學佛的人就不應該這樣拜來拜

去，還去結拜兄弟、結拜姊妹。自己的兄弟姊妹都已經照顧不來了，都沒互相疼惜了，還到處結拜乾姐、乾妹；自己的父母都孝順不來了，還有能力去孝順到好幾個乾爹、乾媽？當然啦！你若是拜李登輝或馬英九作乾爹是有很大好處的，但那就變成政治乾爹了。除了政治乾爹，也有商業乾爹，這都是眾生另有所圖的目的在內，但若不是政治乾爹或商業乾爹，那就變成愚癡乾爹，你不知為何要拜他為乾爹，講不出道理來，那是無明業力使然，於是就變成愚癡乾爹——這就是眾生無明的心秘密之顯現。

以上是為了幫助大家瞭解「什麼是密教」所作的闡釋。

現在再簡單複習一下：所謂「密教」即是闡發眾生與佛的三種「秘密」：眾生有染污、秘密的三業，成為眾生的「身密、語密、意密」三種秘密；而佛則有清淨的「身密、語密、意密」三種秘密。佛即是以他三種清淨的秘密境界，來轉化眾生的染污三業，令其淨化，因而開悟、解脫、成道。接著佛又將其自證的「三密境界」，傳授給祖師大菩薩，祖師菩薩再繼續將此法脈傳至後代，而此清淨秘密法脈的不斷傳承即是「真言密教」，此教法是超越言語思惟的範圍。然而於如來全體教法之中，亦有與此密教境界相接近的，那就是禪宗；因為禪宗的教法也是屬於不可思議的境界，所以禪宗與密宗這兩宗是大根器人修的。

因為那不只是教你作什麼而已；好有一比，例如學繪畫，一般的教法就有如教你怎麼作畫，你學了之後，通常也會跟著畫一些畫兒，而且也能畫鳥像鳥、畫馬像馬、畫花像花。但若要教他成為一名「藝術家」，那就不容易了：因為那需要天份，對吧？同理，如來的一切教法，雖可以教你如此這般地做，但你究竟是否能夠真正進入其聖境，則是另外一回事——換言之，「畫匠」是可以學得的，但「藝術家」則是超乎一般學習的。禪宗與密宗就有類似這樣難以言傳、通達的境界；亦即，此二宗皆有很多修行的法門，但到最後，都會達到一種不是僅憑學習就能通達的境界，故是「不可思議法門」。至於其他宗派，多半是在言思範圍之中，而禪宗與密宗則是最後都超越了言語與思惟範圍之外，也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而行者究竟能不能進入那個不思議境界，則須靠累劫所修得的善根、福德、因緣以及發心。

### 第三節 東密的傳承

密教是毘盧遮那佛，（也就是法身佛）所宣說的法，而顯教則是化身佛（釋迦牟尼佛）所宣說的法。我們知道佛有三身，即是：「法身、報身及化身」。法身佛為毘盧遮那佛。「毘盧遮那」是梵語，意思是日光遍照、或大日

遍照，故「毘盧遮那如來」，又意譯為「大日如來」。  
 「毘盧遮那佛」是翻它的音；而「大日如來」則是翻它的意思。有些人誤會，以為「毘盧遮那佛」是我們中國佛教的佛，而「大日如來」則是日本佛教的佛——其實這兩個佛名都是從梵文 वैरोचन (Vairochana) 這個字來的：一個是直接翻梵文的音，另一個則翻譯它的意思。例如「文殊師利」(Manjusri) 是文殊菩薩的梵音，而「妙吉祥」則是翻它的意思。

回頭再說，法身佛是「毘盧遮那佛」；報身佛是盧舍那佛，化身佛則是釋迦牟尼佛。法身佛為如來的自證境界，或也可說是如來的「自受用身」；而報身佛與化身佛則為佛的「他受用身」。因此即知，法身為如來的自受用身，而報、化二身則為如來的他受用身。「自受用」的意思是唯獨如來自己能受用到，例如佛入於種種三摩地（或三昧），那是什麼境界呢？那是佛自受法樂的境界；如來可以教你如何修、及如何入於三昧，但入於如來所自證的三昧境界之後，所得到的法樂，則只有如來本身能知，其他人皆無從得知；除非你也入於相同的三昧，你才能略知其中一二；然而當你入於此三昧時，也只有你自己自知，他人亦無從得知，是同樣的道理。所以，這稱為法身的「自受用境界」，或「自受用身」。

「盧舍那佛」則是佛所示現，說其報身的教法以令

眾生依之修行。盧舍那佛所說主要是梵網經，宣講戒律之經典。釋迦牟尼佛也說戒經，但主要是講比丘戒、比丘尼戒、十戒、八關齋戒等，是比較基礎的律典。盧舍那佛所講之戒經，則是菩薩戒，因為盧舍那佛所度的眾生是大菩薩，所以宣講的都是菩薩戒經。釋迦牟尼佛為化身佛，講六波羅蜜、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也就是聲聞、緣覺以及權教菩薩所修之法。

承上所言，法身如來，亦即大日如來（或毘盧遮那如來），所講的經就是密教之法，那是超過一般眾生所能思議的境界之法。盧舍那佛及釋迦牟尼佛所說的經，便是顯教之法。所以顯教與密教的如來，所說的法並不一樣。以楞伽經而言，則是顯密各半：一半是如來自證的境界，亦即為法佛所說之境界；另一半則為報身佛及化身佛所說之境界。所以楞伽經裡面涉及最高教理部分，便是法身佛（毘盧遮那佛）所說的法；而另一半的教理，則為釋迦牟尼佛及盧舍那佛所說的法。楞伽經裡曾談到法相宗、緣起、四聖諦、八正道等法，這些都聚在一起便成就了楞伽經；因此楞伽經是一部顯、密、性、相都具足、圓滿的經典，這就是為何這部經甚深，甚難理解的原因。

因此密教傳承的始祖就是毘盧遮那佛（或大日如來）；接著，大日如來將他的自證境界傳給金剛薩埵，密教中的金剛薩埵也就是顯教所說的普賢菩薩。我們真言

殿裡那尊一手持鈴，一手執金剛杵的那尊菩薩就是金剛薩埵；關於執持鈴、杵的意義以後再詳細解釋。這尊金剛薩埵也是佛的化身，是佛為了要度化眾生所化現的。例如：我們早上做大悲懺，大悲懺的主尊是觀世音菩薩，但觀世音菩薩也是古佛再來的「化身」，他並非真正菩薩，而是古佛倒駕慈航再來度眾生的。觀世音菩薩與地藏王菩薩不同，地藏王菩薩就是菩薩，亦即尚未成佛的菩薩，但觀世音菩薩則是往昔已經成佛，號為正法明如來；而文殊師利菩薩也是古佛再來。所以地藏王菩薩是真正的菩薩，稱為「實菩薩」；而文殊師利菩薩與觀世音菩薩則稱為「權菩薩」，「權」的意思亦即不是真的，而是「示現的菩薩」；然而普賢菩薩也是正菩薩(菩薩本身)，但普賢菩薩位次較高，普賢菩薩即是金剛薩埵；普賢菩薩是顯宗的名號，而諸佛與菩薩都有密號，普賢菩薩的密號稱為「金剛薩埵」。地藏菩薩也有密號，其密號稱為「悲願金剛」。在密教中，佛菩薩的密號都稱為「金剛」。金剛之意為堅定、不動；是什麼堅定呢？菩提心堅定、大悲心堅定，所以能夠不退，不為境界所動，不為煩惱所降伏。又因為「堅定如金剛」，故若遇到煩惱或惡性眾生，此菩薩即能以其「金剛杵」及「金剛之智」加以摧伏，所以才能令自他解脫煩惱；否則若遇惡性眾生即束手無策。

所以在密教的傳承上，始祖是大日如來，大日如來再

將密法傳給金剛薩埵。金剛薩埵接法之後經過七百年，再傳給龍樹菩薩；龍樹菩薩在密教中又稱為龍猛菩薩。龍猛菩薩再傳給龍智菩薩，龍智菩薩再傳給金剛智三藏，金剛智三藏再傳給不空三藏，以上這些都是西天（印度）人。接下來，不空傳給善無畏，善無畏傳給一行阿闍梨。一行之後為惠果金剛阿闍梨。一行及惠果都是中國人。惠果大師為中國密教最後一尊阿闍梨。惠果阿闍梨再將密法傳給日本弘法大師（也就是空海大師）；「空海」是他在日本出家時的法名，「弘法大師」則為日本天皇賜給他的尊號。弘法大師目前在高野山<sup>おくのいん</sup>奧之院入定之中，也是金剛不壞的肉身菩薩。所以日本人不稱弘法大師逝世或圓寂，而是說他「入定」；這與大迦葉尊者於雞足山入定是同樣的情況。弘法大師是在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804年）隨遣唐使前往中國去求法。唐初開元年間密法十分昌盛，那時有金剛智、不空、善無畏、一行等諸大阿闍梨在中國弘揚密法，開壇設教、灌頂傳法。其後傳到惠果阿闍梨時，正統密教已經傳了七位祖師，再傳到弘法大師時，總共有八位，這八位即稱為東密真言宗的「傳持八祖」（現在複述一下：真言宗的傳持八祖即為：龍猛→龍智→金剛智→不空→善無畏→一行→惠果→弘法。）接著，弘法大師就在日本把他從長安青龍寺惠果阿闍梨那裡請到的「唐密」弘揚開來，直到今日在日本仍然十分昌盛。以上是簡

介如來真言密教「東密」真言宗的傳承。

因為密教中有「金剛界」及「胎藏界」兩部大法，故大日如來即有金剛界大日如來及胎藏界大日如來，是為兩部大法的主尊。大毘盧寺的真言殿中，這兩尊的大日如來都有，而毘盧殿的這些小尊大日如來為金剛界大日如來。金剛界大日所結的這個手印，你雖看到了，但你不能無師傳而自己看著依樣而結手印，那稱為「私結手印」，是犯了盜法罪，必須有阿闍梨正式傳授才可以結手印，絕不能照著佛像或圖片等自己結手印，即成「盜法」，未來將入金剛地獄，故千萬不要私結手印，須有傳承才行。於是你很可能會說：「那就請師父您趕快傳給我！」然而有時因為時機未到，須待因緣成熟才可以傳。

在唐朝時，日本政府派遣很多留學生到唐朝學習，他們到唐朝不只是學佛教而已，所有唐朝的文化，都在他們學習的範圍之內。日本政府所派到中國學習佛法的留學僧，都是當時日本國內一流的人選，全是很優秀的僧人，才能被挑選代表國家出國學習。而且派赴中國留學生或留學僧，都非短暫的停留，都須待在中國至少二十年，以確定將他的專業都學到了、通達了，才准歸國，這是日本政府當時的規定，若提前回國，便有罪。空海大師被派為遣唐僧到中國學習佛法，然而空海大師滯留於中國的時間並沒那麼久，他只待了三年就回到日本了；這在遣唐留學

僧中可說是特例。那時由日本前往中國十分不容易，應說是非常困難。因為那時日本仍是非常落後的國家，造船術很差，因此所造的船都很不堅固。當時由日本到中國多半是經過日本海，而日本海的波浪很大，並且常有颱風，所以經常有海難，因此到中國一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弘法大師欲前往中國求法時，那時同行共有幾艘船我記不得了，但也遇到颱風，到達中國時只剩一半的人。弘法大師抵達國都長安後，並未立即去青龍寺參拜惠果阿闍梨。當時弘法大師先找一位西天的人（印度人）學習梵文：你若想學密法，必須先通梵文，因為真言陀羅尼全都是用梵字所寫的。弘法大師到中國後經過一年多才去拜見惠果阿闍梨，而那時聽說惠果阿闍梨即將入涅槃，因此須趕緊去拜見。惠果阿闍梨見到弘法大師時說：「我等你很久了！」幸好弘法大師及時趕到。於是惠果阿闍梨即將真言大法傾瓶以瀉，全部都傳給弘法大師。惠果大師的眾多弟子中，僅有空海大師一人同時得到「金剛界」及「胎藏界」兩部大法。傳法期中，空海大師非常精進，三個月未曾睡眠，都在努力學習、修行，很擔心阿闍梨中途圓寂。所以祖師就是祖師！我們若一晚上少睡個一、兩小時，那就不得了了！弘法大師請得金胎二界全體大法後，很快就做裝回國，回到日本後，首先閉關三年，將所得到的法，包括法理及種種真言事相，例如佈壇、儀式、法器等全都詳細整

理出來，而且對所有密教聖典深入鑽研後，再加以註解、詮釋，寫了很多著作，都蒐錄在弘法大師全集中。閉關三年後，弘法大師才出關開始大事弘法，密教的（印、中、日）「三國傳燈」大致如是。惠果阿闍梨傳法給弘法大師之後不久即圓寂，他也有傳給朝鮮的僧人，但都只傳了一部大法；在惠果阿闍梨的眾多弟子中，真正學到金、胎兩部大法的只有空海大師一人。所以真言密教在修法後作迴向時都會說「迴向三國傳燈阿闍梨」。如來正統密教稱傳承密法的師父為「阿闍梨」，藏密（西藏的喇嘛教）則稱為上師。上師實為中文之譯名，西藏語則稱為「仁波切」或「仁波車」，其義為老師，也就等於我們所稱的「師父」，而中國近代的藏密信徒則誇大其詞而譯為「上師」，以表他們對喇嘛格外的崇敬，因此須知漢傳顯教稱傳法師為「師父」，正統漢傳密教則稱傳法師為「阿闍梨」，喇嘛教則稱為仁波切或「上師」。因此不要將真言密教的阿闍梨也稱為「上師」——有些真言宗阿闍梨還自稱是「上師」，實在是不懂事。接下來，繼續介紹密法之種類。

## 第四節 密法的種類

現今密法的種類共有四種：一、唐密、二、東密、三、台密、四、藏密。以下分別解說之。

### 一、唐密

唐玄宗開元年間西天祖師傳來的密法，也就是所謂「唐初三大士」所傳進來的密法，稱為「唐密」。不過自從唐武宗會昌五年（西元845年）毀佛以後，密法傳承便受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接著，過了一百一十年（西元955年）唐末五代的後周世宗柴榮又再度毀佛，於是中土殘餘的密教便幾乎完全消滅殆盡。密法失傳之後，密教經典幾乎完全亡佚，密教理上的「解」以及事相上的「修」，率皆失傳；所有修法用的密壇、法器也完全消失至於無影無蹤，真言陀羅尼也只剩下一點點餘緒，如大悲咒、十小咒、准提咒等，然而也都不全；因為密法要完全，則必須有完整的儀軌、法本，其中含有所有相關的真言與秘印，這樣才算齊全。密教法本中第一個要素是要有「真言」，第二個要有「手印」，第三就是完整的「儀軌」。現在於漢傳佛法中雖還有些唐密的餘緒，例如「穢跡金剛法」及「准提法」，但已經沒有完全的儀軌了，只剩下一咒一印。至於其他密法，例如楞嚴咒、大悲咒、往生咒等，其根本印

或相關手印也大都失傳了，因此這些密法都殘缺不全，也因此雖然至今仍稱為「唐密」，但也僅在唐朝時才是齊全的。所幸，正統的「唐密」被日本弘法大師（也就是空海大師）從長安惠果阿闍梨手中完整地請到日本去，並保留、弘傳至今超過一千年。附帶提到，在日本空海大師於西元806年請了全套的唐密回去日本之後，僅僅過了三十九年，不到四十年，於西元845年（即武宗會昌五年）唐武宗就毀了中原的佛法，你看，這是不是好險？可見惠果阿闍梨是證道的聖人，有先見之明，才能令如來正法逃過歷代兩次、乃至三到四次被全部滅盡的曠世浩劫！

## 二、東密

首先跟大家講，「東密」其實是個俗稱，它的正式名稱是「真言宗」，而且有些人以為東密（真言宗）是日本的，這是個錯誤的觀念：其實東密如前面所說，真正完全是從中國在唐朝時傳入日本的，是真正「唐密」的正傳。

唐朝長安青龍寺惠果阿闍梨將如來正傳的真言密教傳給日僧弘法大師；弘法大師於歸國後，日本天皇便將京都的「東寺」賜給大師作為專弘密教的道場；於是弘法大師便在東寺開壇灌頂、弘傳真言密教，這就是為什麼弘法大師所傳的密法又俗稱為「東密」的原因，即因為大師最初在「東寺」傳法，故稱之為「東密」，並非因為日本是

在「中國的東邊」才稱為東密（所以請不要錯會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的密法中，以東密（真言宗）最為純正、完整，因為它完全是依於唐密原本，千餘年相傳——一千二百多年來相傳不斷，實在是很難得；因為一來，它沒有遭受政治上的迫害而亡佚或缺失；二來，日本人完全沒有變造、或篡改；更沒有增加或減少、毫無增損，完全保存原樣，因此這個法寶至今都仍保留著唐時傳來的模樣：其中的法本、儀軌，若是出自佛經、聖典的，全都有大藏經的根據（都依於三藏經典），而且還完全保存漢文原文，只不過日本人在修法時，有如他們閱讀一切漢文古文著作一般，就將漢文原文用日本音來念，再加上日文文法的記號，以便日本修法者、或學者讀誦與瞭解，猶如大正藏中所加的標號一般。至於漢文原文，則連一個字也未加以改動。其次，真言咒語的部分也完全保持唐朝大師們翻譯的梵文原文與漢字的音譯，只是再用日本的注音符號（也就是“假名”かな）來加注日本音，所以一切完全保存「漢本」原有的風貌，因此令人信得過：確實是從漢土傳入的原版法寶，原封不動，並且每一個字都是如來金口宣說。因此，以密教而言，真言宗「東密」是內容最完全、最原本的，不論經文、咒印、儀軌，全都是唐密本來的風貌。再者，以內容而言，則因「東密」包含「金剛界」與「胎藏界」兩界曼荼羅、以及佛部、蓮花部、金剛部、寶

部、羯磨部等五部大法，極其難得。故「東密」真言宗在「理」與「事」兩方面都是完整的，並且於理與事上都毫無違背如來正法之處，亦無摻雜日本的神道教，也毫無改造、更動，完全與唐密一脈相傳、法脈相續——是故須知，「東密」真言宗是最正統、最純正、最有根據的「漢傳密法」。

順便提到，由於如來正統密教是從西天（印度）傳到中國，再從中國傳到日本，因此「東密」真言宗的傳法師稱為「三國傳燈阿闍梨」，三國是指印、中、日三國。而「阿闍梨」是梵文「阿闍梨耶」（Acharya）的略稱，意思是「親教師」，是「東密」真言宗修行者修完全部「東密」的教法，得到金、胎兩部「傳法灌頂」的傳法師，依照祖師所傳，稱為「阿闍梨」；從西天、中國、到日本，代代承傳不斷，故稱為「三國傳燈阿闍梨」。本人是東密真言宗的第五十三世阿闍梨。又，順便再說，日本的佛教，於十九世紀明治天皇時，因為天皇於1868年推動「明治維新」，全盤西化，故也推動了佛教的西化，而將佛教僧侶比照基督教的牧師一般看待，也就是說將佛教俗化。從那以後，日本佛教在戒律方面，令大多數中國人不敢苟同。然而那是歷史環境的業因緣所造成的，實是無可奈何，他們也都有所覺知。因此當我去日本求法時，我的教授師之一村上阿闍梨（むらがみ先生）就很誠摯地

告誡我說：「你來學法很好，但你只要學我們好的部分；不好的，你不要學。」我懂他的意思，而且我在高野山時，一直也都堅持「漢僧」的身分與作法；這一點，日本的阿闍梨都很尊重與讚歎。所幸，日本僧人在修法期間也都是吃素持戒的，因此我去學法時，毫無困難。再者，必須一提的是，中國密教早已失傳，而日本密教卻有些戒律上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我早就發心，即使費盡千辛萬苦，也要從日本把原本全套的密教整個請回來，並且發心要令它回到正統的「漢僧」身上，傳之久遠；這樣，再度令漢傳密教三寶具全，才不辜負如來傳給我們眾生這麼寶貴的法。我一直以此當作我的使命：否則不但我的辛苦都白費了，而且恐怕只會增加佛教的混亂。因此，希望大家必須知道：我所學、所傳的「東密」，不是日本人的法，而是在中國已經斷絕了一千兩百多年的「漢傳密法」。並且我也不是「日本和尚」，而是堂堂正正、正統漢傳的僧人，我以此為榮、為幸。至於我在傳法或講密法時，有時穿東密的法衣，那是高階阿闍梨的紫衣，如唐代皇帝賜給高僧的紫衣，是一樣的來歷，故是一種殊榮，而且那也正表示我是真正留學日本，實際親上高野山修行、將正法請回來的「漢傳東密」傳人；因為在佛教的傳承中，「衣」表信物，表示傳承之徵信，故是必要的。附帶說到，我是在1991年才再開始學日文（我在高二時就曾學

了3個月的日文），補習了三年多，才去日本留學求法的。試想，四十三歲的人才開始從「アイウエオ」學起，其辛苦你可想而知。

再者必須強調的是，雖然正統密教的情況如是，但我還是非常感激日本人一千多年來完整地保存「唐密」正傳，未加改變、混雜或曲解，這一點我覺得是所有佛弟子都應有所感。日本人不但完整地保存漢傳密教，甚至連唯識宗、三論宗、俱舍宗乃至南山律宗及其他各宗各派的佛教聖典，他們都予以完整保存，就像他們保存唐式的建築、乃至於紙門、紙窗、榻榻米、木屐一樣，毫無增損地保存、使用，且都認為是他們的國寶、他們的光榮。乃至如今唐式的建築早已不稱為「唐式」了，而被轉稱為「和式」。再者，日本大正時期所編的大正藏，至今仍是全世界最完全、最權威的佛教三藏寶典。因此，對於日本人如是虔誠恭敬保存佛教聖典及教法，於整個佛教，實是功不可沒；若非如是，在中國早已滅盡的各宗派之法，任何人想修、想學，也都沒有門徑可尋了。

雖然現代人所說的「唐密」、「東密」及「台密」，都是正宗的密法，然而其間卻有些差別，行者必須知道：「唐密」及「東密」是屬於純密，而「台密」則非純粹的密法，因為其中含有天台宗的教義，且附屬於天台教。再者，當今所謂的「唐密」則是原來漢傳密法經過歷代政

治迫害的「劫後餘生」的幾個零星個別之法，而且至多僅存一咒一印，完全沒有儀軌，故十分不完整。然而，不論是唐密、東密或台密，這些「密法」皆是傳自西天（印度），其中一切經、軌，在大藏經中都有；並且，須知：其道理與經典皆與漢傳顯教一樣，都是有大藏經作為根據，因此這些都是正統的密宗；至於藏密則是屬於另外一種。

### 三、台密

在唐朝的時候，日本有一位跟弘法大師同時的大師叫作最澄<sup>さいちようだいし</sup>大師，他也入唐取經；他到天台山去學習天台宗而得到天台的傳承。後來他下天台山回國的途中，順道也學了一些密法，因為當時密法在中國非常流行，這種情形就像今日的日本一樣，並非只有「真言宗」本宗的人才修密法，而是其他宗派的行人多少也學些密法。最澄大師雖也學了一些密法，但並非全套密法，僅得其中一部分。最澄大師回到日本以後，便在京都附近的比叡山<sup>ひえいざん</sup>，建立了日本天台宗的總本山，是為日本天台宗的開祖。最澄大師在比叡山傳天台宗，同時也兼傳一些他所學到的密法。後來他並派了兩名徒弟去高野山向弘法大師學密法，學畢之後再返回比叡山，其教法因此而兼有天台宗及密宗之法，故稱之為「台密」——那個「台」字是指「天台宗」的「台」，

而不是台灣的「台」。因為是天台宗所附屬的密，所以不是「純密」，而且也不全，主要是以「胎藏界」為主，為什麼呢？這是有理由的：因為胎藏界所講的真如本性，與天台宗根本經典法華經之強調「真如緣起」的性宗觀點相接近，所以「台密」便將天台教法與大日經等「胎藏界」密法揉合在一起，且偏向只提倡胎藏界法。因此，如果以純正來講的話，台密是「正」，不錯；但是不純，因為其法為顯密雜揉；並且若以「完全」來講，台密也不全，而且是附屬於天台法，所以並非主法（主要的法），這是日本「台密」的情況。附及，最澄大師卒於西元822年，日本天皇於八六六年賜給他的諡號為傳教大師<sup>てんぎょうだいし</sup>，從此大家都以傳教大師稱之。

## 四、藏密

跟「東密」一樣，「藏密」也是個俗稱，這是民國初年一些學習「藏傳佛法」的漢人給它的名稱，而在我國歷代及歷史課本上，一向都稱之為喇嘛教，英文是Lamaism，在國際上又通稱為西藏佛教（Tibetan Buddhism），這是因為「藏傳佛法」與「漢傳佛法」有許多顯著不同之處的關係。

「藏密」就是西藏人的密法。西藏以前也有人前往印度去求密法。依照他們的傳承而言，相傳紅教寧瑪巴有

一位蓮華生大士，依紅教寧瑪巴所言，蓮花生大士為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三位一體的化身，這與天主教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Trinity）的說法頗為雷同；不過在正統佛教三藏、大小乘經典中，皆絕無與外道雷同的所謂「三位一體」之說。又，無獨有偶，另一外道，婆羅門教，也有三位一體之說；其說為大梵天（Brahma，造物之神）、毘紐天（Vishnu，保存之神）、濕婆天（Siva，破壞與再生之神）為三位一體。然佛法的佛菩薩，一尊是一尊，並無此尊與他尊合在一起的道理與事實——因為一切眾生與佛都一樣，各自皆有其神識（八識），沒有哪一人與別人的神識合在一起的事，否則一人有二個本識，即自體錯亂，如楞嚴經「七處徵心」中所說。故知藏密的理與事多有與外道雷同，或取法外道之處；這與如來正法之理不合。

話說相傳蓮華生大士從印度到西藏去傳法，這是依藏密傳承所言；但若依歷史上所說，則是西藏人正式前往印度去求法的時代，差不多已在元朝時，亦即是西元1400年左右，也就是說那時已經是十五世紀了；然而在西元十五世紀時，印度已經沒有佛法了，因為印度的佛法早在第九、第十世紀時已被土耳其帝國（唐代稱之為大食帝國）的回教徒大致消滅了；印度於西元1001年已被回教王馬穆德（Mahmud）占領，而淪為殖民地。佛教也因此完全被

消滅了。所以西藏人前往印度去求佛法時，印度早已亡國約三百年，而且其本土的佛法也早已滅絕了，同時其原始的婆羅門教(也就是印度教)便趁機再度崛起。所以依照歷史的研究，西藏人前往印度所求到的佛法，其內涵實是以印度教為主，雖然其中含有佛教的餘緒在內。西藏最早的佛教，依歷史而言，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嫁入西藏和番時，順便將佛教帶進西藏的；而且文成公主帶入西藏的佛法原與漢土差不多，主要是以顯教為主。後來由於西藏人到印度去求法，婆羅門教的東西遂摻雜進去；此外，再加上西藏當地的「笨波教」(Bon-po)或稱「笨教」或「棒教」(Bon)，又俗稱黑教，(笨教有一點類似中國的道教。據研究，笨教中許多主體內容是得自於從中國傳入的道教，其中含有靈魂崇拜、扶乩、咒術、符籙與風水等。)因此，世界史家與比較宗教學者皆同意：西藏的密教是由佛教、婆羅門教與笨教三種元素合成的；關於這一點，各種百科全書以及哲學辭典都是這麼寫的；你可上網去查閱；連西藏人也是同意的。此外，藏密還有關於遵守「如來清規」方面的問題，在此不便多說。

綜上所述，當今所有佛教的密法中，最純正的便是高野山真言宗的密法，也就是在唐代從中國傳過去的「東密」真言宗。

## 第五節 密教在中國斷絕之原因

中國唐朝長安青龍寺的惠果阿闍梨傳法給弘法大師之後，密教速即在日本大興，並且傳承至今不斷，超過一千年。而中國之密教則因種種因素，幾乎完全斷絕。密教在中國斷絕的因素有許多，歸納起來約有三項：第一、為政治因素；第二、為歷史因素；第三則為文化因素。以下謹逐項說明之：

### 一、政治因素

密法會在中國斷絕的原因，最重大的即是政治因素，尤其是特指在中國歷史上曾發生的「三武一宗」法難，這「三武一宗」是指四個皇帝：

- ① 北魏太武帝（西元446年）
- ② 北周武帝（西元573年）
- ③ 唐武宗（西元845年）
- ④ 後周世宗（西元955年）

因前三位帝王的諡號中都有「武」字，而且他們都曾經下令毀滅佛法，將全國所有的佛寺砸毀、逼僧還俗、破壞佛像、燒毀佛經，所以稱為「三武一宗」法難。所以當時的佛教就立時變成非法的宗教；各宗的大師為求自保，都紛紛避走山林。這四位皇帝為何要破壞佛法呢？原因都

是他們信奉道教，聽信道士的話，而毀滅佛法。這雖是政治因素，但也與文化有關，容後再詳述。然而因為密教修法必須有法壇及各種法器，所以一旦被破壞、禁絕，就很難再恢復了，這是密教之所以會在中國全面斷絕的政治上之因素。

## 二、歷史因素

政治與歷史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中國的歷史很特殊，歷代除了堯舜之外，可說每一個朝代的王位都是搶來的，商湯伐桀、武王伐紂，開了先例，美名之為「弔民伐罪」或「革命」，其實都幾乎是先以武力叛變，然後弑其君主、奪其王位；殷商伐桀滅夏、周武伐紂滅商，秦始皇滅周併吞六國，一統天下之後，更是走向完全的帝王極權專制；漢朝也是一樣，晉、隋、唐亦復如是，這些朝代的王位，以事實而言，全都是搶來的（附及，因此所謂「革命」，並非近代孫中山等才開始有的，而可說是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歷史傳統之一。）王位既都是搶來的，所以當然也最怕別人搶他，因此中國歷代帝王就特別忌諱、害怕咒術，是故對於密法特別敏感與不信任。

相對的，日本的天皇自古皆傳承不斷（日人所謂「萬世一系」）。在整個日本歷史中，雖然也有武人割據、南北朝等等亂世，但從未有弑君篡位之事，因此日本天皇大

都是名正言順的傳承，從沒有搶來的；因此日本歷代天皇也從不用擔心有人會用武力、咒術、或密法搶他的王位，因此自從弘法大師將密教帶回日本之後，歷代天皇皆「大膽」、大力地護持；不但大力護持，歷代天皇及皇親貴胄，也多半是高野山真言宗的歸依弟子，他們的陵墓也多半在高野山。這就是漢傳密教為何會在日本得以興盛的歷史因素。

### 三、文化因素

#### 1. 儒家文化對佛教的排斥與衝突

中國的密教之所以斷絕，在文化層面的因素，主要是因為儒家思想的普及。自從漢武帝依董仲舒提議，罷黜百家、獨尊儒家以來，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就成為近二千年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在先秦諸子時，百家爭鳴，思想自由，因此中國文化達到前所未有輝煌燦爛的高峰，這是不爭的事實。當時各家各派各立其說，言論完全自由，包括楊朱的個人主義、孟子的民主思想、墨家的兼愛天下，乃至法家的法治思想、以及商鞅的富國強兵、黷武主義，幾乎各色各樣的哲學、政治、經濟思想，在那時代都能自由研究，自由傳布；那時代真是中國學術的黃金時代：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在秦朝統

一天下以後，便開始箝制自由，焚書坑儒，壓制知識份子，於是中國人的自由到此告一段落。秦末天下大亂，最後漢高祖劉邦滅了項羽統一中國，又以另一種方式來箝制自由：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定於一尊。那主要原因是孔子的學說一向是「擁護中央」的，儒士寒窗苦讀的最終目標，多是為「致仕」（作官），為君王所用，因此秦半都成為御用文人，稱之為忠君愛國，歷代皆如是。話說漢朝底定天下之後，由漢高祖傳給漢惠帝，接著再傳到漢文帝、漢景帝時，中國歷史皆將當時帝王崇尚道術、老莊之學，美名為讓天下得以休養生息，而稱之為「文景之治」，而究其實，則是文帝、景帝喜好黃老仙術。但道家的風光只在文景之治短暫的時刻。到了漢武帝便開始厲行獨尊儒家，罷黜所有其他諸家的言論自由。故自那時起，中國士人若要任公職（作官）便必須熟讀儒家的四書、五經等儒家的典籍，且參加官方的考試通過。你若崇拜道家或名家等學術，你即使學問再好，也無法以此而進入仕途。所以自漢武帝時起，儒家思想變成「顯學」，讀書人要功成名就，得一官半職，就必須背誦四書、五經等。由於漢武帝將儒家思想與仕途掛勾，於是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全都變成「非主流」或「在野之學」，只落為知識份子暇時遊心玩賞之物。因此，質而言之，儒家思想變成了官方正統的學問；朝廷所提倡的學問就是儒家的學說。是故

儒家思想自漢代以來近二千年（漢武帝於西元140年即帝位）變成中國最通行、最正統的文化思想主流。這對我們學佛的人有什麼影響呢？這與佛法的傳布大有關係，因為既然在佛法傳入中國以前儒家思想就已經成為正統，主導中國學術文化，所以當佛法傳入中國時，必然首先會與儒家發生衝突。因此這時候，皇帝的態度變得很重要，他到底是要聽從博學的儒者之言，還是要聽佛法中的大德高僧之言呢？這之間即存在著衝突的關係。孔子在論語中有一句話說：「子不語怪力亂神」，與鬼神有關的，孔子均不談論。他並且說「敬鬼神而遠之。」所以鬼神之事，孔子雖尊敬但卻離得遠遠的。此與佛教不同，依佛教的觀點，鬼神亦是六道眾生之一，所以都必須包含在利益、度化的對象之中。很多儒家中有名的學者都排斥佛家，其原因有一部分是與孔子的這一些思想有關。儒家思想對古時社會文化影響十分深巨，例如自古以來，中國婦女地位都很低，那是為什麼呢？孔子在論語中曾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孔子在這句話中，幾乎將女人與小人等量齊觀，如此貶斥婦女的思想，對於歷代婦女地位之低微，不無影響。然而，最重要的還是由於帝王提倡儒家；帝王為何要提倡儒家呢？因為儒家倡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其最終的目的，即是要「平天下」（治天下，令天下太平）。因此儒家所談的道理主要便是以「治術」

為著眼點，也就是「政治」；亦即儒學的終極目標是為了政治，為了「從政」、「致仕」（為官），故儒學依實而言，實是王朝或政治的附庸。至於佛家所說者，則真正是修身、修心之道，所以兩者之間有極大的差別。因為儒學被帝王尊為最高，而儒家之觀念亦對帝王的集權比較有利。然而如果大家都信佛，都提倡眾生一律平等的話，這種平等思想，皇帝認為對他的治國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所以佛、儒思想對於帝王本身就有這層利害關係在，因此帝王傾向重用儒家，因為那是世間法，是故佛教的弘揚便受到儒家的排擠，因此佛法在中國一向就不如儒學昌盛。

## 2. 道教思想對佛教的排斥與衝突

剛剛講的是儒家對佛法的排斥。接著，中國還有「道家」及「道教」對於佛法在中土弘揚造成障礙。道教是中國土產的宗教，自古以來中國的道士即經常與佛教的法師鬥法，那是真的公開鬥法，而不只是私下比試而已。因為有時彼此相爭不下，後來鬧到皇帝那裡，皇帝即要求佛、道兩造公開鬥法。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故事，佛道雙方就在皇帝面前當場比劃。然而，古代佛法的大師與道教的道士公開鬥法，多半是佛教大師獲勝，這就為什麼佛教得以在中國存活、流傳下來的原因之一；然而卻也無法一枝獨秀。話說回頭，中國古代的皇帝中，有的確實也很信佛，

而有的則不信；不過他們即使不信佛，但通常也不太敢於得罪佛法，仍然依前代一樣提倡佛教，那是因為佛法大大有益於世道人心，有助於帝王治理天下，實是移風易俗的一種上好工具，是故也為帝王們之所樂用。

總結方才所說：密教為何會在中國幾乎完全消失的呢？是因為政治、歷史、以及文化三方面的綜合因素所致。在文化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儒家、道家與道教在中國的勢力一向很大，因而佛法大受排擠，尤其是「三武一宗」法難之後，佛教各宗元氣大傷，尤其是密法，所有密教經典、密壇、法器均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密教活動成為不合法，傳法的修行人紛紛走避山林；加上中國歷代皇帝怕密法，為什麼呢？因為自古中國皇帝的帝位都是搶來的，所謂「打天下」得來的，是吧？首開先例的是商湯革命，商湯革命其實就是造反，可不是嗎？商湯將夏桀推翻了；其次，周武王革命，儒家稱之為「弔民伐罪」，將商紂王給除掉了。你們以前若曾看過歌仔戲「妲己敗紂王」的，大都知道，那是封神榜中講的故事。依封神榜演義來說，妲己為九尾狐狸精，以她的媚力，她令紂王整天沉迷、耽溺於酒色，不理國政，同時發明一些酷刑之具來整治忠良，亂搞一番，導致民心沸騰，天下大亂。所以周文王、武王才起來革命，孔子因而將商湯、周文王、武王，也尊為「聖人」；即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稱為中國的「一貫道統」這種儒家的八股說法。以前我在高中時的作文中也是這樣套公式。然而依近代新儒學之研究，說這些都是孔子的「託古改制」。何謂「託古改制」呢？意思是說孔子「藉古人的名義，來行改制之實」，且說：其實周公等人的情況，並非全如孔子所說的那樣完美；同樣，周文王與周武王，乃至堯、舜、禹、湯、是否真是所謂的「一貫道統」？讀歷史系或念國文系的人都知道，由歷史的角度來看堯、舜或許還不錯，但文、武、周公就很難講了，因為他們其實都是「革命家」，說好聽是「打天下」，但說難聽則是「搶天下」，這要比較才能知道。所以這些王者的天下都是搶奪而來的；而搶奪天下的人，都很怕別人再將他們的天下搶走，因此自古以來，由搶天下而成的帝王都勢必用專制高壓的手段，來壓制異己及鞏固其政權，讓別人不敢再造他的反。而儒家所倡導的思想理論中，便有協助帝王專制統治的功能，因為儒家所倡導的「天地君親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五倫關係，這之間「君」與「臣」的分際都不得有分毫踰越，而這一切便成了統治者的方便，所以歷代帝王於各種學術中特別提倡儒家的原因即在此。當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綱五常之倫理關係是很好，但卻不能以高壓手段來達成，而應用精神感化，何以故？比如說，我們學佛的，師父即是師父，佛祖就是佛祖，這之

間師徒關係是不能亂的，但弟子對師父的尊敬與感恩，主要都是弟子主動發自內心，而非來自師父的壓制。而帝王所提倡的儒家君臣父子等的關係，就如同軍隊一樣，是「由外而內」的，強令你絕對服從。所以儒家是強調絕對服從的，那與軍中強調「軍人唯一的天職就是絕對服從」，如出一轍。然而佛法的一切作法，皆非「由外而內」（外鑠），而是「由內而外」，是重啟發而自動自發的，由行者發自內心、真心地對父母、師長之恩由理解、感激而思報，因此佛弟子是以感恩或報恩的心情，而表現出對師長等的尊敬；當然也許偶而也跟父母有些意見不同，但那還不嚴重，而如果因而頂撞師父，這就有不恭敬師僧三寶的後果。所以佛教與儒家的差別即在此：儒家的理念與作法皆是「由外而內」，以「禮」為手段來約束、規範人，令人變成一致、固定的形象；而佛教之教法則是「由內而外」，讓你由於內心瞭解之後，導致內心自覺，因而從自心中主動自發而行善，而非迫於外在的規範所強加而產生被動的反應。所以佛法的修行與日常生活一樣，行者都必須發自內心，不能由別人對你要求，你才做，那樣子不但是表面的，而且其動力是「外來」的，如此就變成「外道」。若禮節是由於他人要求後才做的，便非真實的禮敬，而只是表面的尊敬，與發自內心的恭敬大相逕庭，因此佛與儒的道理與實際作法是有極大的差別的。

## 第六節、日本密教傳續不斷之原因

相對於中國密法之斷絕消失，為何日本密教卻能一直傳承下來，從未中斷，而且一直非常昌盛，其原因就頗值得我們深思、探討乃至借鏡。其主要原因，我歸納共有以下幾點：

### 一、天皇皈依、護持密教

弘法大師返回日本之後，日本天皇親身皈依並拜為國師。大師既已成為天皇的師父，全國百姓便都須尊崇他，如此由於上行下效之功，對於弘揚正法，大有助益。這點便與中國迥然不同：由於中國開國皇帝的王位都是搶來的，因此便深怕修學密法的大師遭人利用，甚或疑懼、防止他本人起心欲奪其王位，所以中國的皇帝除了少數幾位以外，多半疑懼密教。反之，日本的天皇不但本人皈依密教、而且大力護持密教，甚至天皇本人也跟大師修學密法。自弘法大師返回日本之後，日本天皇世世代代的王族、皇親國戚、及其眷屬，每隔一段時間，若不是天皇厭棄了世俗徵逐而出家，便是太子出家，或是皇后、皇太后出家修道。並且他們出家很多並非因為遭受什麼失敗或打擊，而真是勘破世俗以及慕道，所以歷代日本皇族出家是很平常的事情，這點與印度很像，而中國皇族出家則如鳳

毛鱗角。當然日本出家的皇族中也有不少是因為看到人間苦難無邊，因而厭棄王宮的繁華，因而出家的。日本皇族或皇親國戚出家的地方，往往集中在幾家寺廟（稱為御廟），所以日本文化中，從天皇以下，都有尊奉三寶的傳統，而且與中國正好相反，他們特別崇奉密教。也正因為帝王崇奉密教之故，所以日本歷來密教才能特別興盛，歷久不衰。

## 二、神道教昌盛

日本也有土產的宗教，即是神道教，那是崇拜「日照大神」或「天照大神」（即太陽神）及天皇的始祖神武天皇。依照日本神話而言，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孫子，下降人間出世而為日本天皇；這與中國的皇帝自稱是「天子」（上天之子）是類似的。而歐洲十七、十八世紀的「君權神授」之說，也是走同一類的路子。不過依照現代考古人類學的研究，認為神武天皇是日本古代皇室創造出來的神話，以將帝王神格化，增其威權，因此而稱他為天照大神的孫子。這就有點像我們中國史前的三皇五帝一般是被神格化的。並且神武天皇也有如神一般，其壽命也是好幾百歲（這點又與我們的三皇五帝雷同，可見史前史的帝王多有類似的傳說。）所以日本神道教所崇拜的主尊為天照大神，其次則為天皇的始祖及其家族；日本神道教所崇奉

的第三種神靈也與中國雷同，屬於忠臣、孝子之類的人，他們於死後受到膜拜供奉，例如，關公、岳飛、孔明等都被奉為神靈來崇拜；其次也有在生時為大善人，死後則成為土地公，而受人祭拜；另外像城隍爺，也是好人死後成神；其他如五府千歲、太子爺等，在生為善人，死後為善神，故受人尊敬膜拜。所以中國道教所崇拜的神祇大抵如是，表面上說是拜神，其實皆是拜鬼，因為依佛法而言，鬼神是同一「道」的：有福報者稱之為「神」，無福報者即為「鬼」。這點也與我們活人在世時一樣：同樣是喝酒，有錢人喝酒便被稱為「酒仙」；窮人喝酒就被稱為「酒鬼」；乃至賭博，有錢人好賭稱為「賭仙」，窮人嗜賭就成為「賭鬼」，其名相雖有高下之分，但其喝酒、賭博的行為並無實質的不同。

不過日本人拜神的態度與我們中國人又不同；他們拜神是真的很虔誠、非常尊敬神，所以他們要接受佛法就比較容易。在他們心目中，神與佛有些類近之處，尤其在密教中有很多的護法神，所以日本人要接受密法，就更加容易。因此日本密教會昌盛與其神道教之昌盛也有相當關係；因為就凡夫而言，鬼神是不可思議的，而日本人普遍敬神、信神，於是一旦因緣成熟，要轉為信仰密教，即較其他民族容易，這也是日本密教昌盛的原因之一。

### 三、日本人真正遵古的個性

密教能在日本昌盛，歷代不衰的第三點原因，與日本人的國民性有關。日本人的國民性之特點，就是真的非常的遵古：他們對於祖上所留下的一點一滴，都非常愛惜，全盤接受而且妥善保存，更不會擅自去更改它，或任意破壞。這點又與中國人大不相同。日本人不只是他們自己祖先所留下的東西會加以妥善保存，甚至連祖先從外國請回來的，或所學得的東西，也都一體加以妥善保存。例如，唐朝時中國人所穿的木屐，過了一千多年，日本人到現在還在穿——在高野山到處有人穿著上街——咿咿咿之聲不絕於耳。其次，唐朝人所用的榻榻米（草蓆）、紙門、紙窗、紙扇，乃至於茶道、花道等，都是唐代傳到日本的文物，而日本人一直都將之視為極其高尚的寶貝而加以保存、傳承，並且發揚光大。他們的「和服」便是唐代的服裝略加改良而成的，他們稱之為「和服」或「吳服」因其布匹絹帛的織法是在唐代從江浙（吳）傳進日本的；再說他們的文字，自古以來也是一直保存傳承著。附帶一提，日文中的五十音是如何來的呢？那是空海大師在中國求得密法後，因為密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真言（咒語），當時於密教法本中都是用梵文寫的，而附上漢文譯音；而在中國顯教的經法中，都只保存咒語漢譯的中文，而將梵字

完全略去。但在密教部的經文、儀軌中，其真言則仍保存梵文。空海大師為了讓日本信眾普遍都能念這些真言，於是便依漢字楷書與行草以及梵文五十音而製作了日本五十音，且以此日文五十音來註梵咒的發音，以方便日人修學真言。此五十音開始時有如中國的ㄅㄆㄇ注音符號。所以日文的「平假名」與「片假名」，其來源與用意是為了宣揚佛法。其「片假名」與「平假名」是如何造的呢？這是空海大師依於中文楷書、行書及草書所創造出來的。其中「片假名」是取中文楷書之偏旁，例如：アイウエオ的「イ」，為「人」字旁，那個「イ」即依於「秋水伊人」的「伊」字，取其部首，即成日文的「イ」字，不僅在字形上取漢字偏旁，連發音都一樣。平假名あいうえお的「あ」字是由中文草體的「安」字（安心的安）而來；まみむめもの「め」字則是由中文妹妹的「妹」字取其「女」字旁而來；所以日文的字母是依於中文，取其「偏旁」而來，其發音也常與中文類近。如是，以這些字母當作注音符號來注梵字「陀羅尼」的音，這樣才能令日本人普遍都能念密教的真言。至於我們中國顯教在學咒語方面就沒那麼麻煩，我們就直接用漢字作為注音符號。例如大悲咒的「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就依照漢字譯音來讀；然而，日本真言密教的法本與儀軌裡，則仍然保持與大藏經「密教部」的經咒一樣，都是用梵字書寫，而那梵

字是古梵文的「悉曇梵字」(Siddham)與目前佛學院所教的現代梵語(Modern Sanskrit)係「天城體」的梵字不同。

日本人的個性非常容易吸收別人的東西，模仿力極強，而且很會保存古物；他們對於所學到的東西，都不會輕易捨棄、更改或破壞；這點與中國人正好相反。中國人比較富於想像、發明，吸收能力也不錯，但非常「毀類」(台語，不愛惜物品)，破壞力超強，不尊重古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中國人對於祖先所留下來的東西，例如制度、習俗甚或有形的器具，只要覺得稍有不便，就加以改變；例如房子、用品、文字，通常由於時代不同便加以改變，從來不會遵於古制而加以保存；因此，經常會擅加更改，改到後來，常常是面目全非，完全失去了祖先所留下來的原版風貌了。

又如唐代及唐代以前的人坐在榻榻米上，其坐姿稱為「正座」，其實那是我們中國老祖宗的坐姿(早在商周時代，那時還沒有椅子，所以平常坐時都「跪坐」在蓆上。例如孔子向老子學禮的那幅畫，便是兩人都跪坐在蓆上一張矮茶几前。那跪坐的姿勢便稱為「正座」。我們現在都早已不採用此坐姿了。然而日本人直到現在，若住和式房子，或學佛的人日常修行念經時都是採此坐姿，而且一坐就至少一個鐘頭。若要我盤腿坐，我沒什麼問題；但若正座，對我來講，實在很辛苦；然而日本人自從在唐代學到

正座後，他們就一直坐到現在！再說我們盤腿坐則是學佛的人才會那樣坐，一般人也不會那樣坐；而日本人則可說每個人都會「正座」。

我住的學寮，是房東特地將他的佛堂打掃乾淨後，騰出隔壁的房間租給我的。有一天，一位高野山大學的學生來跟我聊天，我們兩人坐在矮茶几前，我散盤坐著，那位大學生則是「正座」坐在那裡。經過很久以後，我問他正座可以坐多久？他說他從沒想過這問題！可見這對他們有些人而言，已如同坐在椅子上，而他們自己的腳踵便有如他們的椅子一般。我想唐代的人，採正座的坐姿有兩點好處：第一點，要站起來很容易，也很快；第二，由生理學的角度來看，採正座的坐姿，雙腳會比較柔軟，不會彎不下去，或蹲不下去。還有，雙腳的腳底與腳面上有很多重要穴道，多多正座便會常常壓迫及按摩到那些穴道，血液較易通暢，所以有利於養生。（附及，瑜伽術則稱「正座」為「金剛座」，是瑜伽術必修的一式，可能是基於此理。）我們中國人還算不錯，多半都還能蹲下。以前我在美國教那些洋人打太極拳時，其中有幾個招式必須雙腿蹲下，他們之間便有好幾位連蹲都不能蹲，他的腿關節好像被用鏢絲鎖住一般，那大概是由於小時候不曾蹲著玩彈珠、圓牌的緣故吧？現代的小孩可能也不太能蹲了，因為連上大號都是坐著，而不是蹲著，久而久之，腿就不能

蹲了。日本人因為經常正座，所以他們的雙腿自然比較柔軟。

基於以上所探討的日本人遵古的習性，故當我們領教到他們在保存密法方面，可說已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時，我們便一點也不訝異：他們對一切法本都從未加以任何更改，都是保存著祖先所傳下來的那個模樣：該用漢文部分就是用漢文；該用梵文的地方，就還是用梵文；不會念的漢字或梵字，便在旁邊用日文五十音注音，至於其意義則除非其漢文程度很高的人，則無法完全瞭解。所以我們念漢文心經，他們同樣也念漢文心經，一字都不差，只是他們是用日語音來念。正如同有些台灣人用台語來念心經、廣東人用廣東話來念心經一樣。用台語古音念經卻很接近日語的發音，因為古典的台語是中原的古音（故台灣官話稱為「漢音」），而日語發音便是用中原古音去拼音的。日本人遵古的程度到了什麼地步呢？比如說，同一部佛經上的同一個字，或不同經文上的同一字，有時會注完全不同的發音；若祖師注的是這個音，他們便照著唸，絲毫不會去想到別的。比如說，「經」這個字，在本經此處注「きよう」，他們一千多年來就毫不考慮地照唸「きよう」；而在此部經別處「經」字卻注為「けい」，他們一千多年來也是隨著唸「けい」，絕不問：「為何不同音？」，也不會擅自把它改成一致。又如，「菩提」這兩

個字，在某經文中注為「ぼうでい」，他們就會照著唸「ぼうでい」；但在同一經中別處若注成「ぼうち」，他們也毫無疑問地照著唸「ぼうち」；倘若注成「ぼうだい」，他們一樣照著唸「ぼうだい」。所以這點是日本人非常可愛的極其遵古與執著之處：祖師若注成這個音，他們就照著念這個音，而絕不會自作聰明更改其音；一千多年來他們也從未懷疑可能是古人傳抄錯誤，因而擅自加以更正。而對中國人這麼富於小聰明、常自以為是的民族而言，多半會大膽地推斷：那是古人傳抄錯誤；因而很可能就逕自加以「更正」或「訂正」，對吧？再舉一個例子，「大菩提」在日文中有時唸成「だいぼうでい」，有時又讀為「だいぼうだい」，或甚至唸成「だいぼうち」；我在高野山時，也跟著如是唸，絲毫不容懷疑。

## 第七節 高野鱗爪

### a. 聖地觀感

講了老半天，都還沒談到高野山本身。話說弘法大師在京都東寺傳法，但因東寺就在京都市中心，因此後來他就想找一個地方建立真言密教根本道場，以令當代及後代弟子有一個長久依止、安心修行的伽藍。最後找到了和歌

山縣的高野山（和歌山縣在大阪東方約兩個小時車程）。這高野山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是，它的地形很像一朵八葉蓮花。你若要上高野山，可由大阪市搭車前往難波（難波為大阪之古稱，亦即舊大阪），再由難波搭電車到極樂橋，再換電纜車（Cable car）上高野山。這電纜車與一般電纜車不同的是：它是貼在地面上行走的，與一般觀光勝地的高空纜車吊在半空中者完全不同。前往高野山的電纜車每次都只掛兩節車廂上山，沿著山勢往上爬，而山坡的角度大約是四十五度，十分陡峭，若未搭過的人會覺得很新鮮。雖然山坡很陡，但很奇怪的是，當纜車到達山上之後，卻見一整片全都是平地，這真是相當特殊的事。偶而有些地方不太平坦，也只是稍微隆起或低下而已；整體而言，地勢非常平整。因為電纜車是以四十五度直接上坡之故，所以便不必繞山路蜿蜒而上，因此，你若搭電纜車上高野山，約十多分鐘就可抵達山頂了。但若開自用車上山，則須沿著山路，一路不停彎來彎去地往上爬，真的不只「九彎十八拐」，繞到最後確實會令人暈頭轉向。有一次我從高野山下來時，一位日本朋友開車載我下山，因為山勢陡峭，所以繞了很長的山路才到達山腳下。

高野山另有一項特殊之處，除了山上很平坦之外，而且也完全沒有蚊子，夜晚睡覺時不必掛蚊帳，也不必擔心蚊子會來叮；並且也無蟑螂、螞蟻等小蟲。因為沒有螞

蟻，所以你若將糖放在那裡十來天，也不會有螞蟻前來搬食；甚至也沒看到過老鼠，這是頗為奇特之事：所以聖地真的就是聖地，確是清淨的修行場所，因而不會感應一些昆蟲、蚊蟻、鼠輩等不淨之類的眾生前來干擾。

依據我的教授師村上先生說，在明治天皇時，高野山共有兩千座佛寺，但在明治天皇以後，寺院的數目便逐漸減少，目前只剩下一百六十五寺。高野山總本山的那座主寺稱為「金剛峰寺」。雖然寺院數目減少了一千多，但高野山還是日本佛教寺院聚集的靈山聖地。

## b. 研修之旅

### (1) 不違師教

在高野山學習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必須「不違師教」。師長說什麼，你就一定要照做，絕不可頂撞師長，跟師長「辯話骨」（台語，抬槓之意）那是犯很大的忌諱的。有時師長雖未明講，但你也要知道師長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因為日本人很含蓄，而日語則是有名的「曖昧」。）或者師長點到為止的，當弟子的就須明瞭，且遵照師長的要求去貫徹執行。我的教授師村上老師曾對我說：也有一些外國人來高野山學密法，他們除了

咒語之外，其餘的經文全部是照著經本上的漢字用中文發音來念；村上老師又說：「他們到底在念些什麼，我實在不知道！」雖然村上老師並未強制我必須念日本音，因此我若仍念中文音應該也是可以的吧？為什麼不可以呢？但因為師長的這句話，我便發心全部以日文發音，從頭開始學，包括我早就會背的心經、以及後來學的密教根本經典之一理趣經等，都用日音念。那部經內容相當長，從經文的正文到最後迴向、懺悔、隨喜、勸請等，都用日文音唸。再者，因經文都是古文，我們若唸中文便較知其意，若唸日音則不能立即瞭解所念經文之義；但一切還是得重新開始，全都改成日音，這樣作就是不違師教，也是一種學習或修行。

這件事中含有一個重要意義，這和我上面所講的有些關連，亦即敬禮不可來自「要求」，必須是發自內心。例如師父不能要求弟子見到師父一定要頂禮，這種話不方便講，那必須是弟子發自內心的尊敬，因而見面時便能主動禮敬。同理，我的教授師也只能「點到為止」而已，並無「強制要求」之意；雖然我也知道他的感覺。我們學佛的人有一件事很重要，即是：「令善知識歡喜」，你所作的事，即使再怎麼辛苦，就只是為了令他歡喜，如是而已，沒有別的，這是一切佛法中最重要精神。

這樣的自我要求、自我期許，不只是求法者應如此，

也不只是佛法中須如此，即使在世間法上亦應如此。譬如，我們都知道要孝順父母，但孝順父母有種種差等，真正孝順父母的人，便能常令父母歡喜；而常令父母心生煩惱者，即成不孝之屬。不論你一個月給父母幾千、幾萬元，你若常令父母不歡喜，也算不得是孝順，對吧？同理，你若要孝順師長，就應令師長歡喜。這之中學問很大，因為你若絲毫不知師長心裡是怎麼想的，你便不知如何才能令師長歡喜，對吧？師長是僧，我們作弟子的要恭敬三寶，而且既是「師僧」，即此僧寶亦是老師，故更應令師僧歡喜。至於佛寶，我們學佛的人除了要能令現前的師僧歡喜，並且更要能令佛歡喜。依華嚴經而言，人若要修行，就必須要令佛歡喜。然而要令師僧歡喜比較容易，要令佛歡喜則十分不容易：因為你無法知道佛要些什麼：佛也不穿棉毛衫，也不穿衛生衣，師父若欠一件衛生衣時，買一件而很恭敬地供養他，他就很歡喜；但佛既不須穿我們的衣服，也不用我們一般凡夫的東西，我們如何能令佛歡喜呢？這確實很困難。然而華嚴經上說：「若令一切眾生心生歡喜，則令佛歡喜。若令一切眾生歡喜，則是孝順諸佛。」所以，為佛弟子怎麼孝順諸佛？怎麼令佛歡喜？那就是令眾生歡喜！何以故？因為大般涅槃經說：「一切諸佛等視眾生猶如一子。」故能令諸佛歡喜，則是已達普賢菩薩的境界；而欲令佛或師長歡喜，第一項須作的，

就是「不違師教」及「不違佛教」；為弟子者若能不違背師父的教示，他才會歡喜；否則師父如是教，你卻偏偏認為：「不一定要如此吧？」，我們中國人就最會來這一套。

## (2) 堅持遵古的執著

日本人如何保存密法呢？可說保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現在都用電燈了，但他們在修法時，在密殿中還是只點蠟燭；關於這點我一直想不通，既已有電燈，為何修法時不用電燈而要用蠟燭呢？他們在大殿中通常只留一盞燈，是為找蠟燭用的，等拿到蠟燭點燃之後，就把電燈關掉了。所以每位念經、修法者面前都各有一枝蠟燭，而且是細小的一支而非大支；所以他們就是這樣遵於古制。唐朝時是沒有電燈，然而現在有電燈了，他們還是仍舊如古時一樣點著蠟燭念經；再者，古時候法壇的規制是這個模樣，千年之後他們仍舊繼續保持那個樣子；以前的「金剛杵」的形狀是這個樣子，千年之後的現在，仍然是維持那個樣子。金剛杵有五鈷杵、三鈷杵及獨鈷杵，但你注意看這五鈷杵，它中間的一股、四邊的四股，是彼此分開、不相接觸的，這種細緻的鑄造工夫是很困難的。但你看藏密的五鈷杵的五股頂端都是合在一起，變成一團的，這種高級青銅鑄冶的技術在中國唐朝時已有了，但也隨著密教

的滅絕而完全失傳了，現在連台灣也做不出來這種品質；中國大陸更不用說了。而日本人由於遵守古制且能擇善固執，因此還能繼續保存著古時五鈷杵的原樣，同時也令中國 唐朝這種高等的鑄冶技術不致於失傳。中國古人穿木屐，現在的日僧及許多平民仍常穿木屐；古人點蠟燭修法，日本寺院中如今仍然如是。就是因為日本人這點特殊的執著，密教眾多的法器才能一直保存傳承下來，這絕不是弘法大師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夠做得到的，而是日本人全民族的個性與善根使然。所以古時候西天的祖師，那麼辛苦由印度前來，都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前來中國傳法；但中國人的民族性都常是一窩蜂及三分鐘、五分鐘熱度，很少能堅持長遠心的。比較而言，一般日本人便較有堅持的毅力及遵古的執著，所以集全民族的力量，才能將密法（包括經書、儀軌、法壇、法器）原封不動地保持傳承下來。

### (3) 研究密教、四度加行及真言宗之課誦

接著來談談我在高野山究竟修學些什麼呢？由於我的身份及學歷的關係，所以最初我到高野山時便成為密教研究所的研修員，頭銜很大，因為一般去高野山修學，頂多是作大學部的學生，而我則是被安排在研究所研修，階級比較高。但說來慚愧，雖然閱讀中文原典沒問題，但日文還是很差。替我安排到研究所的是中西阿闍梨，當時

他任職高野山總本山法會部的部長，我是湊巧碰上的，瞎貓碰到死耗子，我並非故意去找這麼高階的人物為師。而且他又安排密教研究所一位村上宝寿教授，當我的指導教授，負責指導我密教的修學。村上老師很有耐心，很會教；因為我的日文差，他卻能用各種方法教到我懂，而我所講的他也能懂。村上老師懂些英文，所以在佛法的請益方面還好，至於一般閒談就難了。初級日語容易學，愈是往上便愈難學。有一個叫藤田的日本大學生，東京人，長得很帥，他曾對我說，即使對一般日本人而言，要將日文文法學好都很困難，更何況是外國人。我們知道日文文法很深、很難，日本人本來只有語言而無文字，日文文字、文學方面的來源都是漢文，而且是用日本音來唸漢字，意思有時相同，有時則完全不同，甚至毫不相干。譬如說，這個「村」字有兩種讀法，一為音讀，一為訓讀。如為音讀就與中文發音相近（「村」字念成「そん」），因為「音讀」本來就是援用中文的中原或江浙（吳）古音而來；如用一般日本語之唸法就是「訓讀」，「村」字就唸成「むら」，「村」這個字如果寫出來，我們很容易看懂，但若未寫出來，光是聽到「むら」，就不容易聯想到其漢字是「村」字，兩者之間八竿子打不著。又如春天的「春」，我們念イメヲ，他們說「はる」，我們總不能在與他們交談時不斷地說：「拜託，能不能麻煩你寫一下

呢？」一般交談時也不可能請求對方寫出漢字。更何況有時對方即使將漢字寫出來，你也未必能看得懂；因為日文常常只是藉中文的字形唸日本音，但其意義卻可能與中文之原意完全無關；譬如蔬菜店的日文是寫成「八百屋」，唸成「やおや」，但這與蔬菜店一點也不相干，你不能望文生義，這是語言上的困難之處。而且日文的文法，不只是用漢字而已，日文除用漢字的原形語幹外，通常要加上語尾的變化，還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法」，譬如：有假設句、命令句、以及時態上的變化：有現在式、過去式、未來式、完成式、進行式等，這些都是日文文法中的內容，中文裡完全沒有。另外，日文動詞有原形動詞，例如：「來」的動詞原形為「来る」，中文就只需寫一個「來」字，但日文就必須加一個「る」字來表示動詞的原形；現在式則必須變化成「来ます」，過去式就變成「来ました」；若是表推測或可能的語氣，則用「来ましょう」。所以日文的變化很麻煩，我們中文就沒有這些語尾上的複雜變化，但日文就在漢字後面加了許多文法變化的綴音，而成為他們獨自的語文，所以你若是只知道中文字，也不管用，因為由於語尾變化的不同，整個句子的意思也會跟著改變。語尾變化在文法學中稱為inflection，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語言，除了中文以外，多半都有語尾變化，因此對於我們來講，外語就很難學。

我在高野山是研修員的身份，至於研究的內容是什麼呢？主要是研究真言密教與四度加行、以及真言宗的課誦為主。這以後再說，這部分說起來很麻煩。此外，學習真言宗的課誦，也和其他學員一樣，一切皆須從頭學起，完全念日本音。

## c. 障難重重

### (1) 語言的問題

不要說我現在的日文程度，光是說我以前在台灣大學外語研究所讀英美文學，以及更早在師範大學念英語系畢業，以這樣的英語程度，剛去美國時，不要說我，任何留學生剛到美國時，在語言溝通上也還是不能馬上適應，如果只是問路或到超市買東西，那些簡單英語是難不倒的，但若是要討論學問或與人聊聊天，那就是一項很大的考驗。因為聊天的範圍很廣，你不能只聊今天天氣如何、如何。以外國人而言，要能與當地人進行學術討論或天南地北地聊天，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所以學語言的困難，基本上包括兩類：第一，開始時適應上的困難。以留學生而言，課堂上必須要能聽得懂，並能發表意見，這須要有背景知識；第二，最困難之處是與外國人聊天，因為

課堂上的討論有課本可依循，有特定的專業領域，範圍還算有個局限，這還好些，但若聊天則是海闊天空、天南地北，對方如果忽然間冒出一句話，你若聽不懂、就是聽不懂，所以用當地語言聊天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不要說日文，即使是中文也是很深的：即使你身為華人，你的中文程度如何，這就很難講了。以中國人的標準而言，你的國文程度有多高呢？你會用中文寫，但能寫到什麼程度？會寫一封普通的信、一篇文章、一篇論文或學術著作？這之間就有很大差距，對吧？我到高野山所面對的，不只是要生活，還要作研究、還要問法、求法等等，所以這是頭一個要面對的困難。

過去的高僧大德到國外求法，也是一樣必須先克服語言上的困難，例如，弘法大師初到中國長安時，他並未直接去拜見惠果阿闍梨，依傳記上所說，他曾經經過惠果阿闍梨的門口三次，但都未進去；未進門的原因，依傳記上說，空海大師那時有一整年都在學梵文，但並未提及學中文之事；而我猜想，那時他可能也正在補習中國話，因為那時日本並無文字，只有中國的漢文，而用日本音去發音。所以依我個人的看法，那時他一半的時間在學梵文，一半的時間則在補習中文。我這樣猜測並非是亂猜的，而是有相當根據的。你看西天的祖師來中國傳法，別的未明說，以翻譯楞伽經的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為例，他

初到中國，開始要從事翻譯，也是無法進行，因為他不通中文，結果求那跋陀羅開始閉關，打坐並祈求觀世音菩薩慈悲加持，讓他開智慧。有些書是寫他入定後，因觀世音菩薩的加持而令他大開智慧，接著學起中文來便能快速通達。經過一段時間學習並通達中文之後，他才開始翻譯楞伽經（達磨祖師所傳，而我所註解的那本四卷楞伽）；但有些文獻則另有一種說法，說求那跋陀羅入定後，得到觀世音菩薩加持，觀世音菩薩為他示現「馬頭觀音相」（頂頭上有一匹馬，所以密教裡稱此尊觀音為馬頭觀音）於是他領悟到：因為那匹馬示現在奔跑，所以他悟到了若要把中文學好，必須去到處走，與華人溝通、交談才能疾速通達。於是他便離開山洞，到外界與中國人生活在一起，接著很快就通達了中文，因而得以開始譯經的事業。另外，玄奘大師，乃至法顯、義淨等遠赴西天求法的諸大師，到印度後也都是先學梵語、梵文，而且玄奘大師到西域的高昌國、疏勒國時，都在那裡先拜師學習印度語及梵文，這兩種語言不盡相同，一個較現代，另一個較古典，但對於留印求法的人，這兩種語言統統都要學，光是花在語言學習上的時間就不得了。所以每一位前往印度求法的法師，都必須花很多的時間學習語言，才有辦法學法、問法。語言精通，才能通達經教的內容；而西天那些祖師大德過來東土傳法也是如此，都花了很多的時間學習中文。達磨祖

師是有神通的聖者，他如何懂中文的，我就不得而知，但想來是很快就學會了，因為他一到達廣州就能與梁武帝對答，實在是令人佩服。以上是我到高野山所面臨的第一個困難：語言問題，直到現在都還須不斷加強。

## (2) 住的問題

我在高野山第二個面對的就是住的困難，因為釋迦文院是個「宿坊」，因此無法讓我長時間住在那裡，所以中西老師就託村上教授替我在外面找房子，最後找到一家專門租給學生的學寮，也在高野山上，離釋迦文院走路約二十分鐘。房東特地清理一間獨立屋的一半租給我，但問題也正出在這裡；我到高野山最受苦的就是這段期間。後來想一想，一個月二萬五千元日幣的租金，差不多折合六千多元台幣，這房租在當時也算是貴的了。為什麼呢？第一，設備很差，完全沒有現代化的設備：廁所是在另外一棟房中，而且是舊式的茅坑，沒有抽水馬桶；第二，隔音十分差，而且我所租的房間的隔壁正住著一位老阿婆，年紀多大我不太清楚，（因我從未與她碰面）她整天都在看電視，而日式房子你也知道，兩房之間只隔著一層紙牆壁，而她把電視機的音量開得很大、非常吵，並且是從清晨開到深夜，吵得無法睡覺。早上有時三點半，有時四點或五點，便打開電視，然後就一直播放到深夜兩點才關

掉。所以我在高野山那一個月未曾睡過午覺，毫無午休可言。到了晚上我往往很早便就寢了，尤其是頭兩個禮拜，強迫自己睡覺：到了晚上十點半或十一點，不睡不行，隔天必須走路到寺裡作早課，所以躺在床上強迫自己睡覺，耳中一直聽著電視聲、最後糊里糊塗地睡著。有時夜裡十一、二點睡著後，凌晨三點起床，覺得現在正安靜，可以趁此修行或練習所學，沒想到隔壁的老太婆她也在這個時候起床，清晨三點半又開始看電視。日本很多電視節目都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時播放的，她有沒有訂第四台就不清楚了。有時情況好些，她早晨五點才開電視。就這樣不停播放著電視吵了一整天，因此我就沒地方躲了。後來我叫台灣在家弟子定道寄一些古典音樂交響曲來，包括：貝多芬及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及其他一些別的曲子，於是我開始跟隔壁的阿婆打對台；其實不是要跟她拼，而是有一天，她的電視聲忽然讓我想起高中時代起，對付外界嘈雜聲的那招，那也就是我為何會喜歡上古典音樂的因緣。

我從小就喜歡唱歌，尤其是初中時，特別如是。有一次無意間發現我自己的歌喉不錯，但那不是我自己主動發現的，而是被別人發現的。有一次初二的童子軍課，童軍老師安排到台北縣清潭去露營。在營火晚會時，每一隊都要派代表出去表演至少一個節目；那一天不知怎麼回事，在無預警下，同隊學員突然間把我推出去唱歌，而我那時

剛好學了一首英文歌，叫做「木偶的心」（Wooden Heart，貓王普里斯萊唱的歌曲），那次我是頭一遭公開唱歌。從那以後，我就經常登台表演。每逢校慶便在大禮堂全校師生之前上台表演，當時還有一隊高中學員自組的熱門樂團伴奏，包括四支電吉他及一名鼓手。有一次我唱那首It's Now or Never（此曲是貓王依據義大利名歌Oh Sole Mio（我的太陽）所改編的熱門歌曲），那一次唱得很失敗，因為事前沒有跟樂團一起排練，唱到後來我跟樂團分道揚鑣：樂隊奏他的，我唱我的。不過，大家也是一直鼓掌說：「勇氣可嘉！」那是我初二時的事；不過那時我已知道要認真讀書了，唱歌只是暇時自娛。

在高中時代我讀書也是很用功，但因為住在巷子裡很吵，要靜下心來專心讀書，實在很困難。我們家雖然破舊，但因有多餘的房間出租，當時曾租給一家姓古的人，古家有個兒子，比我小兩歲，他很喜歡古典音樂，而且有一台唱機，常常播放古典音樂的唱片。碰巧那時我有一位姓詹的學員在念北二工，即台北市立工業學校，那位詹學員正在學校學組裝電唱機的課程，於是我就拿錢請他到中華商場去買零件來為我組裝唱機，而他則當成是在作實驗一般，就這樣為我組裝了一台唱機，接著我便去買了一些唱片來播放。其實那時我並非真的想聽音樂，而是外面的聲音實在太吵，各種聲音都有：有大人聊天的聲音，小孩玩耍、吵

鬧的聲音，收音機的聲音，也有唱機播放的聲音，吵到令人無法安靜讀書。於是我就利用這台唱機來播放一些古典音樂，以音樂的樂音來抵制外面嘈雜的聲音，這樣才能安心地讀書。然而播放時日久了，覺得聽古典音樂也蠻習慣的，因而就逐漸喜歡上了。所以剛開始是純粹用樂音來抵制外面嘈雜聲用的，因為我們家也不是什麼音樂世家，也毫無古典音樂的環境，結果卻這樣無心插柳地喜歡上古典音樂，而且漸漸地，古典音樂的唱片就愈買愈多；家裡雖窮，但很奇怪，我所喜歡的東西卻從來不虞匱乏。

話說，到了高野山，為了與隔壁阿婆的電視聲抗衡，以便讀書，不得已只好重施故技，再次播放音樂以對；如此，彷彿又回到高中、大學時代一般；而且同樣的，我在高野山的時候其實也不是真的想聽音樂，因為那時已經出家，而且早已不再眷戀世俗的事物，因此與昔時不同，聽了這些昔時能震撼我心弦的名曲，也是覺得索然寡味，心有時也很煩，但總比聽隔壁阿婆的電視聲好得多。後來覺得隔壁的電視聲實在是太大了，我沒辦法，甚至也只得播放著音樂睡覺；每天都是這樣被吵到累極了，因而迷迷糊糊地睡著了，這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那一個月在高野山，可說是夜夜「睡不成眠」，都未曾好好睡過一覺。

### (3) 飲食的問題

在高野山住那學寮若非佛力加持，要叫一個大男人每天自己煮三餐，那實在是件苦差事。以前當留學生時，每天自己煮三餐，煮到後來，想吃什麼都不知道，也不知要如何配菜。但在高野山則更慘，你根本沒選擇菜色的餘地，在山上實在買不到什麼菜，就是那幾樣而已；而葷食者便有比較多的菜色可調配，至於我們吃素的人就幾乎沒什麼菜可買。然而很奇怪的是：我在高野山吃素自理三餐，且並無多種菜色可選擇，但卻從未覺得自己買菜、洗菜、煮菜有何辛苦可言，也不曾嫌麻煩，並且一點都不覺得苦，這倒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 d. 特殊修行

### (1) 繞塔經行

高野山的「伽藍」共有三座特大的佛塔，一座「根本大塔」，非常巨大雄偉；另一座為「東塔」，與其相對為「西塔」。根本大塔有四面牆，每一面大約有六、七十公尺，所以繞一圈佛塔差不多有三百公尺的距離，而我幾乎每天都去繞佛塔經行七圈，差不多是兩公里。如此，每天都去繞塔經行，同時誦念弘法大師的聖號，因為他是當地

的菩薩，所以求他最快。我學佛以來不曾為自己求過，這是頭一遭；我祈求在求法與修法過程中能夠順利圓滿，因為弘法大師是高野山的開山祖師菩薩。大塔裡面供奉的是「金剛界」及「胎藏界」兩大曼荼羅，以及傳持八祖的法相。雖然「金剛界」及「胎藏界」所畫的都是諸佛菩薩，但若無弘法大師，也就不會有這座根本大塔，甚至連正統密法也早已滅絕了；所以我在繞塔經行時，就邊走邊念弘法大師的聖號。

另外還有一尊立相的不動明王。大毘盧寺真言殿裡也有一尊黑色立相的不動尊，那尊稱為「浪切不動尊」。「浪切不動尊」的由來有個典故：弘法大師自中國學成返回日本途中，又遇到颶風，那時弘法大師立即結印念「不動慈救咒」祈求不動明王護念加持；念了幾遍之後，突見不動明王現身於波濤之中，全身放光；緊接著就風平浪靜。（日語「浪切」なみきり，以中文而言即是「切浪」，切り：切斷止息義。）弘法大師平安返國後，即依其所親見的不動明王像，親自把它雕刻出來，並且供奉起來。現在專門供奉弘法大師親自刻的「浪切不動尊」的那座寺院便稱為「浪切不動院」，位於高野警察局隔壁，離我住的學寮也不遠。那時我想既然弘法大師祈求不動明王有效，我若也來求不動明王，應該也有感應才對。因此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念六百遍的不動慈救咒；結果，我很快就脫離苦

境回到台灣了，否則恐怕就會繼續在那裡受苦。不過因緣也成熟了，當時我在高野山的學習也已告一段落，不論在作早晚課或研修方面也都告一段落。我的祈求很快就有感應，才祈求幾天而已，因緣便成熟了，接著各種事情就很快地圓滿結束，而且在訂機票方面也正巧有合意的班次。我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七點鐘打電話請師叔代訂機票，他問我要訂哪一天的班機，我說就這一兩天，結果就訂到兩天後(十二月一日)的機票。我訂到機票後，便馬上去報告村上教授，說我預定後天回台，他答應了——其實依照程序，應該是先向老師請准後，然後再訂機票才對，但因我已經熬不下去了，事出無奈。由於一切事情的因緣配合都很順利，所以較預定返台的時間提早了近二十天，連向朋友辭行都來不及。沒辦法，那時已經忍耐到了最高限度，再下去恐怕會爆掉：真的，長期睡眠不足，那是相當痛苦的事啊！別的不打緊，但若不能睡、或睡不好，實在難以為繼。

## (2) 清洗廚廁

這次我在高野山的另一項特殊的修行，就是清洗學寮的公共廚房和廁所。剛才提到過我住的學寮是極其舊式的建築，廁所還是傳統的茅坑，所以大便池的部分，我沒辦法清理它，但小便池是與大便池分開的，那個小便池髒到

上面都是一層黃黃的尿垢，從來也沒有人發心去清理過。廚房有四個瓦斯爐，但住在這裡的都是大學男生，衛生習慣都很差，因而廁所就非常骯髒、邋遢。我們在佛寺每天必須擦地板，若學生放假，教授師便親自動手擦地板。日本人擦地板不是用拖把拖的，而是雙腿跪地、雙手用抹布擦拭。你看過介紹日本永平寺的錄影帶嗎？他們也都這樣做。話說公共廚房中那四個瓦斯爐，上面什麼東西都有，例如：殘留的飯粒、蕎麥麵條(そば)、醬油漬、油漬……等等。而瓦斯爐底下則鋪著一張發黃的舊報紙。很奇怪的是，卻沒有蟑螂來吃殘餘之飯粒、菜渣。此外，男生學寮這裡的地板也非常髒亂。日本人一般居家，進房之前的習慣是轉身倒退、脫下鞋子，將鞋尖朝外，然後進去，鞋子通常都擺得很整齊。但宿舍中既都是男生，且因都是在外租宿無人管束，因而鞋子都亂擺，非常凌亂。我雖沒住在那幢房子，但我每天必須到這裡的廚房做菜；一進玄關，玄關旁邊就是廚房的瓦斯爐，玄關是擺拖鞋的地方，而瓦斯爐就在旁邊，水台則在另外一邊。因為這幢學寮住了十幾個學生，一進門時便見一大堆鞋子亂成一團。所以，通常我去廚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清理瓦斯爐。很多的污垢都已深入底層，而水台則臭不可當，不只長苔而已，有些污臭的積水、污泥都已腐爛發臭，我都將之清理得乾乾淨淨。至於瓦斯爐，我是先擦拭一番，再用鋼絲刷子及抹

布清理，最後擦拭到亮晶晶，幾乎跟新的一樣；並換掉瓦斯爐底下的舊報紙，同時將地板也打掃乾淨，接著把鞋子也擺整齊，再去街上店裡買了一瓶鹽酸清理小便池，將積沉已久的黃色尿垢清洗掉。我之所以清理廚房、竈台，主要的原因雖然也因為我自己也必須用到那竈台，否則在那麼髒的爐上煮東西，怎麼能吃得下？後來我發現：沒有任何人把那個廚房當作是自己的廚房！因我親眼看到，而且不只一次，有人在煮東西時，從鍋裡冒出來的菜汁、菜渣，煮菜的學員雖然看到了，但也從不肯順手把它清理一下。我當時看了，也並未立即清理，總是等個一、二天，看是否有人良心發現而清理，那就讓他清理；但是每次都失望。我在清理及掃除時即作是念：「願我所到之處皆得清淨，不只所依的環境清淨，連一切眾生的身心都清淨；身是正報，而住的地方則是依報，祈願一切眾生之正報、依報皆得清淨。」我大都先作意如此思維後，再開始打掃清洗。其間，我又再作是思維：「凡我所到之處，便是我的住處」，因而不會去分別「這是房東的地方，而非我住的地方」——你若起如是分別，則究竟有那個地方真正是「你的地方」呢？以理觀之，實在沒有一處是屬於你所有（非我所），這三界一切處其實都是暫時借住的。這些便是我當時隨境所作的私下特別修行，其實也可說是「實在的修行」。

## e. 人情觀察

### (1) 我所知道的日本人之性格

我所知道的日本人個性是：他們有些複雜，其複雜之處在於：

- ① 日本人本來的性格與西洋人相近，那就是直、忠。
- ② 與上述相反的，日本人另一種性格是與中國人類近，那就是彎彎曲曲、陰詐的個性；然而很反諷的是，中國民族也因為一直都是如此才能生存下來——所以事情實在很難講；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近世才無法強盛。
- ③ 日本人很講究面子。以我住宿的地方而言，我整天受到電視聲的疲勞轟炸，但我只跟村上教授師略為提了一下，房東卻從來也不知道有這回事，因為隔壁那位老婆婆是房東的親戚，所以我不能講。在我的感覺中，日本人是死要面子，表面上雖跟你很要好，但因面子第一，故真實的話都不能直講：表面上都是「嗨，嗨！」（是，是！「はい、はい！」），但內心真的怎麼想的，則不可測。
- ④ 日本人不會直接拒絕人而“say no”。有一天，我想到好久沒運動，再這樣下去不行，於是就打起太極拳來。

有一位叫做藤田的日本人看到我在打拳，要我教他，我跟他約好從明天開始，但等明天去找他時，他也不直接當面拒絕，而在那裡吱吱唔唔的說：「今日はちょうど……」（今天有一點……）「ちょうど」其實就是say no的意思，但日本人連「不方便」這三個字都不直講；若是中國人大概會說：「今天有一點不太方便」，因為那是他自己要求要學的嘛！若是美國人大概就會說：「今天不行，改天好嗎？」所以日本人與西洋人在拒絕對方時，所用的辭彙正好是兩個極端。

## (2) 打太極拳引起的一段萍水緣

藤田學員在第二天介紹了他的一位朋友叫松本<sup>まつもと</sup>的學員，他要跟我學太極拳，我答應與他結緣。但那時高野山已很冷，我也沒時間教打拳，就去圖書館念書。不過圖書館只開放到晚上六點，不像台灣或美國的圖書館都到晚上九點才關門，且研究生還可以待到更晚。那時我平常都是在圖書館念書念到六點才回家，然後開始「欣賞古典音樂」。那天因為松本學員要學太極拳，我跟他約好六點鐘教，結果不只他一個人來，還帶來他的三名徒弟。起先叫我先看他們打拳，我一看那其實都是跆拳道基本動作的操演，我看到後來覺得很無聊，就開始站樁（蹲馬步）。那些日本小夥子，好像一點都不累的樣子；我蹲了約一個鐘

頭就停了，接著他們也不再打了，然後問我：「你認為我們打得如何？」我對他們講：「いいですよ！」（很好呀！）然後他們說要看我打拳，想要見識見識我的功夫。這若是在台灣我就對他們不客氣了，但因為是在他們的國度，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於是我就打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套，沒全打完，就說：「就這樣子啦！太極拳就是這個樣子啦！」他們看了覺得還不錯，但並非很欽佩的樣子。其實松本是真正學武術的，接下來他拿著一個海棉沙包，叫他的一名徒弟拿著，他則使了一個勁一腳踢到沙包上，結果那徒弟退後了兩三步；連打三次，徒弟每次都退後兩三步。打完之後他要我也打打看。我跟他講太極拳不用這種招式，因為跆拳道是來硬的，而太極拳則是借力使力，若你打我時所用的力量愈大，你就反而會被摔得愈重；而我打你時，則是借用你的力量來打你，套句太極拳的術語，也就是：「四兩撥千斤」——太極拳不是用蠻力的。我推辭了好幾次，但松本堅持要我打，我心想這下可糟了，我也未曾打過沙包。雖然我大哥以前曾教過我打西洋拳擊，他是中乙級全省冠軍，他的外號叫うし（牛），十分壯碩。在我高三時，他曾教我五招連拳去制伏我那酗酒的老三哥，結果我練熟後，打了老三哥一次，他就再也不敢對我撒野了。大哥還教過我西洋拳擊中打直拳的招式（亦即：左拳在前半彎、左腳在前、右腳在後站定，然後右腳

猛然向前跨一步，同時扭腰、扭肩，右拳趁勢靠著扭腰、扭肩的後座力而猛然擊出），這時我料想大概是推脫不掉了，因而硬著頭皮且使用大哥所教的那招打了一下那個沙包，結果松本的那個徒弟卻退後了四、五步之多。哪知松本不服輸，不肯就此罷休，教我再試一次。這一次我有信心了，於是擺好架勢，運足了氣後再打了一拳，結果那位拿沙包的徒弟退得更遠了。於是松本顯然不信邪，就親自拿著沙包，站穩腳步，要我再試一次。於是我再運氣一拳打去，他也是退後四、五步；他仍然不服氣，要再試一次，這次更退了五、六步！這時他就心服口服了！於是問我如何發氣（はつき発氣）我就向他吹噓，講了一些太極拳如何運氣的道理。亦即：「以心運意、以意運氣、以氣運身；身未到氣先到，氣未到意先到。」並且須以「全身」的力量，而非只是「手臂」的力量去打擊。然而太極拳所使出的全身力量，係自腳底發起，並非只從丹田發氣，而是從腳底（湧泉穴）開始發起，再以中盤（腰部）與上盤（胸肩）配合出拳的動作而順勢一扭，便能將全身的重量及扭力頓時爆發出去，所以他才會抵擋不住。我體重百餘斤，再加上蹬足、扭腰、扭肩等的反作用力下去，即瞬間變成二、三百斤的打擊力。所以那時他驗收後，認為我夠資格當他老師，便說要跟我學了。

接下來，我就開始教他們一些太極拳的基本招式，

接著便站在那裡指導他們反覆演練。那時天氣相當冷，你若只是站著不動，就會感到冷氣特別凜冽難當，尤其高野山的寒冷，並非普通的冷，比之美國 克里夫蘭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那時又正好碰到寒流來襲之際，我一個老漢站在那兒卻是咬牙硬撐的：雖然冷但又不能喊冷，也不能發抖；而打拳時外套又必須脫掉才行；打到一半後，因為身體發熱，連帽子也必須脫掉；然而一旦脫下帽子，便不好意思再戴上。本來我已覺喉中有些痰，但回家後真的因受寒而咳嗽了。我想也許這只是消業障，應該是沒問題才對，結果幸好也無甚大礙。打了一個半鐘頭，我跟他們講我要回去了，然而他們卻意猶未盡，還要繼續練習，並要我再等一下。因為來打拳時，是他們開車接送我到校園旁。但因天氣很冷，而且我年紀大，因此我只站在旁邊指導，否則也可以跟這些年輕小伙子再打幾下拳，運動一下也比較不冷。我一直站在那兒吹冷風也不是辦法，所以我就堅持要先回家了。他們既然接我來，理當送我回去才對啊！可是他們卻自顧自的繼續練拳，而讓我一個人獨自徒步回家。第二天他們又來求我教他太極拳，說他們非常喜歡太極拳，要我再撥空教他們幾招，我說No, No.（不行、不行）。後來松本又叫那位藤田來跟我求情，拜託我無論如何再教他們，我對藤田說：「我實在抽不出時間。」但日本人大概不太能接受別人說No吧；藤田隔天問我，你覺

得松本先生這個人如何？我說：「不錯啊！」那時我學日本人那套，不能有話直說了。因為先前我曾與他們一起吃松本作的「空揚」<sup>からあげ</sup>（油炸的大豆丸子），我當時恐怕是太投入、吃得太多了些，他們心中不樂，隔天在路上遇到我就不理不睬。那件事情是這樣：有一天晚上松本炸了一盤大豆丸子，我們和另外兩位聚在一起，他將「空揚」<sup>からあげ</sup>放在盤子上請我們吃，那時他不住地說：「どうぞ」（請），我覺得好吃，便不停地吃，那兩位學員也跟著吃，大夥坐在那兒邊吃邊聊天。後來我看到他們停住不吃了，我也不好意思再繼續吃。過一會兒我說：「どうぞ」，結果當時他還楞了一下，大概是在想我怎麼「反客為主」呢？當然我是半開玩笑的，不過他還是對我說：「有難う！」[日文的「謝謝（ありがとう）」的漢字寫成「有難」，這兩者之間究有何關係？所以有時光看日文中的漢字，要猜它中文的意思，還頗不容易。]我本來覺得松本這個人還不錯，煮東西請大家吃，還找我們過去聊天，但是隔天見到面就不理不睬了，我在想可能我當時確實吃得太多了些，因為我後來反思時發現另外那兩位學員只吃了三次，所以當日本人對你說：「どうぞ」要請你時，你也不能太過於認真地當成一回事，而要有所保留。對日本人說的話一定要打七折；中國人的話，有時應打八折、有時打對折，而美國人說的話則不能打折。美國人他若是說yes就是yes，no就是no，

沒有八成 yes、二成 no 的。所以美國人請你吃的時候，你就要老實不客氣地拿來吃，你一旦 say no，他就不會一再敦請你吃了，不會跟你拉拉扯扯、禮讓再三，更不會勉強你一定要吃；反之，他會當著你的面，獨自一個人吃，那時你只好看著他吃！但若是日本人請你吃，你最好是「意思意思」，只吃個一兩粒，點到為止即可，倘若他實在很客氣、而且很誠懇地一再邀請，在此情況下，你也頂多再吃它一粒，就必須踩煞車了，絕對不要吃超過三粒，除非他整盤都送你，你可拿回家去慢慢吃。

所以當藤田問我松本這人如何時，那時我就回答他說：「不錯呀！」然後，他接著問我為何不再繼續教他打太極拳，我回說：「沒空，抽不出時間。」若是以前，我會直接回答說：「這人沒禮貌！」但這真心話不能講。第三天藤田又來傳話了，說松本要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教他太極拳，他說願意送我到機場，我說這樣好啊！於是我就答應了。藤田先問我那一天動身離開日本，我說十二月二十日，他說這樣他可以送我到機場，後來我行程更改為十二月一日，那時尚未教他太極拳，我對松本說：「明天我就回台灣了。」結果松本竟跪下來求我，拜託我能否再教他一次，我說：「可以，不過你要送我到機場」；他也答應了。於是我便再教了他一次。接著，我們在班機起飛之前四小時從高野山啟程。不幸松本走錯了路，中途又下高速

路找加油站加油。我本來想：若無汽車送機，我便必須換四趟車，先搭巴士到高野山駅，再換乘電纜車到難波，再由難波搭公路局往機場的專車；而我的行李不輕，本來我整理行李的時間是來得及的，但因突然冒出教拳這件事，以致行李來不及打包。因為出發的前一個晚上去教他打拳，教了兩個鐘頭之久，回到家一把老骨頭差點散掉，而對方則是年輕的小伙子，一點都不覺得累。我因為打拳資歷已久，才能有力氣打兩個小時。他們這些年輕人雖是「花拳繡腿」，但體力旺盛，而我因年紀大了，兩個鐘頭的拳打下來，感覺很累，於是就去浴室泡個澡，這個泡澡的浴缸並非是傳統木製的澡盆，而是用不鏽鋼製的。剛開始我也不習慣，但看到大家都浸泡到出浴時皮膚紅通通的，我若不也泡一泡澡，則每個月台幣六千元的房租，實在太虧，因而在離開前夕，就好好地泡了個熱水澡。

### (3) 孤寂老人剪影

雖然我在高野山住的隔壁那位おばさん(老婆婆)，整天都在看電視，從凌晨播放到三更半夜，這對我的睡眠及研修造成很大的干擾。從而想到日本邁入老人化國家，像這樣的老人問題不知有多少？這些老人的生活無疑是極為孤寂的，而且無聊到必須將電視開整天、整夜，藉以打發寂聊、單調、且無助的晚年。很多老人家打開電視沒多久

之後，就坐在沙發上打瞌睡，根本沒在看電視；他們的兒孫們，多半是正在為生活打拚，遠赴大城市，無暇陪伴左右、承歡膝下。所以一般孤寂的老人只得終日以電視為伴，這也是老人化社會及經濟發展下的一個令人無奈的寫照。

#### (4) 轉冷漠為寒暄

我住的學寮裡有一個大學生，臉經常臭臭的；平常在路上相遇時，也不曾與別人打招呼，他只當沒看到一樣。但他卻在台灣弟子定道寄古典音樂的卡帶及CD來給我的幾天後，有一天我正在公共洗臉檯漱洗時，那個大學生突然跑來對我說：「成觀さんですか？」（你是成觀先生嗎？）我回答說：「是啊！」但我不知他如何得知我的名字的，我猜可能是因為我們學寮入玄關處都擺有每個人的拖鞋，我也一樣去買了一雙拖鞋，在鞋頭上寫上名字，因此他多半是從拖鞋上所寫而得知我的名字的。這位平時冷漠不曾與任何人打招呼的人，居然還會跟我立談了一陣子，簡直讓我受寵若驚！閒聊了幾句之後，他問我：「（你）是不是很喜歡古典音樂？」（日本習俗，與人談話時，從不稱對方「你」呀「你」的，那被認為是很不禮貌的行為，除非有必要強調，或特別分辨起見。因此，日文句中常沒有「主詞」。除此之外，一句話常講到關鍵處，卻故意欲

言又止，不把它講完，因此常常令外國人覺得其語句沒頭沒尾的，這也是日文（或日人性格中）「曖昧」的地方，頗令人難解）我回說：「是。」然後他問我喜歡貝多芬的曲子嗎？我說：「除了貝多芬之外，還喜歡柴可夫斯基、布拉姆斯、蕭邦等作曲家的曲子。」接著他很興奮地對我說：「我也喜歡古典音樂。」於是我就問他說：「你最喜歡那一位作曲家呢？」他說：「巴哈及布拉姆斯。」我馬上對他說：「布拉姆斯的音樂比較陰鬱。」他聽後一驚，連說：「對，對，對！」怪不得這傢伙性格這麼孤僻、不開朗。其實，我對音樂的感覺並不是來自書本，而是憑自己聆賞的直覺。在美國也曾有一位老美朋友，名叫比爾·馬丁（Bill Martin）很喜歡古典音樂，尤其喜歡莫扎特。我曾對他說：「莫扎特的音樂很優雅（graceful）。」他聽了我的評語，極為驚艷、贊歎。我覺得那是因為莫扎特的一生未曾受過什麼苦，都是在奧國宮廷中受國王及貴族之寵遇，而過著極其優雅閑逸的生活，所以他的音樂便充滿了宮廷俊男仕女的羅曼蒂克風味，而且非常流暢（smooth）優雅；這便與貝多芬的風格截然不同，那也是因為貝多芬一輩子都艱苦、淒愴，幾乎可說一直都在與生活及生命奮戰，所以他的生命史與他的音樂便都有如他的第五交響曲「命運交響曲」所陳示的一般，充滿震撼力、感人至深。而由於我本人一生際遇也是相當艱苦，對我而言，莫扎特

的音樂便不太「相應」，我不怎麼喜歡他的音樂，因為實際的人生並非如莫扎特樂曲中所呈現的那麼風花雪月、平坦舒適，其音樂優雅的程度，幾已到了「此曲只應天上有」的虛無飄渺、不識人間憂苦的地步——而令我覺得好笑的是，我那時雖播放古典音樂，但我在心境上，早已了無昔日熱愛古典音樂時那樣的激昂或陶醉，因為自勤修佛法之後，我對音樂早已自然而然不再熱衷了，然而我當時對那日本大學生只是不願講出事實的真相而已，因那時我純是藉著播放古典音樂的聲音，來蓋過或抵消隔壁電視機的嘈雜聲，如是而已——而你這位素來不理睬他人、一臉孤傲、冷漠自恃的年輕人，卻因此誤以為我很「風雅」、很有「水準」、因而覺得很值得「論交」，故一改先前的冷傲，特來與我寒暄、談論，其態度的改變實在是相當可笑。那時我也曾在心裡這麼想：「當我開始聽古典音樂的時候，你恐怕還沒出生哩！」不過話說回來，那也是一段相當不錯的因緣，而且他在世間法上也有「很優雅高尚的嗜好」，至少不是個老粗。

## (5) 善良可愛的日本人所在多有

藤田先生跟我聊得很投緣，我請他到台灣來玩，但他的刻板印象中卻認為我們台灣人好像不喜歡日本人。我問說：「為什麼這樣認為呢？」他回答說：「因為你們台灣

人對日本人印象不好。」我進一步問他：「為什麼？」結果他回答說：「因為二次大戰時，日本人『虐殺』中國人（日語『虐殺』，殘殺之義），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瀋陽大屠殺，殺死了不少中國人。」藤田用「虐殺」這兩個字，這對於死不認錯的日本人而言，是相當難得的。可見藤田這個人的心地很善良，很「古錐」（台語，可愛）。而且巧合的是，他在高野大學也是念英語系的，但他的英語實在是很破（very poor）。那時我對藤田說台灣人對外國人不會仇外，甚至很友善。我未對他實說台灣人其實也很崇洋！（有的台灣人崇西洋，有的崇東洋，有的崇兩洋！）藤田這個人心地善良、很可愛，應該算是日本人中比較特殊的，比較正直不偏。可能也是這個緣故，他通常不太參加大夥的すきやき（火鍋）聚會。我們彼此聊得很投機，他問我幾歲？我對他說：「我47歲。」他說：「真的嗎？」我說：「是啊！」他說：「那你跟我父親同年齡。」然後我問他幾歲？他說21歲，那差不多。他父親若25結婚，26歲生他，差不多是這個年紀。所以我去高野山求法的時候，已經是叔叔級（御叔さん級）的人物了！

## (6) 開放式報紙販賣架

最後提到一件小事。關於這點，在東京或日本其他地方的情形，我並不清楚，我只注意到高野山的「報紙販賣

架」。在台灣，我們一般買報紙都是向店家或報攤買的。而高野山的報紙是如何販賣的，你知道嗎？他們都在一般店面外放置一個簡單的木製報架，而那架子不但沒門、也沒上鎖，完全是開放（open）的。架上擺了若干份報紙，就放在店門外，也無人看顧。架子上頭寫著¥100。我注意到，每個前來買報紙的人，就將一百元的日本硬幣投進架子旁的一個罐子，然後拿走一份報紙；那是真正的「報紙『自動』販賣架」。這顯然必須當地人都很守法、誠實及不貪小便宜，才能辦得到。同樣的方式若是在台灣，恐怕行不通，而且莫說投入的錢恐怕會被順手牽羊，甚至連報紙也都很快就被拿光了：也許每個來買報紙的人，都會將全部報紙都抱走，回去與親朋好友「結緣」。免費的報紙嘛——不拿白不拿！

關於報紙的販售，我在美國都已經感到很吃驚了，美國人也有報紙自動販賣機，但販賣機卻是上鎖的，你若投兩毛五硬幣進去，販賣機即自動開鎖，你便可打開報箱而取報紙。同樣地，這若是在台灣，恐怕也仍是行不通，因為買報的人可能投下兩毛五，報箱打開時，他便可能不只拿一份報紙，或許會「順便」多拿幾份，以便跟家人、同事分享。在台灣，販賣機內若有五十份報紙，也許三、四個人就拿光了。美國人能做到這個地步已算很不錯了。由此事來推斷，可知高野山的居民的誠實程度恐怕還

勝過一般美國人：報紙販賣架不用上鎖，也無人照顧，而且一百日元也不算太小的錢，一份報紙一百元日幣折合台幣二十五元，比台灣賣的還貴些。所以中國人就是因為太有小聰明，腦袋瓜彎彎曲曲，喜歡佔小便宜，且認為若有便宜可揀，而不去揀的話，那就太傻了！但在高野山，報紙敞空放在那裡，買報紙的人將錢丟入錢筒內，且連錢筒也不上鎖。這若在台灣，很可能雖然丟進十元，卻拿走了五十元價值的報紙。若要台灣人也成為像高野山的日本人那樣誠實的地步，恐怕遙遙難期：也許偶而會有一、兩位較老實或學佛的人會這麼做，但絕大多數人都太「聰明」了，因此恐很難變成那樣「愚直」。

總結：我在高野山修行時，深深地體驗到佛菩薩加持的力量，實在是不可思議。我每天走路往返去佛寺上早殿（作早課），然後回到學寮自作午齋也不曾覺得辛苦；每天到「大伽藍」根本大塔經行走兩公里，也一樣完全不覺得任何辛苦——一點都不覺得；實在不可思議。因為繞塔經行的功德很大，所以我回台灣後，就廣為宣揚繞塔經行的功德。我在日本高野山繞佛塔經行頗有心得，相當有感應。今天簡單開示到此為止。現在回向：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1993年12月5日講於台北大毘盧寺  
2012年9月27日校於台北大毘盧寺

## 第三章 高野山求法日記

真別所作息時間表	
3:30	起床
4:00	入壇(堂)・修法
5:55	早課(朝勤行)
7:15	早齋(7:35)
8:30	修法(日中)
11:30	午齋
12:30	掃除
1:30	出坡
3:00	修法(初夜)
5:00	晚課(夕勤行)
5:50	藥食
7:30	傳授或聲明等
9:30	就寢
備註	於廟參日： ①「日中」8:15(加「大師」一座；後又加「明神」一座。) ②午齋提前為10:30。

- ◎首次上高野山（1991,7,18~7,23）：購真言法器。
- ◎第二次上高野山（1995,4,14~7,7）：第一度入真別所，修學四度加行。
- ◎第三次上高野山（1996,7,3~8,23）：第二度入真別所，圓滿四度加行，得阿闍梨位。

---

註：日記中符號代表之意義：

- ※ 表與法或佛理有關者；
  - △ 表純是事之記錄者；
  - ㄨ 「閃電」，表忽然心有所悟者；
  - ㄨㄨ 「雙閃電」，表極重大之領悟者；
  - ~~~~ 表與上文或下文不相屬者；
  - ( ) 表此事件發生當時之情境；
  - ☆ 表此陳述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 

## 第一節 首次上高野山

▲七月十八日（7/18/1991）

（On the airplane to Osaka）（於前往大阪的飛上）

The on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What have I come  
(here) for?（最重要的問題是：我是來幹什麼的？）

~~~~~

※ Already I'm 45! (已然45歲矣！)



※ In life, everyone is perplexed—perplexed about the meaning, the goal, the intentions, the why and wherefore! (於人生中，每個人都是迷惑的——迷惑於其意義、目標、目的、以及到底為何定要如是！)

It's strange—living and without knowing why and even what! (實在奇異——人活著，竟然不知為了什麼，甚至不知什麼是“活著”！)

And they grope and float and fumble aimlessly! (而大家卻都一直在盲目地摸索、飄蕩、顛撲而前！)

Without ever knowing where to go and what really to achieve. (絲毫不知到底要往哪裏去，或要達成什麼。)

What is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this life? (此生之意義與目的究竟何在？)

To live intently at this very moment, (可說應是精誠專一地念念活在當下，)

沒有煩惱（不愛不憎一切法），沒有妄想，沒有期求——不求少法！息心不求。



※ Why I hated him and them? (我為何憎惡某人或某些

人?)

Because I coveted a name & title, (因為我冀得一個名位)

With this dawned upon me, suddenly I pitied myself & felt sorry for myself & him. (以此洞見自己，我忽然覺得自己相當可憐，同時也為自己及他人感到傷心難過)

~~~~~

※ Everybody is trying to glorify himself, and wants or compels others to glorify him. (幾乎每個人都盡力要榮耀本身，而且也意欲乃至迫使別人榮耀他自己。)

~~~~~

▲七月十九日 (7/19/1991)

※ 到達Osaka，日本范道瑋來接；到達高野山，釋迦文院

~~~~~

▲七月二十日 (7/20/1991)

※ (於高野山釋迦文院，凌晨)  
「實無少法可得！」

~~~~~

※ 自持 → 自在  
(能自持，方能自在)

於五欲、六塵、十二入、十八界中  
自持身心而不動，  
故得自在：得於五欲、六塵、十二入、十八界中  
得自在。

~~~~~

- ※ （靜坐前，運動一下）  
不論到哪裡，我都一樣修行。  
（靜坐之際）  
I know how to do it: (我明知須如可修：)  
∴只要忍一忍就可以，  
Why not just do it?! (那麼為何不這麼作呢?)
- ~~~~~

※ 只管修行！

~~~~~

- ※ （第一座80分，第二座60分後）  
我所要的，不（只）是時間的久暫  
——而是三昧正受！
- ~~~~~

▲七月二十二日（7/22/1991）

- ※ 無有少法可得，  
無有眾生可得，  
無有煩惱可得，

無有道場可得。

~~~~~  
※ (看到大商招：「高野山般若湯」)

Life is an enormous joke.(人生是一個大玩笑。)

~~~~~  
▲七月二十三日 (7/23/1991)

※ 何為菩提？

——體現「覺道」。

「覺」者何？

覺無有少法可得——

覺無有苦樂、染淨可得；

無有內法可得，無有外法可得。

不見苦樂、染淨，內外諸法；

不見內苦外苦、內樂外樂，

亦不見內染外染、內淨外淨，

若有所見，「見」即是得。

更不消依見起愛憎等意業，

乃至依見起身口等業，

故知「見」即是「得」；

無有少法可得，

無有苦樂、染淨、內外、來去、生死、涅槃、煩惱、

菩提、眾生與佛可得，

此是無上菩提！

- ※ 體現覺道：A faithful follower (成為忠實行者)：從性到相，  
從體到用，從 general (總相) 到 specific (別相)。

一、無有少法可得

二、體現覺道，(六度萬行)，具足一切功德。

- ~~~~~
- ※ 無上菩提有沒有？

——有！

成佛有沒有？

——有！

Then do it (那就確實行之)，勿復多言、思辨。

- ~~~~~
- ※ (在東京 范道瑋家)

靜坐是 practice (修習)覺道。

- ~~~~~
- ※ Use your time wisely! (以智慧運用你的時間！)

Use your time well. (善用光陰。)

- ~~~~~
- ※ 下午9:00 (九點) 回到台北。

## 第二節 第二次上高野山

### 【出發】

#### ▲四月十四日（4/14/1995）

△ 4月14日上午11點40分（11:40）搭日亞航EG232班機飛往（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 第一度入真別所

△ 今天出發往日本 和歌山縣，高野山。

唯願諸佛菩薩加持，惠果、弘法大師護念，一切順利，無有障難。

※ 一心勇猛精進，直趨無上菩提。

~~~~~

※ 如何是無上菩提？

無上菩提在自一心中證之。

我心自無始來本具金剛佛性。

是故，不管外在造作如何，

我應當一心護持此本具金剛佛性。

~~~~~

※ 作這一點點事算什麼？

——要成就無量無邊功德的！

※ 為法可以受一切苦。

~~~~~

※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

~~~~~

▲四月十五日（4/15/1995）

※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

～唉，什麼都好！

~~~~~



不能再只是隨緣!!

要有決心，堅定，

“創”緣（——而非「隨緣」）

~~~~~

※ 一切不會都是沒問題的，  
不能一遇問題，解決的方法就是逃跑。  
人生與學佛俱是要解決問題的。

I've come a long way, therefore, ... (好不容易到達今日之境地，因此…)

※ （晨5:30）

為今之計，只有堅忍一法。

~~~~~

※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作大菩薩。

你不是要作大菩薩嗎？

（——大菩薩是無所得的。）

決定不得少法！

~~~~~

※ 自須認識、覺知我是誰？（及我要（願）成為什麼？）

and what I can do!（以及我所堪能者為何？）

然後勇猛精進去作！

~~~~~

▲四月十七日（4/17/1995）（M）星期一

△ 釋迦文院來電（真別所）說要拿我的護照去改簽證（延長）

△ 今天（第一次）去兩壇參拜，參拜途中想到「我已是兩寺住持，實非易事。」

~~~~~

▲四月十八日（4/18/1995）（Tues）星期二

※ （二點半起床，到齋堂練習法本之際）

I own 2 temples,（身為兩寺之主）

therefore, I owe them a lot!（因此我受信施之恩甚多！）

（I wept for it.）（為此我泫然欲泣。）

我在想我應怎麼報答他們。

~~~~~

△ 今天早課，忽然不以正座腿痛為苦。

~~~~~

※ 我為什麼而來？

——成就阿闍梨事；

成阿闍梨業。

~~~~~

▲四月十九日（4/19/1995）（W）（水曜日）星期三

※ 勇猛精進，隨緣施作，不愛不憎。

※ （清晨2:30起床，到齋堂把全堂課全複習一次，  
累了。）

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這一切皆是真如的幻化遊戲，

（皆是自心真如所變現）

萬法皆真，一切皆如，

不愛不憎。

（再說，不這樣苦，「幻化之苦」則不能滅。）

※ 為具足無量功德！

為度脫如幻無量眾生。

~~~~~

※ 老是求佛安心，

莫如自安！

~~~~~

※ 不管作什麼，  
（於其中）自安自心最重要。

~~~~~

※ 云何於十法界中  
自安其心，  
這是永恆首要的課題。

※ 這一切幻法，不管它多好（或多壞），  
都不為其所惑。  
（斯之謂大丈夫）。

※ Do I need all these?（我需要這一切嗎？）  
—— The answer is still No!（——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迥然超出）

~~~~~

※ Enjoy “myself!”（自受其樂！）  
（That’s why one meditates....）（這就是為何要坐禪等之  
因）

~~~~~

※ 自心還得自度——  
呼天喚地也沒用。

~~~~~

▲四月二十日（4/20/1995）(Th)（木曜日）星期四

※ I am special.（我與眾不同。）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法王側」。)

### 蒙佛特別護念。

- ~~~~~
- ※ 起於大悲，  
度如幻自心，  
及以九界幻眾。
- ~~~~~

- ※ 大菩薩與祖師的差別：

(一) 菩薩遠、祖師親。

(二) 祖師多有具體的東西留下來。

- ※ (在廚房)

忘掉你自己——斯為祖師。

不為己故，是為佛祖。

- ※ You've got no choice now!—you got to be one !! (別無  
決擇！——別無決擇，汝必得如是!)

(開創兩個道場，而不成為真實祖師，豈非辜  
負?)

- ※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為眾生求安樂，

**奮不顧身。**



▲四月二十一日(4/21/1995)(F)星期五

- ※ 不為自己求安樂，

但為眾生求安樂，  
奮不顧身，  
奉獻一切。

~~~~~

※ 今早又去奧之院參拜；  
（此為弘法大師入定處）  
忽覺：「從來沒有人(真正)死過！」

~~~~~

※ 發覺我現在（現身）即是S. S.  
既是，即有責任。

~~~~~

▲四月二十三日（4/23/1995）（日曜日）星期日

※ 這一切皆是虛妄，  
不依這一切！  
是故克服一切障難，  
達到自心安樂。

From now on, I'm going to live for myself: (自是以  
往，我須自珍惜)

Because none of them know what they are questing. (以  
眾生鮮少覺知自己所求為何)

~~~~~

△ 真言宗的「引導作法」原來就是度亡法，或超度

法

（其中還包括殯葬入殮等儀式）

※ 決定了我應作什麼：

報恩、利眾。

~~~~~

▲四月二十四日（4/24/1995）（月曜日）星期一

※ 還是不行！我若一「著相」就出問題（タビ事件）

我還是要以註經、譯經為主!!!

以無所得故！

**穢跡金剛——Fight!（戰鬥！）**

既然引我上這條路，而不保護我，那算什麼？

~~~~~

※ **Fight!（戰鬥！） 穢跡金剛！**

Fight（奮鬥），在這五濁惡世，

You can't relax.（勿得廢懈！）到處有惡緣。

~~~~~

※ 只有形式，沒有實內容，

能增福，不能開智慧，或得解脫。

~~~~~

▲四月二十五日（4/25/1995）（火曜日）星期二

※ 不可思議呀！我已來此世受苦50年了！

這50年中幾乎沒有一天是快樂的。What is Life?

在這50年中，有什麼值得安慰的沒有？

(有，唯一最感欣慰的即是註出一部楞伽經。)

過去的且不用哀傷，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我的「餘生」，作真正 最有用的事。

(其他的事讓別人去作)

~~~~~

※ What a life, (此生云何?)

What a life! (此生若是!)

從孩提的受餓、受凍、好玩、乏人照顧、受欺受凌、初高中的困頓、大學的忙碌、作夢、畢業後的盲目奮鬥、母喪、出國繼續受苦掙扎、看破、閉關、在Dallas對佛教界失望、出家更加受無盡之苦、(受戒)、回台修法、「流浪」、建道場、上高野山受苦、回台生病、再度來受苦……

What a life?! (人生何堪?!)

It's meaningless, signifying nothing. (毫無實義，真義全無。)

除了虛妄受苦外。

~~~~~

※ 過去近50年過了沒有意義的生活，

如今最大的課題是要過有意義的生活。

那要探討過去近50年為何過了無意義的生活？其根本原因何在？

——因盲目追逐，

一切皆是在隨逐世間八法。

故有意義的生活，不待註出、譯出經典時，

乃在當下、現前不再隨逐世間八法。

如是才是有意義的生活。

i.e.

有意義的生活，不在完成任何事業或作品時，

而在當下此心，

不隨逐八法，

即是念念有意義！

決定！

---

## 【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

※ 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

不管作什麼，或不作什麼，

（不管求不求法，修不修法，乃至註不註經、譯不譯經），都善護自心，令不逐六塵，而自求苦惱——（枉自苦惱）。

不受八法所染，不為五欲所動、六塵所侵、八法

所染。

這就是最有意義的生活。

一輩子能這樣過一分鐘，

即是過一分鐘有意義的生活。

若能如是，再以此心去造勝功德，則令一切皆有  
意義。



▲四月二十六日（4/26/1995）（W）星期三

※ 不管外面風再大、浪再大，

我兀自持心。

當下過有意義的生活。

This is my own job.

（這是我自己的事）

（これは自分の仕事です。）

所以並不能怪外在環境，只怪自己攝不攝心。

若自不攝心，外在環境再順也沒用。



※ （在「瑜珈道場」擦地板之際）

既不得少法，

還有什麼苦可得?!

※ 願為穢跡金剛，

以第一空義，啖盡一切世間苦。

- ※ 在最痛苦時，必須以無上法來度！
- ※ 下午一邊趴在地下擦瑜珈道場的地板，一邊背「阿彌陀如來根本咒」，背到熟了，忽然想：為何不就以真言宗的方式來「誦」它？於是便這樣做：誦著、誦著，忽然覺得這種誦咒音調很具「宗教感」。）

忽想到：我是來學的！

~~~~~

- ※ （正座次）

這也是個體驗！

（轉了！——可能是因為念禱於穢跡金剛的緣故。）

~~~~~

▲四月二十七日（4/27/1995）星期四

- △ 昨天念穢跡咒300遍，今晨起，早課前已念了300遍。
- ~~~~~

- ※ （上聲明課之際）

念穢跡咒對我的意義是：

時時保持戰鬥的精神，不放逸。

在這五濁惡世，你必須如此。否則一鬆散，  
即刻陷入深淵！

~~~~~

※ 在極度痛苦的惡世惡時，  
須以此最威猛之法（穢跡金剛法）自度。

~~~~~

※ （出坡砍小雜樹之際）  
我不能只是來受苦——  
我來學忍辱、學精進、學勇猛、學禪定、學不分  
別，  
乃至不分別法、不分別語言、國籍！  
——玩這種“遊戲”。

※ 既無少法可得，  
你難過什麼？

~~~~~

▲四月二十八日（4/28/1995）（F）星期五

※ （下午擦地板之際）  
怕吃苦?!  
反正到這世間到處都是苦，  
在那裡吃又有何關係？

~~~~~

※ （念穢跡咒之際）

於一切法不著不染，  
則無煩惱——  
但為利益眾生故。  
自不需要，不著不染；但為利益眾生  
乃至為度眾生故，而求，因而受苦——  
這才是菩薩。

我這是為眾生受苦  
——很慚愧：

說什麼「為度眾生能捨身命」?!  
即使是為了玩具，也要不顧一切去取，為愛眾生  
故，  
更何況是……

- ※ 為度眾生，受無量苦，  
甘之如飴，（以愛眾生故）。

~~~~~  
▲四月二十九日（4/29/1995）星期六

- ※ （兩壇參拜，拼命趕路）  
這叫作「修行」！  
——對，對我而言：我在修不憎，且精進地修：  
精進，不見精進相，  
不作精進想——努力趕上隊伍。

~~~~~

※ 我是來修行的！

莫說我是「來高野山」修行——

「來台灣」也是修行！

亦不要說我為何來高野山，

甚至莫問「為何我來此世？」

~~~~~

▲四月三十日（4/30/1995）星期日

※（早晨醒來，很想再睡，還是起來）

精進不見精進相，

我本來就應比別人精進。

~~~~~

▲五月二日（5/2/1995）星期二

※ 我不是來享樂的！

（也不是來求享樂的！）

※ 這樣的拜佛法，全身酸痛、精疲力盡。

Why?（為什麼？）不令你作「易得」想。

此所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斯之謂歟？

——Pay for it！（付出代價來！）

※ 如果沒有佛菩薩辛苦來度眾生，眾生是無由度脫的。

——這是確定的。

※ 在這世間就是不斷的奮鬥！

~~~~~

△ 禮佛108拜時，先生敲誠柝，幾乎受不了。  
真不知能不能熬過21天。

△ 下午開始修理趣加行，因而參奧之院，  
而今天我又是食事当番，  
幾完全無一刻休息。

~~~~~

▲五月三日（5/3/1995）（水曜日）星期三

※ 既然要作，我以歡喜心去作，

——否則就不要作。

~~~~~

※ 早上九點左右，拜完最後一座（第九座）理趣加行的108拜後，

決定一定要成就，否則我受了那麼多苦作什麼？

——成就人法、軟體與硬體。

（硬體亦不可缺，以是眾生「所依」故。）

穢跡金剛——不空成就！

~~~~~

※ 8:15（八點十五分）又拜最後一座，決定以必死之心與他拼，結果並沒有死！

不空成就：

不空——

佛果不空；

眾生業果不空，

菩薩福德不空。

但此事牽涉甚廣，

牽涉到佛正法之壽命、

眾生的福報、因緣、

並有無量惡眾生作障難，事非易易，

必須努力勤修一切福智，

方能成此福業，

成就眾生道業。

~~~~~

- ※ 上午拜完最後兩座「理趣加行」，  
10:30用午餐；11:30又出發去參「奧之院」。

上坡、上山很苦，

不再以苦為苦，以心中有遠大目標故。

- ※ 一切導向此總目標，一心只想這個。

（如我高中時即發心要當學者，所以才會那樣一路走上來。

雖然一路不免顛躓困頓，但幾十年總以此為目標，不時或忘，

——因此須有願心，才可能成就。）

不空成就

——I need all the help from Buddhas,

Bodhisattvas, Dieties and Men—therefore,

work on it ! (我亟需一切諸佛菩薩神祇與眾生之護

持——是故須如是勤修！)

~~~~~

△ 今天聽到好消息：

「正座只到十八道加行為止，十八道正行開始半跏座。」！

(這還差不多)

~~~~~

▲五月四日(5/4/1995)星期四

※ 就像「拒絕聯考的小子」一樣，因為制度如是，  
你若拒絕，便徒然不能得到大學學位。

~~~~~

※ 這也只是個遊戲，  
只是不太好玩的遊戲。

※ 怕死？  
不愛其體！  
不執受！  
心受分離。

※ （念穢跡咒快一千遍）

本性中事。

（又，大家都一樣痛，又不是只有你一人痛）

同學<sup>やま</sup>山上先生出家八年，每天早課及三餐吃飯，仍不習慣正座。

△ Green事件

到廚房還火柴，被老美同學大昭(Green)喝斥：  
“You can't come here!”（你不能進來這裏！）

我說“OK.”

他主廚，晚餐炒飯，煮米的水放太少，飯沒熟，像石頭，我泡湯吃，大家吃得直叫苦，嘴酸。

※ （念穢跡咒一千遍後去修法之際）

若是拼快的，我也會！ [按：指拜佛速度]

（我本來只是不作而已——以不合佛法之理故）

※ You are never to catch me late again!—No!（再也別想逮到我遲到了！——不可能！）

金剛暴惡！

※ 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訓練（安排、方法及時間）

——不讓你得之太易，  
亦不讓你生易得想。

~~~~~

△ 早上4:00一座，很多人趕不上5:50的早課，中午和上さん叫大家要修快一點。

~~~~~

△ 於8:15那一座（本來是8:30，臨時改成8:15，提早15分，和上特地叫大家不要弄錯——雖只提早十五分鐘，但心理上就覺得緊得多）。這一座，大家拼命地快拜。之後念經時，那一片低沈之聲，聽來令人想起「紅巾特攻隊」的飛機聲——日本人就是這種拼死命的精神，不但不怕痛、不怕苦，甚至不怕死！

（日本人家庭全體自殺之事也常有）

令人覺得非常可怕——這個奇特的民族。

~~~~~

※ 開始修隨順——拼！

~~~~~

▲五月五日（5/5/1995）星期五

△ 今天又很冷，早上約8、9度左右。

※ 一早2:45起來（比別人提前45分），念完穢跡咒一千遍，

For I need it's勇猛心badly. (因為我此時極其需要此本尊的勇猛心。)

※ 早上一座，聽到一片念經聲，深覺很像中國古代的科舉考場，全場舉子皆在「受苦」，亦像當今的大專聯考，考生也都在受苦中揮毫。

※ 早上第二座時，腿很痛，想起刺血寫經的壽冶老和尚，覺得很慚愧！

人家為了佛法能那樣勤苦捨身，我這算什麼？!  
再加廣欽老和尚……

因此，雖痛，但不敢再叫、不敢再抱怨了。

又想起范道瑋，因此覺得我必須完成這件事。

※ (修法之際)

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訓練：因為不能說高野山灌頂出來的阿闍梨，連正座都不會。

~~~~~

※ 念穢跡金剛咒一千遍。

~~~~~

▲五月七日(5/7/1995)星期日

※ 莫為名利中人，  
作一些無益之行，  
「既自以心為形役，  
奚悵惘而獨悲？」

※ 若「不把它當修行」，就不苦了！

※ 管他是真修行，

還是假修行。

一切如幻，「是幻亦真」！

※ 以無所得心，具修一切善法。

智者利而行之，

我必須在任何情境都能修行。

~~~~~  
△ 昨夜突又冷到5° C左右，半夜一點多冷醒，就再沒好好睡過。

今晨修完最後2座護身法，

11:30AM又出發去兩壇參拜，又是山田先生帶隊，趕路如飛，（心中非常反感如是參拜法，心情低落再加睡眠少，又運動過度。

在「奥の院」誦理趣經時，幾乎要睡著。）

今天參兩壇，因為今天開始修十八道加行，每一座的加行都要「參兩壇」，其後每三天中要作「廟參」兩次。

~~~~~  
△ 昨天午飯後打掃，我先拿抹布，再去拿水桶，被Green (大昭)看到，又喝我：

“You should take the basket first and then the 掃巾(抹

布); do you know?”(你難道不知你應先拿水桶，再拿抹布嗎?)

聲色俱厲；我不辯，也不看他，直是不理他。

真想問他：“Who do you think you are?”(你到底是老幾?)

他很快就得到現世報：

①今天早課都過了四分之三，他才修法完，因而早課遲到。

②在參奧之院回程時，在小廟前他跌個四腳朝天：以無故喝斥比丘，故有此報。

△ 我已成「過河卒子」，心情惡劣之極；但我不能現在退出，否則這些日本人都會笑我孬種——當知我是代表中國人的——  
一如Green代表老美。我若退出，以後若有中國人要進來，恐怕就困難了——  
——民族自尊心。

~~~~~  
※ 智者利而行之，  
「當知我說法如筏喻者」。

※ 我應在任何情境都能修，  
我在廚房都能修，更何況此地?!

△ 兩壇拜完，到山下2:00，到真別所2:15，3:00又

### 修十八道

(今天是第一座，初夜) 3:00之前，我又輪到「香花当番」，準備明天用之供果，所以幾乎沒有休息。3:00修到4:00多，接著因「香花当番」，又清理供品供具，5:00晚課。

※ 在這一整日修法正座中，我從頭到尾身體都沒「動」過！

接著晚飯坐時也是一樣不動！

——南無穢跡大金剛！

~~~~~

### ▲五月八日(5/8/1995)星期一

△ 持穢跡金剛咒800遍

半夜冷到5.5°C，睡到1:30AM被凍醒，11:30又去參兩壇，山田先生帶隊，累死了。

~~~~~

△ 花の祭(浴佛節)

食事當番，我又主廚，作火鍋(スキヤキ)。2:00AM起來，一直忙到9:30PM，累死了，厭惡極了，不把人當人看。

~~~~~

△ 腿痛得幾乎想哭，  
很沒意思，  
想到“*We Shall Overcome*”（我們一定能克服）這首歌  
又想到“*Five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Home*”（離鄉五百哩）的歌詞：  
“*Not a shirt on my back, (衣不蔽體)*  
*Not a penny to my name, (身無分文)*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 way.*”（上天呀，我不能如此落魄而還鄉！）  
想到我本是苦命的孩子，考大學完全為了母親。  
如今來高野山受這種苦，  
*There's no retreat!*（不能退卻！）  
否則師弟會很失望，也不知以後怎麼修了。  
好歹堅持下去！死不了！  
（更何況大家都一樣痛！）  
以前考大學是為母親而考，  
現在來真別所是為了師弟及這些弟子，否則  
我就回去了！

你的「無所得」是用喊的?!

你的「決定不得少法」到哪裡去了?!

※ （念穢跡咒之際）

願我得大勇猛，於一切法無所畏；  
於此塵勞中實行第一義諦。

~~~~~

▲五月九日（5/9/1995）星期二

※ 以無所得心，具修一切善法，  
上契佛心。

「學佛學到這地步，若能免的，佛菩薩必定已幫你免去——若有受苦，則是必不可免，或重罪輕受。」

~~~~~

※ （清早一座之際）

若要作金剛大阿闍梨，不是要能忍凡人所不能忍受、凡情所不能受者，才能度於六道眾生？  
（——只有密法能度六道苦！）

這種苦有沒有地獄苦？

△ 昨夜剛睡下不久，即忽然咳嗽大作，

可能是昨天少拜了幾拜佛所得的現世報

（昨天少拜之後，即生慚愧懺悔，然念經時，即覺有隔障

——真是不可思議！）

※ 正統密教靠我復興。

~~~~~

☆ 問題是：我學這個法，是不是要度眾生？  
——學這個法如果只度××師一人，  
其所受苦，也值得了。  
更何況還能度定×、真×、××寺眾尼師等。

~~~~~

△ 晚課及吃晚飯又幾乎坐著沒動，  
——不求不痛，只求我能忍得有尊嚴。

~~~~~

▲五月十日（5/10/1995）（水曜日）星期三

△ 下午12:30十八道傳授  
Shocked!（震驚不已！）  
與先前於台北C. S. 師處所學  
幾乎完全不一樣！  
連本尊印都錯了！  
（大日印、智拳印），  
降三世印也錯了！  
這次來受苦，值得、太值得了！

~~~~~

▲五月十一日（5/11/1995）星期四

△ 桑島同學跟我說他肚子很餓，（其實大家都餓，  
不知為何不讓大家吃飽？）

我問他香蕉要不要？他說好，問我有沒巧克力及麻薯，我說有一點剩下，

（是浴佛節的大眾供，我省著吃，以防廟參及拜佛肚子餓），

我給了他一根香蕉，一個麻薯，一點chocolate（巧克力）（這是我從美國帶去送和上的，他轉為「大眾供」用）

為何不讓大家吃飽？——「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 今天同學花岡說美國人很蠢，

「頭上放firework(煙火)」還用手在頭上作開花勢（意謂「腦袋開花」，眾大笑；問我對不對？

我說對。他說台灣人頭腦好，美國人，像Green（大昭）頭上放煙火；又問我日本人怎麼樣？為回應他的好意，我說日本人也很聰明。今天我像有了報復的快慰似的。

~~~~~

▲五月十二日（5/12/1995）星期五

※ 今天又冷，而且大風大雨，但仍然參奧之院。

歸途中



這就是我的菩提之行?!

※ 即使只學了正確的大日如來「智拳印」跟「如來拳印」，就一切都值得了。

機跡本尊引我至此，不會錯的！

△ 廟參回程，龍王(辰巳)跟我說那老美(大昭)的味道很難聞，第二天在打掃時又跟我說：「美國人 firework (煙火，指「腦袋開花」)，說完捧腹大笑不止，笑到直喊肚子痛。(龍王之所以笑他，可能因為Green自從開始修十八道以後，就每次都是最後一個——可能對他來講太難了，他不認得中文，只能念旁邊的假名，故全篇對他來講，都毫無意義，只能當咒語來念，可能因此很慢。

最近我看他不那麼神氣了，不像剛開始時到處大聲談笑，旁若無人；且仗著他是洋人，有優越感，現在發現好像並沒那麼優越了。)

△ 今天廟參回來，發「大眾供」，輪到Green那一組當番，發了二個麵包(一大一小)，兩根香蕉。前面的人要多拿一個大麵包，他不肯給，輪到我，我已拿了一大一小，他又再拿一個大的給我，我說「有了」，他說：「沒有！——拿著吧！」我道聲謝，就拿了。

我最近都躲著他；凡他所在之處，我必走開！

（——佛說：「遠離惡人」）。他可能也感覺到了。

我收受他的麵包，覺得這是他“make-up”（求和）的表示。

我想：這就是佛所說的「忍辱度瞋恨」吧！

又，前一些天看他跛著腳走路，心生不忍。真想拿正骨水給他塗，可是不敢自找麻煩，別生枝節，也就算了。

△ 前面的同學村上是高野大學畢業生，每次修法他都是第一個修完；昨天我發現他修法時正座，腳丫子居然垂一半在半疊（塌塌米）外！（真是各有巧妙不同！

——那是投機取巧。）

昨晚洗澡時我問他腳痛不痛？他說幾乎不痛，這人真好強。

昨天有一座我修得比他快，我的磬一響，他就回過頭來看，很訝異居然有人比他快，我在敲磬之前，本想等他先敲，因他年輕，很在乎這個，我不想搶他的風頭，後來一想，哎！算了吧，便敲了。果然如我所料。

△ 我修法總不後人；

——提前去排隊入壇及完成；

結果他們都另眼相看。

辰巳昨天甚至對我說：「中國人good fight! 頑张!

(がんばって，加油!)

美國人fire work!」

說完又大笑。

看來Green很不得人緣。

~~~~~

※ 這就是我的「菩提之行」

——菩提本無定行!

※ 求法當然不能太容易，(若一來就只修四度)

否則會令人輕法、不重法(以其易得故)

~~~~~

▲五月十三日(5/13/1995)星期六

※ 再者，若四個半月就讓你拿到阿闍梨的職位，又讓你舒舒服服地像度假一樣，

——那不是太便宜了嗎?

再說，密教阿闍梨位在法上的尊貴不用說，就說在現實上，在日本是很高的榮譽，且可以養家活口的(傢伙)呀!

※ 上午第二座(亦即要連續修三座的那一次)，腿痛得心情很難過。

(下午桑島<sup>くわしま</sup>也對我說“I don't feel very well.”)

（他老愛對我練習他的英語），我問他為什麼？他說「腿痛」，可見英雄所見略同。

當你為眾生受苦時，不應生苦惱，應生歡喜，以眾生將得大利故。

When I got the position, how many people will be overjoyed to be able to practice the Esoteric Dharma?（我若學成，許許多多的人都會因能學到密法，而歡喜踊躍。）

I have already made a history (i.e. by the commentary of *The Lankavatara Sutra*)—but I need to make more!（我雖已因註楞伽經而可能廁身青史，然而我所應作者，實在還至多難盡。）

※ 真不可思議，幾乎一步離不開穢跡金剛，若稍離開，即有人來惱！

△ （念穢跡金剛咒700遍）

~~~~~

※ 打掃又從「下」換到「中」，我上次到「本堂」，這次被高畑硬是趕到「道場」（大家都喜歡做本堂，因為佛像、法壇、法器多，因此地板少；而且道場又遠）

高畑說人數要平均，可能我是外國人，後來他知

我不高興，故微有討好意，但我實不喜他這樣欺負我。

不是「無所得，什麼都一樣」嗎?!

——這是真實解脫，就修這個！

「真實示修行，方便示眾生。」

※ 不得少法，隨順眾生，示有修行。

~~~~~

▲五月十四日（5/14/1995）（日曜日）星期日

△ 今天早上一座，我第一個修完，敲了一聲磬，左前座的村上居然回過頭來看，真可笑，只能你快，不准別人快？

今天又輪到「香花当番」，花岡來叫，他已先去拿了兩個水桶，兩條抹布，裝了水，我們各提一個，到了香花台，我正要開始擦，他跑來說：

「你那個桶及抹布是『中』，是擦地板的。」我說：「可是這兩個都是你拿的呀！如果有錯，錯在你。因為上次我們拿的兩個都是『上』。」他說：「『上』才是擦桌子的，『中』是擦地板的。」我說：「可是穿偏衫如何擦地板？」他說：「那也沒辦法了！」

意即要我擦地板，我說：「以前都是兩個

『上』，這一次為什麼兩個不一樣，是誰決定的？」他不承認自己錯誤，卻說：「case by case.」（依情況而定。）同班其他兩人也在旁邊附和：「case by case!」

我就不服這個氣，因為地板等一下下了早課，馬上有人擦，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擦？

我說：「水桶只有兩個，而我們有四人，那工作如何分配？」他說：「兩人用抹布，一個整理香具、香灰，一個整理花。」我說：「好！」；因為這時同班另外兩個人修法剛完沒多久，還在準備自己下一座的供物。於是我便去整理香具。因為我早修完，沒道理叫我穿著偏衫（法衣的一種）擦地板，當呆子。

上次当番時，分剩下的大眾供，他自己拿了最好的巧克力，其他兩個人也搶了比較好的東西，而把差的餅乾要給我，問我好不好？我說：「好。」，以修行人不應計較吃的東西故。

又，有兩個蘋果，花岡把它們切成四份，但切得不平均，自己拿了一份小的，而把另一個小的給我，把另兩個大的給另外兩位，我也不計較。日本人總是護著日本人的。

This made me pretty depressed——（這令我十分難

過。)

其實也不用：因為他們到底還是「世俗人」。

- △ 我這次之所以能開始反抗，是因為「無所得，什麼都一樣！」所以不怕他。後花岡來告訴我：「香花台上有另一條抹布，可用來擦桌子。」等完事以後拿水桶歸位時，他又問我：「以後是兩個『上』好？還是『一中一上』？我說兩個『上』好，他說：「那就這麼決定！」——哎，人善被人欺。可惜我日語不夠好，否則一定好好調伏他們。
- ~~~~~

- △ 昨天排隊等上殿時，花岡手作背甲印，狹間開玩笑，便作蓮花印，且作勢要把花岡的印「吃」進去，作為 Sex 的表示，如此褻瀆神聖，實在令人不堪。
- ~~~~~

- △ 昨天修完法空檔，Green(大昭)把衣服泡在洗衣機中，因此我和別人要洗都沒辦法，被我說了一頓。本不想說他，但洋人都是吃軟怕硬，我說了他，他反而陪笑臉，可能是我不是聲色俱厲喝斥他，沒辦法，我就是兇不起來。
- ~~~~~

「羅刹若有法，羅刹亦是我師。」

看在法的分上，

原諒這一切，容忍這一切。

---

▲五月十五日（5/15/1995）（月曜日）星期一 大雨

△ 食事當番

廟參

---

▲五月十六日（5/16/1995）星期二

△ 我不應是來隨波逐流的！

快50歲了！

（再下去也沒有另一個50年了

——如果不是30年、20年，甚至10多年也說不定）

---

▲五月十八日（5/18/1995）星期四

「穢跡金剛對我所代表的意義為：

勇猛精進——Do something!

---

△ （早上約8°C很冷，我拜得不慢，忽然因冷氣吸入

肺中，而大咳，又肚子也拉稀。修法次)

※ **願我速入曼荼羅**，面見諸佛，加持眾弟子，  
護持眾生，度脫眾苦

「入曼荼羅」即是華嚴的「入法界」  
亦是維摩詰的「入不思議境界」，  
只是「入曼荼羅」更精確地繪出諸佛的森羅莊嚴  
境界。

而華嚴法界只是個概略之圖，亦無「行法」；  
至於維摩則更略，

且維摩較偏於「空」。

華嚴已兼擁「空有」，

然僅是端靠心悟，而無確切行法（作法）。

~~~~~

▲五月二十日（5/20/1995）星期六

△ 總算過去了！

今天上午修完最後兩座十八道加行，

11:30去參奧院。

下午2:00入堂開始修十八道正行。

~~~~~

▲五月二十一日（5/21/1995）星期日

△ 今天第一座修完，才知每座前要沖涼水，還好高  
畑還有個舊的ふんとし（小褲兜）借給我。

- ※ 不為外境所動！
  - ※ 雖然「入無所入」，  
但法界如幻而有，  
煩惱亦因緣如幻而生，  
故還是要入。
- ~~~~~

▲五月二十二日（5/22/1995）星期一

- ※ 以智慧生活！  
（不能只以誠真）  
∴ 這是一個非常虛偽的世界，徒具形式。  
（連和尚都是假的。）
  - ※ 我是不是就這樣繼續猶如凡夫？每天只煩惱愚夫  
小事而當一輩子凡夫？  
（——47歲，快50了！）
  - ※ 既然入了大仙門，  
還不勇猛精進求大仙道？
- ~~~~~

- ※ 決定超出這一切  
——太苦了！
- ~~~~~

▲五月二十四日（5/24/1995）（W）星期三

- △ 昨天食事当番，木下同學主廚，作了一道中華拉

麵（ラーメン）。

雖是中華料理，但不是純中國味的，因調味都是現成的袋裝物。

早上7°C，非常冷，但還是要沖冷水。

~~~~~  
△ 今天當「夕勤行」（晚課）的「讚頭」（唱讚時領眾起腔），整個法本又練了一下，表現得很好，（因上次我看別人敲鈸時從下面再滑上去，覺得不錯，於是照學；後來岡本老師卻說「中院流」不那麼敲，我於是又重練了一下，結果非常好。）

我現在可說「壯志銷磨」

（——被這disgusting place磨的），

只求以智慧，平安無事地趕快過完這段時間就好，

不與他人爭勝，什麼都不想，也不想將來的計劃。

~~~~~  
▲五月二十五日（5/25/1995）星期四（天氣暖一點）

※ 這樣消極不行，會憔悴鬱悶而死（以沈空滯寂故）

還是「不得少法，勇猛精進」的好。

~~~~~

▲五月二十六日（5/26/1995）星期五

△ 龍王タツミさん跟我說：Green正在受「因果應<sup>いん が おう</sup>報<sup>ほう</sup>」——感冒、頭痛。

△ 傳授「金剛界加行」折紙（「折紙」為法本的綱<sup>おり</sup>要。阿闍梨在傳每一個法時，都會傳該法的「折<sup>おり</sup>紙<sup>がみ</sup>」，此「折紙」將來即作為你已得此法的傳承之最重要憑據。在向總本山申請僧階的昇級等都要用到。若非在高野山修行者，通常不知有此「秘密文件」，也未曾見過。這折紙即顯示是最正格、最正典的高野山真言宗傳承。）

~~~~~  
※ 我應是個修道人。  
~~~~~

▲五月二十七日（5/27/1995）星期六

※ （早上擦地板之際，思惟：）

我應是個修道人。

⚡  
修什麼？

修「不得少法，大慈大悲」

因此既是究竟無上法，然亦是對治，

以對治我無始以來以「二法」而受纏縛，

因而深受大苦；以我無始以來，欲有所得，致盲

目追求。

又，以心不慈悲，故於種種境界不能忍，

心生瞋恚。

於此深心懺悔。

~~~~~  
※ 速疾成就

速得解脫

乘如來真言之力，

速疾成就。

~~~~~  
▲五月二十八日（5/28/1995）星期日

※ 「我應是修道人」

——This is all.

因此即解決了一切。

~~~~~  
【眾生相】

△ 自從那天在某因緣下，Show (秀) 他們我的 Gold Credit Card (黃金信用卡) 及美國駕照，他們又發現我有兩張 Master Gold Cards 及一張 Visa Gold Card 之後，又問我有沒有汽車。我告訴他們有兩輛，一輛 Toyota，一輛 Mitsubishi，高畑、木下都變得

非常客氣。

又有一天，高畑彈著我的耳垂，說是「福耳」  
（那個年代擁有信用卡是很了不起的事，更何況是黃金卡！）

我去放「下供米」及裝「下供米」時，高畑在我之前，竟然主動為我裝。

今早在排隊時，忽然把我的背轉過去，主動為我按摩。

花岡則不敢再對我亂鬧。

~~~~~

▲補五月二十七日（補5/27/1995）（Sat）星期六

- △ 早上很冷，兩壇廟參前出大太陽，因此把衛生衣脫掉才去，結果上當了；途中林蔭之下還是寒氣逼人，兼以拼命趕路，猛烈運動，因此吸進大量涼氣，氣喘又發作——與上次禮拜加行時一樣，幾乎喘不過氣來，又咳嗽大作，此時我即觀「以身供養」。（因此自思：I'll be all right.）

~~~~~

▲五月三十一日（5/31/1995）星期三

- △ 食事当番
- △ 考「前後讚」的「讚頭」我博得一致好評。很多人「後讚」當掉（沒過），要重考（及格為65

分，很鬆)

- △ 食事当番最後要洗浴室，因為等辰巳他們補考「護身法」（這是最後一次的補考機會），搞到9:30多才得休息，累死了。

~~~~~

#### ▲六月一日（6/1/1995）星期四

- △ 早上「朝勤行」當「經頭」；同學一致好評。
- △ 11:30廟參，當「廟參頭」，亦得好評（花岡鼓勵我當，說我回去前這是最後一次機會）。
- △ 原來氣喘主要不是吸入冷氣，而是太猝然激烈運動，氣管支持不了，喘不過氣來所致（以後要注意）。

我真是拼「老命」的！

- △ 已經6月1日了，7月8日就回去了，只剩一個月多一點，已然有點離愁別緒之感（儘管在此身心遭受許多痛苦）
- △ 來此學密教的規矩（密宗亦有禪堂的規矩）

~~~~~

### 【飯團的故事】

- ① 辰巳給我二個飯團，我吃了一個，丟了一個，

結果餓了三天。

（這三天每餐都碰到小碗飯，又沒大眾供）——真不可思議。

過去大約兩個月，又拜佛、又兩壇參拜，雖瘦了6公斤，但從不曾覺得「受餓」——這三天可真覺得餓死了！

② 花岡分飯團不均，第二天他肚子痛拉稀，光被我碰到的就有五次之多。



▲六月二日（6/2/1995）（Fri）金曜日 星期五

### 【業力不可思議】

△ 昨天廟參回來，晚上我洗衣時Green也來要洗；他問我，我的洗衣機水用好了嗎？（那時Hose[水管]是插在我的洗衣機上的——洗衣機共兩台）。我說好了，便把Hose拔給他。他笑笑地說：「我以為你還要用呢！」

我那時心中覺得：你既有好意，我便對他說了一句，以便打破彼此已有一段時間不講話的局面，我說：“You seemed to be doing pretty well lately.”（你最近好像很有進步。）

他說：“Oh, Thank you.—But I’m still young, I can

learn....”（謝謝你，——我還很年輕，還可不斷學習。）

我說：“You passed all the tests.（你考試都通過了）”  
（指護身法及聲明）

他馬上回說：“But the tests are easy.”（那是因為那些考試都很簡單。）

還是改不了！其實是及格分數低（65分），否則看你過得了？

我看他惡性不改，便不再講話了。

後來我走了，花岡來，我便又聽到Green大聲地談話，一如往昔的目中無人。（也許因為有人稱讚他幾句，他就覺得很得意——其實他最近表現很差，修法總是最後一個修完，弄得香花番的人都得等他。）我上次當香花番時，我們因時間到要先走，他還在那裡弄，本來想對他說：“Please don't mess it up.”（你可別搞得一團糟哦！）但一想此人惡性剛強，還是忍住了，免得又自討沒趣。他今晨早課甚至還遲到（人家「前讚」都誦完了，他才大搖大擺地進來，也不知羞的樣子，他甚至比那幾個老人家慢，顯然是不在乎。）——我因「忍痛」讚他，結果馬上有“感應”。



△ 晚上睡時，隔壁快9:30還在講話，因此我很晚才入睡。

2:00左右醒來，再也睡不著，精神卻很好。

起來到齋堂去看「金剛界」法本。又，早上修法教念誦時，開始邊念咒邊觀本尊結印相——這是以前所未有的，以前沒想過這麼做。

~~~~~

△ 今天天晴，下午到戶外除院子中的雜草之際，高比良抓了兩隻小蟲，別人又抓了一條蚯蚓，他便都拿到池子一丟——餵魚！原來他們上次所丟的，有些就是小蟲！難怪小魚紛紛來搶食。

我在旁看了，很懊惱！

——什麼出家人！

後來又兩次，他們抓到兩隻蚯蚓；這兩次我就不饒人了，一定要救！——我走過去，說了一聲「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便抓了蚯蚓，往對面草叢走去一丟，他們起先一愣。

第二次時，和尚さん也在，這次是一條很粗大的蚯蚓，這次我就一聲不響，抓起來便走，他們也都一呆。

接著「初夜」（也就是PM）的一座，教念誦時便得感應：

早上教念誦只觀想本尊結本尊印，這次更進一步  
觀本尊於其曼荼羅中

——亦即整個曼荼羅都能一齊清楚觀了。

~~~~~

▲六月三日（6/3/1995）（Sat）星期六

△ 早晨「作務」（即出坡）擦地板次，想到“Those  
Were the Days”（過往的日子）這首歌：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avern, (從前有一家旅店)  
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 (我們曾在那兒  
舉杯歡酌一二)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想起  
我們多麼歡暢度時……）

想到守洪已生病，還差點死去，想到有一天我也  
會躺下來（已快50歲），想到「人生是什麼？」

What is life? (人生所為何來?)

除了“To make other people happy”（令他人歡喜）之  
外？

不禁「覺來雙淚垂」。

~~~~~

**【極傷無常之速】**

※ 英詩有句云：“Th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dies.”（今日歡笑的花朵，明日即萎盡）

我來此世已混了將近50年!!

- ※ 如今要做的，不是感傷失去的歲月光華，  
而是計劃（想）如何運用我有限的「餘年」！

いっしょけんめい  
「一索懸命」（日語：拼命努力）

I haven't got another 50 years!（此生難再五十年！）

What am I going to do with the rest of my life?（自茲以  
往，我應何為？）

——「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三寶  
歌」之詞）

我不能期望還有50年吧！

若扣掉老、病、弱、奔波、雜事，頂多有20年的  
工作年，

——拼命工作，其餘隨緣。

- ※ 以20年翻譯佛經

禪宗：圓覺、維摩、起信論、壇經、楞嚴、金剛  
經。

密宗、律宗（律部）

華嚴經

大般若經

大智度論、三論

法華、涅槃

唯識、俱舍

地藏、藥師

翻譯日文著作： ① 四度加行 ② 秘教辭典

~~~~~

※ 學真言密法最大的好處是可以破斥邪密。

~~~~~

▲六月四日（6/4/1995）星期日

為這神聖莊嚴的使命而活著，而努力，而奮鬥，  
而犧牲一切。

~~~~~

▲六月五日（6/5/1995）星期一

△ 廟參，很累。

——Well, this is life!（哎，人生本來如是！）

~~~~~

【真別所傳戒(受戒)】Schedule	
6月6日	菩薩十戒
6月7日	沙彌戒
6月8日	比丘戒
2:00 AM	起床
2:30	1. 入堂修「十八道」 2. 大師 3. 明神（即日中之分）
5:00	早課（朝勤行）
6:15(左右)	早齋
6:40~7:30	香湯、沐浴
8:30	入堂受戒
11:30	午齋
1:30 PM	入堂修「十八道」兩座
4:00~4:30	打掃
5:00	晚課（夕勤行）
5:45	藥食

~~~~~

▲六月六日（6/6/1995）星期二

- △ 其實「真別所」的修行是非常精進的。
- △ 今天授戒，全體清晨2:30便入堂修法。

~~~~~

※ 不住於當前之法：

現在開始那個計劃——“My Life’s work.”（我此生的

事業)

現在有空就念日文，到明年7月止，除日文外，便全是看密部經論。

~~~~~

※ 永恆的遊戲，  
他們心動，我不要動。

△ 真別所傳授「菩薩十戒」

~~~~~

▲六月七日(6/7/1995)星期三

△ 為了傳戒，早上2:30入堂修三座，5:00要早課；  
下午2:00入堂，4:00前要修十八道二座，大家都拼命地「趕快修」  
開始「認真」修行。

※ 禱於諸尊，令大願成就。  
如何能大願成就？

- 一、放下一切，concentrate (集中力量)  
——You cannot do all. (——所能作者有其限量故)
  - 二、堅定
  - 三、精進
  - 四、有恆、規律
- ~~~~~

- ※ 我應為法珍重。
- ※ 願我大願成就，  
護法成功。

~~~~~

### 【穢跡金剛又救了我】

今天傳「求寂戒」(沙彌戒)，真別所的隊伍坐在大殿正前方中間，而我正在最中央的佛天蓋下，居第二排，第一排那個人的前面即是香爐案。後面是高中生。再加上中西先生的兒子也去了（昨天他也去的，只是並沒有與我打到照面）

我於事前即求穢跡本尊令我度此大苦，結印護身，念本尊咒500遍，果然有效！

- ※ 「護法」：傳揚正法，破斥群邪。  
(引導眾生，出離邪網)

- ※ 勤修福智，  
回向大願成就。

### 【如何勤修福智】

勤誦經、禮佛、修法（早晚課不斷、出食、供佛、理事供養）

- ※ 一切精進（勤修福智）
- ~~~~~

▲六月八日（6/8/1995）星期四

△ 今天傳「苾芻戒」

【穢跡金剛又救了我】

昨天念穢跡咒一千（受戒前念了700遍），  
結果「獲救」！

但是膝蓋及腿仍有受傷。

今天又是接連不斷的第三天：很怕今天可要完了。[按：指正座。]

受戒前勉力念了本尊咒500遍，結果體悟到我這之前坐姿都不很對。

~~~~~  
△ 與Green那種人鬥，有失我的身份。  
——年紀輕輕，是兩寺住持，  
勿失兩寺住持之身份。

~~~~~  
△ 下月8日就結束了。  
~~~~~

▲六月十日（6/10/1995）星期六

△ 廟參

△ 「金剛界加行」結願

△ 「金剛界正行」開始

△ （和上さん本人放假一週）

~~~~~

▲六月十一日（6/11/1995）星期日

△ 教辰巳金剛界

~~~~~

▲六月十二日（6/12/1995）星期一

※ （休息時，耳邊響起少時熟悉的台語歌「河邊春風寒」的曲音）

很快這一期生命就要結束了！

無常之速！

在我所剩有限的生命裡，儘量多作一些有益的事吧！

（「河邊春風寒」）對我而言，代表我孩提時的無知、糊塗、與困苦，且無人教導……及生命的無奈）

少時糊塗，現在

不能再糊塗了！

~~~~~

△ 「河邊春風寒」這個電影（及這曲子）是我到這世間來受苦受難的縮影：

上無父兄訶護指導，自己本身糊里糊塗亂闖……

亦即：我於此世糊里糊塗流浪生死的縮影。

~~~~~  
「河邊春風寒」——人生幾何？

決定遠離塵囂！

【N.B. 八、九歲，小學一、二年級時，未寫功課而逃學，跑到萬華「大觀戲院」，混進去看電影，當時正在上演何玉華主演的「河邊春風寒」，後其主題曲風靡全台，成為台語歌曲的經典之作。很奇怪，我至今仍記得電影中的主要情節，甚至也懂其意義。】

~~~~~

▲六月十三日（6/13/1995）（火曜日）星期二

※ 過去心不可得！

不得少法，大慈大悲。

以三界六道十法界，還是因緣如幻而起。

△ （修金剛界次）

我應「示現修行」——入山去！

——恐怕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大願。

（而且自身也還有很多Weakness，非這樣不可。）

~~~~~

▲六月十四日（6/14/1995）（水曜日）星期三

△ （修完「日中」的三座際，）

這兩天正在高興：再大致3週就要回家了，忽念：

若真修行人

何必吾鄉?!

——應什麼都一樣，

至處一般！

~~~~~  
※ （中午掃除時間網綁護摩材之際）

為何我老是快樂不起來？

——因為心中還有太多的

希望!!!

（With tears in my eyes）

——燒盡，燒盡！

~~~~~  
※ 無所願求，

啖盡自心一切顛倒夢想。

※ （晚課及藥食時，「正座」之際）

無所願求，如是安住，

等虛空、徧法界。

※ （穢跡噉穢！）

**啖盡自心一切顛倒夢想！**

~~~~~

△ 持穢跡咒一千遍

※ 今天開始修穢跡金剛的「入我我入」。

（這當然是修金剛界所啟發的心得之一）

~~~~~

▲六月十五日（6/15/1995）星期四

※ 今天仍繼續修穢跡本尊「入我（我入）」，午前一時曾覺得非常非常好，

Well, I'll be all right;（不錯，我將安然度過）

&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will be carried out）

（——而且一切都將順利成就實現）

~~~~~

▲六月十六日（6/16/1995）星期五 11°C 陰

△ 昨晚九點多起，即又氣喘attack(發作)，一夜不得好睡，自知可能是「重罪輕受」及代眾生苦。

~~~~~

※ 無所願求——如是住！

但眾生要入此境界，

還是須要佛菩薩的幫助(加持)。(我亦如是。)

~~~~~

※ 木柵也有及北投都有那種「蟲」的叫聲，高野山也有：

這對我代表什麼意義？

——佛恩、眾生恩！

莫忘昔時：

「天下之大，竟無有我容身之處」時；  
當初創業之艱難困苦。

~~~~~

▲六月十七日（6/17/1995）星期六

### 【乘著本尊的翅膀】

※ 今天輪到食事當番，又是「兩壇參拜」。因為今天金剛界的正行結願，及胎藏加行開白，因此要去兩壇參拜。

我所怕的不是1:30起床，而是回程時，上山，又要趕著一路跑著回來！

一整天，我都一直在觀本尊，幾乎時刻未離；結果不但沒落後，且於忙中心平氣定，到了晚上八、九點，也不很累——甚至第二天早上也不太累。

~~~~~

辰巳要提前離去，大家去勸他，並請願——我變成「英雄」：  
勸阻成功。

~~~~~

▲六月十九日（6/19/1995）星期一 16°C - 20°C 晴

※ 身體到底是肉作的，  
今天覺得有點累，因此心情不太好，  
且「思鄉」。

——自心這個大海真是難渡呀！

~~~~~  
※ （念穢跡金剛咒之際）

結論：  
若要斷自心顛倒夢想，  
光靠自力是辦不到的！

~~~~~  
▲六月二十日（6/20/1995）星期二 晴

※ 欲度自心「有海」，  
必須勇猛精進，無時廢懈才行。

△ 廟參

※ 要淨除自心妄想（顛倒夢想）光靠自己是不行的，  
——這無始來的業習力，  
必須要佛力加持始得。

~~~~~  
※ （念穢跡咒之際）

原來第一重要的事，不是註經、也不是譯經，

而是淨除自心業識——（With tears in my heart.）

（心中喜極而泣）

△（持穢跡金剛咒二千遍）

及至出家這麼多年了，還在作一些“無聊事”——

自心貪愛不斷、愚癡無明、顛倒夢想！

~~~~~

▲六月二十一日（6/21/1995）（W）（水曜日）星期三

※ 已過不可得，

（——過去心不可得）

懺已無罪，後不復造就是。

還是「不得少法，而生大悲」最好。

決定道場晚課誦金剛經。

~~~~~

▲六月二十二日（6/22/1995）星期四

※ 修「日中」那一座（就是要修三座法的那一座）

大家拼命地趕，覺得：這怎麼是修行呢？）

狹間及其他人都表示

此非修行之法。

然而，忽作是念：



**這一切都是修行呀！**

既然一切都是修行，

——那又有什麼好揀擇的呢？

此處、彼處？



——如果都是修行的話，

那裡都一樣，

作什麼也都一樣。



### 【念念修行】

最大的問題是：你有沒有念念修行？！

若沒有(或不能)念念修行，而須得作某事、乃至修某法、念某經，才是修行——累劫不得脫！

——你心中有瞋恚時，即是沒有在修行！

——你心中起貪時，即是沒有在修！

——你心中無聊時，即是沒有在修！

——你心中懈怠時，即是沒有在修！

——你想放逸時，即是沒有在修！

——你心中思念五欲(樂)時，即是沒有在修！

——你若覺寂寞時，即沒有在修！

——若起煩惱時，即沒有在修！

——若恐懼時，即沒有在修！

——若緊張時，即沒有在修！

- 若心慌亂時，即沒有在修！
- 若有所期待時，即沒有在修！
- 若有所求時，即沒有在修！
- 若往外馳求時，即沒有在修！
- 若貪名時，即沒有在修！
- 若期望恭敬時，即沒有在修！
- 若貪色時，即沒有在修！
- 若貪觸時，即沒有在修！
- 若貪食時，即沒有在修！
- 若貪睡時，即沒有在修！
- 若心散亂時，即沒有在修！
- 若想過去事，即沒有在修！
- 若想未來事，即沒有在修！
- 若想現在事，即沒有在修！



▲六月二十三日（6/23/1995）星期五

- ※ 起大勇猛：
- 念念修行，
- 不思三際！



▲六月二十四日（6/24/1995）（Sat）星期六（土曜日）

一切都是修行：



人生中沒有一樣不是修行！

~~~~~

※ 修密法應「入乎其中，出乎其外」

——其實對整個人生亦應如是！

~~~~~

※ 如何得「念念修行、不思三際、遠離顛倒夢想」？

——勤念經、勤念咒、無事勤觀本尊。

~~~~~

※ （修金剛界之際）

我為什麼會有苦？

——就是因為「有所求！」

若息心不求，

即自不苦。

為何能不求？

——因體「本自具足」故。

※ 如何才能息心不求？

——須知解體悟

本自具足！

~~~~~

※ 如何圓融（圓滿）？

心無所求；

示現有求。

- ~~~~~
- ※ 不求，不求！  
有所求這麼苦，  
我為什麼要「求」?!!!!!!!  
（種種妄求！  
——自無始來）
- ~~~~~

- ※ 無所求，  
斷無始妄求!!!  
「無所求」是無上智的實現。
- ~~~~~

▲六月二十五日（6/25/1995）星期日

- ※ 今生的目的：  
身住「無所求」。  
導眾生入「無所求」，  
息心不求，息心妄求，  
為導眾生入此故，  
故示現有所求，而實無求。

- ※ 示有所求，而實無求，

示有所作，而實無作，  
示有所得，而實無得。

實無所求，而示有所求，  
實無所作，而示有所作，  
實無所得，而示有所得。

~~~~~

▲六月二十六日（6/26/1995）星期一

※ 我一定要堅定

（我為什麼要來受這東洋罪？）

——因這個法可破一切邪密。

※ 要斷除煩惱及解決問題，都必須勇猛精進

~~~~~

早上朝勤行當「讚頭」，之後又當早餐的「作法頭」，

他們沒事先告訴我——

臨時上陣，受盡委曲。

~~~~~

▲六月二十七日（6/27/1995）星期二

委曲什麼？

你能來此就不錯了！



▲六月二十八日（6/28/1995）星期三

※ 早上(後夜)一座開始觀想五佛及十六大菩薩、四波羅蜜菩薩

住心蓮台(心中)

如是修完後，心大歡喜，

「得未曾有」

(這之前，我是將五佛及其眷屬分別觀。)

※ 為何能「不得少法，大慈大悲」？

以一切皆是真如的幻化遊戲。

※ 生死涅槃、煩惱菩提——

這一切皆是真如的幻化遊戲。

雖然如此，但你要作哪一種遊戲呢？

——生死煩惱的遊戲？還是涅槃菩提的遊戲？

然則，你既有此悟，即應依真如之如幻之性，起幻化事業，

度化眾生遠離顛倒夢想，至無怖畏處，究竟安穩。



又，再說，你此悟何來？

——若非諸佛加持，何有此悟？

- ※ 雖然一切皆是真如的幻化遊戲，
- 但若無穢跡本尊，
- 我如何能度得那兩次大考驗、大恐怖？



▲七月一日（7/1/1995）（Sat）星期六

- △ 胎藏界加行結願
- △ 胎藏界正行開白
- △ 廟參



▲七月二日（7/2/1995）星期日

- ※ 勇猛精進，
- 念念修行，
- 度自心現量
- （盡一切能力——For Time is short; Life is short.（時不我與；人生苦短。））



- ※ 「度自心現量」——
- 欲待何時？
- If you don't do it now,（此時不作，）

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do it. (則永不能作。)

---

## 【如何度自心現量】

- 一、決心
  - 二、方法
    - 1. 覺自心現量
    - 2. 制心、降伏
    - 3. 離
- 

▲七月三日(7/3/1995)星期一

(食事当番，因胎藏界很長，所以半夜12:00AM  
即起床、沖涼、取闕伽水， 12:30入堂)  
這樣是修行嗎？

 一切都是修行!!

(不只「修心」是修行，  
一切都是修行！

萬歲！The Fry-cook! (廚師！)

---

▲七月五日（7/5/1995）星期三

## 【返回根本】

※ 勇度自心！

（今天中午掃除時間，繼續作丸香之際，覺得很難熬，不知是否歸期在即，還是怎的。心中並想著到大阪後，便可relax(輕鬆)一下了。）

※ （修胎藏界之際）

無量佛法，只為了度自心

若不度自心，修再多的法也沒用！

應返回根本了!!!!

（不知此念是否由於今天又開始有點憶念本尊，還是因為修胎藏界也有關係——因為：「胎藏返本」）

~~~~~  
※ 勇度自心一切相：

——苦相、悶相、攀緣相、貪取相

※ 努力度自心

行有餘力則以註經、譯經

~~~~~

※ 如何度自心？

不起念，  
念念覺知。

~~~~~

※ 誓度自心

（——I have had enough!）（我受夠了）  
這就是最大的事業！  
——一切事業以度自心為根本！

~~~~~

▲七月六日（7/6/1995）星期四

※ 度自心種種相：

苦相、悶相、寂寞相、樂相、無聊相、期望相、希望  
相、期待相、有所求相、貪相、欲相、……

※ 萬法皆真，一切皆如

——究竟安心。  
佛界如，魔界如，  
一如無二如。

——安心吧！

（法界無事！  
以本不生故。）

——然眾生妄造諸業，枉受果報——

※ 萬法皆真，一切皆如，

——心配しんぱいしないで！（不用擔心！）

不擔心法，亦不擔心眾生，

以諸法本如，

眾生亦如，

——大悟而去！

——十多年來，就一直憂法、憂眾生——故心不  
寂、不安。

如今可以安矣！

顯密、理事

豁然貫通

從今起，

只是安心地念咒，

安心地度日，

乃至安心地「度生」，

乃至安心地辦法會、註經、譯經、學日文，

隨處皆宜！（隨所至處恆安樂）

（一切紛擾擾相，不息而息，「不度而度」）

~~~~~

▲七月七日（7/7/1995）星期五

※ 萬法皆真，一切皆如

可以安心

——不復憂人、憂法

※ 萬法皆真，一切皆如，  
感慨亦息！！

（萬法皆真，一切皆如，有何可慨？）

圓覺經云：「亦不迷悶！」

從今起，只是安心地（於山中）習禪、修密、註  
經、譯經、著作、研經、講經，如是而已

——其樂何及？

~~~~~

（看真別所「トマト」事件）[按：即「蕃茄事  
件」]

※ 萬法皆真，一切皆如，  
觀眾生帶著真如，妄造諸業，枉受苦報，  
實在可憐，也很愚痴

（還自以為聰明蓋世哩！）

——2012, 8, 19初校畢於台北大毘盧寺  
2012, 9, 3 二校畢於台北大毘盧寺

## 第三節 第三次上高野山

### ▲七月三日（7/3/1996）星期三

- △ 出發到日本。（11:40日亞EG232班機）
- △ 在関西空港搭ラビード電車，於電車上，列車長要我讓位給一個西洋人。我坐的那個位子是我票上劃的座位，靠走道，是個好位子。我問列車長：「為什麼？」他說：「因為他是外國人。」我說：「可我也是外國人呀！」我沒讓；他也無法。有些日本人是很崇洋的；也許是二次大戰時，兩顆鐵丸吃怕了。
- △ 夜宿ナンバプラーザ（難波旅館），¥6,900一夜。
- △ 晚上去買旅行袋，及針線，縫背包破裂處。



### ▲七月四日（7/4/1996）星期四

- ※ 菩薩何所懼？  
——菩薩無所懼。
- 菩薩何所求？  
——菩薩無所求，但求菩提一切智  
及度一切眾生苦。

From now on, do it seriously.（自今起，嚴肅行。）

其實還沒有認真地去求過。

Get serious! (認真起來!)

~~~~~

△ 夜宿釋迦文院

~~~~~

▲七月五日(7/5/1996)星期五

△ 下午助教老師令我擺設我自己修法的壇具。  
和上さん幫我摘瓶花及「手炉花」(當作手炉替  
代品用的檜花)。隨即參加晚課。

△ 送おみやげ(禮物)一串手珠給所有同修——It  
works. (果然有用。)

送人就是要送好的：那些手珠品質不錯。

△ 晚上填「灌頂入壇願」(申請表)

~~~~~

▲七月六日(7/6/1996)星期六

△ 和上さん叫我明天從「十八道」或「金剛界」  
開始修，因怕我胎藏界趕不上早課時間，OK，好  
意。可是隔壁的松原卻雞婆，幾乎是「強迫」我  
修「十八道」，並再問我，且修法前還來看我法  
本。並叫我要沖涼(和上並沒說)。如此雞婆，  
令人很不悅。

All these are nothing. (這一切都沒什麼!)

菩薩莫轉為愚夫！

△ 今天開始正常修法：3:30起床。

~~~~~

※ （覺得不樂：①被迫；②法本已有點生疏，大家修法趕得飛快，如是修行真沒意思；③腿還是痛。）

誰教你來的？！

如果是你自己來的，就要歡歡喜喜地，  
——修歡喜心！

※ 我是菩薩道行者：

I can do anything.（我應能行一切）

※ 受苦時也在修行（受苦時不能光是受苦！）

**受苦時是大修行！**

※ 其實，我現在基本上沒什麼煩惱了，  
除了腿痛及趕功課外，  
沒有人來煩我、欺負我，或找我麻煩，無理取鬧  
了。

~~~~~

▲七月七日（7/7/1996）星期日

※ （早晨開始修「金剛界」之際）  
感覺到真言宗八大祖師之傳承！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此其首要者)

- ※ 唯一大願：  
勇猛精進  
速成菩提
- ~~~~~

▲七月八日(7/8/1996)星期一(月曜日)

- △ 日中「胎藏界」結願
  - △ 中午11:30出發廟參，傾盆大雨
  - △ 下午「護摩加行」開白
- ~~~~~

- ※ 現在問題是：

如何方能速成菩提？

(Deeply bothered & bewildered.)(心中頗為此而覺困擾)

- △ 今天輪到「香花當番」
- ~~~~~

▲七月九日(7/9/1996)星期二

- ※ 本性自有菩提，  
方到何處尋覓!!

(既然菩提自性本具，這有何影響呢？——

- 一、不再焦慮、恐慌、(向外)追逐、尋覓；
- 二、一切所修皆不嫌多；

三、一切所修皆能回施眾生，不怕於已有所損減。  
——偉大的禪宗六祖大師！

△ 今天輪到「食事当番」

※ 一切眾生心中自有金剛佛性。

（——此是一切佛教總原則，  
最高原則。）

故一切指向於此，自修與教他以此為目標，並以此為出發點，

此是總源頭：本覺佛性。

（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一切眾生本具如來性德……”）

※ 自入諸法本源，  
示導眾生入本源。

——本源者，自心之金剛佛性也。



▲七月十日（7/10/1996）星期三

※ 人人皆本具金剛佛性，  
要在不蒙昧，  
及如何開發顯現。

※ 現在的問題是：

如何示導開顯眾生本具佛性（本具金剛佛性）？

如何示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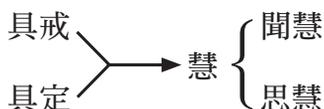
如何開發、顯現？

——不染污、離染 【不染】

攝心不亂(念佛、誦經、持咒、習禪……) 【不亂】

修智慧度(至少令知佛性、本性，進而令知心相)

【不痴】



一切皆以此為著眼點，

開發顯現。

☆ 學佛就應是：什麼事都可以作得很好

——此即學佛之力用。

☆ 一切皆是本性中事！

~~~~~  
莫等閑視之：已為兩寺住持，

且已有傳世之作。

這豈是容易之事？又豈是泛泛之事？！

皆是諸佛加持方得如是。

——怎能不好好地作呢？

是故不能辜負佛之深恩。

六祖大師對法達說：

「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

怎能不精進，「悠悠度日」呢？

~~~~~

▲七月十一日（7/11/1996）星期四

※ 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興大悲心」者，成就佛道（諸法）：度脫衆生，必須成就佛道。**

如是，此生才有意義！

~~~~~

### 【如何成就佛道】

前方便：懺悔滅罪，以求道業成就無障。

一、成就戒——身語不復造惡，斷絕塵緣，離塵、離俗、離染。準備工作【前行】

二、成就定——攝心不亂，於一切境，勤修正觀；  
（先止後觀，以觀為止，攝心在緣，心一境性）勤一心精進。

於一切境，以定心處之。

勤心修觀：禪觀——入佛不思議解脫境界

密觀——入佛秘密莊嚴境界

淨土觀

佛像觀

輪迴觀  
十二因緣觀  
五停心觀  
四念處觀

三、成就慧——

{	聞慧→*聞之信受	此二與戒、定同時修， 先得戒，後修定，於心 稍定後，開始修集聞慧
	思慧→*思惟通達義理	
	修慧→*依聞思起修，以求契入	

※

**雖說種種妙法，**

---

**自己須如說修行！**

可以開始由聞思起修了。

依本性起修。

本性是地，

故稱「本起因地」；

亦是「如來密因」。

云何為「依本性起修」？

——為信知一切眾生心皆本真如，

只因煩惱塵垢所覆，而遮蔽其光明，

我亦如是自心本真，本具光明，依此而修，

即當下頓得三平等心，頓忘我見我執，頓得平等

性智，心廣如虛空。  
以此心體而起修一切法，無不成就。  
以是真如心有如材料，  
能成就一切相故。

~~~~~

▲七月十一日（7/11/1996）星期四

※※※           【大日如來觀想】

於奧之院廟參之際，念念步步觀大日如來；且於觀大日如來而行進間，念本尊咒「唵伐折囉達都鑊（ॐ व ॐ ॐ ॐ）」

一步一音，念念不捨。

【心得】：

禪與密之比較：

禪（如起信論、楞嚴、楞伽、圓覺……等）教觀本性，然本性無形相，亦不許有少相可得，須離一切相，無所依。此是本體。

然初心者於此便無入手處，即使入了，也不能持久；頂多只能持一日半日，一時半時——因無所依、不可依故。

而且「是心無常」，此「無所依」的清淨心，很快就會被自心所起的妄念帶走、覆蓋或淹沒；或

被外緣所引、打斷、破壞，而不得持續，乃至欲求返回此驀然回首乍現的「一線靈光」，亦了不可得，

於是只好「隨緣」——隨諸塵緣，飄蕩而去，一去而不可復返；其一剎那乍現之光，也只能在回憶中記取、追思、哀嘆而不可再矣。

若以密觀行之，以如來法相係是依真如而現之「有相」，行者依於此畢竟清淨之相，存之於念，納之於心，念念瑩磨、思惟此萬德具足之相，念念由意識返薰本識，久而久之，本識受此薰習而深得如來法身之「氣分」，復依咒力加持，即得漸轉八識身。

此密觀之好處為：行者有個「依處」，且有個「入處」，不會茫無頭緒；且因有可依，所以很具體，又能持久，不會一轉念即忘失而不得返；設若忘失，亦可立即返回而毫無困難!!

In fine, it is something solid, something that you can hold on to. (簡言之，即其若為一“具體之物”，若為一樣你可抓住、依靠的事物。)

~~~~~

▲七月十一日（7/11/1996）

### 【真別所所修——造次必於是】

※ （廟參之際）

「在高野山真別所修什麼？」就是修「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真的，全都有了！

※ 又，在真別所須修「於動中而不動」或「動而不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 又，沒有善根的人，不管環境好或壞，都只會抱怨環境，而不自修：此種人若環境好，則一方面流於放逸、懈怠、貪欲多求，而卻一面抱怨道場沒有道風，或說大家都不修行——但忘了他自己也不修行。

若環境不好，則更抱怨環境不好，不能安心修行。總之，不管理境好或壞，他都不能修行，只會抱怨！

若環境不好不壞，他又抱怨太沉悶、無聊、乏味，因此不起勁，覺得沒有激刺力等等。

若是有善根的人，則不論環境好或壞，或不好不壞，都能修行，都能隨境而修，既不抱怨，

亦不隨俗浮沈。

在一切環境中，尤其是壞環境，須先適應它，然後超越它——抱怨無益！

此為這三天來修法有感。

---

### 【觀想本尊心得】

為什麼要觀想大日如來？

- 一、因為想跟他長得一樣！
- 二、為要念念與佛「同在」。

---

### 【I Have Found What I Want】

#### （吾所欲求今已得）

晚課前，腿還在痛；想到還要再正座，心就難過。

晚課隊伍行進到本堂前，以及整個晚課的過程中，從頭到尾，一直觀想本尊，也一直坐著沒動一下；接著，「施餓鬼」時亦然；接著用藥石時亦然：一直觀想本尊，也坐著一直沒動一下——居然不太痛！

（——不覺得痛！）

- ※ 啊！我只要這樣：一直能觀想本尊，心念本尊咒就行了！一直到永遠，forever and ever（盡未來際）；作什麼都無所謂了。

*This is all I want; there is nothing else that I wish for.* (這就是我所要的——除此以外，皆非余之所欲。)

若能一直如是觀想本尊而度一切苦厄，心得安穩通達，則不一定要註經、譯經。

現在，大概就是所謂的「自受法樂吧！」(這雖不是悟，但可說是「入」吧！)

- △ 晚上洗澡，脫下內衣，乾淨的與下午廟參穿的髒的混在一起。聞一聞腋下，居然分別不出來(——腋下不臭：前兩天已有覺察，現在確定身心轉變

——Don't tell nobody.) (不足為外人道也。)

~~~~~

▲七月十二日(7/12/1996)(F)星期五

- △ 昨夜一夜，居然一覺到天明!!

——這是兩三年來少有的事，因為多半半夜會起來吐痰，有時痰多得很，要用很多次衛生紙，譬如前些天就是如此。有時半夜變冷，也會如氣喘發作而咳嗽；或一塊痰卡著，既吐不出來，也下不去，呼吸有「絲」聲，因而睡不著。如前天及大前天就是如此，半夜天氣變很冷，雖有上下被，但仍覺冷，而有痰產生：吐了半天吐不盡，卡住呼吸有雜聲而睡不著，很苦很苦！——而昨

夜一樣很冷，居然沒有這種現象發生。我想可能因為這病還是行病鬼王所為；但因我白天觀想本尊，大日如來何等威神，故病鬼不得近，因此無事，一覺安然睡到天亮。

——What a blessing!（吾其何幸！）

~~~~~

※ （早課之際）

一切所修，皆是為了供養心中這尊大日如來：

誦「前後讚」，為讚歎這尊大日如來，

誦心經、理趣經，亦為供養這尊大日如來

（——欲令其於我心中滋長、長大、堅固、久住故。）

——If I have this, I have “everything”!（得此，一切具足！）

畢竟安心。

~~~~~

※ 願我勇猛精進，速得作佛。

~~~~~

想到回去後，××師要跟我學——任重道遠。

~~~~~

※ 作晚課時，依舊觀想心中大日尊而於坐中無動，後「施餓鬼」；其後藥石時菜很多，有三樣

(盤)，飯也多，吃了很久才吃完，亦能持身不動。

如是法門，速度一切憂惱。

回到寮房，想舒(歎)一口氣——此時立刻觀心中大日，並作是念言：

「不依五蘊」立即不覺有舒歎的需要，亦不去知覺、捕捉、緣取腿上的感覺。

——能「不依六塵」，已甚難稀有；

然能「不依五蘊」，則更是得其根本。

~~~~~

▲七月十三日(7/13/1996)星期六

※ (早上修「十八道」回向之際)

「並願以此功德回向令我勇猛精進，速得作佛！」

——此生誓成道業！

I'll do whatever to achieve it! (竭盡一切以成之！)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沒完沒了！)

我並非要等到閉關十年之後再成

——我現在就要成！

當下，

即身成佛

速得作佛，廣度有情。

※ 願速度一切憂惱

---

我有什麼好憂惱的？

我應很高興才對，因我將有大作為。

(A new star is born.)

---

【成觀第一守則】

※ 我不應懈怠；

我應可成就許多偉大事業。

(從今起，捨棄安逸、舒適，刻苦自勵。

——別人有安逸的權利，我沒有!!)

---

※ 不管成就道業與不成就道業，

只要成就此註經、譯經事業，即道業在其中矣！

(這是最想做的了，也是當前這時代最需要的。)

成就此偉大事業是要有品質的，

不是光有才氣就行，必須要有：

前方便：遠離塵俗

心定不亂（早上修金剛；晚上修胎藏；六齋日  
護摩；平日，心中恆觀大日。）

恆毅

堅忍

精進勇猛

大悲平等

智慧多聞

殉身無悔

自得其樂（樂此不疲）

專心一志，無雜無亂。

- ~~~~~
- ※ 依本起因地（本性）  
起觀「建立大日」，  
一切復依此大日起用，四波羅蜜、四佛、十六大  
生  
而一切所修又復供養此大日。

⚡  
如果你心中有大日如來，  
你還需要什麼？！

~~~~~

▲七月十五日（7/15/1996）星期一

- ※ 必須覺知自己特殊。
- ※ 應信諸佛的秘密境界。

※ ——啊，地藏！

地藏菩薩曾加持我，令我於佛道能得決定正信；

穢跡金剛加持，引導我入密教正流。

~~~~~

晚上「聲明」課發下一張プリント（講義）是灌頂用的法儀（要唱些什麼讚子），本應很高興，因學到這個，及快要灌頂了。

但我卻一點也不高興，反而難過！主要是因為：如果光我一個人灌頂，那有什麼用？！

（只榮耀我於一時，到後來還歸於無！想學的人，又得辛辛苦苦千里迢迢來日本——還不見得能學得到！）

主要的問題是要能傳下去——但如何才能將此法在美、台二地傳下去？

~~~~~

▲七月十六日（7/16/1996）星期二

不是「要如何才能傳下去」？

——而是「一定要傳下去」！

~~~~~



Don't worry.

金剛佛性，眾生本自有之！

~~~~~



但眾生還是要有人度，  
還是須要菩薩教化。

~~~~~



只要自己修得好，不怕法不傳。  
只要自己修得好，自然感得因緣。

~~~~~



只要心中有大日如來，  
其他一切都應不成問題。

~~~~~

△ 今天輪到「香花当番」，中午還每間房各自換紙門的紙（這事從沒做過，很新鮮）；累了一天都沒得休息。

~~~~~

▲七月十七日（7/17/1996）星期三 天氣熱

△ 輪到「食事当番」，早上2:30起床，立刻去取闕伽水，隨即入堂修三座法（十八道、大師、明

神) 然後進廚房作飯。

- △ 中午去奧之院廟參，在奧之院念理趣經時咳嗽發作，無法念出聲。

~~~~~

- ※ (下午修「金剛界」之際)

Get active!

大日如來變成「不空成就」!

變成「不動明王」，

變成「降三世」，「金剛夜叉」。

——應如是自尋克服一切障難!

不是死死地修就行!

~~~~~

- △ 下午本部さん與我一起去燒可燃垃圾，燒了很久，沒燒盡，因其中有昨天換紙門的濕紙，及檜葉一大堆。之後武田さん告訴他要去用水把它澆息。

(因為一直在燜燒、冒煙——幸好，和尚さん沒看到，否則要挨罵了。)

晚上清洗澡堂時，我跟本部說：「今天我們兩個運氣很好」，武田說：「和游さん在一起時，運氣都好。」他不知我去年運氣有多壞。武田晚飯前挨和上さん一頓罵，因為本堂中的供佛茶其中

一杯他忘了收。

很少看和上さん這樣生氣罵人。

~~~~~

▲七月十八日（7/18/1996）星期四

最重要的事就是念念心觀大日如來，此外更無大事！

（昨天食事当番，又廟參，今天早課時很累）

別人可以喊累，你不可以喊累，  
別人想要休息，你不可以想休息。

~~~~~

※ 要趕快拯救愚痴眾生（須註解、翻譯唯識、與三論等）

※ 我之亟務：為度當今眾生種種邪見、邪行。  
——這真的是與諸魔戰！

~~~~~

▲七月十九日（7/19/1996）星期五

※ 只要心中有佛，什麼都好。

若心中無佛，半日都難過！

（早上起來精神不好，亦忘失觀想，

——and then, I had a hell of a morning!（接著，整個早上過得一團糟！）——煩惱叢生：）

修法時與大家一樣，恨不得早一點完畢，打掃時也與大家一樣，累得快打瞌睡，度分如年，痛苦萬分！很無聊痛苦）

願我永不忘失！

——I can lose everything but I won't lose *it* for all the world.（其他皆可失，此事失不得。）

而且，這也是我所可以給弟子們的最好的東西！  
自今以後，若作任何事會有妨礙或忘失此法、此念、此心，  
則寧不作。

且一切所作，皆是在以此為基礎之下而去作的！

——如是堅固「執著」！

（擇最善而固執之）

- ~~~~~
- ※ 心中「有佛」，速至無憂惱地，
  - 心中「有佛」，速得無憂，
  - 心中「有佛」，速得無懼。

- ~~~~~
- ※ 我終於找到了「惟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未悔」的東西了！

※ 想想已逝的貧苦的父母，  
微賤的兄姊，  
以及自己也已過了大半輩子！  
今世一定要有所作為，  
才對得起受了這麼多苦，  
才能度脫父母，報父母恩。

~~~~~

▲七月二十日（7/20/1996）（Sat）星期六

※ 下午大風雨。廟參。  
（廟參時）  
不念過去，不念未來，  
（過去讓它過去了；未來無所期望）

~~~~~

▲七月二十一日（7/21/1996）星期日

△ 今天下午（初夜）的「金剛界」，去「道場」修法前，監事先生說，因是護摩加行的最後一座「金剛界」，所以請在解界時，將「地槩」除掉。

△ 因是最後一座，所以大部份的人都「一反常態」很認真地修。連平常一座金剛界20多分就完了的松原也和我差不多同時結束。可見平常太離譜了，他自己也這麼說。

※ 明天中午前「護摩加行」就結束了；廟參之後，下午（初夜）就要開始修「護摩正行」了。想到就要結束，不禁一想，我為什麼也與大家一樣來此求取名位？不禁「悲從中來」。後來再一想：我在每次「勝利」或「勝利前夕」，都會生起這種悲愴感。其因為何？

為自己感傷，自憐？

潛意識中憐惜自己受了這麼多苦而感傷？

——於今應改變！

因為現在不同：以前所追求的是世間法；現在追求出世法，

不應再有此想——不應再為自己想；也不應再為自己所受的苦而感傷，或自憐——而應為眾生歡喜，為法歡喜！

~~~~~

△ 昨夜就寢後，忽然清痰很多，吐不盡，且呼吸有聲，難以入睡；接著把被子折好，墊在背後，半躺著，因颱風來，天氣轉寒，只能多穿幾件衣服，再蓋一件海青，折騰到一點多才睡著。

※ 眾生還是須要有人度，  
法還是須要有人傳！

Furthermore, so far, I am the only one monk in the

practice of this Sect—I feel sad about it. And It's my obligation to propagate it among the Samgha, to have it last forever & ever. (再者，及今為止，余為此宗唯一之僧——余為之悲。故將此宗傳於僧伽之中，令之永續不斷，實乃余之責任也。)

※ 還是不行——還是會 *Sentimental!* (濫情感傷!)



——不要想過去及未來  
只想你現在可作及應作之事。  
你難道是為自己求的?!!

※ 本應非凡，  
怎耐作此等凡情、凡語、凡思?!

※ 因為不是為自己求，  
是故「得」與「不得」皆應不悲不喜  
——當下解脫、當下超越。

(不為己悲，不為己喜。  
故其悲乃大悲，其喜係大喜。)

不是為自己求，真是輕鬆  
——自心現量真有如幻化遊戲一般。



▲七月二十二日 (7/22/1996) (月曜日) 星期一

※ 「不是為了自己」就是：

不是為了自己的榮耀，  
也不是為了榮耀自己；  
不是為了博得世人恭敬、乃至利得；  
亦非為了稱謂、頭銜，

~~~~~  
綜觀我學佛：習禪10年（1981~1991），學密7年  
（1989~1996），  
如今更應捨筏（合而治之），以禪而清淨，以密  
而莊嚴。

~~~~~  
△ 午前一座（8:30開始）「胎藏界」加「明神」，  
如是即將「護摩加行」結願而圓滿，  
10:30 午飯  
11:30 出發廟參 1:00 回來  
1:30 開始「護摩正行」  
廟參之際，「廟參頭」走得很快、很快（飛快）  
來不及看腳下，有一同學小松的ゲタ（木屐）走  
脫了，便來不及在隊五行進中穿起，只有跑出隊  
伍去穿，再跑上來。

~~~~~  
※ 今天因天氣好，大家爬山爬得很快。很奇怪，我  
今天到山下後並沒喘不過氣來！

又，我沿路仍是觀大日種子字：𑖀；𑖀者水也，此水有二：

一者大悲水，

二者大智水，

如是觀𑖀字，雖然腳下走得飛快，而心中則浩浩蕩蕩，清涼無比。

~~~~~

※ 二、三十個護摩壇，一起在修護摩供，真夠瞧。也令人興嘆不已！（——日人傳之千餘年，及今仍如是興盛！真令人不由得浩歎不已！）

△ 今天因開始修「護摩」，大家不能各自再供明神，於是於7:15PM一起供「神供」（十二天供），由我們這一組（第二組）開始，且由我主供；供完之後，大家刮目相看，隔壁的松原（少年氣盛）及另一很跩的米田，都對我非常客氣。尤其是米田，他的密壇在我旁邊；我都已修到第五段了，他還在第三段，而且火一直點不著。

~~~~~

▲七月二十三日（7/23/1996）星期二

### 【最辛苦的一天】

夜裡1:30即起床、沖涼，

2:00入壇修護摩，

一整天沒得休息。（昨夜又可能是吃了三片鳳梨，結果喉嚨有痰，呼吸有聲，不能入睡，再加隔壁松原息燈後還一直在教訓室友森下，更加睡不著。仍是半躺著睡。）

~~~~~  
※ 年已快半百，且已蹭蹬了半輩子。

（I wish I had not done so many wrong-doings.）（無限悔恨往昔所造眾多過咎。）

無限感喟。

人生多麼痛苦：多半只隨逐著盲目的欲望。

——忘掉一切前塵往事，有如昨夢，只記取我本然清淨法身，  
依此修行，直至菩提。

~~~~~  
▲七月二十五日（7/25/1996）星期四

### 【如何轉凡成聖】

※ 你這像是要成佛的樣子嗎?!

一天到晚還是在人我、愛憎、悲喜中討活計！

若想成佛，必須立轉這些凡情、凡知、凡見。

這樣別說成佛，還仍在「凡夫所行境界」之中。

以仍為「凡情、凡知、凡見」所囿故，不出凡夫之數，墮在凡夫數中，不出憂悲苦惱。

必須速求離於無始人我、愛憎、悲喜、習氣，方能「入道」（入於聖道）

必須要除自心中人我之見、愛憎之欲、悲喜之情。

~~~~~

## 【 How to Attain Bodhi 】

### （云何得菩提）

- ※
1. 斷絕塵緣；
  2. 勤修二部大法及不動明王護摩；
  3. 住本尊觀；
  4. 註經、譯經，傳揚正法。

如是堅持不懈，**雖不成亦不遠矣！**

（旦旦而伐之，久而不怠焉）

既是阿闍梨，即應成為金剛阿闍梨，方不辜負。

惟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未悔。

~~~~~

## 【「食事當番」一天之中須作之事】

清晨1:30 起床，取關伽水。

**2:00 AM** 入堂修法；修完法後清護摩壇，準備下一壇用的香花。

5:00 AM 入廚房，準備早餐，燒茶，準備供所有佛殿的飯、茶及早課香燈。

6:20 AM 準備掃除用水桶二、三個。

7:30 AM 早餐

7:45 AM 開始清洗餐具及廚房。

**8:15 AM** 之前沖涼、入堂修第二座。

10:30 AM 入廚房，作早餐。

11:30 AM 午餐

12:20 PM 準備水桶

**1:15 PM** 入堂修第三座法。

4:00 PM 入廚房，

△ 準備浴室水，

△ 準備晚課用香燈及施餓鬼食法。

△ 燒垃圾。

5:50 PM 晚餐

8:10 PM 交班

△ 洗澡、清洗浴室



▲七月二十七日（7/27/1996）星期六

### 【最痛苦的一夜】

因每天都睡眠不足，昨天晚上「自習課」後，我很早就休息了（約八點多），睡到半夜十二點，忽然被「冷醒」而且氣喘得不得了。雖然已在盛夏而仍蓋上下被，然而開始睡時，衣服不能穿多，只能穿內衣；但半夜氣溫常會降得很低（今晨3:00左右時，是18.5℃，今天最熱時也不過25℃）。

因氣喘得不得了，根本不能躺下來，連把被子疊好，墊在後面半躺著也不行，連坐著也挺不起胸膛來，就跟氣喘病發作的人送急診時完全一樣。怎麼辦？而且很冷，又坐擁棉被，還是冷，沒帶什麼衣服，這時只才12:00，2:30才能起床，只好把所有的厚衣服都穿上。3:00才入堂修法，1:30食事當番的人便提前入堂，真想跟他們一起去，否則在黑夜中坐著受苦，也不是辦法。

再者，只睡了三個多小時，今天又要拼一天，怎麼辦？

我分析此病之因：

1. 本來就受寒，有寒因在身內，現在「正行」中

每天沖冰冷的山水，增加不少冷氣在身中。

2. 半夜氣溫遽降，如天氣再不變熱，我就完了。



△ 今天早上第一座時我真是「抱病修法」的，行進之時，連呼吸都喘不過氣來。到集合點，排隊等時，我便搶先站在第一個，不敢面向人，怕被人發現我呼吸有聲音。

我曾想，如果撐不下去退出來，會怎麼樣？——就大概無法受灌頂了？

偏偏又叫××師帶十幾個人來接我，故絕不能令他們失望。

最後決定：

1. 不管怎麼樣，今天要好好地修，即使最後一名修完也無所謂。
2. 雖然大家都睡眠不足，我又尤其不足，因為為病魔所磨。而我在TCU時，不是曾有兩個禮拜沒上床的記錄嗎？大學聯考也有一星期沒上床——在追求世間八法時能夠那樣拼；現在求佛法時即使少睡一點又怎麼樣？如是抱定主意，便拼命地「衝」，一切只求速度。結果修完時正好一個半小時。整理護摩壇與準備香花

約一小時，結果還有半小時可以休息！

【發現】：

- 1.日本人做事是用「衝」的，連「修行」也是一樣用衝的，跟軍人一樣。不像中國人若講修行，一定是「好整以暇」。
- 2.日本人，上面一個規定下來，大家就拼命去把這規定完成，連問也不問一聲。如果中國人的話，一定會抗議：「時間排得太緊了」、「受不了」，請求更改Pace（步調）。這種事，在這裡一次也沒有發生過。

~~~~~

▲七月二十八日（7/28/1996）星期日

- ※ 我心中供養著一尊佛像，因此須  
いつでも正しい：（永遠端正莊嚴：）  
行於佛行。

~~~~~

▲七月二十九日（7/29/1996）星期一

護摩圓滿，但是我一點都不快樂，因為我的氣喘變成「常住」。

（今晨12:00隔壁的松原他們的鬧鐘響，沒吵醒他們，卻把我吵醒，我一醒來便受涼，開始咳嗽氣喘，便不再能入睡。氣喘則又因早上兩次沖涼而

更嚴重；)

建泰，你要堅強！

~~~~~  
▲七月三十日（7/30/1996）星期二

又是十二點醒來，是被頭頂上掛著的一堆髒衣服「碰醒」——忽猛覺這堆白色內衣褲有如「死亡蓋」一般，難怪半夜招邪：白天都沒事，到後來連白天也不行了。覺知以後，立即把它去掉，即有如忽然又變成有靈魂了一樣，否則這兩天好像快死了一般；現才覺得精神回來，否則不知明天廟參要怎麼辦？

~~~~~  
常行佛行；

勿行愚夫行。（不與愚夫爭——讓他）

（早上松原與我爭擦地板三處所，他說我們寮房前的地板是他出坡的範圍，

我說「大丈夫」<sup>だいじょーぶ</sup>（OK），因他雖如此霸佔著，但卻躲到一旁暗處，坐在地上休息。）

我不與他爭，走了；後來和上來查勤被抓到，大

罵了他一頓，並把他趕走。

兩壇廟參完，松原說我把出坡的作務衣黑褲穿在白衣裡面，便有人來問我是真的嗎？

——真是無聊！這有什麼大不了？又有什麼好宣傳的？

- ~~~~~
- △ 本以為「護摩正行」完就輕鬆了，  
——並沒有，早上8:30出發兩壇參拜，回來已11:00；12點吃飯；12點半擦法器，一點休息都不給。

於世無所求，什麼都好。

世間虛妄，十分可笑。

- △ 今天廟參，因為氣喘，寸步難行，每一步往上爬都在拼命！

~~~~~

※ 一切虛妄，何處體取「一真」？

一切虛妄，但自體取一真！

於世無所求，隨緣來去無來去！

三世如影、如幻、亦如化，  
於世不取、不求、亦不得，  
隨緣來去不來去！

~~~~~  
▲八月一日（8/1/1996）星期四

- △ 開始修「理趣經法」
- △ 村上教授開始早上來講課。
- △ 今天又輪到「香花当番」，雜事一堆：晒、收抹布、大眾工作手套。

~~~~~  
▲八月二日（8/2/1996）星期五

- △ 食事当番
- ※ 這兩天開始在想，這樣下去不得了，因為連平常白天都氣喘得要命，如何能熬到八月底，只好灌頂完就結束回家了。

（今天早上食事当番時）

~~~~~  
成佛沒容易的事，

為法、為眾生、受盡辛苦，心亦無怨言。

やっぱり（還是），**穢跡金剛！**

人在極度痛苦時，還是要有像穢跡金剛這樣的  
「暴怒智慧」！

~~~~~

※ 接到××師寄來大毘盧寺弟子的「大眾供」，內為月餅40個，酥餅40個及cheese餅條8包。  
這令我很感動，我更不能輕言退卻——因為大家都這麼關愛我。

~~~~~

※ 半夜12:30還是醒來，但這次就不是在那裡白受苦了，而是起而念「穢跡金剛咒」。（結果很快就平息了咳嗽！）

~~~~~

▲八月三日（8/3/1996）星期六

（早起，念穢跡咒之前）

或許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罪業，  
或許是我須承擔整個中國民族於此一千年之間四度毀佛滅法之罪，  
以及西方人無始來邪見、邪知、邪行，不信三寶、謗佛毀法之罪障  
——因為我此求法，到底非只關我個人一人，而是與中國民族、西方民族  
——乃至全世界其他英語可通行的之民族皆有  
關！  
（——至少我之發心如是。）

☆ 今天開始晚餐「欠食」（日語：不食），並到道場禮佛100拜。

※ 隔壁松原病了——因果真是厲害！

（他前天聲色俱厲，喝禁我轉錄「理趣三昧法則」的「總礼伽陀」。因為我被派到當這個角色，前天排演我不會，由和上代作，而松原的散花卻出盡風頭——可能是我不請教他，他心中不高興。我在錄音當中他過來，斥說：「うるさい！」（「吵死了！」）便我把錄音機轉到極小，接著我說「再一下就好了。」我甚至低聲下氣地向他求情說：「お願いします。」日本人通常聽到這句請求的話，多半會答應；但他還是一副臭臉。我要打開房門，他也不許，叫我要到「本堂」去作。我也不跟他辯，只說：「好，好！」於是我把錄音機關掉，不再錄，聽時便只用耳機。這是下午的事，晚上有人來請教他「聲明」的事，那人唱得很大聲，他也一起唱，我本想抗議說：「為何你唱就可以？」後來我想，算了，他才18歲哩！隔了一天他就病了，早餐雖有去用，此外，其他的活動都沒參加，一直躺在床上，聽說還發燒。不時有人去探視他。我本想去，可是知他是我怨家，去看他，他還以為我幸

災樂禍，只好作罷。

——因果真是太可怕了，且不問老少。

松原這個人心地不好，對他同寢室的森下（一樣是18歲，但比較笨）不但對他沒同情心，還當眾作賤他，取笑他，私下常教訓他，還吵得我睡不著，我都沒說話。

[松原病了三天，因高燒不退，第三天即退訓，被用擔架抬離真別所！]

~~~~~

▲八月四日（8/4/1996）星期日

※ 昨天虔念本尊咒早晚各一百，果然有效，進步很多。今晨如此作念回向：

「願我喉中無痰、心中無病、業中無惡，速能啖盡自心一切煩惱及愚夫之情欲、知見，速證佛道。

並願我如是代為歷來漢土眾生所造破毀真言密法之極重惡業而受苦難，

然心中無怨無悔；並令我及一切眾生，長夜安穩，善能寢息一切妄心。」

※ 念經時，即是你的法身在「用膳」。

~~~~~

▲八月六日（8/6/1996）星期二

※ （晨）

受苦是本性中事——It's OK.

「安受苦忍」——成就這個！

云何金剛？

——不為苦難所打倒！

※ （見種種相時）

於三界中無著無染！

※ 禪法、密法，顯教、密教——皆是本性中事！

※ 真假和尚、形式、精神、軀殼、靈魂——皆是本性中事！

——一切都無所謂，都好。

※ 眾生可悲、可悲呀！

不知這一切皆是本性的幻化遊戲，而

枉自受苦！

~~~~~

▲八月七日（8/7/1996）星期三

△ 今天第一會「傳法灌頂」，我是第二會，安排在明天。

今天當「催讚」共九人，每人輪流作讚頭，金胎二界總共唱了78個讚子

(13人次 × 每人帶6讚 = 78)。



觀一切法皆是本性中事，  
即不愛不憎，不悲不喜，  
猶如幻化遊戲。

- ※ 人最要命的就是「需要」人的尊敬。  
（此「尊敬」有何用？——顯出自他高低不平等）

人類大部分的活動都是為了這個：為了他人（世人）的恭敬、讚美、稱譽、崇奉、顯名、留名、傳名。

~~~~~

▲八月八日（8/8/1996）（平成八年）星期四

### 【傳法灌頂，得阿闍梨位】

- ※ 今天傳法灌頂第二會，我屬「第二會」。（昨天是「第一會」）  
終於得到了灌頂，成為阿闍梨。  
我為從上以來，胎藏界第五十三世，金剛界五十四世阿闍梨。

我如今面對的問題是：如何「不令斷絕」，乃至  
弘揚廣大。

## 【Proposal for 不令斷絕】 (不令法斷絕之葛議)

- △ 取得高野山住職資格，以便帶弟子來受灌頂。
- △ 令僧階增進。
- △ Popularize東密：著述、在道場中開課。
- △ 翻譯「四度加行」、梵文著作等。
- △ 註解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等。

~~~~~  
▲八月十一日(8/11/1996)

※ (早上修「理趣經法」之際)

這幾天一直在思索：「如何不令斷絕」及其所  
involve(關聯)的種種問題，  
因此很沉重。

何必沉重?! 應歡歡喜喜地護持佛法!

又，如何「不令斷絕」?

應先令佛在我心中不斷絕!

——念茲在茲

如何「令法久住」？

 應先令法在我心中久住！

 若能令佛與法在我心中不斷絕，則法必不斷絕！！

若能令佛在我心中久住，則法必久住！

則一切必無問題。（此是根本！）

先成此體，得其相，然後起其用。

~~~~~  
※ 現在必須很智慧、很智慧地生活

(For my life does not simply concern myself alone any more.) (余之此生，已然不復僅關涉余本人一身而已。)

~~~~~  
▲八月十二日（8/12/1996）星期一

△ 真別所放大假三天，出真別所。

△ 到高野山大學研究所，聽到關於陳さんの不好消息，でも……（然而……）

 只要心中有佛，

其他都不是問題。

~~~~~

▲八月十三日（8/13/1996）星期二

到難波過夜。

▲八月十四日（8/14/1996）星期三

到山中大仏堂、龍鳳仏具店請真言法器，與老板 bargain（議價）。

▲八月十五日（8/15/1996）星期四

到京都參拜清水寺、東寺；與山中、龍鳳訂佛具、法器。

~~~~~

▲八月十六日（8/16/1996）星期五

※ Now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如今一切皆已安然)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一切定必安順)  
because (特に), apparently the Buddhas &  
Bodhisattvas are bearing me up, (因為，顯然諸佛菩薩  
皆護念於我)  
and especially I have nothing more in want; (又尤其我  
別無所求)  
and most especially that because (更尤其因為)  
I have a Buddha in my mind. (吾心中有一尊佛)  
With all these, I won't be in want of anything (以此我

將無所缺乏)

and everything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ll right. (而一切定然安順成就)

——這是佛菩薩的意思。

~~~~~

※ 若不觀「本性中事」，不管怎麼樣，還是會憂愁苦惱！

若觀「一切法本性中事」，  
則一切法皆為本性之幻化遊戲，  
一切憂惱頓解！

~~~~~

▲八月十八日(8/18/1996)星期日

本田阿闍梨辦「許可灌頂」，共二個半小時；下午教“大本”「理趣經法」

晚上，上「法式」(道場莊嚴法)

全天不停地正座(痛死了！)

※ 這一切「真如的幻化遊戲」——  
有的玩得很認真，  
有的玩得很嚴肅，有的玩得很輕率，  
有的玩得很努力拼命，有的玩得很懈怠，  
有的玩得很起勁，有的玩得很沒勁，  
有的玩得很苦，有的玩得很憂愁，

有的玩得很悲傷，有的玩得很煩惱，  
有的玩得很快樂，有的玩得很輕鬆，  
有的玩得很超越……

▲八月十九日（8/19/1996）星期一

※ 你的生活有沒有重心？

生命有沒有重心？

——有的！——現在有了！

只要一心觀佛，其他都不用太費心思，

其他都「<sup>ほとけ まさけ</sup>仏に任せて」（由佛安排）。

I like 弘法大師的「秘密莊嚴心」

——Good, 從「不可思議心」進入「秘密莊嚴心」。

※ 今天傳授的課程：

早上①「理趣經法」（胎藏界）

②「弘法大師法」

午後12:30 戶外除草

下午③傳「開眼作法」（光是這個法，就值回票價了！——若非親上高野山與日本人一起修，怎能學到這一切除了「四度加行」以

外的“額外”「必備法」?!)

~~~~~

▲八月二十日（8/20/1996）星期二

※ **已為阿闍梨，應為金剛！**

已為金剛阿闍梨，應大慈大悲，  
大智大慧成就，護念加持眾生，  
令斷諸惡、令修諸善、速出苦輪，  
護持正法，不空成就，與先代大師等無有異。

~~~~~

※ Don't worry;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汝其勿憂；  
一切皆將順利成就)  
因為一切皆是——佛菩薩的意思；  
且因為這一切皆是真如的幻化遊戲，  
不生而生，生而不生。

~~~~~

※ 我竟然成為密教的阿闍梨，  
真是如幻似夢。  
——我應如何對應？

一切大備於我（如我所祈願者）  
Ready to go!（準備出動！）

~~~~~

▲八月二十一日（8/21/1996）星期三

※ 一切「大備於我」——Go!（加油！）

如何“Go”？

——徧修、廣度，

無有厭足。



※ Go!（加油！）主動積極，勇猛精進！（不能只靠「佛」！）

以自性廣大無邊畔故，

無得無失故。

然眾生不了，虛妄造作，虛妄受生，虛妄受死，  
虛妄受苦，虛妄受樂！



※ 早上修理趣經法（金剛界），作「後供養」之際

供塗香——自性五分法身香

供華鬘——自性莊嚴

供燒香——自性精進

供飯食——自性禪定

供 燈——自性智慧

供闍伽——自性清淨



一切法本為修心，借法修心達性；然愚夫不了！

~~~~~

※ 密法之深密：「入我我入」及「字輪觀」  
密教即是以無量方便，為成就此一法；  
以成就此「有相觀」，得入住「字輪」之「無相  
智」。

~~~~~

※ 從此“無事”！  
從此開始忙。（無得無失故）

~~~~~

▲八月二十二日（8/22/1996）星期四

※ 「不信」即是罪，即是障。  
（以依凡夫境界，故不信如來秘密功德境界，是  
故是罪）  
「信」即是善根，即是福德、因緣。  
（我之前為何受那麼多苦？  
一部分原因也是由於自他不信之因緣所障。故不  
能輕易進入）  
如今深心懺悔、懺悔、懺悔！  
如今我的工作即是：  
令信（令生信，令善根發起）  
令解  
令行

令修證悟入

雖說是真如的幻化遊戲，但既得阿闍梨位，不能什麼都不作，只是「虛受榮華」，有如古代昏君一樣。

應如古代賢君：

“勤政愛民”。

令信、令解、令行、令修證悟入。

---

### “純是智慧” (Pure Wisdom)

何為智慧？

能滅自心煩惱、貪瞋痴、不信等妄想，不惡、不邪、不妄、不虛、不亂，恆住正念、正智觀察、覺悟了知一切因緣業果。

---

※ (This is the highest place a man can get — right now, I even feel a little bit undeserved of it.) (此乃人所能致之極緻；乃至余覺已有所不忝也。)

這個阿闍梨位不是為我自己求的——そして（因此）非為榮耀我身。

是為千千萬的眾生求的。

(Right now, I feel fully deserved of it!) (以此之故，余今乃覺余非倖致也。)

Viz., if a man quests for himself, then he doesn't deserve it——(斯意為：若人為己而求，彼即不當得之)

If a man does not quest for himself——not for the Glory of himself——he is then fully deserved of it. (若人不為己求，不為榮耀己身而求，斯乃當之。)

——He is deserved of it and more! (彼可當之無愧，甚且過之。)

——For he seizes not, all for sentient's sake. (以彼不取，但為眾生故)

~~~~~

▲八月二十三日(8/23/1996)星期五

為令法久住，發心度多人出家。

~~~~~

## 【如何傳下去——如何不令斷絕】

### 一、取信於高野山

(最好令他們也正式承認——但這似乎不太可能，因為這牽涉到Authority(權利)及“專利”等問題)

### 二、取信於眾生

- ① 所有灌頂作法、唱誦都精通、教授，傳下去。
- ② 自修行。
- ③ 取得高野山的住持等及其他職位。

~~~~~

▲八月二十四日（8/24/1996）（Sat）星期六

即使想成就百千弟子，但弟子並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你自己須額外用功、格外用功，最好念念不放鬆、念念觀行現前，自成金剛。

要成就百千人，須先成就自己，自成金剛，自成金剛三業，

而後以此成就他人。

弟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佛菩薩也不能憑空加持你。

From now on, (自今為始)

**CONSCIOUS EFFORT!** (有覺有知地努力!)

Now these are the two things I feel I need to do: (以下二事為我深覺我必須作的：)

- ① 註經、譯經
- ② 度百千弟子，傳揚真言密教

I don't know why, but these are the things I feel I need to do. (不知何故，冥冥之中，我但覺得這是我必須要

作的事。)

~~~~~  
※ (「二部制」的五位學員，從放假後開始回來學法，已一週，明天要走了)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  
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早上一直沉浸在這種傷感中。

~~~~~  
這些都是愚夫的愚思愚情。

照破之！根絕之！

~~~~~  
※ 我必須自成金剛三業，  
才不浪得此金剛阿闍梨之名。

~~~~~  
※ 自成金剛，  
現在不是我願不願，  
而是 I got to. (我必須如是行)

~~~~~  
※ 觀本尊是「自受用」！  
(其樂無窮，戒定慧具足，清淨莊嚴，所謂「自受法樂」)  
~~~~~

- ※ 金剛者，不動、不壞、無雜無染  
念念勇猛精進——須成金剛故。  
（須成金剛才能辦事）

- △ （正浸淫於「金剛」的思惟之中。  
晚課時，腿痛得不得了——因已多了一天的課。）



**金剛亦是本性的幻化遊戲之一 !!**

惟此一正念正觀，才能遠離超越一切  
Anxieties（焦慮），frustrations（挫折）

- ※ 不要說金剛，連「佛」也是本性中事！

▲八月二十五日（8/25/1996）星期日

- ※ 應絕對相信如來的不可思議秘密境界。

- ※ 「莊嚴寺的傳說」與「發光的鳥」

現在已有兩個實現了：①往北方飛

②出祖師

現在只差：「影響後世三百年。」

じゃ、やりましょうか !!!（好！幹吧！）

## 【祈願文】

「弟子障重，於如來顯教無所知，蒙地藏菩薩慈悲接引乃能契入；於密教無所知，蒙穢跡金剛菩薩接引，及大日如來護念加持，乃得修行、契入。

今雖獲職位，亦發心利益有情，仍乞慈悲加持，令所願成就，所作皆辦。」

~~~~~

### ▲八月二十六日（8/26/1996）星期一

※ 如何得「影響後世三百年」？

一、自勤修真言行，深入自住如來秘密境界，得如來三密加持。

二、唯此為思，唯此為事。

~~~~~

△ これから、日常生活には、自分の心に いつも日本語で考えて、だんだん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ります。（從今以後，於日常生活中，在自己心中，經常都以日語來思惟；若能如是，則日語可期逐漸純熟。）

今日から、日記も できれば、日本語で書きます。

そうすれば、二年間、日本語は上達すると思いま

す。（又從今日始，寫日記時，可能的話，亦以日語書之若能如是，則於二年間日語可望精通。）

~~~~~

### 不依任何一切外法!!!

（快結束，只剩三天，心中一直很焦急，急欲出去，很不耐煩）

~~~~~

※（山田老師來發教師考試及講習會的說明書……）

~~~~~

中傷、誹謗 本性中事。

（やっぱり（到底）、還是這個最好安心！）

（以悲愍、satirical（略帶反諷）及超越之心去旁觀他們）

~~~~~

既然是佛菩薩的意思，我就不去煩這些事了，我是一心住於本心，其餘由他們去 take care 好了！

~~~~~

應具智慧，

降伏之!!!

——不能再任他們去了!!

是名金剛！

這次決定不再退縮！

~~~~~

▲八月二十七日（8/27/1996）星期二

※ 智慧、降伏、成就

（——It's time.）（——今正是時。）

誓出苦輪，度脫自他。

速出苦輪，度脫眾生。

我至今為止，最好的願還是「度無量眾」

令法久住，且包含了前願，

並與實際與預兆，「預言」相合

——Do it.（履行之。）

智慧、降伏、成辦！

~~~~~

※ 要成就這麼大的事業，

困難是一定會有的！

障難是一定會有的！

而且一定要努力、精進……

令種種條件素質具足！

△ 今天修完最後一座「弘法大師法」，結願收壇。

△ 今天早上「誦戒」（「半月半月誦」——禮千佛

三百，誦梵網經一卷)

- △ 昨夜不知怎的，於睡前忽然「氣喘」病又發作（fit），吐痰及擤鼻涕用了一大堆tissue（衛生紙），晚上又不能躺下睡。真擔心今天拜佛要完蛋了——結果早上起來就又沒事了！



▲八月二十八日（8/28/1996）星期三

※ 早上四點醒來第一個念頭：

「度眾生要緊，其他都不重要」

——如何是度眾生？

度眾生出果——（果報）

度眾生出因——（因心，三毒心等）

度眾生出業——（三業）

度眾生出緣——（外惡緣）

度眾生出果：

現在已生之果報不可完全改變，或可修「滅罪法」以改進，但卻能防預未來果報：

防預未來果報之法，即是「度眾生出一切惡業、惡因、惡緣」。

若實能轉其業、轉其因、轉其緣，即是所謂「度了」。

若不能真實「轉」，只是漸薰習、增長，如此亦善。

若薰習亦無，只是結緣，結未來得度因緣，亦善。

要成就如是「人」、「法」二大事業，沒有光說就行的

必須：

**日夜精勤。**

**日夜精勤**

**智慧、克服、成就。**

~~~~~  
※ 三密加持，成就自他大事。

~~~~~  
※ （廟參、最後一次）

自成金剛心，

何謂「金剛心」？

以金剛喻定為「體」，

念念不可動搖，不可破壞，

不可誘惑，不可墮落（corrupt）

金剛智為「相」

念念住於正念、正智（但念正法、念度脫眾生，不憂其他），

重之以金剛戒、金剛施、金剛忍、金剛精進、金剛勇猛——此之謂「金剛心」！

——自成、教他成！

- ※ 以如來三密加持及三力，住金剛喻定，  
以此定力住於金剛正智，破無始以來無明業習，  
並廣研如來正教，  
廣弘正法、廣度眾生。

**承佛威神**（三密加持）

**住金剛喻定**，

**廣度眾生**。

- ~~~~~
- ※ 住金剛喻定，入秘密莊嚴境界，自度度他。

眾生之所以不得成辦善事，乃至墮於生死煩惱深淵，  
皆由於亂心故——

眾生亂心之源，皆由取種種雜染，而自亂其心！

~~~~~

▲八月二十九日（8/29/1996）星期四

- ※ 捨不定聚散位眾生，  
入正定聚，菩薩正位。  
（速出苦輪，成辦事業，捨此別無他途）

- ~~~~~
- ※ 盡捨一切雜染業因緣  
（不「討價還價」，沒有藉口或但書）  
捨一切雜業、雜因、雜緣，  
捨一切染業、染因、染緣，  
捨一切雜染業、雜染因、雜染緣。

所言雜者，不純也。

若所行、所修法與世間之貪愛愚妄相雜（若言：為求菩提資糧，現須多籌資；為供給弟子、道場，須多作法會，如是等）是名為雜。或與利雜、或與名雜、或與恭敬供養等雜，是名為雜。

又若所行與外道雜；如與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儒教相雜（美名之曰「交流」）。如此相雜之因者，以其「正信」未生，正智沉淪，愚痴昏矇，故邪正不分，以致對「出離生死」與「沉淪生死」之法，無法分辨，無法解了，無法堅持，無法力求，是名為雜。雜則亂，亂則定墮

於生死三途。

又，以及混淆如來正法，愚昧無明，誤導眾生，令不得出離生死，故己身定墮三途。

~~~~~

### 【超越這一切】

※ 以這一切都虛妄得可笑。

~~~~~

△ 本田阿闍梨給我「求聞持法次第」。

△ 岡本先生說釈迦文院來電說，因為明天不在，不能來接，要我自己叫計程車帶行李回釈迦文院。

~~~~~

▲八月三十日（8/30/1996）星期五

### 【An Ironical Joke】

#### （反諷笑話一則）

「我於往昔求菩提時，若吃一些苦，便覺得很委曲！」

~~~~~

### 【結業】

△ 10:00AM 出真別所。

△ 釈迦文院不能來接，是因為雄泰さん不在。到了釈迦文院見中西先生對我一樣客氣，幫我找法衣

店來買製法衣，毫無冷淡之意，想是我自己過敏了。

——「高野山求法日記」終。

2012年8月21日初校於台北大毘盧寺

2012年9月3日二校於台北大毘盧寺

# 第四章 六十自述

## 第一節 楔子

未學佛以前，我很崇拜一個人——胡適，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四十自述。他的書我幾乎都讀過，諸如：胡適文選、胡適文集、胡適文存、胡適四十自述……等等，而我現在打算要講的題目則是：「六十自述」。為何要講這個主題，主要是基於幾個動機：首先，六十歲為一甲子，是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其次，今天又發給了大家密教的法壇、供具，你們從今天起，真正起修「真言法門」，而為你們講「六十自述」便有紀念意義；接著，我今年六十歲，又被拔掉了兩顆大牙，因此不是「馬齒徒增」而是「馬齒徒減」了，又少了兩顆牙，這說明我年紀真是大了。

古來諸佛祖師、高僧大德也都有敘述他的生平以及修行、得法事誼者，譬如：禪宗的六祖惠能大師，在六祖壇經中，第一品行由品，便有簡要地介紹他的身世、求法及得法事誼；本師釋迦牟尼佛也常宣講他當生的生活及修行，乃至過去生的生活及修行事蹟（本生故事），其目的皆在啟迪後來眾生。所以，基於以上幾點理由及動機，現在我也來講一講我的身世及求法、得法的歷程，其中有一些

曾在「乘著本尊的翅膀」一文中提到過；有些則在「高野鱗爪」及「高野山日記」中有較詳盡的陳述。今天囿於時間上的限制，有些內容無法講得十分清楚；有一部分則是對於過去所講過的內容，加以補充，另有一部分則是稍作複述以加深印象。

## 第二節 我的家世

首先，我俗姓游，台灣人常以日語發音，稱為「abula」（あぶら，阿補刺）其實這樣是錯誤的，在日文中，「阿補刺」是指豬油、麻油的「油」（而非游泳的游）；而且正確的發音，重音應該是在第一音節，而非第二音節，亦即應念成：あぶら，但我們台灣人普遍都念錯了，都把重音放在第二音節上，然而積非成是，大家都這樣唸，你若正確發音，恐怕一般台灣人反而聽不懂。

我是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出生於台北市 萬華 柳州街 旁邊巷子的一戶人家，我們住的那個里叫「泰安里」，因為是出生在泰安里，所以我父親把我取名為建泰；他的用意是希望這孩子將來長大後，能夠「建」設「泰」安里。後來我學佛之後，發現我不該只是建設泰安里，而是應該成就三千大千世界、成就佛國，讓眾生皆能往生我國。

母親生我時，已經四十二歲了，算是高齡產婦，上了年紀了。因為我母親晚生我（我是老么，上有四兄四姊），當時母親年紀已大，所以已經沒有母乳了，因此，我在嬰兒階段，不是喝母乳長大的，而是媽媽將買來的米糕搗成粉，沖水後給我喝。那時適逢二次世界大戰後，再加上家貧，喝不起牛奶，並且我們也不是基督徒，所以也領不到教堂的奶粉，所以母親只好用「糕仔水」代替奶水給我喝。

因為近中年才生我，所以，她不太敢帶著我出門。後來我長大我媽才告訴我，她曾背著我出門，便有熟人問她：「那是妳孫子啊？」她覺得很窘。從此每逢她外出工作或辦事時，因不知要怎麼安置我，所以就索性將我放在祭拜祖先及供奉神明的大紅方桌上，（那張桌子，同時也是我們吃飯的餐桌）。將一個兩三歲、三四歲的小兒放在神桌上，那可不是很危險的嗎？而且很奇怪，我媽那時候怎麼不會擔心，萬一我不小心從神桌上跌下去怎麼辦？但是更奇怪的是：我從未跌下去，而且也從未想要下桌去：我獨自一人在那兒玩那些拜拜時燒過的香枝，因為我家有三個姓（一個姓游，是我本家；一個姓王，是我母親娘家；一個姓呂，是我外祖母娘家），所以神案上有三個香爐，我都還記得，我每天都在玩那些線香燒剩的香腳與香灰，玩得不亦樂乎，不哭、不鬧、也不害怕。這是我的幼

兒時期的生活特寫。

我的生日農曆是七月二十日，國曆是八月多，因為小時家境清寒，家裡小孩又多，母親總共生了十三個小孩，我排行老么。其中有一名流產，所以名義上我排行第十二，而我出生時父親年紀很大，大約五十四、五歲，當時父親是在日據時代的氣象台裡當一名小職員。我是民國三十六年(1947)出生，而台灣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光復，所以我是在台灣剛光復後的轉接點時出生的。當時父親堅持要把我撫養長大，但母親認為孩子太多了，而且家裡也已經有好幾位男孩，所以生下我後，一直想把我送給別人撫養，大概是宿世因緣，我註定要在這個家庭長大，一直都未有人來領養；也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母親生下我後，一直未向戶政事務所作出生登記，一直拖到那年的十二月一日才去報戶口，所以離我真正的生日，晚了大約三個多月，才報出生登記，有沒有受罰並不清楚，但區公所的職員當時確有責問：「怎麼這麼晚才來報出生登記？」母親沒有吭聲。因而推知，當初之所以未立即去報出生，很可能是踟躕與觀望，想來心裡也相當衝突。

我父親當時一直勸母親不用為生活家計煩惱，他會撫養這個孩子長大直至“出頭天”（台語，出人頭地）的，可是爸爸那時只是一個小公務員，微薄的薪水，又必須撫養一大堆孩子，所以，為了貼補家用，父親於是開始兼差，

白天在氣象台上班，晚上則拉黃包車。在那年代，台灣才光復，那時尚無三輪車，只有人力拉的黃包車。黃包車若是在平路上行走還不打緊，倘若遇到爬坡就很累人，尤其是拉著黃包車下坡，那更是一件絕頂累人的工作。也因為如此操勞過度，父親得了肺病，所以在他五十七歲左右那年就撒手西歸了。父親過逝，而我那時才四歲，那還是虛歲，若換算成實歲，應該才三歲左右，我就失去慈父（附及，孔子也是三歲失怙）。父親剛過逝的時候，我還記得，母親曾問我說：「現在沒爸爸了，你要靠誰呢？」我回答說：「我靠哥哥！」而且那時雖然才三歲，我卻會趴在棺材上哭泣。

在我出生後不久，我母親也依一般人的作法，去請算命仙幫我排流年，那算命仙對母親說：「這小孩很會讀書，將來妳要靠他。」可是我一直很懷疑這句話。老實說，我一直不覺得自己很聰明，反而總覺得自己很笨，雖然長大後讀了很多書，但我一直覺得我不算是很聰明、很會讀書的那種類型的人。排流年的人還對我媽說：「這孩子很聰明、很會讀書，妳要靠他，而妳會活到七十二歲。」由於父親過逝了，所以整個生活家計的重擔完全落在母親身上，那時我母親為人洗衣兼養豬以糊口度日。

### 第三節 孩提時代掠影

當我年漸長大，八歲時母親帶我入學（因為戶口登記生日是年底十二月，所以入學必須在下一年度）。那時母親為了增進家用，除了為人洗衣外，還開始養豬作為貼補，而我二哥、三哥則踩三輪車維生。有時為了要見我們老師，母親就會踩著三輪車去順便送我上學；路上遇到同學，她也會順便一起載他們到學校，不像你們現在是開車或騎摩托車，我那時偶而能搭三輪車上學。

母親因為養豬的關係，所以每天清晨必須到城中區衡陽街的一家餐館收廚餘，這家餐館叫「三六九」，在新公園前面，這家店現在還在。我母親每天都會到那裡去收取廚餘。我孩提時代未入學前，幾乎每天早上都會跟隨母親進台北城去，收廚餘。我長大後學佛才知道，其實我母親養豬，依佛法來看並非正業，養豬賣豬，因此種下日後的不良因果：後來我大哥要娶我大嫂，是我媽賣了兩批豬的錢去付的：年頭賣一批去訂婚；年尾再賣一批以完婚。我大哥雖做木匠，但很不顧家，長年流浪在外，賺錢也未曾拿回來幫助家用，本身也無分文積蓄，到了要討老婆了，才回來吵母親。我母親就是心太軟，雖然他不孝順，家裡窮，但還是為他籌措婚事，完全擔下來。我大嫂在婚後的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就問我媽：「那些新鍋、新鼎，是不是

阿和(我大哥名字)買的？」分得很清楚，而且婚後七十五天就與我們分爨(分爨)了。他們夫妻倆雖與我們同住，並未分家，在同一個屋簷下，共用一個廚房：他們住「公家」的，但煮飯卻分開煮，夫妻倆人煮完飯菜後，自行端到他們房間內吃，既不奉養母親，也毫不顧及家中幼小的弟妹，實在很不孝、不義，此事冥冥之中，恐怕與母親養豬娶媳的因果有關。

父親過逝後，我家搬到國都戲院後面，在南昌街的後面、和平西路一段、牯嶺街底。那時，母親幫人家洗衣服，她後來跟我說，她本來可以到工廠作事，但工廠的時間是固定的，家裡孩子又多，所以為了兼顧家計及生活照應，母親就選擇幫人家洗衣服，因為這在時間上較有彈性。那時母親都是到南昌街一帶，幫一些店家洗衣服。我小學時很苦：有時母親一大早天未亮就出門去幫人洗衣服，常常都忙到天黑了，才回家。

孩提時代的我，常常跟我四姊吵架、打架，有一天我跟我四姐打架，雖然她大我三歲，但因她是女生，所以通常我都打贏，但後來卻都反贏為輸。為什麼呢？因為每次四姊與我打架中，她都會大聲喊叫說：「阿母啊！建泰打我啦！」經她這麼一喊，通常我就要挨罵，母親不會因為我是家中的老么，就特別疼我、寵我，所以每次與四姊的打架，都是「反勝為敗」。更可惡的是：幾乎每次都是她

先偷打我一下，然後跑給我追，等我追到她要捶她時，她便大叫了。她一叫，我媽出來一看，果然是我要打她，於是便罵我，我則百口莫辯。

還記得，有一天天色已晚，忽下大雷雨，我跟四姊兩個人靠在窗邊哭泣，口裡同時喊著：「阿母啊！妳趕快回來，煮稀飯給我們吃呀！」彼時彼景，畢生難忘。

我讀小學時，因為媽媽白天都不在，所以也無人照料，尤其是讀下午班的時候，因為沒人煮午餐給我吃，媽媽就會給我一塊錢，我拿著錢就到南昌街做大麵的那家店裡去買麵裹腹。那時一斤麵約八毛錢，所以，那時一塊錢可以買一大碗的麵，買回家後拌著醬油吃，這就是我的「營養午餐」。吃完午餐，然後自行到校上課，記得那時出門前也沒想到要洗臉、刷牙漱口，就這樣上學去了。同時，衣服也很髒，又沒有皮帶，所以當時常用草繩，草草綁起來權充腰帶；但你們知道，草繩乾了之後會斷裂，而學生褲又沒皮帶，這下可糟了。所以回想起來，不知那日子是怎麼挨過來的。

前面提到，我小學二、三年級時，因無人照料，午餐沒得吃，都是到南昌街買大麵回來吃。我大嫂只顧自己，煮完飯菜端到房間內吃，完全不管我有沒有得吃。就這樣，從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這段孩提時代，懵懵懂懂的歲月中，乏人照料，也因為完全沒有人督促，所以那時

我十分自由，因此常常都沒寫功課，而因未寫功課怕老師打手心，所以不敢到學校——因此，我從小學二年級起就開始逃學，一直到了四年級下學期，我漸漸懂事，五年級一開始，我突然自己主動發心要用功讀書。其實那時候會逃學，都是因為沒寫功課的緣故，而沒寫功課則是因家中無人督導。有意思的是，雖然當時我未寫功課，而且上課也沒有好好聽講，可是我在班上的成績排名，都未曾拿過最後一名，在全班五、六十名同學中排名總是居於中間，大概是在三十名左右。但是因為沒錢，所以上課時都被老師排到第三、第四排。尤其是在五、六年級時，那位老師很乏師德，每次上課中，常會問說：「第四排的呆子懂了沒有？」那時我就因為沒錢參加課後補習，所以被排到第四排，因此在那位鍾老師的眼中，我也變成屬於那群「呆子」中的一位；坐在第四排的通常都是不升學、或成績較差的同學；雖然我的功課並非那麼差，但我仍被排在第四排。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那段期間，雖然家境很窮，但是奇怪的是，我孩提時代的童玩幾乎什麼都不缺，比如說，若在流行「尪仔標」（紙製圓牌）時，我自然而然就會有很多的圓紙牌；幾乎整個書包裡裝的都是圓紙牌。至於流行若換成彈珠、陀螺、小塑膠像、布袋戲偶……等等都必然跟著流行而粲然大備。（現

覺很奇怪，不知為什麼，我們那個年代，小孩子玩的東西居然也會有「流行」！就好像女人的時裝一樣，常常在改變！也不知是誰在操縱或掌控。）有時老師在課堂上講課，而我則會在下面演布袋戲給小朋友看；也常常當孩子王，講故事給小朋友聽。然後很有意思的是，在四年級下學期要升五年級時 突然有一天，我對自己說：「從現在開始，我長大了，我不再玩這些了。」我那時開始對自己宣佈「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不論是圓紙牌、陀螺、塑膠像……這些孩提時代愛不釋手的童玩，通通不再玩了！老實說，雖然那一段時期中我身邊一直有很多那些童玩，但是我每賭必輸；可是很可笑的是，當我決定不再玩這些童玩時，我竟大贏一場，我家屋裡一整面牆上都掛滿了我最後的「戰利品」，一直掛到後來線腐朽斷了，掉到地上，我才一件一件地拿去丟掉。

前面提到，我在小學一到四年級時，因為家中白天無長上督導，所以經常未寫功課，甚至因而逃學，以逃避老師的責打。我母親個兒雖小，但嗓門卻挺大，有時她找不到我，要喊我回家寫功課，就會雙手叉著腰，上身向後微仰，拉開嗓子，大聲喊著：「建泰啊！回來寫字喲！」。每次她在街頭一喊，連街尾都可聽得到，整條街都在她喊聲的含蓋範圍中。然後到了國小四年下學期結束，將要升五年級時，我不知為何，突然覺醒。似乎冥冥中，命運

與業力牽引著我要朝努力讀書的方向走。我那一發心、發願之後，便自然而然地不再貪愛那些童玩，也不再貪玩任何遊戲，而且覺得那些圓紙牌等……都是小孩子玩的，是很幼稚的玩意兒。於是，有一天我忽然正經八百地向我母親宣言說：「阿母啊！從今天起，妳不用再喊我回家寫字了——我自己會寫！」。結果就真的是這樣子，小學四年下學期結束，開始下定決心讀書，以古人的說法而言，就是「折節向學」。升到五年級後，我每次見到那些童年時代的玩伴，有些都已念到初中了，還在玩那些童玩，我就心下暗自評道：「你們這些長不大的孩子！」

那時因為還沒有「國中」義務教育，小學升初中是要用考的，升學壓力是很大的，因為考生多，學校很少，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學校對於要升學的五年級生就開始舉行「模擬考試」了。非常怪異的是：雖然我「混了」四年，沒什麼讀書，可是五年級一開始，每次的模擬考，我都有上榜。為什麼都能上榜，我實在不是很清楚。模擬考試上榜的人分為兩榜：省立初中或市立初中；我至少都能上「市中」的榜。

等到我升上六年級時，媽媽早已為我的未來打算好了。當時她已經和南昌街的一位老板講好了，等我小學一畢業後就送我到老板那兒當修理馬達的學徒（修理馬達的師傅俗稱「黑手」），當時母親都已經跟老板約定好了：

「等建泰國小畢業後，馬上就去他那裡當學徒。」我知道這件事後，心裡非常難過，因為這並非是我的「本願」。在六年級下學期，學校開始要大家報考之前，有一天我一個人獨自躺在床上流淚。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當時這麼對自己說：「我這輩子除了讀書以外，我還想做什麼呢？我只想讀書！」於是我便使了一個小計策，我對母親說：「阿母啊！我小學快畢業了，要當黑手。不過別人都在考初中，我也想去考考看——沒關係啦！報名費才十五元而已；若考不上就算了；若考上了，我不去念，別人問起時，妳就可以對他們說：『我們家建泰是考上而選擇不去讀的，又不是考不上才不讀。』」當時左鄰右舍都勸母親說：「就讓他考考看吧！考個經驗也好。」所以當時我就順利地參加初中聯考——結果卻考取了，不但考取，而且是考上第二志願的省立師大附中。我們那條街有幾個考生，其中一個考上市立成淵中學，那位同學的功課一向比我還要好，但他卻只考上市立中學；街的另一頭，也有一個我原來不太熟的同校同學，他也是考上師大附中；除此之外，其他鄰居同學都落榜，我能考上附中，真是「跌破大家眼鏡」（台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讓大家大吃一驚）。等放榜得知錄取後，對於母親，我都不講什麼話，就讓鄰居主動去幫我講，他們都對我母親說：「初中那麼難考，大家都拚了命去考，也未必都能考上，妳們家建泰

能考上師大附中，這麼好的學校，妳就讓他去讀罷！」大家都一直主動苦勸我母親能讓我繼續升學，最後母親終於被說動了，於是就讓我繼續升學，這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捩之一點。我母親最後說：「好吧！我勤勞打拚些，多洗些衣服讓你繼續念書。」於是我就如願地到師大附中就讀。

## 第四節 青少年期記略

當時小學畢業考初中聯考時，國語不用說，數學我就考了九十八分，只錯一題。後來初中畢業後，直升師大附中高中部，然後升上高中以後就開始發揮我一些不太平常的才具。我後來回憶自己的高中生涯，頗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我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時間，同時參與那麼多種全校性的活動。

我高二的時候就參加師大附中足球班隊，接著成為師大附中足球校隊，並在「全省高中杯足球賽」中獲得冠軍，那次是破了師大附中足球隊的紀錄，首次打敗蟬連多年冠軍的建國中學足球隊，以及實力堅強的勁敵花蓮中學足球隊。在那次的比賽中，那兩隊都被我們打敗了，勇奪全省冠軍寶座。當時參謀總長高魁元上將還特地在大餐館擺了一桌酒席，慶賀我們這支勝利的隊伍。然後球隊的每

個隊員都領了一個刻鏤著「參謀總長高魁元上將贈」的金牌，這是何等的榮耀！

我在運動上的鋒芒，一直延燒到進大學。當年在念師大英語系時，參加該系足球隊，那年師大英語系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得到全校冠軍，因為師大英語系通常都是陰盛陽衰，女生多男生少；而那一年我和幾個香港僑生，還有系上另兩名台灣男生，共組成系足球隊。那一隊還不錯，第一次開戰就得到全校冠軍，這也是破天荒，頭一遭，打破本系的紀錄，過去甚至連入圍都沒有過，遑論拿全校冠軍。

我在高一下學期就獲音樂老師選拔加入「師大附中合唱團」，我唱男高音部，我原本要跟那位柳逸群老師學聲樂，可是她不收，因為我沒錢繳學費。另外有一位同班同學跟柳老師學聲樂（他家在景美開大工廠，非常有錢）但其實他唱得比我差。講到唱歌，我則是到了初二時，才發現我有唱歌的天賦。初二時，有一次童子軍課露營活動的營火晚會上，老師規定每隊都要提出一項表演，但我所屬的那一隊卻沒人要表演，而同學們卻在晚會進行之中，突然把我推出去，目的是要看我的笑話。結果我就真的唱了一支貓王·普里斯萊（Elvis Presley）十分風靡的歌，歌名叫 Wooden Heart（木偶之心），那首歌就變成我的 Debut（處女秀）。那時我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有音樂方面的天份。打從

那時起，我就經常「登台表演」！各種場合，不論是班上同學會、或其他聚會，或是師大附中每年的校慶晚會，我都會上台「演唱」。那時校慶晚會都在大禮堂舉辦，這大禮堂後來改成了體育館。當時我都是唱英文歌，記得當年還有一支熱門樂隊（band）幫我伴奏。

高二下學期我加入了「師大附中口琴隊」。那年剛好遇到國父百年誕辰，學校就安排到國父紀念館跟北一女中口琴隊合奏「漢宮秋月」等好幾首曲子。我口琴吹得也是到了還可以上台表演獨奏的程度，自從學會了口琴以後，也常常上台表演口琴獨奏。我吹口琴單支可以用舌頭伴奏打拍子，甚至能演奏蕭邦的小夜曲、風流寡婦等等古典樂曲。

除了在運動及歌唱、演奏方面開始展露長才外，我對英語、文學及寫作也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師大附中設有「英語會話班」，我在高二時加入，並當了會話班的班長，學校當時特地聘請一位美國老師來教。接著，我又擔任了「師大附中文園社」的社長。講到寫作，我是從初二下學期起就開始寫「新詩」。為什麼想要寫新詩呢？因為我那時在單戀鄰居的一位女孩子。所以此「少年維特的煩惱」，無以渲洩思慕之情，只好用詩詞來傾訴。也因此緣，所以我自那時候起，就開始接觸文藝；並在高二時加入「中國青年寫作學會」，經常到救國團去與文友開會，

並延請名作家前來講課。我當「文園社」社長時，也邀請了多位名人來校演講，諸如：余光中、羅蘭夫人，以及司馬中原等高知名度的作家，都在邀請之列。也因為廣泛接觸，寫作技巧不斷琢磨增進；然後也開始寫小說、寫詩，都有些成績，常常投稿，賺了一些稿費。後來大學進了師大英語系，系上有個「讀書會」，他們請我當名譽會長，由我指導大家如何讀書；我當時即以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羅亭」、「處女地」等名著作了一系列導讀賞析的演說。

大學畢業後我就分發到屏東試教，教書一學期後報考研究所，結果初嘗到落榜，這對我的打擊很大，因我在讀大學時一向英文底子很好，且除了在高中曾擔任英語會話班班長外，大學時代也曾參加英詩朗誦比賽得第二名；參加英語小說即席寫作比賽，當場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亦得第二獎……研究所沒考取，接著就去服兵役了。服完兵役後，當時曾一度想過，既然研究所沒上榜，我就改行去做貿易吧！但後來想想，做生意我雖然可以做，但與我真正的本性不合，所以後來還是決定走學術的路，繼續考研究所。既然方向已定，接著便找大學的老師幫我找到台北的光仁中學去教書，一年後再轉到北二女（即現在之中山女高）教英文，於是邊教書邊準備報考研究所事宜。

經檢討上次慘遭滑鐵盧的原因，在於我將研究所考試

當成是在做學問的準備，當時單純的想法是認為：研究所既然是以學術研究為主，即應是為了當學者而鋪路的，所以第一次的準備方向純粹是「打好研究基礎」的思惟，於是從頭來過：由最基礎的文法、修辭、翻譯、詩、散文、小說、戲劇等，一步步踏踏實實地去準備，然而不幸考試卻都不這麼考，所以準備方向錯了。反思檢討後，重考時這次就不一樣了，我完全改弦易轍，純以「考試導向」的思維來準備，因此我也跟大家一樣，去找考古題來看，並將這些考古題背得滾瓜爛熟（這種現實、淺薄的作法本來是我所瞧不起的，但無奈「人在矮簷中，不得不低頭」，只得向現實妥協。），如是準備應考的結果，重考時便一口氣考取北部所有的五間外文研究所，揮出全壘打。其中輔仁及淡江還是考上榜首，當時聯合報的記者戎撫天等三人還來採訪我，接著中廣公司也請我去作專訪。

我是在教中山女高時考取五所研究所的，然後選擇了台大研究所，就讀了一年；接著又申請赴美留學而得到美國三所大學提供的獎學金，其中一所大學還提供給我特別研究員的全額獎學金(Fellowship)，那是很難得的，通常都不給碩士生的，那fellow是很高的頭銜與榮耀，除免學雜費外，並有生活費可領，而且完全不用工作；因為通常留學生能拿到的獎學金都要當助教的，而拿到fellowship（研究員）則是一切獎學金中最高、最好的，是所有學者（不只

是留學生) 夢寐以求的殊榮，我申請到這份獎學金後，就到美國德州華斯堡(Fort Worth)的克里斯汀大學直攻博士學位。華斯堡在達拉斯市附近，我修完學分就開始寫論文，但因為那時跟指導教授沒搞好，他不喜歡我，而我也不怎麼喜歡他。那時學校舉辦英詩創作比賽，我開夜車於一個晚上之內寫就了一首三百多行的長詩參賽，獲得了全校第二名；因為我曾用心鑽研過英詩格律，已十分通達彼道，所以我這首詩是依英詩正規的格律寫成的。

## 第五節 始修佛法，幡然捨俗

學分修完後，學校政策改變，研究員也必須工作，於是邊寫論文、邊在校內工作，且兼職休士頓華商報的記者及專欄作家。後來由於當記者的因緣，而接觸一位台灣去的女留學生，她借給我一些佛書，於是我再度閱讀佛學的書。雖然以前曾接觸過佛教方面的書籍，但以前之所以看佛書則是因為我打從高中時代起就已立志要成為哲學家，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很笨的一件事。先前為什麼想要成為哲學家呢？因為我當時認為哲學家最偉大（「哲學」之義為「愛智之學」；而哲學家則是研究智慧的人）而且我要成為像胡適那樣的哲學家。其實胡適不能算是哲學家。胡適是什麼家呢？胡適可說不屬什麼家，因為他在

任何一範疇中，都缺乏能「成一家之言」的作品。在文學上，他沒有真正的「文學」作品，倒有不少關於文學考據的東西；在哲學上，他也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哲學」作品，確有一些哲學評論的東西。因此以文學而論，他不能算是文學家；以哲學而論，他也不是哲學家。他或許可說是一位考據家，不過他確實很擅長寫通俗文章，頗能打動年輕人的心。以前我之所以很崇拜他，那是由於認識不夠清楚。我跟幾個要好同學迷他迷到什麼程度呢？我讀高中的時候，每年都要到胡適墓園參拜一次，然後在參拜時，我們暱稱他為「胡大哥」，你看簡直傻到不像話。由於那個時期立志要研究哲學，所以我那時候開始接觸一些佛教的書籍；因為佛學，尤其是禪宗，在中國哲學裡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要成為哲學家就必須要研究佛學，其學識與理論才不會有所缺憾。所以我才會從高中時代起，就開始涉獵一些有關佛學方面的書籍。諸如：張起鈞教授寫的禪學、中國禪宗史等等，但基本上那些都是屬於學者所寫的佛學研究。我在高中、大學時代，就將台大一一位畢業於西南聯大的名教授吳康所寫的兩巨冊「哲學大綱」看了好幾遍，現在一般人大概無法看懂，因為他的行文有點文言，但我當時詳讀好幾遍，很喜歡，還有很多哲學方面的著作，也多方涉獵，同時也看很多佛教方面的東西。在高二時，我所接觸的佛經主要是心經、阿彌陀經等。當時雖也

背心經，但其實那時候都是將佛學當作一般的學問來研究，這種看佛書的心態一直要到赴美以後，由於一邊打工，一邊寫論文，在異鄉求生活、兼顧學業的雙重壓力之下，心中苦悶無法宣洩。在那種情況下，因緣成熟了，以前讀佛經時並非不解其義或似懂非懂，雖然都看得懂，但對佛法或佛經卻沒有深切的感覺，也未產生更深一層探索的欲望，是故其研讀也無法產生與生命合而為一之感知。

或許因緣成熟的關係，在美國再度接觸佛經時，便猶如觸電一般，看了佛經不但都有感覺，而且能一看就懂。那時在美國攻讀學位時，當我學分修完時，Fellowship沒有了，因為校方政策改變而取消研究員獎學金(Fellowship)，而改成一般助教獎學金(Assistantship)，後來連Assistantship也沒有了，所以只好白天去打一些工，再去修一些語言方面的學分，如法文、德文及拉丁文。因為那時我準備直攻博士，而校方規定博士班學生至少必須要懂三種外國語言，中、英文都不算在內，所以我就選修法文、德文及拉丁文，雖然這三科的成績我都得了A，但那時人在異地他鄉，內心很苦悶；而獎學金沒有著落了，必須半工半讀，心裡的苦悶實難以言喻。所以當時再讀佛經，便猶如電光石火一般，不但立刻懂得那些道理，而且非常「有感覺」，不但「有感覺」，還每次都法喜充滿。因此，那時我通常是白天打工、上課、寫論文，而到了夜晚，則開夜

車看佛經，常常都讀到天亮。然而夜讀佛經並非是我故意要通宵熬夜看經，而是每次一開卷便欲罷不能，往往一看就是一整夜。通常我看經都是盤著腿看，坐在地板上，一張矮桌擺前面，就這樣盤著腿看佛經。

有一次半夜，我在看黃蘗大師的傳心法要，看到宛陵錄那一部分，有人問說：「如何發菩提心？」黃蘗大師答：「你但發無所得心，便是發菩提心。」看到這個地方，忽然間心即悟了，接著產生極大法喜，此大法喜七日七夜不散，七日七夜中沒有一分鐘是中斷的。在這七日七夜中，我心中完全沒有煩惱；但白天仍照常生活，我也沒跟我的同修講，她完全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對任何人都沒講（這是依歷代祖師教誡：自己修行的境界，自己知道，莫與人道！）。七日七夜照樣地上班、上學、讀書、寫論文，但心裡則充滿了一片法喜，一點點煩惱都沒有，一點點塵勞、雜念都沒有，內心一片清淨、光明。

我是在一九七九年赴美留學的，然後就在赴美的第三年，亦即在一九八一年的有一天，夜讀法華經得殊勝解。因為在我剛開始用功學時，認識的佛教中人不多、資料很少，所以開始接觸到的佛書，很多是屬於小乘教的。再加上因為半工半讀經濟壓迫等等心裡苦悶，要尋求解脫出路，所以當我再度接觸到這些小乘佛書，幾乎可說是飢不擇食地非常精進用功地修習，但也頗有收穫與心得，直

到後來夜讀法華經以後，才有了巨大的轉變，那時才猛然醒知以前所學的小乘教皆是不究竟，尤其是那一夜看到深夜，讀到法華經的「化城譬喻品」時，恍然大悟，忽覺有如天華亂墜，天旋地轉。原來如此！諸佛出世的本懷，都為令眾生皆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希望眾生皆能成佛！而諸二乘教法，只如化城，但為令根小智淺者暫時止息，以備前趨無上菩提道！當時我整個人好像進入歡喜地一般，用英文講就是狂喜(Ecstasy)，那種狂喜的程度無法抑制。於是我便開著車到鄉間渺無人跡的小路(country road)四處閒逛，以鬆懈那狂喜所產生的極大衝擊。從那時起我便決定大乘，究竟一乘。聲聞、緣覺等小乘教絕對不可教人學，雖然修菩薩道於彼也必須修習通達，但知道、而且確定那並非學佛的最終目的，那只是中途休息之「化城」而已（有如高速公路沿途的「休息站」。）

然後，又有一陣子我在夜裡看六祖壇經，到了白天打工時，為了拿些東西，行來走去時，心裡都在思惟經上所說佛法義理，偶有心得，便將之寫在一些小紙頭上。有一次老板看到我在紙條上寫字，隨即走來問道：「你在寫什麼？」我當時回答他：「我在寫小說。」有一天，我正在邊走邊念著六祖壇經上那一段「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於是，我忽然就悟了什麼叫「本性」。從那時以後，所有關於真如本性的經論，

沒有不通達的。附帶地，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決定要將這幾部重要佛經都翻譯成英文的原因：為了報答佛與祖師的深恩，我目前正在翻譯法華經，同樣也是為了報恩。[按：法華經已於2011年翻譯圓滿。]

經過以上這些心境的轉變與增進之後，上次曾提過，我在打坐時身體產生的八觸現象，大部分就是在這段時期產生的。其後，我為了更進一步修學佛法，想與一些同道切磋，所以到處打聽我住的登屯鎮(Denton)附近有沒有佛學團體，結果紐約大覺寺有一位李居士告訴我，達拉斯市有一個佛學團體。於是我便到達拉斯去找他們。那時候「學佛社」尚未成立，只是大約七、八個留學生定期聚在一位K居士家討論佛法。我原本是抱著去學習的心態，結果大家一起討論過幾次之後，發現那樣漫無邊際、缺乏系統的討論方式不太對，才在某一個因緣下，由大家推薦我正式講經，同時在我的積極推動下，向當地政府申請立案，由我草擬章程，正式成立「達拉斯學佛社」，由學佛社當時聚會所在的屋主K居士當社長，我及另一位T居士當執行秘書，因為那時我負責講經，我不太想參與行政工作，所以對我而言，那也只是掛個頭銜而已。當初我去這個團體，也是跟大夥在一起讀經、討論，但很奇怪的是，同樣是在讀經書、看同一本經，多數人都不解其義，有時簡直是一塌糊塗，甚至出種種問題、走火入魔等情況。但回首我的學佛

路，可說沒有一步路是走差的（除了隨順學佛社的眾緣，而學習藏密外）。這實是相當特別的事。前面說過，當初我也不是一開始就打著主意要在那裡講六祖壇經，只因為我看六祖壇經有些心得，而且就照著那樣修，對我而言，那一切都很自然，就好像喝水一般。等到去了達拉斯，在與大家交換心得時，才發現大家這裡也不懂，那裡也不懂，便覺很訝異，因為在我看來，應該是很容易瞭解的地方，結果大家都不懂。後來因緣成熟，在我講經時，我就很有系統、有次第地開講那部經。也是在那段期間，結識了沈家楨居士，他想要 make sure（確認）看我講得適不適當，曾要我寄頭三次的講經錄音帶給他，他聽了以後在信上說很得體，後來並介紹我到達拉斯的衛理神學院（Wesley Seminary）作一次演講。這家神學院曾邀請美佛會派人去那裡演講，結果沈居士便推薦我去，那是一堂「比教宗教」的課程，我在那裡講了兩小時的課。

我在達拉斯學佛社講經一年多（經過了一週年慶），不久學佛社內人事不和，我不想介入，所以就開始閉關。我閉關後，學佛社的K社長便去請某法師來；接著，學佛社為此法師申請綠卡，於是法師便在彼間長住，且成為該學佛社的導師。當時我本應離開達拉斯的，但我並未那麼作，因為我堅守著大乘佛法一個原則：「不捨眾生」，所以我就在達拉斯附近閉了三年關。出關之後，因達拉斯學

佛社早已人事全非，所以我就在自己的住宅成立了「楞伽精舍」；之所以取名為「楞伽精舍」，是因為我在閉關的後半期註解了一部楞伽經義貫，那是我在註解佛經方面的處女作。註畢那部經時，我一直覺得我對佛法的努力，已經奉上百分之八十的貢獻了，後來才發現：還早得很，我要做的事情還太多太多，楞伽經是我註解的第一部經，同時也是佛法中最深的一部經。接著，我在「楞伽精舍」宣講楞嚴經，講了八個月之後，我就出家了。

我的出家，我把它稱為「歡歡喜喜的出家」，絕非在掙扎了老半天後才出家的，或是「看破紅塵而入空門」，搞得很不得了的样子；也非逃避現實或任何事；更不是情場、商場、職場失意或為了靠佛力治病等等，而是因緣具足下，歡歡喜喜地出家。當時由德州開車到田納西，沿路一直往北走，到了加拿大，再到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再往東南，直下到紐約的莊嚴寺出家。那年是一九八八年的七月；接著，同年年底回來台灣，在基隆海會寺受三壇大戒。

我會到莊嚴寺出家是有個緣由的。在我閉關結束後，一九八七年七月紐約莊嚴寺舉辦第二屆的「佛學夏令營」，也就是在那時候認識了一些現在的在家弟子某甲等。沈家楨居士請我到夏令營講課，當時我講的題目是

「大乘信位菩薩的修行」。那時莊嚴寺方丈是顯公老和尚（<sup>上</sup>顯<sup>下</sup>明老法師），他之前也曾到達拉斯來講經開示過，老和尚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傳人，我在莊嚴寺佛學夏令營講課時，老和尚也去聽我講了第一節。第一節下課後，我從觀音殿經迴廊往齋堂走時，看到老和尚跟沈居士也在迴廊至齋堂的路上，倚著欄杆正在那兒聊天。當我走近時，因為我跟沈家楨居士很熟，沈居士就招呼我過去一塊兒聊聊；那時顯公對我方才的講課作了一些評語，相當認可，並且說：「若換上袈裟，就是現成的法師了！」顯公是當代公認的講經大家，能夠得到他的讚賞，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的出家與一般人不太一樣，我出家時大部份重要經典都看過了，一般的課誦梵唄也都會了。出家前閉過關、修過行、講過經、註過經，是在如是諸事具備的情況下出家的，不是出家後才開始學，那樣就比較辛苦了；不過一般人出家也大都是這樣子：一出了家，一大堆都擠在一起同時要學，既要學課誦、又要學規矩、聽經等等。

由於顯公老和尚曾說了那句對我加以肯定的話之因緣，我才去莊嚴寺請老和尚為我剃度出家。

我在莊嚴寺等待剃度之前，莊嚴寺曾有一批洋人，跟著一位喇嘛教中出家的洋人安妮學禪坐。後來在我來之前，安妮離開了莊嚴寺，那些洋學生便來找我繼續帶領這個「英語禪坐班」。我出家後，除了繼續帶

領這個「英語禪坐班」外，同時又開了太極拳的班。禪之甘露 (The Sweet Dews of Ch'an)、佛性三參 (Three Contemplations toward Buddha Nature) 及入不思議處 (Tapping the Inconceivable) 這三本有關禪坐的書，就是我隨堂講的開示，錄下音來，由班上學生理查·貝克沙 (Richard Baksa) 聽打彙集而成。那些洋學生後來都皈依了。

我在莊嚴寺住了一年，然後奉調大覺寺。到大覺寺後就不再講經或開課的機會了。

我在大覺寺住了一年，看看實在不適合，所以就出來走自己的路了。不久就在北投跟你們這些人結了緣，這之間也到高野山去求密法，這一部分我將來應寫一篇文章，或許可能是一本書吧！書名就叫做「高野山求法日記」，或叫「曼荼羅之旅」，或是「我的學密歷程」。

好吧！這是我三十多年來學佛歷程的簡單敘述，其中有許許多多的辛酸、苦痛，這一路走來，我的學佛路，真可說是歷盡千山萬水。所以你們今天能夠在此聽到我講經、為你們傳法，你們應該感到很幸運。因為我竟然未變成「阿達」（台語，痴呆），不只世俗，在佛教界亦然，那些明爭暗鬥，真令人難以忍受！如今已到耳順之年，剩下的歲月，我應更努力貢獻所學及所長給佛教，留傳下一代。希望我能多註些經，多譯些經，把主要經典，大家

不易懂的全都註出來，並譯成英文，用以惠澤全球所有能閱讀英文的外邦人士，弘揚正法於全世界，令正法久住於世，此即我願也。

——2007年4月22日講於台北大毘盧寺  
2012年8月15日校於台北大毘盧寺

# 作者簡歷

## 1. 現任：

◆台灣大毘盧寺及美國遍照寺住持

## 2. 佛學經歷：

◆1988年於紐約莊嚴寺依天台宗第四十五代傳人<sup>上顯</sup><sub>下明</sub>老和尚座下披剃出家

◆漢傳東密（印、中、日）三國傳燈・高野山真言宗第五十三世阿闍梨(1996-)

◆華嚴宗兼唯識宗第四十二世法脈傳人(2010-)

◆楞嚴座主

◆法華譯主

◆美國德州閉關三年(1984-87)

## 3. 生平與學歷：

◆1947年出生於台灣省台北市

◆1972年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1977考取五所研究所（台大、師大、輔仁、淡江、文化），後入台大外文研究所攻讀

◆1979申請到美國三大學之獎學金，後入德州TCU英研所為全額獎學金研究員(Fellowship)

- ◆1980參加校際英詩創作比賽第二名(得獎作品名「暴風雨夜」，係三百多行長詩)
- ◆1982於TCU修完學分，寫完論文，提出未果，尋閉關而放棄

#### 4. 經歷：

- ◆(台北石牌)美國海軍醫院器材保養組夜班班長(1969-72)
- ◆國防部光華電台新聞官、編譯小組小組長(1974-76)
- ◆屏東大同國中、台北光仁中學、中山女高英文教師(1976-78)
- ◆休士頓「華商報」專欄作家兼駐達拉斯特派員(1980-82)
-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會員(1966-68)
- ◆師大「英語系學會」監事(Supervisor)、「讀書會」主持人、英語系足球隊隊員；英文小說創作比賽第二名、英詩朗誦比賽第二名(1968-72)
- ◆師大附中「文園社」社長、附中足球校隊、附中合唱團員、附中口琴班團員、附中英語會話班班長

#### 5. 著作與翻譯：

##### ◆中文著述：

楞伽經義貫、楞嚴經義貫(上、下)、心經系列、百法明門論今註、因明入正理論義貫、唯識三十論頌義貫、觀所緣緣論義貫、八識規矩頌義貫、六離合釋法式義貫、

北美開示錄(一、二)、地藏法門系列、禪之甘露、我的學密歷程等中文著作共十七種

◆英文譯著：

*The Sutra of 42 Chapters*(佛說四十二章經英譯)，  
*The Diamond Sutra & The Heart Sutra*(金剛經、心經英譯)，  
*The Altar Sutra*(六祖壇經英譯)，  
*The Sutra of Consummate Enlightenment*(圓覺經英譯)，  
*The Sutra of Terra-Treasure*(地藏經英譯)，  
*The Sweet Dews of Ch'an*(禪之甘露)，  
*Three Contemplations toward Buddha Nature*(佛性三參)，  
*Tapping the Inconceivable*(入不思議處)等英文譯著共九種

# 助印「我的學密歷程」功德名錄

## 台幣部分：(NT\$)

- 38380元：沈素鳳  
38000元：陳玉光  
18400元：游清華  
10000元：李梅  
9000元：張桂玲  
7600元：李陳紫、李淑媛  
7000元：陳淑慧  
6468元：竹貓星球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6000元：廖世宏、張陳義子、沈建中、沈彥彤、蕭強、蕭文  
5000元：江啟文、廖進東、謝瑞君  
4400元：程誌廷  
4000元：釋印雲、魏華雄、賴照雄、陳慧月  
3800元：淨德學舍、釋界雲、葉忠武、陳英文、李淑芬、余佳真  
3400元：盧國芬  
3020元：郭美玲  
3000元：釋真際、張菁樺、林錦台、楊錦芳、謝珍、王復中  
2500元：梁維彬、廖雪珍  
2400元：鄭貴蓮  
2300元：陳萬財  
2280元：鄭惠貞  
2000元：千華寺、洪沛均、趙文璋、張正昌、涂陳小禮、邱品鑫、呂振民、謝銘淵、洪玉川(往生)、郭冠廷、陳俊卿、張勝焜、莊志佳、蔡來美  
1900元：林茂吉、蔡美麗、吳建明、林秀英(慧恆)、陳錫龍  
1880元：謝群菘  
1601元：藍正墅  
1250元：廖逸姍、廖李貞  
1200元：林美珍、黃昱仁、盧茂榮  
1160元：李雅東

- 1150元：王玉蘭
- 1140元：鍾宜倫、范一平、簡宏昌、周億華、李國誠、李昊
- 1000元：釋真諦、釋真道、釋敬元、釋真行、高心康(往生)、盧淑雲、賴瑞忠、林秀英(明質)、周大維、楊正鏞(往生)、林麗貞、藍欽、梁維敏、蔣昆宏、嚴萬、陳春生、丁憲灝、張超群、涂貴香、楊志中、黃春玉、鄭金幸、盧金沐(往生)、鍾宜峰、王文宏、潘佳珍、曾宇廷、林瑞雲、張進財、鍾曜翔、黃瑞豐、鍾玉燕、蘇貴琴
- 850元：龔鈺傑、林世杰、顏麗娟
- 800元：楊三緣、陳建上
- 760元：釋徹入、丘甯心、丘蕎溱、丘祖毅、黃淑玉、詹秀啟、康妙易、歐如花、劉惠美、鄭蕙馨、周重甫、周陳秀英、康麗卿
- 732元：陳美紅
- 700元：香港佛教圖書館
- 600元：黃敏庭、黃鍾瑞貞、楊金里
- 500元：釋親航、釋觀瑞、林永建、高玫、林劭全、吳淑貞(往生)、林貽楷(往生)、黃義翔、黃麒霖、陳世珍、蔣文騫、蔣洪芬、高建華、高強華、高瑋、吳素蘭、鄭高涵、王李丹、王元傑、賴登城、黃夏興、陳進全(往生)、翁文杰、王譽達、袁素玉、楊丕鏞(往生)、陳世彬(往生)、隱名氏、詹順益、高麗蘭、黃掌厚、賴秀琴
- 400元：戚同光、黃松炎、黃松福、黃蘇金治
- 380元：釋貞賢、釋果燈、丘聿台、劉芊瑩、何泰宇、蔡木泉、梁震亞、王建傑、張瑞珍、何蘚濱、何欣穎、康經營、康銀甌、康經世、康詠舜、詹淑芳、周義雄、周美伶、白翊宏、周慈希、莫杰誠、莫慈信、陳纏、洪荊雅、陳再源、黃美英、莊玉春、陳鎮山、陳鎮隆、陳鎮村、陳美子、謝曉雯、馮麗玫、陳以祥、陳慧文、陳以嘉、陳以豪、馮冠維、趙爽妙、趙宗冠、唐雙鳳、趙文志、趙純妙、趙彩妙、林芳瑾、吳萬慶、郭國將、吳郁婕、吳翰泓、趙斌宏、趙又俊、郭岑欣、曹聖發
- 200元：釋真願、林中柱、林彥榮、林儀甄、曾簡娥(往生)、廖學志(往生)、李盛標(往生)、曾萬金、廖偉成、徐鈺凱

100元：黃振銘、黃明勇、藍泰飛

### 美金部分：(US\$)

2000元：宋疊峰

1168元：何方

583元：胡燧夏

186元：劉定燕(往生)

120元：鄭勇仁、李君唐、蘇清江、陳淑瑜

100元：紅寶石餐廳、邵豐吉、邵陳世玉

75元：施秀珍、郭子琪

60元：李宗勳、謝幸貞、孫紅梅、李應華、蘇紅旭、李亞薇、李尚嵐

50元：朱欽、李偉恆、劉文娜、李卓漢、李錦潤、李偉仲

48元：白馬嘉萬、楊偉業、白法婕、楊華加、楊華永

24元：釋信覺、陳國輝、吳秀芬、陳子琳、陳子琦、陳子鈺、關玉芳、唐永良、Dan Koenig、盧啟璋、盧麗賢、盧亞細、盧麗鴻、明誠(往生)、盧麗霞(往生)、吳宛儒、陳永瑞、邵千純、陳雯萱、陳怡仲、陳怡寧、何友松、李飛宣、雷嘉茵

12元：孫曦、詹雅如、Lyla Yuenshu Loomis、LaVern D. Loomis、葉潔薇、黃振、簡慶惠、陳衍隆、劉嘉仁、黃育英、劉慧上、劉圓真、唐永念、曾贊文、曾大志、明際(往生)、嚴愛民、何林鈞、何雅嵐、何瑾瑜、何曉嵐、侯偉森、林旻蓉、侯馨雅、侯長廷、侯馨鈞、唐定鈞(往生)、盧萬全(往生)、李鳳安(往生)、林斌、韓華容、符致堅

### 人民幣部分：(CN¥)

15000元：張碧芳

12000元：張碧珊

8400元：汪小梅

5500元：普陀山觀音洞眾法師

5100元：宋疊峰

5000元：焦作石佛寺、陳順生、孫峰

- 4000元：朱立春、呂文秀、張菁樺  
3000元：珠海眾佛弟子  
2220元：隱名氏(2000+200+20)  
2000元：廖小元  
1600元：趙慧  
1300元：隱名氏  
1000元：李萍、李娟、李琴梅、蔣曉峰、程雷、李旗生、明昇、  
明晉、明用、張飛、陸美、張競文、李雲昌、陸美娟、  
李佳、胡君、林德娟、王春道、孫渝東、張冰  
956元：樂琦  
850元：王超  
800元：戚同光、江秀如、蕭非、周瑾來、敖仕恆、隱名氏、劉  
芹、吳建超、李清露、陳傑、杜志強、劉春  
692元：陳春茹  
575元：李雲峰  
500元：釋圓理、淘寶信眾、魏玉鳳、呂憲桐、康焄、曹勇、鮑玲、  
肖惠銖、韓嵬、吳家麒、曹源、陳劍、韓永紅、周淑敏  
480元：王其軍  
400元：王國雲、隱名氏、鄭國懷、李衛清、吳淑瓊、張昆、孫豔  
立、江秀英、江秀雲、吳梅金、陸海燕、安臻  
360元：汪洪才(往生)  
320元：樊美麗  
300元：釋印登、釋聖悟、劉立剛、龔寶運、王桂芹  
280元：鄧修軍、黃社生、黃豪  
250元：王立一  
240元：王寶珠、柳文梅  
230元：吳長青  
225元：遲震霖  
200元：劉沛鑫、朱春惠、陳秋、張政軍、王宛巖、張紅偉、柴  
燕萍、高淑敏、張慶龍、王慧捷、王巍、隱名氏、顏惠  
瑩、華偉  
188元：朱存  
166元：楊威  
160元：谷玉芝、田少菁

- 150元：楊瑩、陶一鳴、唐春霞、谷維鑫、胥義華  
122元：張洪君  
100元：董是磊、馮少甫、章玉雲、董輝、董志豪、董欣婷、翁聲華、林雪容、吳淑釵、陳奮明、朱弘昊、朱弘義、陳素平、陳誠、李華、李濟生、李雪雯、王逸青、劉剛、劉京連(往生)、楊子樂、羅慧奧、趙小平、李仕良、李悅辰、萬曉宏、孟慶新、孫輝、張煥忍、張鵬、賴若佳  
90元：楊玉春  
80元：徐練、殷海榕、姜宇鵬、李淑英(往生)、姜勇、于曉秋、姜生、張瑾、鞠智源、金麗敏、丁聿凱、韓岡、吳岳  
70元：陳祈行  
56元：孫紹杰  
50元：張炳炎、張澤坤、吳越紅、張顥覺、吳寶蓮(往生)、路景珊、孫雅利、鄧乃千、隱名氏  
40元：喬劍  
30元：張美英(往生)、溫雙華、陳剛、吳冰  
25元：馬剛、陳慧苓、馬天宇、馬天慧  
20元：林香英、王君、程慶、周先生  
10元：高繼、劉洋、李嘉、王剛、甘興華、趙勁婕、徐家華

## 隨喜助印名單

美金部分：(US\$) (2013. 5. 26止)

蔡興邦(540元)、蔡興邦闔家(550元)、李尚嵐(100元)、韓淑蘭(90元)、Hue Se Lan Tran(50元)、蔡維德(40元)、蔡維瑞(40元)、蔡維行(40元)、邱美玲(40元)、Yepeng Sun(30元)、劉定燕(往生)(20元)、施秀珍(25元)、郭子琪(25元)、龔世俊(18元)、Lan Tien Vien(10元)、許湃(5元)、許玩娟(5元)

## 「毘盧印經會」基本會員名單

釋成觀、釋信覺、釋真行、釋真願、釋真力、釋真際、釋傳藏、釋真離、釋仁廣、釋真仁、林秀英(慧恆)、張淑鈴、李錫昌、李陳紫、

李淑媛、李宗憲、陳慧真、李淑瑩、李怡欣、李啟揚、張大政、張金員、蕭惠玲、吳蕭幼、王元傑、宮林玉蘭、宮貴英、宮桂華、吳龍海、蘇金滿、曾簡娥、張進財、邱泰華、江素絹、趙文璋、張正昌、黃菽惠、廖世宏、王韻蕙、曾萬金、廖偉成、鄭惠貞、黃靜汝、藍翊豪、藍進士、藍秀鳳、藍謝有親、藍翊瑋、蘇榮灑、諸葛珍、王惠照、藍玉玲、藍宜建、藍順、藍偉誠、藍宜助、何啟政、丘聿台、劉芊瑩、謝寶真、李沛錦、程誌廷、林迺興、連浩翔、丘祖毅、黃淑玉、張雲嬌、張雅婷、張惟傑、梁震亞、丁玉英、邱慧玲、謝銘峰、羅立、劉慧玲、莊振臺、林秀英(明質)、李娟、劉金濃、李玉鳳、王文宏、許芳嘉、劉千維、張菁樺、林麗貞、葉謹怡、朱榮達、陳俊雄、劉文慶、李陳月里、蔡美麗、楊錦芳、唐雅琴、楊居士、鐘居士、孔曉峰、孔祥梅、朱存、林秀芬、蕭敏璋、蘇進培、蘇詠筑、蘇盈潔、袁自玲、李春子、李盈瑩、朱嘉惠、萬靄雲、林燦璋、林志欣、陳妙音

## 「遍照印經會」基本會員名單

釋成觀、釋信覺、吳曉、簡慶惠、陳衍隆、陳遠碩、陳慧玲、邵豐吉、邵陳世玉、陳永瑞、邵千純、陳雯萱、陳怡仲、陳怡寧、唐永念、陳國輝、吳秀芬、葉潔薇、邵俊雄、李應華、林斌、蘇清江、唐永良、詹朱界宗、LaVern Dean Loomis、詹雅如、嚴愛民、何林鈞、李宗勳、許碧鳳、李安怡、李郁芬、陳淑瑜、謝幸貞、劉嘉仁、黃育英、劉慧上、劉圓真、盧麗鴻、劉文娜、謝昆霖、陶姍姍、高斐、吳厚萱、吳美萱、吳朝暉、盧麗賢、胡景元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於未來際  
修行無上道

回向偈

## 我的學密歷程

作者：釋成觀法師

出版者：新道遙園譯經院

倡印者：大毘盧寺(台灣)・遍照寺(美國)

結緣處：一. 台灣：新道遙園譯經院、大毘盧寺  
台北市11691文山區福興路4巷6弄15號  
Tel: (02)2934-7281 • Fax: (02)2930-1919

### 【贊助專戶】：

① 華南銀行公館分行(1)(2)

帳號：100-10-502318-8 戶名：釋成觀

② 郵政劃撥：15126341 戶名：釋成觀

二. 美國：遍照寺 Americana Buddhist Temple  
10515 N. Latson Rd., Howell, MI 48855, USA  
Tel: (517)545-7559 • Fax: (517)545-7558

免費下載網址：[www.abtemple.org](http://www.abtemple.org)

承印者：東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版次：佛曆2557年(2013年8月)佛歡喜日初版敬印三千冊

國際書碼：ISBN 978-986-89833-0-4

◎ 非賣品、贈閱、歡迎助印 ◎

[www.abtemple.org](http://www.abtemple.org)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我的學密歷程 / 釋成觀法師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逍遙園譯經院,  
2013.08

面 ; 公分. -- (法幢集 ; 8)

ISBN 978-986-89833-0-4(平裝)

1. 密宗 2. 佛教修持

226.915

102015500

# 南無護法韋馱尊天菩薩

Namo Wei-to Pusa, the Honorable Celestial Guardian of Mahayana

